

阅读声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九卷)



目 录



目 录

天堂里的陌生人..... (美) 阿西莫夫/张荣华	(001)
一.....	(001)
二.....	(008)
三.....	(013)
四.....	(017)
五.....	(020)
六.....	(022)
七.....	(024)
八.....	(028)
九.....	(028)
X - 12 行星上的奇遇..... (英) 帕·克里弗/李德恩	(033)
魔鬼三角与 UFO..... (西班牙) 柯·加兰/郭晓雨	(046)
第一章.....	(046)
第二章.....	(055)
第三章.....	(065)
第四章.....	(076)
第五章.....	(084)
第六章.....	(090)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05)
第十章.....	(111)



霜与火.....	(美) 雷·布雷德伯里/霍林	(120)
一.....		(120)
二.....		(125)
三.....		(130)
四.....		(132)
五.....		(135)
六.....		(142)
七.....		(143)
八.....		(152)
九.....		(158)
时间机器.....	(美) 柯·基尔/李冰	(174)
一.....		(174)
二.....		(183)
三.....		(188)
四.....		(194)
五.....		(203)
六.....		(219)
七.....		(224)
八.....		(231)
九.....		(237)
十.....		(243)
十一.....		(246)
十二.....		(251)
尾声.....		(256)
噪声级.....	(美) 雷·琼斯/夏阳	(257)
一.....		(257)
二.....		(267)

目 录

三..... (274)

四..... (281)

五..... (291)

隐身犯..... (美) 罗·西尔弗伯格/崔健 (305)



天堂里的陌生人

他们是兄弟。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人，或者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保育院里的孩子。根本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是“兄弟”，是“亲骨肉”——这是几百年前世界大灾难以前的古老名称，当时，家庭的概念仍然起着作用。

这多么使人难堪呀！

过了这么多年，安东尼几乎忘却了童年的羞耻。有时候，好个月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自从他和威廉又一次错综复杂地走到一起以来，他发现自己这一段时间生活得非常痛苦。

如果整个环境里这种关系都很明显，那就不会这么糟了——譬如，在大灾难以前的时期（安东尼一度非常爱读历史），人们都姓父姓，关系一望而知。

现在当然不一样，人们都自行选用自己的姓名，而且可以任意更改。毕竟，重要的是在你出生时就编上号的标志牌。

威廉把自己叫“反自”。他坚持用这个名字，因为它带有清楚的专业特点。当然，这是他自己选的，可是这表明他的情趣多么低！而安东尼却在满 13 岁时就决定起名叫“史密斯”，从此没有改变过。这个名字简单、易拼，而且与众不同，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任何人起这个名字。在大灾难以前的人们中间，这个名字一度是很常用的，也许这正说明它现在之罕见。

但是，当两人走到一起时，名字的不同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他们长得很相像。

他们俩并不是双胞胎——当时，双胎受孕的卵子中只许一

个胎儿成活。他们两人只是在非双胞胎情况下偶然出现的外貌相似。安东尼比他的哥哥年轻五岁，两人都是鹰钩鼻、厚眼皮，下巴上有道微微的凹痕。这个结果是父母自找的，他们由于偏好单调，重复生下了这两弟兄。

兄弟俩到了一起以后，他们的外貌开始引起人们吃惊，接下来是心情复杂的沉默。安东尼不去理会这件事；但是威廉出于刚愎任性，很可能要说：“我们是弟兄。”

别人会说“噢？”，在他们旁边转一转，好象想问他们是不是亲兄弟，后来出于礼貌，就走开了，似乎对此事毫无兴趣。当然，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水星计划”总部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呢？——但他们都注意不提这件事。

威廉这人并不坏，一点也不坏。要是他们不是弟兄的话（或者，即使是弟兄，但相貌很不一样，不会让人发觉），他们可能相处得非常好。

事实是……

他们童年时曾在一起玩，他们在同一个保育院里受了早期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的母亲想办法安排的，但事情并不顺利。她和他们同一个父亲生了两个儿子，这样，她已经达到了她的限额（她没有完成生第三个的要求），她想出一个主意，能够一次见到他们弟兄两人。她是个奇怪的女人。

威廉是年长的一个，先离开保育院。他从事科学——搞遗传工程学。安东尼还在托儿所时，从他母亲的一封来信里知道了这一点。当他长大到足以明确地向女管事谈话时，这些信件就不来了。但是他始终记得那最后一封信带给他耻辱的痛苦。

安东尼有天赋，最后也从事科学。他记得曾经有过一个狂想，害怕会碰上自己的哥哥——现在他发现那是在预兆性的——

因此选择了遥测学，人们想象它同遗传工程学的距离是再远也没有了。

或者人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由于“水星计划”看来走进了死胡同。有人提出一项建议来挽救这种局面——而同时却把安东尼拖进了他的父母亲造成的困境之中。这件事情上最有意思的、同时又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天真地提出这项建议的正是安东尼自己。

安东尼那位不受约束的哥哥威廉·“反自”知道“水星计划”，但是他只知道那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星际探索——在他出生以前，它已经在飞行探索途中，而且在他死后，它还是在飞行探索途中。他所知道的就是火星上的移民点以及不断设法在小行星上建立类似的移民点。这些事情只在他脑子里遥远的一角，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他记得，那项空间活动中没有什么内容曾经引起他内心的兴趣——直到那天见到那份刊登着“水星计划”参加者照片的报纸。

威廉的注意力被吸引了，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当中有一个标明是“安东尼·史密斯”。他记得他的弟弟选择的这个古怪的姓，他也记得他的名字“安东尼”。肯定不会有两个安东尼·史密斯。

然后他看看照片——没有错，就是那张脸。他向镜子瞧瞧，没有错，就是那张脸。

他感到很滑稽，但也有些不安，他意识到各方面即将来到的难堪。“亲兄弟”，这个称呼多么令人作呕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当初太缺乏想象力呢？

他准是在下班前不经心地把那份报纸放在口袋里了，因为在午饭时他正好又掏了出来，他盯着它看。安东尼的样子看来挺利索。照片印得极好——当时的印刷质量是非常高的。

他在午餐桌上的伙伴马科（不论什么名字都是在那个星期起的）好奇地问：“威廉，你在看什么？”

威廉出于一时冲动，把报纸递给了他，说：“那是我的弟弟。”

马科拿起报纸端详了一番，皱起眉头说：“谁？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不是我，那个相貌像我的是我的弟弟。”

这下子马科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报纸递回给威廉，小心保持着平淡的声音说：“同父母弟兄？”

“是的。”

“父母都是同样的？”

“是的。”

“简直不可思议！”

“我也这么想。”威廉叹了口气说，“是呀，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得克萨斯搞遥测学，我在这里研究‘自我中心’问题。可是那有什么区别呢？”

威廉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他把那份报纸扔掉了。

在那以后很久，至少有一年，兰德爾的事情出现了。

如果威廉在那以前没有进一步想他弟弟（他没有想），那么在那以后他肯定没有时间去想了。

威廉第一次接到有关兰德爾的消息的时候，兰德爾 16 岁。他过的是越来越孤独的生活，带他长大的肯塔基保育院决定“取消”他——当然只是在“取消”以前八至十天才有人想到把他的情况汇报给“纽约人类科学研究所”（通称同源学研究所）。

威廉接到了有关兰德爾和其他一些人的报告。当时关于兰德爾情况的报告中没有什么特别引起他注意的地方。那是他对

各保育院进行枯燥无味的视察的时候，在西弗吉尼亚有一个可能性较大的对象。他就到那里去，他想到自己承诺过（已经有50次之多）以后要通过电视进行视察，但尚未实现，因此颇感失望。可是，既然已经到了那里，他想倒也可以回家前看一看肯塔基保育院。

他没有指望能看到什么。

可是，他拿起兰德尔基因特征档案，还没有看上10分钟，他就给研究所挂电话，要他们进行一次电子计算机检查。他坐下来，不禁出了一身汗，想到自己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到这里走一走，要是不来的话，兰德尔就已经无声无息地“取消”了。一种药物会毫无痛楚地渗透他的皮肤，渗进他的血液，他就会陷入平和的睡眠之中，逐渐加深，乃至死亡。这种药物的正式名称由23个字母拼成，但威廉叫它“解脱灵”——人人都这样叫它。

威廉问那管事的说：“他的全名叫什么？”

保育院管事说：“他叫兰德尔·诺温，学者先生。”

威廉暴躁地说：“什么！谁也不是？”（诺温 Nowan同“谁也不是” No one 谐音——译注）

保育院管事拼了拼“诺温”的名字说：“那是他在去年挑选的名字。”

“你看到这样的名字不注意吗”它的发音像‘谁也不是’！你没有想到去年就把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报告一下？”

“他似乎并不……”那管事慌张地说。

威廉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那有什么用呢？她怎么会知道呢？在他的基因特征里没有什么能提醒她注意的迹象。一般教科书上的标准在这里是没有用处的。那是威廉和他的工作人员20年来通过对“自我中心”儿童的试验而得出的一种微妙的

结合——他们从来没有在活人身上见到这种结合。

差一步就给“取消”了！

威廉的小组成员中讲求实际的马科埋怨保育院太急于搞打胎和“取消”。他主张所有的基因特征应当容许发展到初步检查的时候，主张非经同源学家同意不得任意“取消”。

威廉告诉过他：“同源学家太少了。”

马科说：“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所有的基因特征通过电子计算机检查一下。”

“为了抢救我们想使用的任何东西吗？”

“为了这里或其他地方在同源学方面的用途。如果我们希望对人类自己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必须研究在活动中的基因特征——正是那些畸形和怪异的特征能给我们提供最多的资料。我们在‘自我中心’方面进行试验所得到的有关同源学的情况，要比我们开始以来直到今天所了解的全部情况还要多。”

威廉还是主张用“人类遗传生理学”而不用“同源学”的名称，他摇摇头说：“反正一样，我们都得谨慎些。不管我们自称我们的试验多么有用，我们只是在社会很不痛快地容许下进行工作的。我们摆弄的是生命。”

“是些没有用的生命，只配取消。”

“迅速而痛快地取消是一回事，我们的试验却是另一回事，那种试验总是旷日持久而且有时很不愉快的。”

“我们有时候会对他们有帮助。”马科回答说。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对他们没有帮助。”

这样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得到解决。辩论的结果认为有意思的畸形现象太少，也没有办法敦促人类多多生殖。大灾难的创伤不会以多种方式消失的，包括这一种。

空间探索的热潮，其起因可追溯到人们（其中有一些社会

学家)由于大灾难而认识到地球上生命的脆弱性。

没有关系——那是另一件事。

从来没有过像兰德尔·诺温那样的人，反正威廉没见过。那种极为罕见的基因特征的独有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的慢慢发展，说明对兰德尔的了解多于对以前“自我中心”病人的了解。他们甚至在实验室中抓到他思想活动的一些最后的微光——然后就完全隔绝，终于在他皮肤包裹下的躯壳内无声无息、不受注意地完全萎缩了。

然后他们开始那项缓慢的工作，使兰德尔受到较长时间的人为刺激而产生脑子的内部活动，从而找出一切脑子内部活动的线索——包括所谓正常人以及和兰德尔类似的那种人。

他们收集的数据极为浩瀚，威廉开始感到自己立志要治愈“自我中心”的梦想可能并非仅仅是梦想。他为自己选择了“反自”这个名字，心头感到喜悦。

正当他在研究兰德尔的工作中感到极为愉快的时候，他接到了达拉斯的通知，于是现在就出现了那种沉重的压力——要放弃目前的工作而承担起一个新问题。

后来他回顾起来，实在想不出他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同意去访问达拉斯的。当然，到头来，他可以看到这样做是多么幸运——可是是什么东西说服了他呢？他在一开始是不是对于可能的结果有过一种模糊的、不清楚的想法呢？肯定，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终于被说服来访问“水星计划”了。直到他听到飞机的微型电池动力系统轻柔的嗡嗡声改变了音响并感到失重系统开始运转、准备降落的时候，他才记起那张照片——至少是意识到了。

安东尼在达拉斯工作，而且威廉现在记起他正是在“水星

计划”工作。那张照片下面的说明词就是那样的。飞机轻轻颤动了一下，他知道旅途结束了，咽了口唾沫。这事儿可真令人难堪。

二

安东尼等在屋顶接待区欢迎即将到来的专家。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许多欢迎代表之一——欢迎人数之多足以说明他们已处于走投无路。而且安东尼在那里只是个较低层的人物；他之所以出场，完全是因为最初提出这项建议的是他。

他想到这一点，心头就感到一种轻度而持续的不安，他把自己摆在战线上了。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许多赞同，但是他总是不断想到那是他的建议；如果事情结果是大失败，那么他们都会一个个退出火线，让他独自留在众矢的之的地位上。

后来，在有些场合，他曾经细想过：是否由于自己隐约记得有个哥哥在研究同源学而促使自己想出这个主意呢？也许有可能，但也不一定。这个建议很合理，而且非提出来不可，即使他的哥哥是幻想小说家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人，或者他根本没有哥哥，他也会提出同样的建议来的。

问题在于内行星——

月球和火星上已经有移民去了。较大的外行星和木星的几个卫星都已去过，关于进行一次飞向土星最大的大力神卫星去的载人飞行计划正在进展之中。现在正在进行计划，要把人送到太阳系外层去，但由于担心太阳辐射，所以还没有机会进行对内行星的载人探测。

金星是地球轨道内两个世界中吸引力较少的一个。另一方面，水星……

在安东尼参加这项计划以前，德米特里·巨大（事实上他很矮小）已经作过那个演讲了，世界代表被那个演讲深深感动而投票同意拨款进行“水星计划”。

安东尼听过录音带上记载的德米特里的演讲。演讲采取传统的即席形式，但内容组织得很完美，实质上包括了那时以来“水星计划”所遵循的每一点指导原则。

主要内容是说，如果把内行星的研究搁置起来直等到技术进步到使载人的空间探索有可能通过严酷的太阳辐射的时候，那是错误的。水星上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有很大益处，而且从水星表面上可以进行对太阳的持续观察，这是任何其他办法所不可能做到的。

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人的替代物——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机器人——放到那个行星上去。

制造一个具备必要生理特点的机器人，到水星上软着陆是易如反掌的。但是，一旦那机器人到那里着陆以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它可以进行观察，并根据那些观察来指导它的行动，但是“水星计划”要求它的行动十分复杂和精密，至少要有这可能性，而且“水星计划”人员不太肯定它能做些什么观察。

为了尽可能达到一切预期的复杂要求，那机器人身上需要装备一台复杂和万能的电子计算机，使得一只哺乳动物般的脑子能降落到那个小行星上。

但是这样高要求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法缩小到足以用在他们所计划制造的那种机器人身上。或许有朝一日，机器人专家现在研究的那种正电子电路装置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那个“有朝一日”现在没有来到。

另一种替代办法就是让那机器人把它在水星上进行的每一

点观察都传回到地球上。然后地球上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根据那些观察来指导机器人的每一个行动。简单说来，机器人的身体在那里，它的脑子在这里。

一旦作出那个决定，遥测学家就成为关键的技术人员了。安东尼正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水星计划”，参加研制在5000万至1.4亿英里以上距离之内接收和发射脉冲的办法，而脉冲要面对太阳，有时还要越过太阳，太阳却有可能最强烈地干扰那些脉冲。

安东尼对工作很热情，而且（他自己肯定认为）有技术，有成绩。不是旁人，正是他设计了三个转换站，并已发射到水星上空，长期绕水星运行。这三个站的任务都是从水星向地球以及从地球向水星发送和接收脉冲。每个站都能比较长期地防卫太阳辐射，而且每个站还能过滤太阳干扰。

还有三个同等的轨道运行站发射到离地球一百万英里以上，位于赤道的南、北平面上，这样它们就能接收来自水星的脉冲并转发到地球，或者接收来自地球的脉冲并转发到水星，甚至当水星位于太阳背后而任何地面站都无法直接接收的情况下也能进行。

至于那机器人，它是机器人专家和遥测学家出色技艺的共同表现。那个机器人是十个连续型号中最复杂的一个，它的体积只略大于人体两倍，质量为人体的五倍，如能得到指令，它在感官和行动上能比真人强得多。

可是，指导机器人的电子计算机必须非常复杂，这一点很快就明白了，因为每一步反应必须加以修正，以容许可能的感觉变化。由于每一步反应本身肯定了越来越复杂的可能发生的感 觉变化，早先的步骤就要加强。它要象一局棋一样不断加强自己，因此遥测学家开始使用一种电子计算机来对另一种电子

计算机进行程序控制，后者要为操纵机器人进行程序控制计算机制订程序。

因此这一切就把人弄糊涂了。

那机器人正放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基地，运行得不坏。但是即使是在完全清楚的地球条件之下，达拉斯的电子计算机也不能很好地操纵它。

那么怎么办——

安东尼记得他提出建议的日子是 7—4—553。他之所以记住那日子，因为他记得 7—4 是世界上达拉斯地区在 500 多年前——说准确些就是 553 年前——大灾难前人们中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7 月 4 日——译注）

那是晚饭的时候（而且，那是一顿丰美的晚餐）。达拉斯地区曾经仔细地进行了生态调整，“水星计划”的工作人员有取得现有食品供应的最高优先权——因此菜单上花样很多，安东尼挑了烤鸭子。

烤鸭使他异乎寻常的高谈阔论起来。事实上，那时人人都有自我表现的心情，里卡多说：“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永远做不到。”

不知道有多少人多次想过这一点，但是一般没有人说得那么露骨。公开的悲观主义会成为停止拨款的理由（最近五年来每年的拨款越来越困难），而只要一有机会，拨款就不来了。

安东尼平时并不是特别乐观的，但是现在吃了鸭子以后兴高采烈地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说出为什么，我就来批驳它！”

里卡多听了这种挑战，立即眯起了他深色的双眼说：“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当然。”



里卡多把他的椅子转过来，面向着安东尼。他说：“这没有什么神秘。德米特里·巨大在所有的报告里不会那么公开地说，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要把‘水星计划’顺利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一台同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不论是在水星上还是在这里，这一点我们就造不出来。因此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只能对世界代表大会耍耍花招，领些钱来制造些东西，可能出些有用的副产品，如此而已。”

安东尼得意地笑笑说：“那很容易反驳。你自己有了答案了。”（他这么说，到底是在耍花招吗？是因为吃了鸭子以后的一时兴头吗？是想戏弄里卡多吗？还是由于觉察不到的考虑自己哥哥的心理触动了他呢？后来，他也说不清楚。）

里卡多站起来：“什么答案？”他这人很高，格外的瘦削，他的白上衣总敞开的。他两手抱在胸前，似乎竭力要在坐着的安东尼前站得高高的，像根没有折叠的米尺。“什么答案？”

“你说我们需要一台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好吧，那我们造一台。”

“笨蛋，我的意思是我们造不出——”

“我们造不出。还有别人。”

“哪些别人？”

“当然是那些研究脑子的人罗。我们都只是固态机械师。我们不清楚人脑复杂的方式、复杂的地方或复杂的程度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一位同源学家来，要他设计一台电子计算机呢？”说完，安东尼夹了一大口烤鸭肚里的填料，得意地品尝起来。过了那么长时间以后，虽然他记不清后来发生的情况，他还能记得那口填料的滋味。

他似乎记得当时没有人认真地把它当一回事。大家哗然大笑，总的感到安东尼用聪明的诡辩摆脱了困难，因此大家的笑

声是嘲笑里卡多。(当然，后来每个人都声称是认真看待那个建议的。)

里卡多发火了，他用手指着安东尼说：“你写下来！我谅你不敢用白纸黑字把那个建议写下来。”(至少，安东尼记得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后来里卡多却说他当时的态度是热情的评论：“好主意！安东尼，你干吗不把它正式写下来呢？”)

安东尼就写下来了。

德米特里·巨大却很赞同这项建议。他在同安东尼私下交谈时拍拍安东尼的背说他自己曾经也在这方面想过——虽然他不愿在正记录在案的书面材料中对这项建议表示自己的贡献。(安东尼想，他是在防备万一计划失败。)

德米特里·巨大设法寻找合适的同源学家。安东尼觉得自己不必对此操心，因为自己既不懂同源学，也不认识同源学家。他只认识他的哥哥，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有意识想到他。

因此，安东尼等在屋顶上接待区内，他是个小角色，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下来了一些人，在——握手过程中，他发现他看到了一张自己的脸。

他的脸发烧了，他想尽一切力量使自己远在千里之外。

三

威廉真希望自己早些记起自己的弟弟。应该早些记起的——当然应该记起。

但是那时尽听到提出要求时的恭维话，而且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感到激动了。他有意识地不让自己记起这些事。

一开始是德米特里·巨大兴奋地跑来见他——他亲自正式来了。他从达拉斯乘飞机到纽约，这也使威廉感到非常激动，



他的秘密嗜好就是爱读惊险小说。在惊险小说中，人们要想保守秘密时，就得独来独往。在惊险小说中，电子传递消息是人人都能使用的公共财产，但那里每一道载波辐射都是受到窃听的。

威廉说了那些话，他几乎是病态地喜好幽默，但是德米特里似乎没有在听。他盯住威廉的脸看着，思想似乎到别处去了。他最后说：“很抱歉，您使我想起一个人。”

（甚至那样说也没有把事情泄露给威廉。那怎么可能呢？）

德米特里·巨大是个矮胖子，他的眼里似乎总是闪耀着高兴，甚至在他谈到担心或恼火的事情时也是这样。他长着一个圆圆的洋葱鼻，高颧骨，周身全是肉。他强调自己的姓，说得很快，巨大并不全是由身材来说明的。”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威廉提了很多意见。他说自己根本不懂电子计算机。什么也不懂！他一丁点也不知道电子计算机是如何运转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编制程序的。

德米特里说“没关系，没关系”，用一个表情十足的手势把那问题推在一边。“我们懂得电子计算机；我们能编制程序。你只要告诉我们：电子计算机应当做成什么样子，才能像人脑那样工作而不是像一架电子计算机。”

威廉说：“德米特里，我不敢肯定我对人脑的活动是否已足够了解而能告诉你们这些情况。”

德米特里说：“您是当今世界上第一流的同源学家，我已经认真核对过了。”那就把事情解决了。

威廉越来越犯愁地听着。他想那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深深地、长期地专心致志于一个特殊的专业，那么当他看到一切其他领域里的专家时，以自己的无知比人家的智慧，就感到他们都是魔法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廉对“水星计划”的了

解比一开始要多得多了。

最后他说：“为什么要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呢？为什么不用你们之中的一位工作人员或者若干名替换人员呢？让他们接收机器人发来的材料，然后发回指令。”

“噢，噢，噢，”德米特里激动得几乎在椅子上跳起来，“你要知道，你还没有意识到。由人工来分析机器人发回的一切材料，那是太慢了——那包括：温度、气压、宇宙线流量、太阳风强度与化学组成、土壤结构等等，可以很容易地再列出三四十种项目——然后设法决定下一步。人类只能指导机器人，而且是效率不高的指导；一台电子计算机就等于是机器人本身。”

他继续往下说：“而且，人类有时又不适应于慢。因为任何种类的辐射在水星和地球之间一次来回行程大约要10分至21分钟，视两者在轨道上的位置而定。那是没法加快的。你收到了一项观察资料，你发出了一项指令，但是在作出观察和发回反应之间的时间内会发生许多情况。人类无法适应光速的慢速度，但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则可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来吧，威廉，来帮帮我们吧。”

威廉发愁地说：“当然欢迎你们来和我商谈。您必须跟我去。”

“亲自去？”威廉吃了一惊说。

“当然。这样的计划不能依靠双方呆在莱塞射线的两端，用一颗通信卫星在其间联络。长远来说，那样太费钱、太不方便，而且，那样就完全无法保密了。”

威廉心里想，这确实像是部惊险小说。

德米特里说：“到达拉斯来吧，我给您看看我们在那里有些什么。我给您瞧瞧设备。您可同我们的一些电子计算机研究



人员谈谈。把你的思想方法的好处告诉他们。”

威廉想，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了，他就说：“德米特里，我在这里有我自己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很重要，我不想离开。要完成你要我做的工作，可能要使我离开我的实验室几个月。”

“几个月！”德米特里明显地吃了一惊地说，“亲爱的威廉，那得要好几年。但是那肯定会是您的工作。”

“不，不会的。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指导水星上的一个机器人不是我的工作。”

“为什么不？如果您正确进行下去，只要设法制造一台像人脑那样运行的电子计算机，您就能知道有关人脑的更多的情况，您最终还是回到这里来的，而且那时您更加具备条件来从事现在您认为的本职工作。而且在您离开以后，您难道没有一些同事可以继续进行吗？而且您难道不可以和您的同事用莱塞射线和电视来进行经常联系吗？您难道不能偶然短短地访问一次纽约吗？”

威廉被感动了。关于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人脑的想法，确实打中了要害。从那时开始，他发现自己的寻找去那里的借口了——至少是去访问一次——至少是去看看那里究竟怎么样，反正他总是能回来的。

接着，德米特里访问了老纽约的废墟，在那里他以质朴的激情欣赏了一番（可是，那时候的老纽约已经不再有大灾难以前那种处处是无用的庞大和巨型的宏伟景色了。）威廉开始想到，也许自己也可以趁出访之机去观光一番。

——可是，当他刚开始知道一些需要做些什么而对其他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难道答案就已经像一丝遥远的闪电那样来到他面前了？

所以他终于到达拉斯来了，他跨出飞机踏上屋顶，德米特



里在那里，神采奕奕。然后，这矮胖子眯起眼睛转身说：“我知道——多么相像呀！”

威廉睁大双眼，看到那边显然缩在后面的是一张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他立即肯定站在他面前的是安东尼。

很明显，他从安东尼的脸上看出一种希望掩盖这层关系的心情。威廉只要说：“是呀，多么相像呀！”事情就过去了。人类的基因特征毕竟是够复杂的，可以容许人与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而有各种程度的外貌相似。

但当然，威廉是一位同源学家，他研究人脑的错综复杂，因此对这方面越来越满不在乎，所以他说：“我可以肯定这位是安东尼，我的兄弟。”

德米特里说：“你的兄弟？”

威廉说：“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生了两个孩子。他们是行为古怪的人。”

然后他走上前去，伸出手来，安东尼只能拉拉手，别无他法。这件事成了往后几天中的话题，唯一的话题。

四

后来威廉发现自己这么干的影响，感到相当后悔，这使安东尼略为有点慰藉。

那天晚上，他们饭后坐在一起，威廉说：“我要道歉。我原想如果我们把最糟糕的情况一下子就端出来，那么事情就了结了。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反正我没有签合同，没有正式的协议书。我想走了。”

“那又有什么用呢？”安东尼粗鲁地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了。两个人同样的脸。这就足够使人作呕的了。”



“如果我离开——”

“你不能走。这个计划完全是我的主意。”

“把我弄到这里来也是你的主意？”威廉的厚眼皮尽量张开，眉毛提得高高的。

“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只是提出请一位同源学家到这里来。我怎么知道他们会派你来呢。”

“但是要是我离开——”

“不能。现在我们只能战胜这个困难，如果有办法的话。到那时就没关系了。”（他想，对成功者，什么都能原谅的。）

“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来试试。德米特里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们。这个机会太好了。”——“你们俩是弟兄，”安东尼模仿着德米特里的男中音声调说，“你们相互了解。为什么不在一起工作呢？”然后，他用自己的声音生气地说：“所以我们必须干！我们从头说起吧，威廉，你是干什么的？我意思是说比同源学这个字的含义更加确切些说。”

威廉叹口气说：“我研究‘自我中心’儿童。”

“我恐怕还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来，我专门研究那些不与外界联系的又不与别人交流的儿童，他们完全沉于自己个人，只存在于自己肉体范围之内，到目前为止，对他们是无法了解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治愈他们。”

“是不是你给自己起名叫‘反自’其含义就在这里？”

“是的，确实如此。”威廉回答。

安东尼笑了笑，但是他并不真正感到好笑。

威廉感到一阵寒心，他说：“这是个老老实实的名字。”

安东尼赶忙嘟囔着说：“我的确感到是这样的。”他说不

出更特殊的道歉话了。他鼓起勇气，又谈到这个题目说，“你的工作有进展吗？”

“在治疗方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进展。但是在了解方面有进展。我越是了解——”威廉说着，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他的眼睛更加深邃了。安东尼看出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谈到他一心向往的事情的缘故。他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

他仔细地听着，他对不太懂得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必要的；他也会希望威廉能好好听他说。

他记得很清楚。他原先以为他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但是那当然是因为他还不清楚发生的情况。事后回想起来，他发现自己可以逐字地记起整个句子。

威廉说：“因此我们似乎觉得，那些‘自我中心’儿童是不能产生印象，或者甚至也不是不能深刻地解释这些印象。而是他不赞同或反对这种印象——如果发现某个他所赞同的印象，那就不会失去充分交流的潜在能力。”

“啊！”安东尼说，他只发了个音以表明他是在听着。

“你也没法用普通方法说服他脱离他的‘自我中心’，因为他反对你，反对他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使他处于意识状态——”

“处于什么？”

“那是我们采用的一项技术，它实际上能使得脑子与肉体相脱离，能使脑子的活动同肉体无关。那是我们实验室里设计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事实上——”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安东尼轻轻地插嘴问。

“是啊……是的，”威廉一面说，脸有点红，但显然很高兴，“在意识停止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肉体输送设计好的幻觉，并观察脑子在微分电子脑部照相中的情况。我们可以

立即了解有关自我中心人物的更多情况；他最需要的感官印象是什么；这样我们能了解到有关人脑的更多情况。”

“啊，”安东尼说，这回是个真正的“啊”。“你所已经了解到的有关脑子的一切情况——你能不能使它适应于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呢？”

威廉说：“不能，一无可能。我已把这情况告诉德米特里。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对脑子的了解也不够。”

“如果我教你电子计算机，详细地告诉你我们需要些什么，那怎么样？”

“那不成的。那——”

安东尼设法很诚恳地说：“哥哥，你应该帮助我，请你真心实意地设法考虑考虑我们的问题。把你所了解的有关脑子的一切知识应用到我们的计算机上吧。”

威廉不安地说：“我了解你的处境。我试试，我真心实意地试试。”

五

威廉试了，而且正如安东尼所预料的，他们两人被指派一起工作。开始时，总有人常来找他们，威廉采取争取主动的办法，宣布他们俩是兄弟，因为否认是没有用的。最后，这种情况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有意识的回避。每当威廉来找安东尼或者安东尼来找威廉时，在场的任何其他其他人就悄悄地消失在墙后了。

他们俩甚至逐渐勉强地相互习惯了，有时，他们相互谈话时好象几乎不存在外貌相似的问题，不存在共同的童年生活。

安东尼用适当的非专业语言说明了电子计算机的要求，威



廉经过长时间思索以后，说明他感到一台电子计算机怎样才能多少完成人脑的工作。

安东尼说：“那样可能吗？”

威廉说：“我不知道，我并不急于试验。这可能不行，但也可能行。”

“我们必须同德米特里·巨大去谈谈。”

“我们自己先谈谈，看看我们已经做到什么。我们去找他时应当带去一个我们共同的合理建议。否则就不要去找他。”

安东尼犹豫地说：“我们两人一起去见他吗？”

威廉微妙地说：“你当我的发言人吧。我们没有必要一起去。”

“谢谢你，威廉。如果这件事有任何结果，那全是你的功劳。”

威廉说：“我对这事没有什么担心。如果能有任何结果的话，我想我是唯一能使它运行的。”

他们经过四五次会议，把方案反复推敲研制出来。如果安东尼不是亲弟弟、如果他们之间没有那个棘手的感情问题的话，威廉就会毫不为难地对于那年轻人——他的弟弟——能迅速了解一个陌生的领域而感到高兴。

接着就是同德米特里·巨大的长时间会谈。事实上是同所有的人会谈。安东尼天天不断地见他们，然后他们来见威廉。最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怀胎，称之为“水星电算机”的东西就呱呱堕地了。

然后，威廉松了口气，回到纽约。他并不计划呆在纽约（两个月以前他会认为那是可能的吗？），但是在同源学研究所里有许多事要办。

当然，还需要开许多会来向他自己实验室的人说明那边的

情况，他为什么要请假，并了解他们怎样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他们自己的计划等等。然后又来到达拉斯，这次的配备就更加周全了，带来了重要的设备以及两名年轻助手，因为停留多久难以限定。

用个比喻的说法，威廉甚至也不向后看了。他自己的实验室和它的需要在他思想里淡忘了。他已经完全专心致志于他的任务。

六

这段时间对安东尼是最难受的。威廉不在的宽松心情并不发展深入，却出现了神经上的痛苦和难受，他一再希望威廉是否有可能不回来。威廉会不会派个代表来，派另外一个人——任何其他的人？派任何相貌不同的人到这里来，那么安东尼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双身怪物的一半了。

但是来的还是威廉。安东尼望着那架货机静静地飞过天空，望着它在远处卸货。但即使在远距离之外，他还是认出威廉来了。

就是这样。安东尼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他去见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我确实没有必要留下来了。我们已经制定了细节，其他人能够接过去办。”

德米特里说：“不行，不行。首先，这个主意是你出的。你必须看到底。不必要地把功劳分割开，是不对的。”

安东尼想：别人谁也不愿担风险。还有可能是个大失败。我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还呆头呆脑地说：“你知道我没法和威廉共事。”

“可是为什么呢？”德米特里假装惊奇的样子，“你们两个合作得很好呀！”

“对这件事，我可把自己的神经弄紧张了，德米特里，我受不了。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这相貌吗？”

“我的好伙计！你想得太多了。确实人们很注意。他们毕竟是人。但是他们会逐渐习惯的。我就已经习惯了。”

安东尼心里想：你这撒谎的胖子，你没有习惯。他说：“我可没有习惯。”

“你没有正确看待这问题。你的父母是古怪的——但是他们所做的毕竟并不违法，只是古怪而已。总而言之，那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威廉的过错，你们两人都不应当受责怪。”

安东尼说：“可是标记在我们身上”，他很快地对脸部作了一个手势。

“这不是你所认为的标记。我有不同的看法。你在外貌上显著地更年轻。你的头发更卷曲些。只是在第一眼时感到有点……相像。来吧，安东尼，你要时间有时间，要帮助有帮助，要设备有设备。我肯定这个计划将会出色地成功。想到时候有多满意！”

当然，安东尼软化了，他同意至少帮助威廉把设备安装起来。威廉似乎也肯定这计划可以出色地行之有效。他不像德米特里那么狂热，但是具有冷静的确信。虽然我必须承认，这里所说的‘只是’，份量是很重的。你们这一边需要有专门的屏幕来检查机器人的感官印象，以便我们能进行——这里，我不能说手工操作吧？——以便我们在必要时能进行智力操作加以克服。”

安东尼说：“那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让我们动手吧。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来部署联络

装置，并保证指令——”

“程序。”安东尼说。

“是的，可是这是你们的地方，所以我使用你们的术语。我的助手和我将为水星电算机编制程序，但不是用你们的方式。”

“我就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一位同源学家编制一套比起仅仅一位遥测学家所能编的复杂得多的程序。”他并不设法掩饰他话里的自怨自艾之情。

威廉不管安东尼的语气如何，同意了他的话。他说：“我们从简单行动开始，先让那机器人行走。”

七

一周以后，那机器人在 1000 英里以外的亚利桑那行走了。它走得很不灵活，有时候还摔倒。有时候它把脚腕叮叮咚咚地撞在障碍物上，用一只脚急速旋转，然后突然奔向一个新的方向。

威廉说：“它是个娃娃，还在学步。”

德米特里偶然来一次，了解了解进展情况。他总说：“太好了，太好了。”

安东尼并不这样认为。这样过了好多个星期，过了好几个月。随着水星电算机输入越来越复杂的程序，那机器人也就不断地进行越来越多的活动了。（威廉总是把水星电算机称为脑子，但安东尼不同意。）但所有这些进展都不够好。

安东尼最后说：“威廉，那不够好。”他上一天整夜没睡着。

威廉冷静地说：“这难道奇怪吗？我却正想说我们已经差



不多大功告成了。”

安东尼几乎难以支撑了。同威廉一起紧张工作以及眼看那机器人笨手笨脚地活动，安东尼感到难以忍受。“威廉，我要辞职了。我想辞去这整个工作。我很抱歉。这不是因为你——”

“安东尼，那是因为我。”

“那并不全是因为你。威廉。是因为失败。我们干不成的。你看那机器人行动多笨拙，虽然它还在地球上，只在 1000 里之外，信号来回只消一秒钟的许多分之一。在水星上，信号来回就要几分钟的耽搁（那几分钟还是水星电算机所容许的），认为它能奏效，那是发疯。”

威廉说：“别辞职，安东尼。你不能现在辞职。我建议我们把那机器人送到水星上去。我相信它已经具备条件了。”

安东尼高声地、使人难堪地大笑起来“你疯了，威廉。”

“我没有疯。你好像认为它到水星上会更困难，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它在地球上会更困难。因为这个机器人是以地球正常重力的 1/3 设计的，而现在它在摄氏 30 度情况下活动。它是为真空条件下活动而设计的，可是现在它却在大气包围下活动。”

“那机器人可以适应这种差别。”

“我想，金属结构是可以的，但是这里的计算机怎么样呢？当那机器人不是在为它设计的环境里活动时，计算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安东尼，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要一台和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你就得容许有些特殊性格。来，我们来作个交易，如果你帮助我取得同意把那机器人送上水星，它在路上要花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休休假。你就可以摆脱开我了。”

“那谁来照看那水星电算机呢？”



“你现在已懂得它怎样活动得好，我还要派我的两个人在这里帮助你。”

安东尼挑战式地摇摇头说：“我不能为那台电子计算机负责，我不愿负责去提出把机器人送到水星去。它没有用的。”

“我肯定它能起作用。”

“你无法肯定。而我是要负责的。受责备的是我。你不会受责难的。”

安东尼后来回忆起当时是个紧急关头。威廉可能会由它去。安东尼可能就辞职了。这一切可能就付之东流。

但是威廉说：“同我没有关系？你看，爸爸同妈妈干出了这等事，是的，我也是感到遗憾的。我和任何人一样感到遗憾——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一些古怪的结果已经产生了。当我说爸爸时，我的意思也是指你的爸爸，许许多多的人也有共同的爸爸，两弟兄，两姊妹，兄妹或姊弟。然后，当我说妈妈时，我的意思也是指你的妈妈，许许多多的人也有共同的妈妈。但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其他任何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爸爸和妈妈的。”

“我知道这点。”安东尼冷冷地说。

“是的，可是你用我的观点来看看这个问题，”威廉急忙说，“我是一名同源学家。我研究基因特征。你想过我们的基因特征吗？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特征要比这个地球上任何其他两人的基因特征更接近。我们的相貌就显示了这一点。”

“我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如果你因此而取得荣誉，那证明你的基因特征是对人类大有用处的——这也意味着我的基因特征。你懂得吗，安东尼？我和你有共同的父母、共同的

相貌、共同的基因特征，因此也就分享你的荣誉或耻辱。我的几乎也就是你的，因此，如果有任何表扬或责难，那是对我们两人的。我必须关心你的成功。我在这方面有个动机，那是地球上任何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完全自私的动机。安东尼，我是站在你一边的，因为你几乎就是我！”

他们相互看了很长时间。安东尼头一次没有注意他们相同的脸。

威廉说：“因此，让我们要求把那机器人送到水星上去吧。”

安东尼让步了。德米特里批准了这项请求——他毕竟也在等待这一步——安东尼很多天处在深深的沉思之中。

然后他找威廉，说：“你听着！”

等了好长一会，威廉也不说话。

安东尼又说：“你听着！”

威廉耐心等着。

安东尼说：“你真的没有必要离开。我知道你不愿意让别人来操纵那台水星电算机，除了你自己。”

威廉说：“你是说你想离开吗？”

安东尼说：“不，我也留在这里。”

威廉说：“我们不需要过往太多。”

对安东尼来说，这一番话就像一双手卡着他的气管似的。这种压力现在似乎更加紧了，但是他设法说出了最难出口的话：

“我们不必要彼此回避。我们不必要。”

威廉不太肯定地微笑了。安东尼根本没有笑；他很快走开了。

八

威廉的目光从书上抬起来。至少一个月来，他对于安东尼来访已经不感到惊奇了。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吗？”

“谁知道呢？软着陆正要开始了。水星电算机开始运转了吗？”

威廉知道他的弟弟对那电子计算机的情况有充分了解，但他还是说：“到明天早晨，安东尼。”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等待软着陆。”

“是的。”

安东尼说：“总会出点毛病。”

“什么毛病也不会出。”

“许多工作会白费的。”

“还没有白费呢。不会白费的。”

安东尼说：“也许你是对的。”他两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走开了，在门口又站住了，说：“谢谢！”

“谢谢什么，安东尼？”

“谢谢你……安慰我。”

威廉苦笑了一下，他没有表露自己的感情，感到宽心。

九

在关键时刻，水星计划的全体人员到场了。安东尼没有具体任务，他站在后边，眼睛望着监视屏幕。那机器人已经活动

起来了，而且有视觉信息送回来。

至少看起来像是视觉反应。到目前为止只见到一片模糊的光色，也许是水星表面。

有影子掠过屏幕，可能是水星表面的不规则部分。安东尼光凭眼睛无法判断。但那些在控制屏前的人员正在用肉眼复杂得多的方法来分析种种数据，他们显得很冷静。那些表明紧急情况的小红灯一盏也没有亮起来。安东尼没有去看那屏幕，他注视着主要的观测人员。

他应该和威廉等人一起在楼下电子计算机室里，但他不能在那里。

掠过屏幕的影子越来越快了。那机器人正在下降——太快了吗？肯定是太快了！

最后有一阵模糊，然后是平稳，焦点有了变动，那片模糊部分变深了，后来又变淡。听到了一个响声，还没有过几秒钟，安东尼开始领悟到那个响声是什么，“软着陆成功了！软着陆成功了！”

说话声响起来了，大家在激动地低声祝贺，然后，随着屏幕又一次发生变化，人声笑语就像撞在吸音墙上一样立即静止下来。

屏幕改变了，变得清晰了。在明亮的阳光下，通过仔细滤光的屏幕，他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很清楚，一面是耀眼的白色，另一面是斑斑点点。镜头转向右边，然后又转向左边，好像一双眼睛正向左眺望，然后又向右看。屏幕上出现一只金属手，好像那机器人在看它自己。

安东尼终于大叫起来：“电子计算机已经启动了。”

听到这话，就像是别人呼叫一般，他飞奔出去，冲下楼梯，跑过走廊，把喋喋不休的人声抛在后面。

“威廉，”他一头冲进电子计算机室就大叫起来，“十全十美，真是——”

但是威廉举起手来说：“嘘——请安静，除了那机器人以外，我不希望任何激情加进来。”

安东尼低声说：“你是说它会听到我们吗？”

“也许不会，可是我不知道。”水星电子计算机室里还有一个较小的屏幕。上面的图像不一样，而且在变化着；那机器人正在行动。

威廉说：“机器人正在探索着前进。那些步子一定是不灵活的。在发出指令和作出反应之间相距七分钟，那是必须容许的。”

“可是它已经走得比在亚利桑那稳多了。你觉得怎么样，威廉？你觉得怎么样？”安东尼抓住威廉的肩膀，摇撼着，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屏幕。

威廉说：“我对它是有把握的，安东尼。”

太阳炽热地照射在一个黑白分明的炎热的世界上，白色的太阳，黑色的天空，白色的起伏大地，混杂着一些斑驳的黑影。太阳晒在每一平方厘米暴露的金属面上，散发出明快的新鲜味，这同另一面毫无气息适成对比。

它举起手来盯着看，数着手指。热，热，热——转过来，把一个个手指放到另一只手的阴影里，然后热气慢慢散失，触觉改变了，使他感到那清澈、舒服的真空。

但是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它伸直手臂，双手举过头，伸出手去，两只手腕的敏感点上冒出了蒸气——那是稀薄、模糊的锡和铅的色调飘过水星。

更厚实的色调从它的脚上升起来；各种硅酸盐由每个金属离子单独或共同的清楚铿锵接触标志出来。它慢慢地挪动一只

脚，踩在吱吱作响的尘土板块上，这样的变化就好似一支柔和的、并非任意的交响乐。

太阳照在当空。它抬起头看看太阳，又大又亮又热，它听到了太阳的欢歌声。它注视着太阳边缘缓慢升起的日珥，倾听日珥的爆裂声；还倾听太阳广阔表面上其他的欢快声响。当背景的光度变暗以后，一缕红色的氢气像圆润的女低音奔放而起，在飘渺、动人的太阳光斑低低的哨音声中，出现了太阳黑子深沉的男低音，偶而有一股火焰的淡淡悲歌闪起，有伽马射线和宇宙粒子乒乒乓乓的嘀嗒声，而在各个方向都能听到太阳物质那轻柔而依稀可闻的不断重复的低吟，在向它吹来的、使它光彩夺目的宇宙风中，忽高忽低，无穷无尽。

它跳跃，慢悠悠地升到空中，这样的自由自在是它从未感受过的，落到地面后它又跳起来，然后又跑，又跳，又跑，它的身体完全适应了这个光辉的世界，它发现自己是在天堂之中。一个长期迷失方向的陌生人——终于到了天堂。

威廉说：“一切正常。”

“可是它在干什么呢？”安东尼叫道。

“一切正常。程序在发挥作用。它已经测试了它的各个感官；它已经作了各种视觉观察；它遮住了阳光，对太阳作了仔细观察；它试验了大气和土壤的化学性质。一切都收效。”

“可是它为什么跑呢？”

“我想那是它自己的主意。如果你把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得犹如人脑一样的复杂，你必须估计到它会有自己的思想的。”

“跑？跳？”安东尼着急地望着威廉。“它会碰坏自己的。你操纵一下那电子计算机，制止它，要它停下来。”

但是威廉坚决地说：“不，我不这么做。我宁可冒险让它

碰伤自己。你可懂得？它很高兴。它在地球上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它是始终没有条件来适应的。现在它是在水星上，它的身体是完全适应于它的环境的，非常适应，就像是一百名专门科学家所能做到的那样。这是它的天堂，让它尽情享受吧。”

“享受？它是个机器人。”

“我谈的不是机器人。我是在谈那脑子——脑子——这里的脑子。”他指了指那电子计算机。

那台罩在玻璃箱里的水星电子计算机，线路非常精细和复杂，它浑为一体，保持得十分精巧和微妙，是台能够呼吸的活机器。

“在天堂里的是兰德尔，”威廉说，“他‘自我中心地’逃避这个世界，为的是现在找到的那个世界。他有了一个使他的新身体能够完美地适应的世界，来替换那个使他的老身体无法适应的世界。”

安东尼惊异地注视着屏幕说：“它似乎安静下来了。”

“当然，”威廉说，“他心情愉快时可以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安东尼笑着说：“那么，你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到别人那里去，让他们恭维我们吧，怎么样，威廉？”

威廉说：“一起去吗？”

安东尼挽着威廉的手臂说：“一起去，哥哥！”

X - 12 行星上的奇遇

拉斯自从记事以来，就立志当个航天工程师。因此，他所看的书、所做的游戏、所偏爱的功课，都离不开这个唯一的目标。他想，在他 11 岁小学毕业后，经过能力考察和智力测验，有关部门一定会把他选入工科大学。在那里，他就可以完成专业学习，学会如何驾驶和修理宇宙飞船了。

当升学考试临近的时候，像他这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因为考试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是被挑选去学习宇宙航行专业呢，还是去学服务行业或者别的什么专业呢？可是拉斯却一点也不担心，他绝对相信，一定能进入工程技术学校。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孩子们都到宇宙航基地附近的研究院去应考。他们乘坐着架空单轨列车飞越城市和原野，向研究院驶去。当拉斯在列车上偶然看到一排高大的银色宇宙飞船发射架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总有一天，”他想，“这些了不起的机器都将由我来管。”朦胧中，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宇宙飞船的船长焦急地跑来找他。“斯旺森工程师，”船长说，“我们遇到麻烦啦！中微子对流加热器出现了漏洞，如果修不好，我们就全完了。”拉斯沉溺于梦幻之中，不断地折着自己的手指。他想象着自己如何施展绝技，使机器很快就修好了。“真是奇迹，”船长在他身旁注视着说，“我相信，在整个宇宙舰队中没有人能像你干得这么漂亮。”

拉斯经常在脑子里幻想着这类事件，每次事件中，他总是



充当一个英雄的角色，而且人家老是叫他斯旺森工程师。

在研究院进行的考试真有意思。首先，老师向孩子们解释各种考试程序，为的是使孩子们在看到往自己身上绑缚各种电极和电线时不至于害怕。考试是在体操房内进行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让孩子们做各种动作，一边不停地做着记录。每个考生都有一个卷宗，研究人员把各种仪器输出的身体素质卡片分别放进各个考生的卷宗里去。拉斯知道，考试结束后，将把各种卡片放进大型计算机里去进行分析，然后对每一个 11 岁的孩子下一阶段该受何种教育作出正确判断。

在身体素质考察完毕后，接着进行技巧考试。每个考生都要进行一些工具和机械装置的操作和使用。研究人员手拿秒表，站在考生旁边记录时间。此外，还有声音辨别能力的测验，考生头戴耳机，对不同的声音加以辨别。然后是语言能力的测验，思维能力和精力的测验，最后是脑力测验。

老师以前曾向孩子们讲过，大脑是一个人最神秘的地方，它不仅能贮存已经学过的东西，而且能贮存一种潜在的意识，这种能力对于一个人是否能适应某种工作有很大影响。

“当你神志清醒的时候，”拉斯的老师告诉他，“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当你想告诉别人什么事，不论是真话还是撒谎，完全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可是在脑力测验中，他们可以测出你内心的一切秘密。不管你知道什么。他们让你睡着以后，使用一种仪器检测你的大脑。但也不要害怕，这些研究人员并不是要知道你的什么秘密，而是想在决定某个人未来可以干什么工作之前对他作个全面了解。

一个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把拉斯带到一间小卧室里，让他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上，并叫他放松。然后让他注视着出现在他面前墙上的一片旋转灯光，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灯光上。

这就是他所能记住的关于脑力测验的所有情况。

考试完毕后，主考官要跟每个考生谈一次话，把考试结果告诉他们。当轮到同拉斯谈话时，他表面上显得很镇定，但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拉斯是一个高个儿男孩，黑头发，蓝眼睛，稚气的脸上显得有点严肃。他盯着主考官的面孔，盼望他能说一句梦寐以求的话——“工程技术学校”，这样，他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最后，主考官终于说话了：“好了，拉斯，你可以到脑力训练班去。”拉斯听了以后，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脑力训练班”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呀！当他最后证实没有听错时，几乎晕倒了。主考官看出了他的表情，说道：“没有想到吧，拉斯？看来你很惊讶，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工程技术学校，先生。”他绝望地回答道，“我一直希望当个航天工程师呀！”

主考官扫视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计算机输出结论，摇了摇头。“的确，你心灵手巧，而且有一定的发明才能。可是，你要是当个航天工程师，就是浪费人才了，因为你具有一种世人少有的特质，如果加以适当发展，将对我们的社会作出不可比拟的贡献。在脑力测验中，我们发现你有一种能感知动物大脑活动的特异功能。”

“动物？”拉斯不相信地说道。他愣住了，就是主考官说他有隐身术，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惊异。“可是，先生，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动物呀！”可不是吗，拉斯一直住在大城市，而城市里是不许饲养动物的，一切牲畜都豢养在远离城市的农场里。

“不，拉斯，”主考官说道，“很容易看得出来，你从未接触过动物，所以你的特异功能也从未被人发现。在脑力测验



时，我们按惯例把一头动物带进屋里，一般很少有人对此作出反应，可是你告诉我们的事只有这只动物和它的饲养员才知道。毫无疑问，孩子，你对动物的大脑活动有一种特别的直觉，你大概不知道，这种功能该有多大的用处啊！”

拉斯并不想知道这种特异功能有什么用，他脑子里一直想着他失去了什么东西。“那我不是一辈子也不能到宇宙中旅行啦！”他大声嚷道。可是主考官说：“当然可以，拉斯，你今后旅行的机会多着哩。你长大后，你的训练也完成了，那时你就会成为宇宙探险队的队员，去探索崭新的世界。当你们到了一颗新的星球后，你可以用自己的特异功能去感知生活在那里的生物究竟在想些什么，对外星来客有什么反应。然后你和宇宙环境学家就可以决定地球上什么样的动物到那里去最合适。我想你一定会对你今后的工作感兴趣的。现在，你应该先到脑力训练中心去受训，继续发展和增强你的直觉力。放心吧，小家伙，你的一生一定会过得很有意义。”

主考官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向他点点头，他深知，当孩子们知道计算机为自己选择的职业不合自己的心愿时，开始总会有些失望，但很快就会冷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计算机是不会错的。

然而，拉斯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无精打采地走出了考官的房间。当等在门外听信的同学向他问这问那时，他几乎什么也没听见。他简直不敢告诉他们他将不是一个航天工程师而是一个什么动物思维识别者。他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趁眼泪夺眶而出之前，他赶紧捂着脸躲开了。

他心不在焉地步出大楼，在研究院附近的花园里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直到碰上一片

铁丝网，他才意识到已经来到了宇宙飞船基地旁。他注视着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银色飞船，忽然感到一阵哽塞，绝望的心情使他禁不住大声哭起来。难道不就是在今天早上，当他乘坐着单轨架空火车时才看到这些飞船的吗？难道他不是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亲手摆弄这些飞船吗？可是这一切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主考官已经宣布，他不能作一个航天工程师了。虽然他们说今后还会有机会到别的星球去旅行，可那只能是一个乘客。对拉斯来说，与其以一个乘客的身份去坐飞船，还不如不去的好。

正在这时，一辆氢气汽车停在他身旁。那肥皂泡一样的透明车顶向后拉开了，一个和善的面孔露了出来。

“喂，小家伙，”车里的人对他嚷道，“你想到这些飞船的附近去看看吗？”

拉斯回过头来，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是，是的，我想去。”他饮泣吞声地回答道。

“进来吧。”车上的人说。

拉斯爬进车厢，那人把车顶拉回原处，把车发动了。

“我叫依里克，”他说，“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正好去检查我的飞船，见你哀伤地站在那里，猜想你一定想去看看飞船，是吗？”

拉斯把他的苦衷一起全告诉了这位好心的工程师，他感到依里克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他这时的心情。

“真不幸，”依里克同情地说道，驾着气垫车掠过一片宽阔的空地，“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而又做不成时，的确很不幸，但我相信，当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会喜欢你未来的工作的。那时，你就会忘掉航天工程师的事了。”

“你是不是从小就想当一名航天工程师？”拉斯问道。依



里克笑了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长大了要干什么，我是在升学考试时才被选中搞航天工作的。不久以后，就发现我非常适合搞这项工作，计算机是不会骗人的，是吗？”他说。

当氢气车停住后，他们下了车。依里克领着拉斯走到他的飞船旁，并让他到船舱里去参观。拉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对飞船里所有的东西都像着了迷似的，看个没够。当他们来到驾驶室时，他看到控制台上五颜六色的灯光不停闪耀，各种信号的声音亲切悦耳，简直有意思极了。当他领着拉斯走出飞船，向一排楼房走去时，他向拉斯解释说，他必须马上到管理处去一趟。

“你最好在更衣室里等我，”他用手指着一扇门说，“我一会儿就回。你就呆在那儿等我，什么也别动，我办完事就送你回研究院去。”他笑着向拉斯挥了挥手便离去了。

拉斯向更衣室走去，这是宇航员登舱以前更换宇宙服的地方。在这里，拉斯又开始做他的白日梦了。工程师斯旺森正在为起飞作准备，他走到一个柜子旁，取出宇宙航行——当然，柜子是锁着的，他只是假装地做着穿衣的动作——可是，使他惊异的是，柜子并没有锁，他轻轻一按，柜门就打开了，里面放着一套套宇宙服。

他向四周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让我穿一下试试，该没有关系吧。”他想。虽然依里克说过“什么也别动”，可现在的拉斯已深深陷入梦幻之中，早把什么都忘了，何况他现在已是斯旺森工程师哩。他开始把宇宙服拿出来，并试着穿上去。穿这玩艺看来也不难，任何 11 岁的孩子都会穿，因为他们在电影、电视里早已看过千百次了。拉斯很容易就把衣服穿上了，他虽然只有 11 岁，可是个子很高，所以这件衣服只显

得稍微大一点。他小心地把带子系好，不让漏出一点空隙，然后笨手笨脚地在房间里走着，并在一面大镜子面前照了照，对自己的形象感到非常满意。

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彼得逊，”他对拉斯嚷道，“我以为一定要迟到，路上的车简直太挤了，快！离起飞时间只有10分钟了。”他一边说一边脱去外衣，并慌慌张张地把一套跟拉斯一样的宇宙服穿上。

他为什么叫他彼得逊呢？拉斯把身体稍微转动了一下，从镜子里面他看到他穿的宇宙服的背面有反写的“彼得逊”几个字。他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感到后悔和懊丧。他想把飞行帽摘下来去坦白他所做的一切，可是他又想，如果他不吭声，也许能跟这人一起混上飞船去。不管怎么着，他总归会受到责备，如果什么也不说而混上了飞船，其后果也不见得比他承认自己穿了别人的衣服更坏。拉斯并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不过他暗自想，他这种恶作剧应该是对研究院领导的一种报复，谁让他们使他失望的呢？

这些想法在拉斯脑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这时，那人已穿好了衣服，只见他衣服背后写着“船长”两个字。当“船长”对他说“跟我来”时，拉斯终于下了决心，跟着他走出了更衣室，往基地走去，一直走到发射台下。在那里，“布罗坎特号”飞船正在等待起飞。拉斯注意到，这不是一艘高速定期客船，但肯定是一种长途飞船，船身很大，有点破旧，像是一艘运输船。拉斯跟着船长穿过入口舱，一直来到舱体内的飞行椅旁。有两张椅子已经坐了人，还有两张椅子空着。船长爬上其中一张飞行椅，毫无疑问，另一张是拉斯的了，于是他也爬了进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每秒钟都有被发现的危险。真正的彼得逊哪儿去了呢？拉斯忽然记起船长说过，一路上车太

多，也许彼得逊是被车隔住了吧。

拉斯也记不清飞船是怎么起飞的，他只知道当飞船在冲离大气层时，地球引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巨大拉力。他没想到这拉力是那樣的厉害，好像要把他的骨头扯散、口脸拉斜一样。对于其他宇航员，由于都受过专门训练，而且都不是第一次远航，所以好像无所谓似的。可是拉斯呢，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奇特、可怕、难以忍受。他昏过去了。

当他醒来时，一切都过去了，两个宇航员站在他的躺椅旁，用一种惊异的眼光瞧着他。他们摘下飞行帽，然后把拉斯的帽子也摘下来，其中一个船长，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灰头发，黑胡子，一双燃着怒火的灰眼睛。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质问道。这时拉斯身体很弱，他眨了眨眼睛，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挣扎着坐起来，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依里克怎么的把他带到基地，他怎么想试穿一下飞行衣而把彼得逊的衣服给穿上了（这时，那个小胡子瞄了船长一眼，并冷酷地跟他小声地说着什么），然后他是如何上了飞船。

“你在宇宙基地附近干什么呢？”

拉斯叹了一口气，接着向他们解释在考试时发生的事以及他的理想、他的失望等等。小胡子一边听一边抱怨。

“好啦，”他说道，“吃点东西吧。你这算什么英雄，最多不过是个偷渡者。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必须按原计划行动，决不能调转航向送你回去。感谢你的愚蠢，使我们少了一个帮手。不过，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想办法了，可是你也要尽力帮助我们。我叫费歇，布罗坎特号宇宙营救船的指挥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研究院拍封电报，告诉他们你在什么地方，使你的老师和父母不至于担心，还要告诉依里克。你想

过没有，他们找不到你该有多着急！”

拉斯本来就很不惭愧，听了指挥长的一席话，更感到内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想他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说真的，”指挥长费歇比刚才缓和多了，“我想 11 岁的孩子一般不会干这种事，虽然我不赞成偷渡，但我佩服你的精神。”

说完，他去给基地发电报。这时，船长帮拉斯从坐椅上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人，大约 20 多岁。拉斯虽说受到人们的抱怨，可是一想到未来的旅行，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有好多问题要问，他什么都想知道。

“船长先生，”他说，“什么是宇宙营救船？它是干什么用的？”

船长笑了笑。“我叫哈利，”他说，“你真是个可恶的旅客，要知道你给我找了多大麻烦。至于宇宙营救船嘛，它专门在宇宙中收集那些被遗弃了的航天器，把它们弄回去重新利用。还有那些发射到别的星球上去的无人驾驶探测器，一般都不再返回地面，我们就去把它们收回来，送到地球或月球的工厂里去，重新加工。我们飞船的名字叫‘布罗坎特’号，这是一个法文词，意思是‘旧货商’，你看，我们就是宇宙废品回收站。”

拉斯完全着迷了，他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工作。哈利继续向他讲道：“这并不是件显赫的工作，也不值得人们去为它写小说，但它的确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你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些东西吗？”拉斯问。

“不一定，首先要从资料中了解这些东西的大概位置，然后从资料中选定路线和轨道。有时，我们借助动物的嗅觉去帮助寻找。比如说我们从其他星球上弄来一种羚羊兽，能凭它的



嗅觉找到用甲烷作动力的宇宙飞行器。还有一种獐子，对太阳能电池特别敏感。呆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它们怎么工作了。”

指挥长费歇回来了。“关于你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告诉拉斯，“他们对你的行为十分恼火，不过，等你重新回到地球上去的时候，他们也许就顾不上对你发脾气了。小伙子，你累了一天，该睡一会儿了。至于说你在布罗坎特号上能派点什么用场，明天再说吧。”

哈利把拉斯带到卧舱里去，帮他在彼得逊的床上睡下。由于激动和好奇，拉斯以为他一定睡不着，可他实在太累了，还来不及仔细幻想他未来的冒险生活，就很快入睡了。

用中微子作动力的飞船超光速地行驶了 21 天，来到了 X - 12 号行星。在这里，指挥长要搜寻和回收发射到这颗行星上的无人探测器。当拉斯还在床上睡觉时，他们已经把羚羊兽从笼子里放出来，带到 X - 12 号行星的粗糙地面上寻找探测器去了。本特利（飞船上的第四个宇航员）和指挥长正在同船长对话，船长坐在标着方位的荧光屏前为他们确定前进方向。这时，拉斯悄悄地爬到船长身旁。

“真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指挥长声音嘶哑地说道，“这家伙以前不这样呀！它甚至连气味都不去闻一下，一个劲地乱蹦乱跳，在原地打圈子。”

船长也在发牢骚，他对羚羊兽的反常行为同样无法理解。跟布罗坎特号的船员一样，他只知道给它吃什么，如何照顾它。当需要找寻有甲烷作动力的飞行器时，只要把它带出去，在它的项圈上系一条皮带，它就会带着你奔向要搜寻的目标。

“可能有什么东西激怒了它吧，”他说。“你们发现有什么反常现象吗？”

仪器内发出一种静电信号，指挥长明白这表示周围没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没有，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船长证实道，“根据探测器的探测结果，X-12号行星上没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

船长开始小声地哼着，拉斯知道，这是船长在忧虑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忽然，他好像有了一个主意。他回过头来用眼紧盯着拉斯，好像以前从来未见过他似的。“拉斯，”他激动地说道，“你说过你能感知动物的大脑活动，是吗？”

拉斯耸了耸肩膀：“我也不太清楚，先生。我从未试过，是研究院的人告诉我说我能行，所以他们要把我送去进行脑力训练。”

“行！”船长说，“现在是你试一下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值得试一下。穿上护生服吧，到他们那儿去，看看什么东西使羚羊兽烦躁不安。”

拉斯有点害怕，他不知道究竟行不行，但他深知，现在非试不可了。自从他来到飞船后，他极力避免同动物接触，因为他从心眼里不愿做主考官说的那种人。但是他答应过布罗坎特号的船员们，如果需要他帮忙的话，一定尽力而为，以报答他们对他的原谅和照顾。

拉斯往上一跳便出了船舱。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护生服中笨拙地走着，透过风镜观赏着X-12号行星上起伏不平的银灰色世界。在飞行帽内有供呼吸用的氧气，也有通信设备，他可以听到船长的声音，这声音会告诉他指挥长和本特利在什么地方。不一会儿，他看到两个头戴银白色圆形帽的人影正使劲抓住一头满身红毛的怪兽。这怪兽身躯长，四肢短，尖尖的脑袋上长着两只小眼睛，耳朵也不大，圆圆的嘴巴像猪。这家伙跟他从画片上看到的雪貂差不多，可是比雪貂几乎大三倍，

血一样的长毛，使它显得格外凶猛。

当拉斯走近他们时，几乎听不到船长的声音了。他脑子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图画一般的形象和感觉，他忽然觉得他的爪子受了伤——是他的爪子，而不是他的脚。疼痛使他烦躁不安，他脑子里充满了愤怒的感觉，不愿在地上走路。他明知道要到有甲基烷的地方去，可是不想去，疼痛使他不愿做任何事。他越是站着不动，就越感到疼痛难忍，也就越烦躁，忽然他感到两眼发晕，头就像要炸裂开一样。他使尽全身力气向耳机喊道：“快把那家伙带回飞船去！”

一阵晕眩使他连路也走不稳，只觉得指挥长的两手伸过来，扶着他回到了飞船。说来也怪，当他在外面时，一直感到疼痛、激怒、浑身不舒服，可是一回到飞船，把羚羊兽带回笼子后，这些感觉都没有了，他又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来思维了。

“真的，”他惊异地向船长说道，“我可以感知动物的思维！真有意思，我原以为就像能听见它们说话一样，可当然不是，动物怎么会说话呢？在脑子里就像有一幅图画一样，我完全知道你们的羚羊兽在想些什么，是外面有什么东西使它的爪子受到了伤，它的爪子就像烧灼一样疼，不是火烧的疼，而是强酸或别的什么化学物质灼的疼。我想，要是把它的爪子用什么东西裹起来，可能就会好些。

“羚羊兽确实知道甲基烷在什么地方，我感觉到它在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我能闻到这种气味一样，但它的爪子太疼了，所以不愿意去。”

“啊，天哪！”指挥长说道，“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问题出在这儿！”

拉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坐下来看着指挥长用一张金属片给羚羊兽做靴子。



当他们第二次外出时，情形完全不同了，羚羊兽动作敏捷，很快就把他们带到有探测器的地方。当他们把探测器运到飞船的货舱以后，全体宇航员举行了一次庆祝会，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

“我敢发誓，拉斯，”船长说道，“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奇迹般的礼物——动物思维感知。它可给我们帮了大忙。想想看，要是到一颗新星上去，你该能派多大用场；再想想看，你能给农民和牧民们节省多少时间啊！”

拉斯听了特别高兴，比近几个星期任何时候都要高兴。当主考官告诉他能感知动物大脑活动时，他并不相信，也不想相信，因为他觉得这玩艺儿怎么也比不上航天工程师重要。可是，这次偶然的X-12行星之行使他认识到，这的确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当拉斯看到宇航员们充满喜悦和赞赏的面庞时，意识到今后他一定能在宇宙中航行，不是以一个旅客的身份，而是充任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忽然，他觉得自己非常向往今后的新生活——还是计算机说得对。

魔鬼三角与 UFO

第 一 章

一架小型飞机，在平静的海面上飞行，不时地发出轻微的隆隆声。

在万里晴空中，太阳放射着强烈的光芒，寒冷潮湿的和风不停地掀动着海浪，使岸边作业的渔船微微颠簸。

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缓缓飞行。不久，便离开了海岸，朝着北——东北方向，径直向深海飞去。

在这架飞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浩瀚的大海，好象在搜索着什么，看起来，不象在寻找渔船和赛艇，也不象在观赏海浪的涟漪，但他的到来却打破了清澈如镜的海面的宁静。

他双手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驾驶员，是一位在重重困难中不畏艰险的老手。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是因为肯尼思·戴夫斯有着操纵各种飞机，甚至海上船只和潜水艇的高超技能。在海军服役期间，又亲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退伍以后，加入了国家航天局专家团，他的这些经验使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使命。

其后不久，他便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以缩写字母 NICAP 著称的美国政府组织。只要提起这个组织，人们就会惊奇地打听，这几个神秘的缩写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在美国政府的任何活动中，极为罕见地会在谈话、新闻或评论中涉及这几个字母。

但是 NICAP ，为了一种具体的特定的使命 ，一直存在于世。最近几年中，由于它的显赫地位，它的存在更为人们所倾慕。

戴夫斯并不因 NICAP 的重要，而放弃他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的目标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现在，戴夫斯既不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也不为 NICAP 干活，而是为他自己在奔波。这纯粹是他的私事，何况，他正在休假。

他特意申请到这个假期，就是为了能上那个海区觅寻。不过，当初得到国家航天局的负责人马克斯·安德森的同意是很困难的。目前正是根据五年发展新计划要发射宇宙飞船的紧张时刻，需要各种专门人材共同工作。在这种时候要使假期得到批准，戴夫斯得花费很大的周折。即使批准了也不过是仅仅的五天，而不是他要求的十天。

“戴夫斯，我不能给你假期，连一天也不给。”安德森用他一贯的粗鲁口气对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你之外，我可没有再多的人手了。你得记住，小伙子，两个星期内，宇宙飞船在肯尼迪角等着我们，你将会发现，不值得为了你的异想天开而去这样做。”

“我知道，先生，”戴夫斯随声附和地表示赞同，“要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会来请假。”

“我知道你未婚妻发生了什么事。”安德森截住了他的话，这次不象刚才那样粗鲁，甚至还有某种同情的表示：“或许在我的职权范围内能为你做些什么，能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你要认真地想一想，虽然您全力以赴，但是否会取得成功？海军

部的报告写得明明白白，报告中说……，您知道报告中说些什么。”

“我很清楚，先生。”戴夫斯低着头，神情忧郁，却坚定地说：“对这份报告，我至少读了有二十遍，可以说了如指掌。不过，我还没有完全读懂，似乎没有多大价值。”

“要弄清在那个海区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没有很大的希望。一百年前就是如此，戴夫斯。”

“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一百年前，没有雷达、声纳、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船上没有柴油机，也没有保险设备和急救设施。但是今天，我不能同意瑟勒娜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可以断定，造成这些事故的起因，海军部、英国海岸警卫队、侦察飞机未必能深入地追究，弄它个水落石出。他们也许是挂一漏万吧，要自圆其说，但事实却……”

“我不知道是不是象您说的那样。虽然我也百思不解，我的报告是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海岸警卫队在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区搜索后写成的。在搜索时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充分合作。在这一带作业的渔船，我们暂不管这些渔船是什么国籍的，都和英国海岸警卫队一样报告说，它们无法通过无线电和‘信天翁’号游艇取得联系。戴夫斯，你不能埋怨别人对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你应该知道，在海上只要发生任何异常现象，大家都不惜任何代价相互支援的，更何况‘信天翁’号是属于美国海军部的。”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先生。我不怪罪其他人，我只是表示怀疑而已，我渴能一下子把这些疑团都解开。即使在我的生命中，这是最后一次的飞行，我也要飞向那个海区。先生，我坚信我将会找到一些，那怕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弄清这个可诅咒的海洋真相，它用魔力吞噬了

船只、飞机和我们的人哪！”

“那末好吧！我就给你五天的假期，多一天都不行。如果你到时不归，我将免去你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也许从经济上考虑会使你冷静下来。你有着私人的交通工具，却从事于无益的活动。我对你很了解，你把你的才华用于航天和征服宇宙的工作，献身于我们的事业，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品质。我也希望从事我们这样工作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成为象你这样的人。如果在别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个月的假，但今天……”

“好吧，我就请五天假，要是我没有遭到‘信天翁’号和它的船员们的厄运，到第五天，我一定会到这儿向您报到，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我知道你会按时回来的，因为你从来没有失信过。戴夫斯，祝你一路平安！不过，要加倍小心。”

“一定遵命，先生。”这便是戴夫斯出来时的诺言。

现在，他正飞翔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回想中。小型侦察飞机发出持续不断的、单调的马达隆隆声，反而有助于他的寻思。不久前，他弄到了这架飞机，原先只不过用于体育锻炼，现今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它派了这么个用场，这和用作体育锻炼的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到了哪儿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两眼紧盯着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地平线，全神贯注地寻找着离这儿不远的马尾藻海。瑟勒娜，你在哪儿？你的船又在何方？船员们又在……？

大海并没有作出回答。它保持着历来令人神往的神秘，尤其是某种秘密笼罩着这兴妖作怪的海区，它从远古以来就闻名于世界了。

现在，一个新的奥秘同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息息



相关了。一条新船，毋宁说是条游艇，载着三十九名旅客在不祥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三十九名旅客中恰好有他的未婚妻瑟勒娜。

“那是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戴夫斯先生。我劝你不要到那个地区去冒险。”

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纳索的英国皇家海军准将赫尔曼·斯托因布莱斯告诫戴夫斯。

“为什么？先生。”戴夫斯端详着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态度严肃的人，不禁惊奇地问。

“这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这一带是显而易见的危险海区，对孤身一人尤其危险。”

“危险？你讲的是风暴和飓风吗？先生。”

“不，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将军的目光凝视着他，对他的无知感到吃惊。“难道你在美国没有人对你说起这个海区吗！”

“我以为人们谈论的……船只失踪的神话故事，而这些……”戴夫斯惊恐万状地说着。

“我说的正是这些，戴夫斯先生，我请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我向你保证，这和神话故事毫无共同之处。”他猛地打开桌子的抽屉，把英国海军在纳索的一份档案卷宗用力地掷在桌子上，展现在戴夫斯的面前。“假如你有时间的话，好好地看一看这些报告和材料，所有这些报告和材料，都经过正式的核实，那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没有放过。”

“是哪一类的，先生？”

“最后几份报告是关于在美国注册的‘信天翁’号游艇。这条游艇在巴哈马群岛东北海域航行，准备开往百慕大群岛，说得更确切些是驶往大百慕大群岛的汉密尔顿港。开头几份材料记载着一八四〇年从哈瓦那到欧洲的法国船罗刹利号。这条

船高高升起的桅杆和整舱的货物样样俱在，但船员却一无幸存。迄今，不同国籍的失踪船只和飞机与日俱增，档案袋已经塞得臃臃的了，可惜，‘信天翁’号不是最后的一宗档案。”

英国海军的办公室里阒寂无声。戴夫斯浮想联翩，不久前还以为是神奇的传说，对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充满着恐惧和迷信色彩的饶有兴味的海员故事，如今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一个皇家海军军官无情地向他证实了它的存在，甚至把有关二十多艘失踪船只和为数众多的坠毁飞机的证据、报告和材料供他阅读。

“毕竟是一种纯粹的幻想……”戴夫斯喃喃自语。

“不，这不是幻想，戴夫斯先生。”赫尔曼准将叹息着说，他低垂着脑袋，被雪茄的尼古丁熏黄了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弹击着桌子。“我很同情你，戴夫斯。为了失踪者，您来到这个海区，不过‘信天翁’号和船上乘员的失踪，并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第一遭，虽然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难道就没有人表示怀疑，提出某种观点作出某种解释，那怕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吗？”

“怀疑？观点？解释？”准将耸耸肩，忧郁地瞧着他。

“我的朋友，据我所知，在世界各地发行了许多有关这个奥秘的书籍，人们把荒诞无稽、妖魔鬼怪的各种虚无缥缈的解释强加在既成事实的头上。我对它们不屑一顾，事实就在这儿。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这便是戴夫斯在纳索第一次与英国将军的会见。他驾驶着飞机继续搜索着，同时仔细回想着这一切。他不愿放弃他的打算，也不愿以某种借口抛弃他的计划。他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海面上，寻找失踪了的‘信天翁’游艇。

自从赫尔曼准将把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各种事件向他和盘托出后，戴夫斯再也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戴夫斯决心要继续寻



找。

他要寻找，直到发动机的燃料消耗殆尽，然后再飞回纳索。重新加足燃料，不顾劳累地继续寻找。他怎么能这样失掉他的瑟勒娜呢！要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成为终身伴侣了……。

他继续寻找着。

对大海的注目久视，对各类船只：从休闲的游艇，到货船和渔船他都不放过，这使他双眼疼痛。他急地盼望着能看见瑟勒娜的叔叔霍默·亚当斯的‘信天翁’号游艇，那条乳白色的、硕长的船。

当他在寻觅时，他的回忆，不知不觉地把他带到了和瑟勒娜在迈阿密最后一次见面的幸福时刻。当时他正为离肯尼迪角不远的国家航天局执行一项任务……

“瑟勒娜，你得等我几天啊！一旦计划付诸实施，我就向安德森请两个星期假。那时，我将能和你一起欢度愉快的假期，还能为我们的婚礼制定一个计划呢！”

瑟勒娜柔媚地瞧着他，女性的深情在她的深蓝色的眼睛里又增添了光泽和柔情。她的眼睛，使人想起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暴风雨掀起的蔚蓝色的海水。

“不，戴夫斯，亲爱的。”她愉快地拒绝着，使劲地摇曳着她褐色的秀发。“我不能这样做，霍默叔叔会生气的，他决不会在最后一刻放弃乘他的华丽游艇去百慕大的计划，你是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太爱大海了，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把旅行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个月。”

“要不……你留下，等着我，让我们作一次更有意义的旅行。”

“戴夫斯，我陪着叔叔霍默和他邀请的客人，不也可以作一次有意义的旅行吗？”她笑了起来。“你还不明白，霍默叔



叔宠爱着他唯一的侄女，他的万贯家产继承人瑟勒娜，他要把她的侄女带在身边，形影不离，免得她心血来潮，跟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名叫戴夫斯的田径运动员结婚。”

戴夫斯不自在地嗤嗤地笑出声来，把瑟勒娜搂抱在怀里，瑟勒娜的丰满诱人而湿润的嘴唇紧贴在他的嘴上，热烈的吻着她的未婚夫。

他温情地望着瑟勒娜，低声地说：

“瑟勒娜，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是爱开玩笑。”

“你不信，说真的，”她一本正经地说着，双眼含着庄重的神情看着他，“霍默叔叔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要我成为你的戴夫斯太太之前，暂时离开几个月。眼下，我还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运动员。他在周游各地时要我同往，我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心，要不，他会伤心的。我们至多分别二十天，何况，你在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也脱不开身，特别是现在，空间计划正在紧张地进行，你还有另外一些工作，在……叫什么来着？我老是记不住开头的几个字母。”

“NICAP，”他微笑着回答。“瑟勒娜，叫NICAP。”

“对了，叫NICAP。……多难记的名字！戴夫斯。”

“这是几个缩写字母，全称叫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也叫空调会。”

“我早就清楚了，是些大孩子们玩的抓‘飞碟’游戏，只是玩玩而已。”瑟勒娜爽朗地笑了。

“不错，孩子们的游戏。”戴夫斯也赞同地笑了起来。“但也不完全是‘飞碟’，亲爱的。”

“噢！那么又是些什么呢？”

“OVNI……”

“唔，OVNI的意思是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这是一个技



术上的名词，不是这样吗？”

“你说得完全对。根据政府的命令，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调查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它属五角大楼和空军部双重领导，但它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我既在国家航天局工作，又在空调会兼职，我这个人，一半属于民政方面的领导，另一半又归属军事方面的管辖。双方只不过利用我在航天方面的研究和我在海军部对空中观察的专长，也许，我还有驾驶飞机和船舶的特长。”

“你倒是一本为政府所用的活的百科全书啦！”瑟勒娜讥讽地说。

“不敢当，离做一本百科全书还相差很远呢！说实在的，我倒感到有点儿成了山姆大叔的奴隶了。要不，我可以把许多时间都献给你，甚至和你一起去百慕大旅行……”

“这，怎么行呢！我怎么能对霍默叔叔说个不字呢？”她钟情地抚摸着戴夫斯和胳膊，情思缠绵地瞧着他的眼睛。“戴夫斯，我的心肝，你听我说，二十天后我将回到你的身边。从此，我再也不离开你，我将永远是你的，做你的戴夫斯太太，你高兴吗？”

“我太高兴了。”戴夫斯欣然接受了。

瑟勒娜并没有遵守她的诺言，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见她回来。“信天翁”号也没有返回。没有人知晓霍默的游艇在哪儿，船上的全体乘员又在何方。

最近，人们才获悉游艇在驶往百慕大的汉密尔顿途中，拍发了一份奇怪的电报，虽然电文有脱落，但却知悉了船上的反常现象。人们得知不幸的消息后，都前去救援。

“信天翁”号游艇再也没有出现过，连遇难的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



戴夫斯蓦然中止了他的回忆。

他的注意力从回忆和思虑中脱颖而出，全部集中在飞机下方的大西洋海面上。飞机急骤地向下俯冲。

一条乳白色的船，仿佛在海上漂浮，在他的咫尺处荡漾，没有错，是一条游艇。

我可找到它了，就是这条“信天翁”号游艇。

第 二 章

“信天翁”号游艇……

终于发现了。他花的心血没有付之东流。船在海面上纹丝不动，发动机也不再运行。有时，在浪涛的拍击下，轻盈地晃动着。

在海面上除了戴夫斯的飞机外，周围还有数条舰船，其中有两艘英国皇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一艘名叫“海军”号的美国船。这三艘船全速地由北向这个地区汇合。

戴夫斯的飞机在游艇的上空来回地盘旋，他郁郁寡欢地环视着眼前的一切。这么多的船只来救援“信天翁”号游艇使他大为不快。因为他从地面上发来的电波中得知，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和四名士兵检查了游艇。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检查人员不安的报告，“船舱空空如也。”

难道他辛苦地寻找，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答复，难道就这样向航行在这个海区附近的船只拍发急电吗？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多么冷淡、简单的报告。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接到上述报告，戴夫斯便争辩地说，“据我的观察，船甲板上救生艇都在，救生圈一个



也不少。”

“我们的检查确实无误。”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告诉他说，“事实对你、对我都一视同仁。船上空无一人，绝不会有错，甚至他们匆忙离去时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好象……好象都被蒸发掉了。”

“都被蒸发了！”戴夫斯气愤地叫了起来，“谁也没被蒸发掉，先生！是某种原因使他们集体撤离的！或许船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和船上的所有部位。”从无线电里传来了冷静的反驳，“船没有遭到任何损伤，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完整无缺。无线电和雷达都正常，发动机擦得干干净净的，还上了油，一点儿毛病也没有，燃料充足，如果愿意，足够跑一趟欧洲的。”

戴夫斯无言可答了。无法再和他们辩解。难道真的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吗？有史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难于理解的了。船和船上的乘员的消失，是否可以解释为船在没有损伤的情况下突然沉没了。但这……，这不合乎逻辑。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

戴夫斯不亲自检查一下，他是不甘心返回纳索的，当他被告知“信天翁”号将由船拖到附近港口时，他生硬地说：

“好吧！我来检查这条游艇。也许有什么东西从你们身边溜掉了……”

他的态度引起了海岸警卫队人员的不满，但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几小时以后，戴夫斯把飞机降落在附近的机场，便登上了停泊在港口里的空荡荡的游艇。

海岸警卫队员在船的入口处担任警戒，另一名在甲板上。这时戴夫斯开始了在空空的、寂静的游艇上枉费徒劳地搜索。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在神话里出现的海妖船。

他仔细地搜寻着，首先他来到了船舱，尤其是霍默的客舱，然后又到瑟勒娜的客舱……

戴夫斯跨进瑟勒娜客舱的门槛时，心情的激动使他的嗓子都硬噎住了。他慢慢地朝前走着，看见瑟勒娜的随身物品，仿佛她的影子就浮现在眼前。

一张镶在皮镜框里的照片，是戴夫斯在肯尼迪角发射宇宙飞船时的照片。他身着军服、佩带着国家航天局的徽章。在照片的旁边，放着一台盒式录音机和几盒古典音乐磁带。在音乐家中，瑟勒娜最喜欢的是勃拉姆斯和莫扎特。

然后，他看到了她的衣服饰物，床头桌上的化妆用品，从镜子前的……到挂在玲珑的小衣柜里的运动服，一切都有条不紊，整洁、干净地放在它们的原来位置上，看不出发生过暴力、匆忙和混乱的迹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都照常如旧。

他感到一阵战栗。在他眼前的情景，怎么会发生意外呢？如果三十九人会同时失踪，又不留下丝毫痕迹，也看不到暴力和混乱的迹象，这将会是多么可怕，令人震惊的场面！如果说是集体的撤离吧，即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井然有序地离开，也很难做得象他们那样完善，那样细致，那样从容不迫，宛如远渡重洋后刚从船上下来，或许更有甚之。

他停住了脚步，思索着，警觉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东西：窄小的客舱和舱里的床铺、浴室及厕所。这些便是瑟勒娜在深海的容身之所。



在一个小衣柜里，他发现了一柄牙刷，一支牙膏和女人贴身用的卫生用品，甚至在她离去以后，遗留在厕所里的肥皂。既荒唐，又无法使人理解，谁也不会从从容离去时，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一个小的手提包和一只手提箱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走。没有一个女人，在她离开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扔在这儿，那末……

他迷惘了，心智昏懵了，恐惧使得他草木皆兵。越使他无法理解的东西，越使他感到害怕。那些东西，乍一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在背后也许遮盖着某种更为使人震惊的阴谋。不管怎么说，目前还缺乏合乎情理的解释。船上三十九人中没有一个人随身携带贴身衣物，那怕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衣服、鞋子、个人卫生用品和日常用品，一件也没有带走。

在船上各处都没有因使用暴力而留下的痕迹。他怒不可遏。海岸警卫队的侃侃而谈，更使他火上加油。他感到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也许是某种更为险恶、可怕的东西。但是，总还可以提出怀疑吧！即使某种观点是无足轻重的，结果是荒诞不经的……。

在纳索时，赫尔曼准将的解释又在他的脑海里萦回。这使他惊恐不已，但他的健全的理智又把这些荒诞的捉摸不透的解释丢在脑后。

失踪……船只和飞机的一去不得返，船员被蒸发而不留痕迹……神秘莫测的奥秘，奇怪的设想，荒唐的结论……。

他从海员们的嘴里听到过对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描述，也读过报纸上关于这类的报导，尽管他对水底奥秘之类的书都不屑一翻，在这类书里讲述了海底有一种东西能把船只和飞机引向死亡，并使它们永远沉没在海底。还有些书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是隐藏在海底里的邪恶的力量发出的咒语。更为符

合科学的设想则认为在深海里有一种放射性物质，影响了船只和飞机的航向。

但又如何能解释船上人员都失踪了，船只却完整无损地又出现了呢？还有一种假设，他想起来就害怕，可是他的理智总是固执地把它拒之于门外：在百慕大海区有一个“洞”……。也许这个“洞”是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一扇无形的大门，人类走向四维空间的大门，人所感觉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天哪！”当他走遍船舱的各个走道时，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其事。“这种假设没有事实根据，现实生活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一种更为荒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宇宙人。这种观点对他的影响甚深。他在空调会的工作和对飞碟的研究，比任何人更懂得“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要把他的工作和“火星人”驾驶“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火星人”已成了绑架海上船只和空中飞机的海盗连系起来，他想也不愿意，两者之间在他的理智的头脑里有着很深的鸿沟，还无法把它们弥合在一起。船舱检查结果并不使他满意。虽然他明知一切都正常，但还是决定到底层客舱去看看。霍默，瑟勒娜的百万富翁的叔叔，常常选择一些老主顾让他们住在底层客舱里。

他不抱任何希望，机械地检查着底层客舱。无疑，海岸警卫队说对了，他自己是固执己见的。此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事实总归是事实。

他到了底层客舱，开始检查每一个床位。事实又开始向他证明，在驶往百慕大的船上，要寻觅到什么是徒劳无益的。

他检查完了一个床位，又检查另一个床位，一连检查了八个床位。三个床位是女人的床位，其余的都是男人的床位。检查完了以后，他感到失望。和上层客舱一模一样：衣服、饰

物、物品、卫生用品和个人用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都放得整整齐齐。整齐得叫人讨厌、生气，简直是伪造出来的，比现实生活要整齐上千倍。大概有一只魔鬼的黑手，把杂乱无章的物品安排得井然有序。

“我宁愿看见一些打碎的、打落在地的、或者翻倒在地上的……，甚至能看到血。”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发觉他的声音在逐渐地升高。他神思恍惚，仿佛站在那个捉摸不定的奥秘面前。

突然，他在游艇的底层好象听到了什么。他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不是他的脚步声，也不是他的呼吸。在船舱的最底层，由于墙壁和间隔着距离的原因，只能隐约地听到一条狗不停地吠叫声。

一条狗……

他摇了下脑袋，也许听错了？可能是码头上狗叫的声音吧，但声音却越来越近。狗一定在船里。

各种揣测在他的头脑里猛烈地游移着。他想起了想入非非的霍默老人。他银丝斑斑，嘴上刁着烟斗，穿着挺阔气的海军服……他又记起了和老人在一起的瑟勒娜，她漂亮迷人，笑容可掬，一切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还有“斯基派！”……

“斯基派！”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叫着。

狗的吠叫声也高昂起来，声音里带着愉快的几乎是幸福的声调。戴夫斯激动极了，在船舱里奔来跑去，到处寻找着，竭力寻找狗叫的地方。

他不断地呼喊，叫着狗的名字，它是瑟勒娜的心肝宝贝。是它，它回答了，好象在使劲地回答。

但是，“斯基派”和他们一起旅行去了，为什么不在岸上，



却摸到码头上，还跳到船上来了，这怎么可能呢？叔侄俩，如果没有“斯基派”是不出海的。他们常说他们横渡大海时，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的……。

如果说船上没有人，为什么它却在船上呢？

他的搜寻没有白费。在机舱里，在“信天翁”号的深处，他找到被关了起来的“斯基派”。它嗥叫着，拼命地抓搔着门。戴夫斯打开了门，毛茸茸的小动物，亲切热情地跳到他的手臂上。在愉快的吠叫声中，他的手和脸被狗舐湿了。

“斯基派……”戴夫斯喘着气说。“斯基派，我的小朋友，为什么只留你一个在这儿？你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见证人，你不能把船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你不会说话，我的朋友。你不会把你经历过的事情向我诉说……。”

也许，戴夫斯的想法错了。

“一条狗！”一名英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摇着脑袋，惊讶地看着可爱的“斯基派”。“这有什么价值！我可以起誓：这条狗绝不在机舱里，或许是我们来了，它躲了起来……大概您对这条狗很熟悉吧？也许它听到了您的声音，察觉到您的光临，它又起死回生了？”

戴夫斯耸耸肩膀，愁容满面，机械地抚摸着舒适地躺在他脚下的狗。

“可能是这样吧。”他回答。

“这个小动物无疑也和它的主人——瑟勒娜去旅行了。”

“一点也不错，和通常一样，它也去了，这次也不例外。它的主人不会让它单独留在陆地上，更不会托他们的朋友代为照料。”

“事情很清楚了，‘斯基派’是在这条船上。这个事实是成立的，它是船上唯一活着的生灵。”



“这是你的看法。”戴夫斯不耐烦地说。

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和赫尔曼准将默默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准将对戴夫斯的话感到意外，他不时地把目光注视在这条小狗的脸上。

“象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海军军官斩钉截铁地说。

“唔！什么？”戴夫斯向他转过身去，“第一次发生了什么事？先生。”

“一条狗，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留在船上，这不是第一次，戴夫斯先生。”准将叹息着说，一面翻寻着文件，然后用清脆的声音朗读起来：“一九四四年，说得更精确些，在十月二十二日，海岸警卫队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发现了一条‘鲁比孔’号古巴货船，船上除了一条狗以外，空无一人。据说船上还有一只鸚鵡，但没有找到它，连它的影儿都没有看见。”

准将的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海岸警卫队的军官摇头叹气。戴夫斯紧皱双眉，不再抚摸‘斯基派’，言简意赅地说：“鸚鵡会说话，准将，但是，狗不……”

准将目不斜视地看着他，带着某种怀疑的神情，点了点头。

“这大概是找不到鸚鵡的原因吧！奇怪的是，给我们留下的总是不会说话的目击者，你说是吗？”

“我也想得很多……但对鸚鵡失踪的情况，还不太清楚。”

“先生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赫尔曼准将若有所思地说了起来，“狗的出现，不仅不能对解释这个问题带来光明，反而更为黯淡。你一定会断言，霍默叔侄俩，不管理理由多么充分，借口多么圆滑，在他们弃船离去时，不会把这条狗留在船上。难道狗被他们遗忘了？还是让它自谋出路呢？”

“你说得对极了。”戴夫斯同意地说，“如果他们是自愿

离船而去，一定会把‘斯基派’带在身边的。瑟勒娜不会让她的狗死在船上的。因为船在大海里要逗留很长的时间啊！在这种情况下，得给‘斯基派’喂食。幸好，水倒不缺，在游艇的机舱里有一只小型的容器，船上水箱排出的水，不断滴在这个容器里，可以给狗解渴，不致于使狗干渴难忍，或者干渴而死。”

“既奇怪，又新奇，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本来要把问题弄清楚，现在越弄越糊涂了。技术人员报告说船上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机器都好好的，看不出船上的乘员集体离去的惊慌的痕迹。”

“可是，他们却都不见了。”戴夫斯固执地说了一句。

“他们是不见了。”英国海军准将气呼呼地说，仿佛要把有关不祥的百慕大著名而又令人震惊的海区的厚厚的卷宗扔掉似的。他脸色铁青，手里拿着卷宗，双眼凝视着戴夫斯，“我看，他们被绑架了。”

“被绑架了？”戴夫斯不安地眨着眼睛。

“被谁绑架了，我还不很清楚，也许是一次海盗行动。霍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很快会有人要他花钱来赎命的。”

“你认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就象飞机上发生那样类似的绑架行为吗？准将。”海军军官吃惊地问。

“也许是，是一次政治事件，在我们现今混乱的世界里又一起政治事件。这个令人咒诅的海区，它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比简单的恐怖行动更为复杂，更叫人担忧。”

“真是这样！”戴夫斯有些急躁地说，“你们都说对了，我倒要问问，我们是面对国际上普通的绑架行为……还是复杂得多，阴险得多的恐怖行动？”

“去你的吧……”准将讥讽似地笑着说，他蓝色的眼睛落



在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身上。“好象就是你对这件事本身疑虑重重，也许你在船上搜索时发现什么特别的東西了吧？”

“船上所有的東西都很特別，先生。”戴夫斯接着说：“船上的气氛平静，没有暴力，也没有骚动……先生，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唯一叫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生命，尤其是她，我的未婚妻。”

“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戴夫斯先生，我也为他们担忧，我希望这一次不要象往常那样叫我们一无所知。我已命令海军的飞机、潜水艇、潜水人员和各种舰船，从海面到海底都要进行深入的搜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是海军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暂且不谈贵国的海军当局，虽然游艇的国籍和船上的人都是你们美国的。但是我们对船上人员的卓越才智深信不移……我们还相信上帝。”

“在调查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谜。”海军军官补充说。

“什么谜？”戴夫斯惊叫起来，同时看着海军军官。

“噢！我在上星期收集了各种材料，有我们海军的，也有渔船和各类调查船的。”

“什么？”赫尔曼准将兴致盎然地说。

“那条游艇，先生，你坐上飞机一离开纳索就不费吹灰之力把它找到了。在那个海里，长久以来都没有人看见过游艇。我们大家都知道霍默的游艇并没有在那儿航行过，也没有在那儿停泊过。戴夫斯先生找到的却是一条静止不动、停泊的游艇，似乎它早就在那儿了。船上的发动机熄火后，好象船顺着海流被冲到那儿似的。那么……在戴夫斯先生找到它之前，游艇又在哪儿呢？”三个人在寂静中面面相觑，他们有一种惴惴

不安的感觉，似乎被一无所知所慑服，所战胜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戴夫斯嘶哑地说，“那条游艇在我找到它之前，不应该在那儿。”

“你说得对。”准将用踌躇的神情叹息着说，“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被蒸发掉了。为了你，戴夫斯先生，它又突然地出现了。”

第 三 章

火箭发射场里充满了浓密的烟雾。垂直、威严的火箭巍然屹立在熊熊的火焰中，它的功率强大的推进器在尾部嘶叫着，装配飞船的支架，象纸牌里的城堡倒塌了。

新的计划正在进行。“海神1号”将作为国家航天局征服宇宙的一个步骤向空间的遥远目标飞去。现在火箭的各种仪表运行正常，跳动的数字正向“0”的方向迅速移动。当“0”这个决定性号码发出响声的时候，飞船从肯尼迪角腾空而起。

“好极了！”站在戴夫斯身边的一名技术人员高叫着，“一切都很正常，领导一定会很满意。”

戴夫斯一声不吭，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眺望着烟幕和远处的火焰。这些火焰在空中划出宽阔的曲线后便消失了。发射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海神1号”脱离地球轨道后，不久还要发射一只探测器。虽然这次不是载人飞行，只是环绕土星和天王星的一次考察，但这是人类向空间探险又迈进了一步，因为飞船飞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是一项考验意志和毅力的工作。

发射基地的扩音器向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报告飞船飞行正常时，戴夫斯正向他的宿舍走去。跟着他后面的是“斯基派”，



它不断地轻声吠叫着，飞船向宇宙飞去时，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巨响，显然使它感到害怕。戴夫斯走到宿舍时，一个声音把他叫住了。

“喂！戴夫斯，你等一等！”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凝视着向他过来的人。这个人是国家航天局的一名官员，也是空调会的观察员，他走近戴夫斯，把手里拿的东西交给他。

“你好！威尔逊。”戴夫斯向他打招呼，“有什么新闻吗？”

“有。今天晚上，‘老头儿’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威尔逊笑着说。

“真的？”戴夫斯耸耸肩膀，同时审视着印有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面还有用打字机打着他的名字。

“现在他们又要搞什么新花样？”

“好象他们编撰了有关‘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最新材料。”威尔逊满腹狐疑地说，“可能‘老头儿’想要证实他手头上的材料是否过硬……或许我们又要面对那些精神病患者和贪婪者的伎俩。你记得三个月前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吗？只能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飞碟’的样儿……原来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他们巧妙地把底片，经过摄影、剪辑拍成了这么一部电影。我的天哪！在我们的时代里，大家都说见过‘飞碟’，而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

“我跟你一样，威尔逊。”戴夫斯感叹地说，一边念着由美国战略空军部的领导卡梅伦签署的开会通知。“我们要争取做某一行业的专家，不仅要熟悉照片、摄影和文章，还要辨别虚构的伪造品。”

“但总不能说全都是伪造的吧！”威尔逊提醒他，“还有一些材料我们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就要继续研究，可是

有些领导还笑话我们呢！”

“我同意你的说法，”戴夫斯赞同地说，“有些材料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这不是那一帮精神病患者、贪婪者的把戏，或者疯癫者的伎俩所能解释得了的。你讲的那部分，虽然数量很小，但值得我们研究。至今还没有人能把它解释清楚。当然，威尔逊，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那个会。可是下午我要带狗去看病，也许我没有时间带它回家。把狗直接带到会场，你看行不行？”

“如果你的狗不叫唤，我看问题不大。总会有地方安置它的。你对会场里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叫他们给狗弄点吃的……。”

威尔逊说完满脸微笑地走开了，而戴夫斯手里拿着开会通知，思绪万千地瞧着在肯尼迪角广阔的草坪上蹦跳着的“斯基派。”

“好吧！……”他喃喃地说：“我们再去看看‘飞碟’也好。我工作越多，对瑟勒娜的思念也将会淡薄些，走吧！‘斯基派’，我得带你去看病，治好你脊背上的伤口……。”

戴夫斯渐渐地走远了。从发射飞船那天起，他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狗跟在他的后面，兴高采烈地吠叫着。有时停下来使劲地搔着它的伤口，似乎伤口的疼痛越来越使它难以忍受了。

“戴夫斯先生，您可以把狗留在这儿。”一个年轻美丽的妙龄女郎，身着军装，在会议大楼里负责招待空调会的人员。她对戴夫斯说：“您放心！威尔逊和您的一些朋友把吃的东西都带来了，我再给它喂些水……，决不会让他饿着的。”戴夫斯感激地笑了笑，然后指着狗身上缠着橡皮膏和纱布的伤口说：“请您留神一下它的伤口。狗伤得很奇怪，连兽医也没有诊断出来，好象是灼伤。不要让它的爪子搔敷药的地方。”

“你倒象是一个婆婆妈妈的阿姨。”女郎笑了，也逗引得



戴夫斯哈哈大笑。当戴夫斯沿着长廊向会议厅走去时，在他背后的“斯基派”却吠叫起来，它的叫声短促、微弱，仿佛埋怨它的主人把它单独撂在这儿。女郎抚摸着它，给它吃可口的食物，分散它的注意力。

光洁平滑的大门在戴夫斯身后关上了。让一名空调会的人员参与委员会的事务，说明了对一个人的信任。

在大厅里，他找到了威尔逊，看见了十几名年龄不等的人。有的穿海军服，有的着空军服，有五角大楼的成员，也有科学家、航天专家和观察员，以及摄影技师。任何弄虚作假都欺瞒不了这一群行家。

“领导还没有来。”威尔逊和他打招呼时说，“会议要延迟了……戴夫斯，你的狗怎么样了？”

“一位好心人在看着。”戴夫斯微笑着说，“不必再为它操心了。”

“狗伤得厉害吗？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兽医说狗的背部有四处菱形伤口，是一种灼伤，伤口间的距离都相等。好象事先在狗的脊背上画好，然后再打烙在狗身上。”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威尔逊的脸上显出某种不安的神色。

“我忘了，这条狗是……，会要开始了，你看领导来了……。”

委员会的领导卡梅伦的来到，对威尔逊来说无疑是一个摆脱戴夫斯的好机会。当戴夫斯讲到游艇的往事时，这已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但威尔逊却流露出一快的表情。

高大、瘦削的卡梅伦有着一双安详冷静的灰眼睛，和象金属丝般的灰白头发。他穿着笔挺的战略空军的军装，少将衔肩

章在他的肩上闪闪发光。他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大厅。他的脸庞消瘦，线条突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如今，由于某种原因，他更显得生气勃勃了。他挟着卷宗，手里拿着两盘录象磁带走了过来。

“先生们，很对不起，我来迟了一会儿。”他环视着到会的人，用他惯常的严肃口气说，“刚才我给华盛顿送了几份报告，不能及时和大家聚会。现在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份感人的材料。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鉴定这份材料是不是新的花招，还是一份有价值的发现，我还提醒你们注意，这份材料不是电影片，也不是照片，而是录象，是由一家电视台供给的，这家电视台的名字，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我们的特约电影指导詹金斯和你，帕克斯！请你们放‘大银幕’电视吧！”

这两个人未等少将说完，赶紧忙碌起来。小巧的半圆形放映大厅紧挨着会议大厅，当大家就坐后不久，在谧静中开始放映用电视摄象机拍摄的彩色录象带：在世界的某地……。

几分钟后，所有到会的人面对着某地上空最清晰的画面，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者简单地称它为“飞碟”……。

飞碟。没有错，就是飞碟。一道光亮在画面上冉冉升起。蔚蓝的天空，在黯淡的乌云中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一个色彩鲜艳的绿色磷光的物体，象一枚巨大的信号弹，在天空中缓慢地滑翔。突然，飞行物体的速度骤增，好象在浓密乌云中熠熠生辉的电光。当电视摄象机的镜头再现它的幻魔般的光辉时，发光物体在摄象机旁飞掠而过。摄影者艰难地追踪着，最后眼巴巴地望着它沉落在海面上的一系列岛屿里。这时摄影者摄到的只是一道光亮。

“那是什么地方？”在寂静的大厅中，不知谁惊奇地问。



“先生们，那是佛罗里达。”这是卡梅伦少将的清脆的声音。

“对着岛屿的是科拉尔盖布尔斯，那些岛屿接近半岛的南端……。”

“佛罗里达……岛屿……”突然一个声音在喃喃地说。

“这些岛屿正好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人们立刻辨别出是谁的声音，这正是戴夫斯的说话声。谁也没有哼声，也没有发表意见。录象机快要放完时，少将才对大家说：

“请安静，大家不要动。一会儿再放一部。先生们，下一部比你们刚才看到的还要精彩！”

“难道比天上的发光物体还要好？”威尔逊不相信地说。

“好得不能再好了。”卡梅伦肯定地说：“没说的，是这份材料的关键部分。我不想用我的观点影响你们。最好你们大家先看看，然后再下结论。”

电子波和磁带的跳动，使银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模糊轮廓。最后才映出五彩缤纷的美丽画面：大海、海岸、沙滩、植物和在清澈的蓝天下婀娜多姿的棕榈树……。

金光闪闪的摩托艇在银幕上疾驰而过，比基尼岛上的妇女在滑冰，还做着各种惊险的动作。

“哟！原来是这些玩意儿，这倒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引人入胜的飞行物了。”一个讥讽的声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请不要开玩笑。”卡梅伦严肃地说：“这是一组关于体育比赛的电视报导，比赛是在半岛北部的大巴哈马群岛和大阿巴科群岛之间进行，摄象机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才能拍摄到即将出现的异常现象。我请大家注意，珍贵的画面要出现了，请你们不要忽略了它的细节。”

大厅里又是一片寂静，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银幕上，还有人察看着小而发亮的录象机镜头。这次戴夫斯什么话也没说。可是在半圆形大厅的另一头却有人在说话：

“哎！那不是戴夫斯说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吗？”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说话，显然，在寂静中大家都听到了。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了。

摄象机跟随着体态丰盈，金发漂亮的女运动员的动作变化而转动，突然摄象机拍摄不远的海滩和在海滩上生长着的棕榈树和灌木。在棕榈树的后面，一团绿色耀目的发光物体，忽地从海岛上升起，在蓝色的天空中闪烁，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嗡嗡声。显然，摄影者早就注意到它了，并迅速地换上了远镜头。即刻，一个图象呈现在眼前。

发光物体，从远处看，它象一个发光的球，或者象发光的大气现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和闪光的侧影，还有它的结构、体积和它的真正面貌。银幕上的飞碟使在座的人都欣喜若狂，他们从未见过象这样完整的飞碟，能够看清它的全貌。

“这可是真正的飞碟！”威尔逊紧张地说。

“一个完整无缺的飞碟。”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屏声敛气地说：“卡梅伦少将，这组电视报导向观众播放过吗？”

“没有，暂时不向电视观众播放，等我们调查结束以后，再由军事当局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一份美国航天试验和未经证实的材料，不向外公开，你们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请你们再看一看飞碟。”

放映机把画面停滞在飞碟上，它的图象展现在聚集在这儿的五十一名专家的面前。细声低语在大厅各处回荡……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叹地评论着。

飞行物体是一个完整的圆盘，它的中央是一个平面，上端和下端之间的空间很宽敞，好象两个瓷盘，一个扣在另一个上面，在边缘处缝合在一起。最令人不解的，倒不是这两个盘，而是菱形的绿色舷窗，可以从窗子里窥见内部发射着黄光的灯。在一个菱形的舷窗里或者在它的了望哨里，有一个清晰的、隐约可见的东西，一溜烟似的不见了，好象是一个人，至少它的长长的头，还有双肩……

令人惊骇的画面使在场的人为之骚动。飞碟从远而来，并发出嘶哑的嗡嗡声，随着它的速度加快，声音也逐渐地尖厉起来。它越来越快，距离也越来越远。正在这时，在人们惊愕未定时，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径直向银幕扑去，吼叫声响彻漆黑的大厅。

“什么东西？”卡梅伦大声叫喊着，“是妖魔鬼怪吗？”

银幕的幕布在激烈的晃动。幕布被抓着，咬着，似乎要把这块幕布撕得粉碎似的。然后，又大声的叫着。声音渐渐地变得清晰可辨了。

“斯基派！”戴夫斯惊恐地弯下腰。“别叫，‘斯基派’，怎么啦！”

狗继续在狂吼，好象银幕上有它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银幕上只有彩色电视录象机拍摄下来的飞碟和它在巴哈马群岛上空出现时的响声。

“戴夫斯，你的狗怎么啦？”卡梅伦少将绷着脸，严厉地问。

“我也不知道，先生，它本来在外面，由一位小姐看着的……。”

“对不起，少将。”年轻漂亮的大楼女工作人员赶紧过来解释，“是我的过错。我刚要给威利亚德将军开门，狗就窜了

进来。”

“你们把狗带出去，继续放映。”少将严峻地下着命令：“用慢速度重放一遍，你们要细心观察刚才你们所看到的镜头，如果需要，放映机可以停住。放映员把磁带准备好！”

“请等一等！”戴夫斯站起来，抱着他的“斯基派”。这时，银幕上既没有图象，也没有声音，狗安静地、自在地躺在它的主人怀里。

“哦！戴夫斯。”卡梅伦少将紧皱双眉，在他的神情和声调里有着明显的不快。

“少将，我想请求您，让它……”

“什么？”卡梅伦感到困惑不解。

“希望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能让……能让我的狗留在这儿。”

“你疯啦！你着了什么魔，在这样严肃的场合，让你的狗呆在这儿，我们不是放沃尔特·迪斯尼的童话片！戴夫斯。”

“先生，我衷心地请求您。”戴夫斯说话的神态变得与往常不一样，“虽然这违反礼仪，但我请求您，先生。”

“这比违反礼仪还要坏得多。您，戴夫斯，是一位民政人员，如果你是一名军人，我倒担心您的这些蠢话会被抓了起来。我不同意，戴夫斯，请你把狗抱出去。”

“好吧！”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低垂着脑袋，快快不乐地答应着。“但是，你们记住，这条狗，当游艇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发生意外的时候，它就在那儿；船上的人员，不留踪迹地被蒸发到空气里去的时候，它是船上唯一的目击者。它刚才看到了‘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后，表现很不正常。我认为这对我们会有好处的。”

“诸位，请等一等！”从大厅的尽头发出了一个深沉声音，



大家都向说话的人转过头去。“卡梅伦少将，我认为戴夫斯说的话有些道理。我们不要失去提供证据的一个好机会。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狗和我们在一起呢？”

紧张的沉默。吃惊的戴夫斯看着那位讲话坚定、威严的人，他就是威利亚德将军。在他刚进门时，正好顽皮的“斯基派”钻进了电影大厅。

卡梅伦少将很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他双眉紧蹙，紧闭他那薄薄的嘴唇。他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军人，他懂得服从，但也欣赏别人以同样的方式服从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先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听您的吩咐。不过，我怀疑狗的吠叫跟银幕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更不能和‘信天翁’号游艇连系在一起。”

没有人再说话，大厅里又是一片沉默。重新开始放映录象磁带，驯服的“斯基派”在戴夫斯的看管下望着银幕。电视开头，狗毫无反应，但天空中一出现绿光，狗便狂暴地吼叫起来。它竖起双耳，毛骨悚然。戴夫斯瞧着它露出吠牙的一副好斗的神态，他感到狗在他怀里紧张地悸动着。

“安静些……”他低声地说，“安静些‘斯基派’。”

第一部录象放完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戴夫斯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其他人的心情宛如吊着的幕布，悬挂在空中。在放映水上飞驰的女人时，“斯基派”又安静下来，愉快地把头偎依在戴夫斯的怀里。不久，银幕上又出现了在海岛上空的奇怪飞行物体，飞碟的嗡嗡声由远而近地逐渐增大。这时“斯基派”又紧张起来，跳到戴夫斯的腿上，长嗥一声。狂怒着的狗，象玻璃球似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银幕。当图象放大后，狗大吼狂叫着……从戴夫斯的双臂里跃起，狂怒地向幕布扑去……，它不时的吼叫着，双眼紧盯着绿色的飞碟和它的菱形舷窗，暴

怒地撕着幕布，把银布撕破了。

“停止放映！”卡梅伦少将站了起来，打开灯，激动地观察着狗怎样向幕布上静止的飞碟狂吠。他走近咆哮的狗，要让狗安静下来。狗则露出它的吠牙长吼一声，转身向戴夫斯跑去。

“您对这有什么看法？少将。”戴夫斯站起来，心情沉重地说。

“我还不清楚，戴夫斯。”少将承认道。“也许你有道理，狗在飞碟面前暴怒地狂吠不是没有原因的，显然是……”

“先生们，我坚信‘信天翁’号遭到了飞碟的袭击。”戴夫斯态度冷静，然而一字一顿地说：“这条狗一见银幕上的飞碟，便能回忆起往事，还能记住以往的细节。它的伤口，菱形的伤口，和飞碟的舷窗多么相似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讲下去，戴夫斯。”五角大楼的威利亚德将军缓慢地朝他走去，鼓励着他：“你对那些失踪的人，有什么看法？”

“他们被宇宙人劫走了……可是在那个飞碟里却看不清他们。”戴夫斯断然地说：“我肯定是他们干的。”

“天哪！还有这么一种荒谬的说法……”卡梅伦喃喃地说：“宇宙人怎么能把将近四十人掳走？”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据我看，这是不折不扣地劫持，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已有它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把它和飞碟连系起来看，马尾藻海的神话将永远无法得到解释了……”

“你的说法很危险，戴夫斯。”少将向他指出：“你不要在其它地方向别人谈起这些。作为空调会的成员，不得把我们内部的谈话、研究透露出去。对外要保持缄默。”

“至今我们还未研究过‘信天翁’号的问题，先生。我非常担忧我的未婚妻和船上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信天



翁’号问题既不在海里，也不在地上……那末一定在天上。”

“不管在哪儿，你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卡梅伦同情地说：“让我们帮助你，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这是严禁谈论的话题，和我们这儿研究的绝密材料一样。”

“对！关于‘信天翁’号的官方观点只有一个。”威利亚德将军心平气和地说：“对外界可以这样说，游艇遇险后，发出过警报。他们全体离开船后，不久，可能全部遇难。任何人不得向其他人透露更多的情况。记住，不能向任何人。现在，戴夫斯，你把狗带出去，我们继续看录象，同时把画面放大……。”

戴夫斯默不作声地把他的好友“斯基派”交给工作人员。狗局促不安地、振奋地要跟随着他，不时地大声吼叫。

戴夫斯回到自己的座位，又目睹这一幕幕令人惊恐不安的飞行物，和在菱形舷窗里傲慢的模糊不清的宇宙人。他感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是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也许，他只能把问题交给比他自己更强而有力的人去解决，如果真有某种解决办法的话……

他的那些想法，还是在他遇到一名职业记者，名叫洛丽·安克尔斯女人之前的事了……。

第四章

“您说您是记者？”

“是的，戴夫斯先生。我叫洛丽，我在‘新奇电讯报’工作。”

“我明白了，一家危言耸听的报纸……”戴夫斯不信任地



说。

“不假，但是戴夫斯先生，你不要从我身上得出错误的印象。”金发女郎急忙解释，她有着一双乌黑的眸子，厚实的嘴唇，脸上泛着敏感的微笑，活泼地瞧着他。“我要忠于我的职守。读者需要的是新奇。在现今的世界上，新奇的事多得很，俯拾皆是。”

“得了！您想过没有，我不会向您提供这一类材料的。也许，您看错了人吧！我没有可跟您说的，洛丽小姐。”

“您误会了。我不是在您身上找新奇材料，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关于……但不是您想象出来的东西，例如瑟勒娜，告诉我关于瑟勒娜其人。”

戴夫斯神情紧张，脸色有些阴沉，目不转睛地看着女记者。这是一个使人痛苦的话题。这，她大概是知道的。他不愿意提起瑟勒娜，尤其是对她。

“不！”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从座位上站起身子，准备离开专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服务的餐厅和咖啡馆。“没有其它原因，我就是不愿谈起她。很对不起，洛丽小姐。”

“为什么您要站起来？”她双手正拿着饭菜的托盘，等待着他邀请她入席就座。“这又不是禁止谈论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禁谈论的话题。够了！我请您不要固执己见，否则您将迫使我让您一个人单独坐在这儿。我不想对一位女性粗鲁无礼。”

“对这，我已习以为常了！”她微微一笑，把托盘放在桌上。“我不仅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名记者。这样，性质就变了。人们往往忘记了我的性别，只注意到我的职业。这种职业很少能受到提供消息的人的同情。我请你坐下，继续吃您的午饭，我不会打扰您的。我们不谈瑟勒娜，请您相信我的话。”



戴夫斯面带愁容地瞧着她。洛丽不等他邀请，便坐了下来，摆好饭菜，准备吃中饭。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踌躇不安，不置可否。然后，还是在她的对面坐下，咀嚼着她所说的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戴夫斯故意地说，“要说到做到。”

“决不食言。”她尝了一口汤，又喝了几口啤酒。双目注视着戴夫斯。“我们不谈这些，至少，我给您讲讲别的，戴夫斯先生。”

“请讲吧！”他耸耸肩。“您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我没有什么会让您的报纸和您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如果您……”

“我早就知道了，这是绝密，空调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双眉竖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她又谈论那个话题。

“我感到您又在谈我的工作了。”他不愉快地指出。

“不！我对空间发射不感兴趣，自从三番两次地去月球的无益旅行以来，对它，大家都提不起精神了。过去的头条新闻今天却使人厌烦，事情就是这样，戴夫斯先生。相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那倒称得上新闻。”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委员会的，洛丽小姐，那儿的事情都是绝密的。我们不谈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

“政府正在欺骗我们，”她出其不意地摆出好斗的架势说，“政府深知人们还不熟悉的飞碟。苏联、美国、大不列颠……他们了解的比人们所传说的远为清楚。但是总有一天政府将被迫把飞碟的真相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可笑地辩解说，某个飞行员追踪金星的反射去了。或者说飞碟的目击者都是一群神经病或无赖。欺骗总不会长久的。”

“这是您的推测，洛丽小姐。我不认为政府要掩饰什么。”

很简单，有些事情没有把握，不便公开。”

“这是空调会的一名成员的看法吗？”她吃完了汤后，问他说。

“这是美国普通公民、国家航天局戴夫斯的看法。”

“我们不谈这些。”她开始吃第二道菜，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看他，好象偶然说起似的。

“戴夫斯先生，昨天我从百慕大来。”

戴夫斯感到一阵战栗。他真想向她提几个问题，跟她打听关于百慕大的情况。忽然他记起了那个漂亮的女子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名记者，他暗暗思忖，还是不要冒风险的好。

“很好啊！”他声音单调地说，“您去旅行了？”

“不！”她矢口否认，“这是我的工作，我对新奇的事物总要去调查一番。我也在巴哈马群岛的纳索呆过。在深海里，有一样东西吸引着我。戴夫斯先生，这是新闻。不管我在那儿，我都要弄新闻。这样，人家才给我报酬。”

“您干得很不错。”他瞧也没有瞧她一眼，便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随后呷了一口啤酒。

“关于一条船失踪的消息。”洛丽叙说着：“船上的人都失踪了。”

“够了！”戴夫斯截住她的话，抬起眼睛看着她，冷淡地说，“我已经跟您说过，请您不要讲这些事。我不愿意讲，也不喜欢听。”

“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了谁，我讲的是几乎四十人的失踪。”洛丽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晃着金发的脑袋，她的颖慧、活泼的眼光停留在戴夫斯的身上：“我……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戴夫斯先生。在那大海里，谁也找不到的东西。”

“洛丽小姐，对您找到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戴夫斯站了起来，态度生硬地顶撞了一句。“我跟您说过，我不想对您的无礼，而您提到的事总让我不愉快。这并不是出于工作的原因，简单地说吧，我不愿向任何人谈起这些，更不愿和一名记者。再见！洛丽小姐。请原谅我失陪了。”

“等一等！”她把他叫住，拉住了他的胳膊。“至少，您得看一看我找到的东西，对我倒没有用处，对您，也许在感情上……有些价值。”

她急忙在皮包里翻找，然后把它放在戴夫斯的手上。他站在那儿端详着洛丽交给他的东西，他惊恐地眨着眼睛，万万没想到他如此熟悉的、再也见不到的东西，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一只戒指，一只金戒指，戒指的绿色宝石上雕刻着一尊东方仕女像，这是一枚中国的手工艺品，在戒指的环圈上镌刻着这样几个字：

“瑟勒娜·亚当斯惠存

肯内思·戴夫斯 1975”

“我的上帝！……这是两个月前，我送给瑟勒娜的戒指。”他的声音嘶哑了，脸色死一般的苍白，看着年轻的女记者：“您马上告诉我，您从哪儿找到的戒指？”

“在大西洋的某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附近，戴夫斯先生。”她平心静气地说，“我寻觅到的不只是戒指，还有……您愿意上我家去吗？”

离肯尼迪角不远，在科科瓦比奇住宅区的海滩上，有一幢简朴的住宅。住宅的四周是经过精心管理的整洁的花园。在住宅里有现代的家俱，房间的装饰色调明快，乐观，使人有一种洁净愉快和舒适的感觉。

但是戴夫斯踏进洛丽的住宅时，并未被这种气氛所感染。



年轻的女记者对他的采访，看起来兴高采烈。可是他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赠给瑟勒娜的金戒指还在他的手里拨弄着，这只戒指，自从他给了她以后，瑟勒娜天天戴着它。不用说，去百慕大旅行也戴着它。

他想，这个女子，在旅行中还觅寻到什么东西呢？而他和别的一些人在百慕大却一无所获。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旋。自从瑟勒娜神秘地失踪后，他第一次看到了属于瑟勒娜的东西，除了那条狗以外。

“请随便坐，”洛丽对他说，“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戴夫斯，要喝点什么吗？白兰地，还是威士忌……”

“请不要客气，我什么也不想喝。我不是来正式拜访的。这，您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谈谈吧。”

“随您的便，”她耸耸肩。

戴夫斯向她瞥了一眼后说：“那么，请您把您所找到的东西给我看看，您应该向英国和美国海军当局报告，这是您的义务。”

“作为一个记者，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的必要。”她轻蔑而又讥讽地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有，难道还要禁止我发表新闻？”

“新闻？什么新闻？”戴夫斯焦急地问道。

“我的朋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她朝着一个家俱走去，用钥匙打开下面的抽屉，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米黄色的、锃亮的雨布口袋。她拿起来，递给了戴夫斯，这只口袋和它的颜色并没有引起戴夫斯的注意，而几个缝缀在口袋上的蓝色塑料字，使他的精神为之一震。口袋上有他很熟悉的鸟的标记，这是海军袖章的标记。在标记上面还有“信天翁”号几个字。

“这个口袋……”他激动地说：“是游艇上的。”



“对，戴夫斯。”洛丽表示赞同，“是属于‘信天翁’号的。口袋里还有一些东西，你手里拿着的戒指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捡出来的。”

“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戴夫斯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手足无措、欲壑难填。

“您瞧！”她说，同时把米黄色口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您看……您自己来鉴别这些东西吧！”

戴夫斯睁大眼睛，望着散在光亮桌子上的各种东西：有娇小的金十字架项练，几只戒指，一块指针停在四点三十分上的手表，一枚镶着宝石的领带别针，几副金丝墨镜，一个流行的肥皂盒，最后是一枚佩在翻领上的蓝、白、黄三色的体育徽章。

“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戴夫斯很想知道其中的奥妙。

“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有瑟勒娜的戒指。”洛丽解释道。

“后来我就马上明白了，这些东西大概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个人财物。我决定留下这些东西，请您来鉴定一下。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你说得对！其它的东西都不是瑟勒娜的，你等一等。有一样东西，很面熟……”他的手指摸着一个珧琅质钮扣似的东西。他仔细地察看，发现它四周绣着金丝，白底上有一只蓝色的鸟。突然，他紧抓着这个钮扣似的东西叫道：“就是它！”

“什么？”洛丽很感兴趣地问道，“您能认出是谁的吗？”

“当然啰！是……是瑟勒娜叔叔霍默的。当他穿着蓝色上衣，白色军裤的军装时，总是把它佩戴在翻领的扣眼上，这是一枚水上体育俱乐部的徽章。”

“我们又找到了一位遗物的主人了，现在除了瑟勒娜的戒

指外，还有……”洛丽凝视着他。“这个口袋无疑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了。”

“是他们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把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口袋里？您又是怎么找到的？”

“我就是这样找到的。”

“在哪儿？”

洛丽端详着他，她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双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只有我知道那个地方，戴夫斯。”她说，“我把秘密告诉您，我挣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戴夫斯暴跳起来：“如果您不说，我要向海军当局控告您，他们会叫您说出这一切的。”

“我就是不说。我是一个公民，军事当局奈何不得我。”

“为什么你矢口不说？您隐瞒了什么？”

“您呐？戴夫斯，你把什么隐瞒起来了？我知道您的工作都是绝密的。不过我倒可以告诉您一些。”她坚定地向戴夫斯走去，“您听着！我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信天翁’号的口袋，那儿还有东西。也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种特殊的物体留下的痕迹，好象一艘飞船停在地面上，但它不象飞机，也不象直升飞机，什么也不象。戴夫斯，您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简单，它是圆形的，直径大概有十二到十四米，在它降落的地面全都被它烧焦了。这会儿，您清楚了吗？我还可以再告诉您，飞碟就是在装首饰的雨伞口袋的地方。您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对飞碟这么感兴趣了吧！我可以向您保证：‘信天翁’号游艇和百慕大发生的各种神秘事件都与飞碟有关！”

“是这样！”戴夫斯信服地低下了头，刚才的那股锐气都



消失了。“我……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要知道，洛丽小姐……我要知道您是在哪儿找到这个口袋的，飞碟又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能强迫我说出来，您也不行。所以请您来只是让您看看。要么，我们讲个条件。”

“讲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您把您知道的有关飞碟的情况告诉我，我把飞碟的地址告诉您，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条件。”

“好，就这样说定了。”戴夫斯接受了洛丽的条件。

第五章

卡梅伦少将慢慢地转过身去，面对着刚刚打开的门。他用冷淡的目光看着笔直站在门口的人。

“是您叫我吗？先生。”刚进来的人问道。

“是我，戴夫斯，请进。”这是少将深沉、简洁的声音。

戴夫斯关上了门，顺从地走到少将的桌前。少将慢条斯理地移动身子，把他的脸对着戴夫斯，两人的目光相对而视。

“有什么事？少将。”戴夫斯猜测着将军为什么叫他。“您好象有什么心事。”

“是啊！戴夫斯，我的心事还很重呢！真叫我心烦。您瞧一瞧桌上的报纸，它的第一版。戴夫斯，我要您马上回答。”

戴夫斯默默无语地拿起报纸，翻到了第一版，报头上印着“新奇电讯报”的几个彩色大字，强烈地映入他的眼帘，引人注目的标题使读者一目了然，真不愧为使人新奇的报纸：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有飞碟！美国当局掌握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飞碟在大西洋这一海区的电视报导。

飞碟是马尾藻海附近船只和飞机失踪的罪魁祸首吗？

“天哪！……”戴夫斯顿时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

“戴夫斯，我只向您提一个问题。”卡梅伦少将干脆地说，“是您向女记者洛丽提供的消息吗？”

戴夫斯有气无力地放下手里的报纸，抬起眼睛望着质问他的人。

“是我，先生。”戴夫斯直言不讳地承认。

卡梅伦原先以为他的下级会给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并对他的清白无辜受到怀疑而提出抗议。但是，戴夫斯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

“您难道不知道空调会的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吗？”少将严峻地斥责他。

“知道，先生。”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外界透露。”

“是，先生。”

“在报纸上，女记者说她发现了瑟勒娜的戒指，‘信天翁’号船主的徽章和船上的防雨布袋。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先生。戒指还在我手里。”

“其它东西呢？”

“在洛丽那里，卡梅伦少将。”

“那么，我和您马上去找洛丽，这是命令。”

“是，先生。”

“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在一起工作了。从现在起您被开除出空调会了。如果军事当局对您的行为提出制裁，您还将受到刑事处分。军事法庭根据您的表现，将暂时停止您在航天局的职务，同时您还要进行反省。您明白吧，戴夫斯？”



“遵命！先生。”戴夫斯紧咬牙关。“请您允许我说几句，不管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决不后悔。女记者滥用了我对她的信任，把材料公布于世。不过，说穿了这也是她的职业。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欺骗人类、欺骗自己。现在，少将先生，我对飞碟的认识更透彻了。它是我们的人失踪的元凶。那时，我常想，所有失踪的人都葬身于神秘的大海之中了，要拯救他们的希望也已破灭。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他们还活着……在某个地方。我满怀希望能重新找到他们。”

“您疯啦！戴夫斯，您想到哪儿去了？他们在哪儿？也许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或者在离我们地球遥远的飞碟上。”

“这正是我要在调查的。先生，我要去调查的。”

“您要调查什么？”

“我要去寻找存放雨布口袋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由于健忘，或者是一种需要……会把一封信放在那儿了。”

“一封信？给谁的信，为什么要放一封信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信的确切地方，但是我能确定它的位置，我会找到飞碟的。”

“真是海外奇谈！”少将不安地看着他，“您独自一人面对宇宙人的飞船……您要想干嘛？”

“我自己也不清楚。”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位年轻的女记者，也许她已卷进了这个旋涡，和您一起泄露了华盛顿三令五申的高度机密。”

他们离开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一部军用吉普载着他们驰往科科瓦比奇。当他们到达住宅区时，一股浓烟从公寓里升起，大批的人群和消防队把这所公寓围得不水泄不通。卡梅伦少将和跟随他的戴夫斯急促地向前走去。

“她是住在这儿吗？戴夫斯。”少将问。

“是的，先生。”戴夫斯不安地答道。当他瞥见缕缕浓烟和在住宅区的一幢公寓周围的消防车以及众多的消防队员时，他的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了。那是洛丽的家。“天哪！少将先生，那幢着火的房子正是她的家。”

两个人向火场跑去。火已经熄灭，那幢房子只剩下被熏黑了断垣残壁，冒着一丝丝的黑烟，还有烧焦了的花园。水在地面上积成了水塘，消防队员正目睹着这一片废墟。奇怪的是周围的邻居的房屋却完整无损地矗立着。

“有伤亡吗？”戴夫斯向消防队长走去时问道，“一个女子住在这所房子里。”

“您不用害怕。”消防队长答道，“当着火的时候，房里没有人，街坊向我们报告说，房子的女主人今天出去旅行了。房门是锁着的。”

“旅行去了……”戴夫斯回过头来，对卡梅伦低声地说，“去百慕大……噢！上帝！这可是神的保佑啊！”

“稀奇的是几个邻居肯定地说，清早他们在屋顶上听到一种强大的噪音。”消防队长搔着钢盔下的头皮说：“好象是一架推进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还有人从窗子里看见一团绿色的光。一瞬间房子就开始着火了。当他们通知我们救火的时候，绿光就不见了。”

戴夫斯的视线集中在卡梅伦少将身上，他的脸上已无血色。现在他们俩都凝视这一片土地，那里曾经是洛丽愉快舒适的住所和细心照料过的草坪。

国家航天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安德森有些严厉的说：“真对不起！戴夫斯。虽然我们这儿是民用单位，但是我们收到了军事当局的命令，要求您，在您被控违反纪律和泄露美国政府

战略军事情报期间，离开国家航天局。您的问题很严重！请您执行命令。”

“好吧！先生。我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我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是这样，戴夫斯。在没接到新的通知以前，您不用来上班，现在您可以回家去了。如果您想离开美国，您要向美国军事当局提出特别申请。我想他们是不会批准的。”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安德森先生。”戴夫斯不满地说着，同时眺望着宇宙飞船的起飞跑道。“我多么留恋我的工作啊！我的爱好就在于从事航天事业，这您是知道的。”

“这种爱好，造成了您今天的困难处境，戴夫斯。”安德森用轻蔑的口吻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戴夫斯的眼睛遥望佛罗里达明朗的蓝天。“这又是另一番的航天事业，我们对它还不熟悉，我们的航天工具还达不到空间。”

“照您的说法，‘新奇电讯报’，这张荒唐的报纸发表的新闻是正确的？”

“可以这样说，先生。这正是我要调查的。”

“人类的工具能找到飞碟？”安德森不安地察看着以前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

“不知道，但飞碟是存在的，我要设法找到它。我担心他们都得知……”

“他们？”安德森竖起双眉。“他们是谁？”

“当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戴夫斯回答后，敬了个礼，便离开了安德森的办公室，离开了他曾经一直和他共事的人。

“是的，戴夫斯先生。”新奇电讯报的主编巴尼·西蒙斯，把即将出版的第一版校样放在桌子上，对戴夫斯肯定地说：“我

们的首席记者洛丽暂时出国。昨天，她把她的决定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收到她从某地打来的电报。”

“您能不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不行。”主编辩解着说：“她特别关照我不能把她的地址告诉任何人。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西蒙斯，您听着，她很快就会回来呢？……还是她永远回不来了？”

“您说什么呀？”

“那天晚上，她的家已夷为平地了。幸好她早离开了几小时，要不就葬身在火海中了。”

“我知道这场火灾。不管怎样……她及时离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西蒙斯。如果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新奇主义者，为什么不在下一期向读者报道宇宙人在密切地监视我们，他们还知道洛丽手头上有……决定要把她除掉。”

“您疯啦！”主编惊讶地看着他。“如果我们发表这条最热门的新闻，我的顶头上司将要把我踢出大门。假使读者，有了这种思想，将会引起恐怖浪潮，这会迫使当局关我们报馆的门，戴夫斯先生。”

“因为害怕民众，政府就可以把真象隐藏起来。直到今天，我一直跟设想和空论打交道。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知道这些宇宙人会把整个船只掳走，然后又把空船交回。他们还知道我们在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最近才发现他们最恶毒的是把人杀死或者把他除掉。我不是吓唬你，西蒙斯，情况越来越不妙了。这些宇宙人，并不是我们常常认为天性和平的，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比作象韦尔斯想象中的‘世界战争’……。”

戴夫斯离开了编辑室，只有那惊惶失措、瞠目结舌的西蒙斯留在那里。他紧抓着排好的新奇电讯报的第一版的版面，在

另一张空白纸上开始写上几行粗大的字。醒目的标题，展现在他的眼前：

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和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人员断定宇宙人在监视我们，他们是侵略成性的。我们记者洛丽公寓的这场大火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这可是一包炸药。”他嘟哝着，脸颊激动得绯红。

“如果这包炸药爆炸，可不是仅仅把我一个人炸到天上去……。”

第六章

“不准！”“禁止离开美国。”

这是两个盖在一份申请书上的军事当局的印章。在另一封印有五角大楼字样的信封里，通知他由于泄露机密和违反美国最高战略司令部的纪律，给予纪律处分的依据。

戴夫斯把这些信封扔在桌子上，双眼直视着空间，他从来没有这样怒不可遏。他神经质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由于愤怒而碾碎了的烟头，房里的肃穆气氛中增添了一层薄薄的蓝色烟雾。

“这些魔鬼，我一定要去……”声音从他的牙缝里挤了出来。

“我一定要去，谁也阻挡不了我！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把我关上二十年，但是，他们无法迫使我留在这儿。那个坏心眼的女人……。”

他紧闭双唇，不再说话。他不愿再想到洛丽——他从前信赖过的人。可是，她可耻地背叛了他，把他提供的录象机录制的有关飞碟的情报公布出去。

现在，他自食恶果。但是他并不过于后悔，他从中也得益不浅，他发现了远比一个绕着地球转的天体观察员了解到更多的东西：船和人的劫持者；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洞”，一个通往别的世界，别的空间的“洞”。他又感到了宇宙人能凭直觉了解地球上的事情，或者也在调查地球人的情况。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地消灭任何人。洛丽房子的着火就是一个明证。烧焦的灰烬，圆形的……清晨屋顶上的噪声……舷窗的绿光……

飞碟，杀人的飞碟，为了杀害一个了解他们情况的女人，他们竟烧毁她的房子，幸好她早走了两个小时。这一点，他们竟没有料到，说明他们也不是尽善尽美、料事如神的。

也许，这倒是他唯一的希望，希望他们再犯错误。戴夫斯清楚地知道人类和宇宙人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也可能被监视起来。但戴夫斯坚信洛丽，这个有着金发，但令人诅咒的恶作剧记者在某地附近，也许非常近。

这就是飞碟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从太空来的杀人犯的意图。

但是，洛丽现在在哪儿？为什么她要去寻找宇宙人？难道‘信天翁’号雨衣口袋的发现，说明只有她才熟悉飞碟在太平洋某地留下的踪迹？她在报纸上发表的，打破了整整几个世纪禁区的这一新闻，促使她到那儿去？

“我一定要找到她……”戴夫斯自言自语地说。“找到洛丽就意味着……离宇宙人近了，离瑟勒娜也更近了。如果她还在，还活着……我非要找到通往百慕大的‘洞’的道路，不管多么险恶，纵使那些奇特的人把我带走，也在所不惜。”

懒洋洋地躺在长毛绒地毯上的狗叫了一声。戴夫斯惊奇地转过头来。突然狗又狂吠起来。



戴夫斯仔细地观察着狗。这时狗露出了长长的犬牙，玻璃球似的眼珠死盯着大厅，戴夫斯顺着狗的视线打量了一下大厅，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斯基派”继续在狂吠着，毛茸茸的身躯在颤动着……。

他猝然想起在放录象时的情形，狗的那种表情正和现在的神情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

“我们走，‘斯基派’，好朋友……。”他设法让狗安静下来。“你为什么叫个没完，这儿什么也没有，又没有飞碟，也许你在做梦，做了一个恶梦吧！”

他伫立在那儿，狗竖起双耳，也紧张地站着。它的嗥叫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使人无法理解……。

戴夫斯迅速作出决定，走到狗的目光注视的那扇窗子，但窗子紧紧的关着。他朝外看了看。

“我懂了……”戴夫斯喃喃地说，“是在外面……。”说时迟那时快，戴夫斯猛地推开紧闭的窗子，街上的灯光，黑夜的星光，带着海水咸味的和风一股脑儿拥入房间。好象一个什么东西也跟着照射进来了，惹得狗狂叫，暴跳，似乎竭力要把它抓住似的。

一道绿光照亮了大厅。长久的嗡嗡声震撼着他的耳膜，震得他晕头转向。在平静的夜晚，一个发光的物体在他头顶上闪烁着。绿色的光流射进了大厅，照射在戴夫斯和狗的身上。

狗开始呻吟，发出一声可怜的长鸣，接着是一片寂静。戴夫斯眼花缭乱，他转过身子，竭力摆脱这股强大的绿光，同时他想看看他的狗怎样了，但是他没有看见。“斯基派”不在大厅里了。

“‘斯基派’！”他高叫着，“‘斯基派’！你在哪儿？”

没有回答，是不是“斯基派”变成哑巴了。大厅里又笼罩



着一片谧静，只听见绿光在原来的高度上发出尖厉的嗡叫声。

戴夫斯找遍了整个大厅也找不到“斯基派”。他恐惧地重新跑到窗前，但绿光已经离去，旋风似的漂浮在空中，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戴夫斯向绿光挥动着拳头，叫嚷着：

“你们等着，坏蛋！你们干尽了坏事，把我们的人绑走了，现在又把‘斯基派’劫走了。还我的‘斯基派’！还我的瑟勒娜！不管你们在哪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都要找到你们！”

飞碟象通常那样飞速升起，对戴夫斯的叫喊和威胁置之不理。戴夫斯探出身子，怒不可遏地向另一个世界飞来的怪物挑战：

“我发誓要找到你们！除非你们把我杀掉，把我也劫走。要不，我要跟你们干到底，向世界证明你们是存在的，你们有着想象不到的危险，我不怕你们！不管你们有多么强大，我一点儿不怕你们！你们可以跟踪我，监视我的每一个步骤和破坏我每一个意图，只要你们不把瑟勒娜交还给我，戴夫斯将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夫斯觉得脑袋剧烈地疼痛起来，就好象一把钢刀穿过脑壳，取出了他的脑子。他疼痛难忍，颤抖着向后退去。在痛苦的喊叫声中，一道绿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接着他倒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象奄奄一息的人那样躺在地毯上。

绿光远去了，仿佛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在黑暗中消失了。在那天晚上有人在佛罗里达海岸某地看见了飞碟。这又装进了空调会的卷宗里，为将军和官方的坚决否认又增添了一份材料。

他用凉水冲冲脑袋，头脑顿时清醒多了。他颤抖着向房里走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瞧着空旷的房间。长毛绒地毯上再也看不见“斯基派”了，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它和被



掳走的人一样，会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肢解，或者被杀死……或许它还活在太空的某地。

他，……为什么还在这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脑袋的疼痛渐渐减轻了。只有太阳穴的跳动，视网膜里的绿光唤起他对可怕飞碟的回忆。就是它把他打倒在地，使他失去了知觉的。

“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我杀害。”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

他欠起身子，又重新向窗口走去。他眺望窗外布满天空的星星、漆黑的夜晚、海岸的灯光、海上的船只和住宅区的万家灯火、夜总会和远处国家航天局的各种照明设施……，却看不见从太空来的绿光。

他看看手表，手表停了。他下意识地 and 墙上的挂钟对时间时，发现挂钟也停了，一种磁性大概在钟表的机件里起了作用。他将面对着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力量。他感到很可笑，他居然会使宇宙人感到不安。他们监视他，知道洛丽在干什么和他的未来动向，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他的身边。

“神秘得出奇。”戴夫斯低声地说，“但是我不怕他们，我不怕死，即使把我劫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不怕。假如洛丽接近了他们，和他们非常近，也就是说她也在瑟勒娜的身边了。我也要 and 瑟勒娜在一起。如果要找到瑟勒娜，只有一个办法，首先要找到洛丽。我留在这儿是无济于事的，我现在没有‘斯基派’跟随着我了，他们把唯一的目击者也给劫走了……。”

戴夫斯决定出去。他换了衣服，把必用之物放在旅行提包里，既不带提箱也不拿行李。当局可能在秘密地监视着他，也许宇宙人也……。戴夫斯为了掩人耳目，出走时没有用自己的汽车。他在附近的大街上，不慌不忙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对司机说：“上肯尼迪角，国家航天局办公大楼。”

出租汽车开动了，但是在一个明亮的车站前停住了。戴夫斯付了钱，走进车站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从那儿给一个人打电话，和那个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清晨，戴夫斯又耍了几个花招，足以蒙蔽那些跟踪者。他到了肯尼迪角北部的一所小型私人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肯尼迪角。

飞机向西南飞行，似乎朝墨西哥湾的方向飞去，但是在半路上改变了航线，飞过佛罗里达上空后，便向北——东北方向飞去。他直接飞往巴哈马群岛，飞向可怕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第七章

“在那儿，小姐。那座就是有名的魔鬼山。”

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在星罗棋布的小岛上空飞行。这些小岛虽然荒芜人烟，崎岖不平，却生长着茂盛的热带植物。飞机在一座深褐色巨石上空盘旋，巨石的周围可以看到丛密的棕榈树和圆粒细砂的海滩。

洛丽侧着身子，从直升飞机的舷窗里贪婪地拍摄她脚下的景物。在平静的海面上辉映着飞机的侧影，清澈的海水，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一眼便能望到海底。

“我第二次到这儿来了，可是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名称。只知道，它是一座死火山，周围有圆粒的细砂和热带植物，为什么叫它魔鬼山呢？”

“我也不太清楚，”出生在纳索的驾驶员耸耸肩。“这是渔民们给它起的名字，相传已经很久了，也许象您说的是座死火山。不过，在古时候，它大概是一座活火山。这种山总是叫



人害怕，火山口往往倒是魔鬼的杰作，洛丽小姐。”

“近来，渔民常来这儿吗？”洛丽问。

“来这个岛上？不，不来了。”他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来，小姐，为什么渔民要到这荒凉孤独、被人遗弃的小岛？那么小的一个岛，连一架小型飞机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着陆，只有直升飞机还勉强可以降落。这儿什么也没有，周围连条鱼都打不着，渔民们碰也不愿碰它一下。”

“为什么？”她看着这位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驾驶员，思索着他讲的话。“您是说鱼吗？在这一带海上没有鱼！”

“对！但不是在这儿。”他笑着，摇动他棕发的脑袋，露出雪白的牙齿。

“您是说魔鬼山周围没有鱼吗？”

“对！渔民从来没有在魔鬼山周围打到一条鱼。他们说这儿没有鱼群，在方圆三到四里的海区连一条鱼都看不见。”

“为什么？”

“不知道，有的说如果不是海底的火山，本来鱼会游到这块理想的地方来的。还有的说，大家都那么说，只有魔鬼才让渔民在这儿打不到鱼，……您真的对这个小岛感兴趣吗？”

“这个地方对我有一种魔力。”她聚精会神地思虑着说。突然，她的目光紧盯着海面上不远处的一个东西，她指着说：“那是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好象……好象海上的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红色的浮标，还有一些和浮标差不多的东西。”劳尔惊奇地眨着眼睛。“真是罕见！竟会有这种东西？没有人会到这儿来，就是最爱猎奇的游客也不会到离小岛这么近的地方。”

直升飞机向平台下降，好象一只大苍蝇，向海上漂浮的东西飞去。



“您说得对！是一个浮动的平台。”飞机离得很近的时候，洛丽说：“还有人呢！他们挥着手臂，向我打招呼。他们之中还有穿救生衣的。喂，您看那儿，有一只游艇，靠近游艇还有一只摩托船呢！”

“好象一群潜水员。”劳尔指着他们说：“有时，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不过从来没有离魔鬼山那么近。”

飞机在低空飞行，对平台上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平台上一共有四个人，有女的，也有男的，三人人穿着救生衣，带着氧气瓶，快活地向飞机挥手，洛丽指着浮动平台上一个有棱角的东西。

“噢！我可明白了，您瞧！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好象是一台电影摄影机，小姐。”劳尔说。

“您说着了，他们是拍电影的，大概在拍部有关水下的电影吧。但愿他们留在平台上，不要到岛上去。我喜欢在我去的时候，岛上还是那个原封不动的老样子。”

“您要上岛上去？”劳尔惊讶地回过头来看她。“也想去冒险吗？小姐。”

“是的，如果能找到人驾船送我去魔鬼山，明天就去。要不，就到不了那儿了，您说是吗？”

“那么，我们坐直升飞机去不也一样吗？我刚才跟您说过……不值得到那儿去。”

“我喜欢坐船去，劳尔，你明天也来，我还用得着您，当我爬上魔鬼山顶……。”

“魔鬼山顶？”劳尔大惊失色。“小姐，熄灭了的死火山，您在这儿就看得见，山顶上是喷火口，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何况爬上去很危险，山上又黑又滑，万一摔下来……。”

“请您注意，劳尔。我们飞回纳索吧，我今天可饱尝眼福



了，我还要在旅馆里把拍的胶卷冲洗出来。”

“知道了，小姐。”驾驶员应声答道。飞机开始往回飞。当他们再次飞过平台上空时，只有站在摄影机旁的两个男子向她招手致意，其他人都跳到水里排演去了。不一会儿，平台落到后面去了。那个小岛，洛丽曾经在那儿找到装有各种首饰的雨布口袋的神秘小岛，也落到后面去了。

“是的，小姐。”一个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受人尊敬的老渔民答应着说。他手里抚弄着一顶帆布做的雨帽，站在年轻女郎的面前。“我叫马丁·多明各，随时准备带您去魔鬼山，请您相信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

“我很高兴，多明各。”洛丽愉快地微笑着。“对这个小岛，大家说什么来着？”

“老掉牙的故事了，迷信！”多明各压根儿没把它放在眼里。“有些人说魔鬼住在那座深褐色的巨石里，在那儿睡大觉，有那么一天他从喷火口吐出火来。还有些人说魔鬼把附近的鱼都弄死了，好让他独个儿住在岛上。甚至有人说在晚上看见了魔鬼，他从死火山里跑出来恐吓那些胆敢到那个岛上的渔民。”

“您一点儿也不相信吗？多明各。”

“不，小姐，我根本就不信。我不相信魔鬼会因为我们而心神不宁，还会用吓唬人来逗乐。有的更离奇地说看到岛上有光。”

“光？”洛丽感到紧张。“什么光？”

“我也不知道什么光。”老渔民耸耸肩。“我从来就没见过。即使看见，我也不怕。据说是一种绿鬼，有绿火似的舌头，他们从地底下冒出来。呸！一派胡言。如果要找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风景如画的憩息地，您不必去那个岛，那儿是孤



零零的，一无所有的小岛。有的是长满了的杂草、棕榈树和巨石脚下的砂子，可以值得一看的只是吓唬这一带渔民的火山，其它什么也没有。”

“多明各，您真是一位不怕天、不怕鬼的老渔民。”她边说边仔细端详着他。“我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旅伴。我将每天付给您十镑，如果我在这儿逗留更长的时间，您认为合适，我可以多付一些。”

“随您的便，小姐。”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但是您将把钱扔进水里，还浪费了您的时间。”

“因为我看见岛的附近有人，他们都在海上的一个浮动平台上，至少那儿的风景很吸引人的。”

“噢！那些人……”多明各摇摇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都是拍电影的，是一些寻欢作乐的人，我不太和他们交往。他们整天寻找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拍电影。”

“原来是拍电影的。”洛丽想了想说：“他们拍什么电影？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把钱花在这上面。”老渔民笑着说，“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个叫什么马尾藻海妖，经常在马尾藻海周围活动。妖魔！可怕的可名字，几个世纪来大家都这么叫。他们应该到马尾藻海和妖魔打交道才对，而不是在这儿。”

“然后再运用拍摄的特技，完全象真的了。”洛丽也笑着说：“明天十一点整我等你，不要耽搁出发时间。”

“行，没问题，小姐。明天十一点整我驾着摩托艇在这儿等您。”

兴致勃勃的洛丽预先付给纳索老渔民一天的佣金，然后便走回她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圣乔治旅馆的房间里。

“晚安，小姐。”一个声音在背后向她打招呼。“您是不



是直升飞机上的那位女郎？”

她停住了脚步，好奇地转过头去。正在这时，一群年轻人从旅馆的电梯里走出来，他们都穿着鲜艳的衬衫，浅色的裤子。看起来他们很活跃，很欢乐。他们的皮肤被海水里的碘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古铜色。她模模糊糊地还记得。

“噢！平台上……拍电影的不是你们吗？”她笑着说。

“我们就是拍电影的。我叫杰克·尔·格兰杰，是影片‘马尾藻海妖魔’的制片人。”和她说话的是一个高个子，他们中年岁最大的人。他伸出嶙峋而宽大的手说：“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摄影师杰弗里·法尔，那二位是影片的主角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

“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洛丽惊讶地打量他们。

“我的天！都是电影和电视上大名鼎鼎的明星……，朋友们，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洛丽，记者，我在这儿度假。”她小心翼翼地

说。“好极了，我正希望您给我们写点东西。首先，您得写我们在纳索的会见。”凯文·穆尔，一个高傲漂亮的男子，在武打片里扮演一个英雄角色。他笑着说：“您给我们电影作免费宣传了。”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洛丽也高兴地说：

“请你们相信，我一定写一些关于你们的文章。”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急于回去看看已经冲洗了的胶卷。她把旅馆的浴室当作临时的冲洗室，冲洗白天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胶卷。“如果你们明天在魔鬼山附近的话，我还会看见你们拍电影呢！我也去那儿给报纸拍几张照片。”

“那个传说中的魔鬼山吗？”制片人杰克·尔·格兰杰放声大笑。“您很勇敢，洛丽小姐！明天我们就在那个岛上拍电



影。”

“不，不可能……”洛丽竭力抑制由于他们将在魔鬼山对她的干扰所引起的不快。

“不可能？明天我们就是去那儿拍电影……”琼·诺克斯挽着她的臂膀说，“您跟我们到酒吧间喝一杯，一会儿功夫，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明天我们在那可怕的魔鬼山上再见，本地人关于魔鬼山有许多传说，我的朋友……。”

洛丽不能拒绝他们的好意，他们一起在旅馆的酒吧间里喝了几杯混合清凉饮料。

在楼上洛丽昏暗的浴室里，冲洗过的胶卷挂在几根铁丝上晾干。但在她回房之前，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已动过了那些挂着的彩色胶卷。一双不安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对胶卷进行了察看，然后浴室的门悄悄地打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一个人影，用万能钥匙打开洛丽卧室的门后，不留足迹地离开了，接着又走进了同一层的另一套房间。

第 八 章

多明各熟练地驾驶着摩托艇，向魔鬼山驶去，但坐在船上的洛丽却局促不安，她并不为此行担心，也不是对荒凉奇怪的小岛越来越近而感到害怕。引起她不安的却是她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电影片子。她默默自问，她的整个旅途是否会顺利，到达魔鬼山后……。那卷电影片子就是一个明证，还有在这个海区发生的事，同她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所发生的是那么的相同……。现在，摩托艇正向神秘的小岛驰去。在她这场如痴如醉的游戏中，她将面临的是一个强大凶恶的敌人，来自外太空的，另一个世界的，甚至另一个星球的敌人。摩托艇在平静的



海面上急驶，快要到达圆粒砂子和灌木丛环绕的深褐色巨石的时候，突然，她的思绪中止了。小岛，近在咫尺的小岛出现在她的眼前。它好象是一块黑色发光的圆锥形巨石，伸向天空。由于大西洋海水的侵蚀，海浪的冲刷，在巨石的脚下布满绿、黄色的圆粒细砂和海浪冲击下形成的又黑又滑的礁石，宛如传说中的死火山里的石头。

“您瞧，小姐。”多明各指着前面说：“那个小岛多荒凉，今天……，我看见海滩上有一条船，还有人。”

“他们是拍电影的。”洛丽略微皱起眉头思索着说：“今天他们要在这儿拍电影，但愿我们不要互相干扰。”

“这个地方那么小，他们会妨碍您的，您也会打扰他们的。”

“也许这样更好一些。”洛丽说：“他们在这儿将减少我的疑虑、恐惧。您想想，多明各，如果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

“我不相信您也有迷信思想，小姐。那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小岛和其它的岛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在这儿住过，更谈不上什么妖魔了……。”

“我是不信什么鬼的。”年轻的女记者意味深长地答道。老渔民的摩托艇渐斩地靠近那个令人不安的小岛。

洛丽回过头去、远眺她身后的大海，然后又仰望天空。她感到奇怪，在她第三次到这儿的旅行中，好象受到了监视，有人总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一刻也不离开她。

但是她除了看见在她头顶上飞翔着的直升飞机外，什么也没有发现。驾驶员劳尔的使命只是她在岛上活动时监视着她。为什么她还要受别人的监视呢？她的冒险是否能获得成功，单把希望寄托在年老的多明各身上，看来是不行的，有了直升飞

机的监视，她会更镇静一些。

她隐约地觉察到远处水面上有一架水上飞机向魔鬼山的相反方向飞去，她沉思片刻，觉得有些异常，好像被什么人监视起来了。监视她的人不是多明各，也不是驾驶员劳尔，也不是在沙滩上向她招手的电影技师和明星们。

“行……”多明各兴奋地说。这位技术娴熟，有着丰富海上经验的老渔民驾着船绕过海上的暗礁和岸边的礁石。“我们到了，洛丽小姐，让妖魔来欢迎我们吧！”

他开了一个愉快、嘲弄的玩笑，但多明各后悔跟她开这样的玩笑，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第一次这样后悔过。因为正当洛丽跳上沙滩，年轻的电影星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向她跑来，电影技师站在摄影机后面向她招手的一刹那，魔鬼山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在场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哎呀！我的天！那是什么东西？”

多明各，这个老渔民，几十年来人们从未听他说过害怕两个字，今天他可不是仅仅感到害怕，简直可以说是恐惧。

洛丽抬起眼睛向小岛上深褐色巨石的山顶望去时，情不自禁地象被窒息似的叫了起来，那些拍电影的人都惊吓得脸无人色。

“天哪！不……”脸色苍白的洛丽，睁大着美丽的眼睛。“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一切都在他们的面前发生了。

深褐色巨石崩开了，从地底下迸发出震天撼地的响声，使整个小岛剧烈地颤动，甚至小岛附近海面上的海水也被搅动得沸腾起来。

“这不是死火山吗！”凯文·穆尔大声嘶喊。“好象它又要重新爆发了。”



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影，带着尖厉的响声和硫磺的蒸气从火山尖冒出，就象人们想象中的金星人那样从它的星球内部蠕动着倾吐出来似的。

但是，那个庞大的黑影，在呼啸声中向空中升起，它不是妖魔，也不是地狱里的怪物，而是洛丽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的：

“飞碟！你们瞧！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从外太空来的飞船……从火山里飞出来的。”

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飞碟。它现在是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影的，但人们却从未见过。洛丽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地球上面临魔幻似的现实。

那是个会飞的巨大的碟子，有菱形的舷窗，金属的外壳，外壳上有一层古怪发光的绿色。橘黄色的亮光从舷舱里散向天空，辉映在船舱外。

飞碟象陀螺似地盘旋上升，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席卷小岛的烟雾和震动中越升越高，突然缓慢地冷酷地向他们飞来，向海滩下降……。吓糊涂的多明各，呜咽着跪在地下，大声地向上帝祈祷。洛丽紧张、镇定地屹立在那儿。而她的伙伴、明星和技师们则四处逃窜，企图逃脱在他们头上飞翔着的妖魔的降临。

洛丽没有跑，她也不想跑。她知道跑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她到这儿来就是要找一个飞行物，飞碟正是她要寻找的目标，她终于把它找到了。要往回走，为时已晚。和“信天翁”号游艇以及所有的船只飞机一样，在从太空中飞来的魔爪手中是跑不掉的。现在，她知道哪是百慕大的“门”，哪是它的“洞”。她也明白了她第一次在这个岛上找到的“信天翁”号雨衣口袋，正是在这个“洞”里。那是飞碟出没的地方。

她肯定飞碟不是从地球中心里飞出来的，也不是从深海的

海底里冒出来的。神秘的小岛只不过是一个基地，是他们埋伏的地方。他们耐心等待着，伺机捕获他们的猎物。现在他们可等来了猎物：四名拍电影的，一名大胆妄为的女记者，一名不信邪的老渔民……。

圆盘继续下降，下降着……仿佛要用它的重量，把他们压扁似的。这时洛丽发现在它的下部，从圆形的机身里缓缓地伸出腿，或者说伸出金属支撑架来。它的腿是圆形的，它的支撑点，也可叫它做金属的“脚”则是菱形的。洛丽模糊地记得那天和戴夫斯坦率地交谈时，戴夫斯曾对她说过：

“我的狗，‘斯基派’有四处伤口，每处伤口的形状都是菱形的，一下子四处同时受到灼伤。我敢发誓它的伤口和飞碟有关。”

一点也不错，每一个“脚”都是一个菱形图案。每个菱形图案又由四个小的菱形组成。大概由于它具有地球人难以想象的推力和前所未闻的速度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的缘故，它的每个“脚”都被烧得通红。她心里明白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她，等待着其他的人。他们在宇宙人的魔掌里，将和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无辜者一样……。

第九章

一切都在闪电般不知不觉地进行。

飞碟又向下降了一点，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它的“脚”象触角一样伸了出来，牢牢地支撑在沙滩里，它象一只巨大凶猛的金属昆虫平稳地停在海滩上。

在魔鬼山上的人，在飞碟的大肚子底下，都吓得扒在沙滩上。但是飞碟不再往下降，也没有把他们压扁，但从它的肚子



里放出一种蓝色的蒸气，就象一层薄雾，带着甜蜜的香味在他们头顶上萦绕，同时还伴随着奇特、锐利的响声。香味，或者是蓝色薄雾里的某种成份使洛丽昏昏欲睡，使其他人神志不清。突然所有的人都一头栽在沙滩上，顿时动弹不得，失去了知觉。然后，飞碟上的一扇门慢慢地打开，静悄悄地向旁边滑动，露出一个宽阔圆形的孔。从孔里下来一个东西，好象是一个人，有点儿象神经科大夫，可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人。他腾云驾雾般来到他们的面前。这时从飞碟内部射来一束橘黄色的光。大地万籁俱寂，只有远处隐约的嗡嗡声，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这时的宇宙人却听不到这种轻微的响声。

顷刻间洛丽和他的伙伴们的身体象变魔术似的离开了沙滩，悬挂在空中，轻得可以随风飘荡……。就这样，他们被外部的一种奇特力量吸进了飞碟。

多明各的摩托艇，拍电影的摩托船，在海水里被溶解了，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毁灭殆尽。任何一个天体观察家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飞碟重新向空中升高，在沙滩上留下圆形的“脚”印。当它往上升起时，掀起的气浪把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抹得一干二净。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又发生了一起人和船只失踪事件。但这次事件并没有结束。在魔鬼山附近上空的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目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场面。突然他摔倒在直升飞机的操纵杆上，他和他的飞机在空中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和飞机全都擒走，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在远处，一架水上飞机在大海的上空飞行。由于飞机与小岛的距离太远，所以驾驶员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在驾驶员身边的一架大功率的电影摄影机的望远镜头却把魔鬼山发生

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

洛丽睁开眼睛，象着了魔似的看着菱形的房间，连墙壁也是菱形的，宛如处在巨大多面体的橘黄色宝石里。光亮从房里各处放射出来。地面、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由发光的材料构成，仿佛是一座水晶宫。

“我的上帝呀！我在哪儿？”

她环视四周，看不见任何人，只有她一个人单独在这儿，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惶惑中，迟疑了几分钟后，她想起了她现在在哪儿。

我在飞碟里。我被他们绑架来了，今后将会怎样？所有被劫来的人命运如何？

四周静寂无声，好象她已脱离了人世间的生活。但她断定会有人窥视，偷听，严密地监视她，如同在博物馆的橱窗里陈列着希罕的宝物一样。他们是谁？他们又是怎样的人？

她欠起身子，自我感觉良好。身上没有一处有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一点不舒适的地方，甚至有些轻飘飘、软绵绵的。没有烦恼，也没有思想的混乱。她的头脑、精神、肉体都处于最理想的境界。

“也许，不管怎么说，这倒不坏。但是这能持续多久？永远这么活着也不能使人身心愉快，或许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把我杀死。”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冥思苦索。

“谁也不会被杀死的，只有那些走得太远，知道我们太多的人。姑娘，您可以永远活着。”话音刚一落地，洛丽就觉得有一种声音，人的说话声。难道是人在说话，人的声音？……也许是某种思维通过她的感觉传递到她的头脑里来的吧？她看看四周，还是她一个人。她竭力要弄个明白，刚才和她说话的



人是用声音和她说话，还是用思维和她交流思想。

“我不想长命百岁，也不愿意留在这儿。我想回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和人们生活在一起。”

“您到这儿来，不是我们的过错。”那个声音说：“你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是这样，飞碟，你们是宇宙人，你们劫走了我们的人、船和飞机。”

“您说得对极了，但我们不要船和飞机。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个世纪，对你们智慧的历史了如指掌。”

“你们……，你们是谁？打哪儿来的？”

“从遥远的地方，你们从未听到过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生活方式。我们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你们是想象不到的。现在我只是把船只肢解了，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最理想的是大家都这么认为船在海上遇难了。”

“‘信天翁’号不是这样，后来它又出现了。”

“‘信天翁’号和其他的船只不同，它是我们的……一个例外。”

“它是你们的？”洛丽不安地重复着说，不时地扫视四周，想从透明、发着磷光的橘黄色墙壁上发现和她说话的人。

“是我们的人。我们是高级的人，是我们星球和我们人民的使命的最高执行者。我们在执行着一顶长期的任务，现在正在执行。”

“我猜想，你们的任务是绑架地球上的人。”洛丽气呼呼地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

“为什么？”

“你的好奇心很强，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可以

告诉你一些。我们要了解适合地球人的那种生活条件，仿效你们的那套生活方式。猎取地球上的生物和自然界中的一切，然后我们适应它。这种适应需要时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

“适应？”洛丽弄清了他的话的含意后，不禁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是地球上的人了……至少在外表上像地球上的人了。”

“算你说对了，我们至少外表上象地球上的人。我们中有些人正在变，您要是看见他们的真面目非吓得半死不可。还有些人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除了他们的发达的头脑外，一切都象一个逼真的地球人。”

“那么，你们可以和我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发觉不出来。”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嘲讽的笑声，“谁也不会察觉，谁也不会辨别出来的，姑娘……。”

“还有……还有为什么……你们让‘信天翁’号游艇重新出现？为什么‘斯基派’能够逃遁……”

“狗……，我们不感兴趣。没有什么用场，对我们也没有好处。狗不适于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

“那么，为什么你们又让‘信天翁’号回去呢？真是百思不解。”

“我们中有人需要这样做。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要求什么，经过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后，决定是否值得给她方便。这次我们同意了，没有拒绝她的要求。但让狗回到这儿来。”

“狗也来了！”

“这是需要。我们愿意让它回去。我们正在研究对付他的办法，同时密切地监视着你们。我们要自卫，要让我们的种族



有足够的时间来演变。对你的意图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象知道你的朋友，戴夫斯在看电影时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先把他的狗弄来了，这仅仅是对他的一个警告，我们还可以杀死他，但是，我们不愿这样做。也可以让你死去，所以我们烧了你的房子。”

“什么？”

“就在您出走的那天晚上，您的房子着火了。我们知道您能去祸降灾，要不您就烧死在里面了。”

“那是因为你们不愿伤害我。”

“你说到点子上了。”

“那么……那些被绑架了的人呢？”

“他们同意改换门庭，放弃他们的原来生活，抛弃那个世界。他们对我们了解后，就会作出这样选择的。现在他们都很幸福，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是低等人，只要控制他们的叛逆行为，适当地监视他们的思想活动，就能与我们和睦相处。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叛逆的天性，尤其是那些博学多才、智慧超群的人。”

“还有些事情我不明白，谁出的主意把‘信天翁’号放了回去，把狗劫了来，把我抓起来，还要威胁戴夫斯？”

“我们中间的一员。”那个声音说，“具体地说，就是我，您看看我的影子，也许您以前见过。”

洛丽瞧着菱形发光的水晶宫，隐约看见一个侧影慢慢地显出了一个人影，一个女人的形象。

“您不是……”洛丽叫了起来，“您不是……瑟勒娜吗？戴夫斯的未婚妻！”

“我是瑟勒娜，姑娘。”人影说，“我就是瑟勒娜。戴夫斯没有怀疑过，永远也不会产生怀疑。我要离开他，是因为经

过长期演变后，我要和我们的人一块儿回去……我已经取得了地球人的资格了，你懂吧？”

第十章

一双手把冲洗过的胶卷拿了起来。

临时充作冲洗室里的灯光在忽闪发亮。在玻璃制作的放大机下，放大的图象展现在一个人的眼前，他曾经偷偷地闯进洛丽用作冲洗电影胶卷的浴室。他狡黠冷静的眼光紧盯着他用远镜头拍摄的胶卷。在昏暗的冲洗室里他惊讶地轻轻地叫了一声。

“真想不到！”他感慨万分地说：“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个小岛原来是飞碟的基地！”

他又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那些清晰的图象了。这些图象记录了死火山爆发时的珍贵时刻和绿色圆形金属物体上升、下降的情况。飞碟从未被这样完整清晰地拍摄过，连那组在空调会大厅里放映过的电视报导也无法与它媲美。

戴夫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黑暗中转动着身子。他现在不仅有飞碟的照片，还有电影片，足以证明它的存在。他有绝对的把握找到洛丽发现“信天翁”号雨衣口袋的地方，还能找到大胆的女记者倾注全力要揭开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飞碟秘密所在地。

但有些情况使他快快不乐。

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洛丽的行动，还生怕引起旅馆和纳索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发现了洛丽和一群电影明星打得火热，也觉察到她与直升飞机驾驶员和老渔民的接触。这使他感到茫然，他怀疑这些人会不会是“飞碟”派来的，或许他们自己本身就

是有着人的外貌的宇宙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洛丽这次去魔鬼山，那就糟了。

不久便证实洛丽和那些拍电影的人再也没有回到旅馆。“我必须去。”他决定驾驶目前还归他使用的那架水上飞机，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去侦察。

在出发之前，他把影片的一些片断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寄给他的一个熟人：

美国佛罗里达，空调会
斯图尔特·卡梅伦先生收

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连同几张照片一起装进信封里，粘上浆糊交给接待室，嘱咐服务员如果当天他不回来，就作为急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寄给收信人。

他来到他的飞机跑道，吩咐机械师给他作好起飞的准备。当机械师在检查时，戴夫斯不安地在跑道上蹿来蹿去，他不时地仰视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眺望大海，他将在那儿，为人类揭开使他日夜不宁的谜。他吸完了烟，水上飞机的检查工作也准备就绪。突然他背后的叫声把它吓了一跳：

“休假不是上班，戴夫斯？”

戴夫斯吃惊地转过头。当他认出在他背后向他微笑的人时，不禁目瞪口呆。

“安德森先生！”他惊讶地说。“您在这儿！”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安德森是肯尼迪角飞船基地的国家航天局领导。他向戴夫斯点头，微笑着朝他走来。微风吹动着他的国家航天局制服。他亲热地和戴夫斯握手，显得格外的活泼友好。他和蔼地说：

“我也有休假的权利，我的朋友。我一提起往事，就想到这儿来度假，最主要的是想看看您，同时请您原谅，原谅我对



您的严厉处分，不过我也是按章办事。您关于飞碟的立场不仅使空调会，也使国家航天局处境复杂化。对此我表示遗憾。不过，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修改对您的处分的。为了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将打一份有利于您的报告。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您不必太费心了，先生。”戴夫斯摇摇头，断然拒绝了。“我不想回国家航天局，也不想去空调会，任何这类组织我都不愿意干。要是说谁在调查‘飞碟’，我，戴夫斯。我要自己干，钱和交通工具我都不缺。”

“您要小心，戴夫斯。”安德森目光严峻，用嘲笑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飞碟真有其事，你的决定将是危险的。”

“我向您保证，飞碟吓不倒我。我马上就去找它。安德森先生，很对不起，我只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项至关紧要的也许是紧迫的使命。”

“真的吗！关于飞碟的？”他愉快地说：“我喜欢跟您一块儿去。”

“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会失踪。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失踪的消息。”

“噢！这，我懂……，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神秘失踪，不过说说而已，我不怕，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可以陪您去吗？”

“好吧！”戴夫斯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您上飞机吧！正好有两个座位，够我们两个人的了，先生。但您得记住我跟您说的……。”

“我忘不了，戴夫斯。”安德森笑着走上了飞机，他的笑声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他们便飞翔在大海的上空，并继续向魔鬼山的方向飞去。戴夫斯带着不安的神情看着海面。沉默片刻后，他

向他的同伴报告说：

“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先生。”

“真的？”他惊奇地看着他。“什么东西？戴夫斯。”

“人和船是怎么失踪的……在海里有那么一个点，我们叫它通向另一世界的大门。这个门，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

“您怎么知道的，确实吧？”

“千真万确。我这儿有证据，铁证如山。在纳索附近有个小岛，飞碟的基地。把地球上的一个岛作为监视，控制，也许研究怎样侵略……或者研究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据点。他们夺走了船只和飞机，用某种力量使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表面上使一个物体的原子分裂，然后又选择另一个地方，使它们恢复原状。这是一种远距离操纵的物质转移。”

“得啦！”安德森听完他的话后，不以为然，却窘困地看着他，“失踪了的人呢？他们在哪儿？”

“好象在那儿。根据我的分析，飞碟上的人需要他们，才把他们劫走，我不清楚是不是要毁灭他们，研究他们，还是要把他们送到太空的另一个地方去，用作生物、智力和科学的试验。”

“您这种说法既新奇又富于想象力。我们走着瞧吧，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戴夫斯。”

“好，安德森先生。这一次，要么我找到飞碟；要么，他们把我劫到他们那边去，永远不让我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们，你认为飞碟上的人智慧超群，虎背熊腰吗？”

“我想是这样的。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得多。”

“什么？”

“也许他们也是一种人，他们研究我们，要成为和我们相似的人，或者模仿我们这样的人。”



“模仿？”安德森忐忑不安。

“对！先生，他们可以演变，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的外表，为什么他们不会变成象我们这样的呢？这样，他们可以混杂在我们中间，达到监视我们和预先知道我们意图的目的，这可说明许多问题啊！”

“是啊！我也看出来。”安德森若有所思地说：“说实在的，您是见多识广。我说您知道得太多了。”

他用一种罕见的声调说了这几句话。戴夫斯扬了扬眉，斜视着安德森，同时驾驶着飞机在海面上飞行。安德森微笑着，他的眼光却是冷酷的。

“我知道的并不多，先生。”戴夫斯反驳着说：“只不过对飞碟……。”

“我说您的观点挺有些道理。您的想法独具一格，证据也很充分，足以使飞碟上的人感到不安，我的朋友，‘他们’不会允许您这样干的……您明白吗？您自己在自寻绝路，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这一席话使戴夫斯惊慌失措，语无伦次。这时，安德森从衣服里抽出一个金色的光彩夺目的金属物，形状象根管子，还有奇特的撑架。虽然安德森并没有把金属物对准他，但他凭直觉也感到了梦幻般的突如其来的威胁。

“您是……您是‘他们’的人。”戴夫斯惊讶地说。

“是他们的人。”安德森笑着说：“我永远是他们的人。在国家航天局，在空调会，在许多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我们控制着局势，使局势变得对我们……戴夫斯，您不用害怕，你们的世界对我们没有多大吸引力。我们只想模仿你们，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你们中间生存。您不要动，想反抗是徒劳的。这根弹簧就够您受的了……我们连同这架飞机和机上所有



的东西将要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您明白过来时，我们已经在飞碟里面了，它一直紧跟着我们呢！那儿有人想看看您，我们走吧，戴夫斯，这是很容易的，很快……不会对您有什么伤害。”

他一按弹簧，戴夫斯已躲闪不及，感到世界就在他身边爆炸，发出耀眼的火花。后来……。后来，他又重新恢复正常，他知道他已经在飞碟上了。他看见了“斯基派”，瑟勒娜……和洛丽。

“瑟勒娜……”他慢慢垂下了头神情沮丧。“原来你是……”

“原谅我，戴夫斯，”她喃喃地说：“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不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们有自己的天规。我们象人，但我们不象你们这样的人。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真正面貌，你会吓晕过去的。我想再看看你，这将是我们的幸福的别离。我希望你记住我，就象你认识我时那样。但是，你要明白，我不会为任何人作出牺牲的，我要到我自己的世界上去。”

“你，安德森……你们还有谁？还有多少人？瑟勒娜。”

“我不能告诉你，戴夫斯，”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有许多人。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将和你们共处一个时期，然后踪迹不留地离开你们。”

“那末，在百慕大失踪的人，被绑架的人呢？”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们自己人，戴夫斯。”她笑着说：“他们回来了，而不是被掳走。但有些人和他们一起被带了来。他们可以在两者中进行选择：被消灭，还是经过改造再回去。但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他们可以在我们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在那儿很幸福。如果你们有谁愿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上，他将永远是幸福的。戴夫斯。”

“现在，你怎么办呢？和我在一起，跟洛丽回去，还是和



那些拍电影的留在这儿？

“他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愿意留在这儿。还有那个直升飞机驾驶员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将过着无与伦比的美好生活。”

“我，被改造，还是被消灭？我现在身不由己，但也不愿意被消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劫持，瑟勒娜。当然，在这儿你是我唯一……”

“不，戴夫斯。”她缓慢、温柔地说，但又坚决地否认。“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爱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貌合神离，我们将以不同的形式产生爱情，这对你、对我都毫无价值。因此，我离开了你。我必须这样做，戴夫斯，最好你不要来找我，不要再坚持……尽管如此，我给你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她接着说：“另外一个姑娘，她会使你把这一切都忘掉的，她对你很钟情。”

“是洛丽吗？”

“对！是洛丽。”瑟勒娜叹息着说：“你跟她一起回去吧。”

“是我们本人吗？”

“是你们自己，只是你们的大脑里插入一种微型的仪器，可以控制你们，使你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事情。当你们谈到我们的时候，仪器会把你们的话噎住，切断你们的思想，从而避开关于我们的话题。老渔民多明各，他也想回去，他愿意老死在他热爱的大海，我们答应了他。自然，‘斯基派’是一条不平常的狗，它对你们有感情，它也和你们一起回去，戴夫斯。”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瑟勒娜。难道我们……？”

“你不要再问了，戴夫斯。”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现在我还有人性，我曾经爱过你，但有些事却使情况发生了



变化，现在我不能再爱你了。这种变化就象一堵高墙把我们分开。你将是我在另一个星球生活时的珍贵回忆，我也希望你永远记住我。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戴夫斯，不要再爱我了，我与你们不同，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你和洛丽回去后，生活会幸福的，我让你们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幸福。她会把我永远不能给你的东西送给你。”

“谢谢，瑟勒娜。”他握着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我可以吻你吧？就象我梦中的瑟勒娜，和我们通常一样的人。”

“可以，戴夫斯。”她的双唇微微张开。“这就作为我们的最后告别吧。然后，你们将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昏睡中，当你们醒来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你们将会重新回到那个小岛上，回到你们自己的世界上。”

他吻着她的嘴唇。这是她的嘴唇，但戴夫斯明白这已不是真正爱的接吻了，也不是原来的生命了，但是还蕴育着人类温柔、激动的烙印。

“再见吧！瑟勒娜。”他喃喃地说。

“永远再见了，戴夫斯。”她答道。“祝你们幸福，把我忘掉吧！”

接着，他就沉浸在瑟勒娜所说的甜蜜的昏睡中。

“再见了，瑟勒娜，我亲爱的，永远再见了。”

在告别时，戴夫斯挥动着手臂。不远处，一个圆形的物体嗡嗡作响，消失在太空中，只留下逐渐远去的绿色的亮光。

戴夫斯慢慢地垂下了头，长时间地注视着和他在一起的洛丽。飞碟，洛丽熟悉的飞碟。在他们的眼前永远消失了。

“现在……我们干什么？戴夫斯。”她感情深沉地问道。

“现在，我们回家。”他轻言细语地说：“你要记住：我们既作过保证，我们就要遵守，遵守我们的诺言。他们在我们

的头脑里插入了一个仪器，这种微型仪会器帮助我们遵守。它会让我们认识他们的人，还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在人类了解他们之前的漫长日子里，不会让我们说出来的。”

“是啊！在人类知道他们之前……，但人类迟早会了解宇宙人的真相的，戴夫斯。”她把她的手放在戴夫斯的手上。“我们现在就走？我太累了。”

“我们走吧，洛丽。是回家的时候了。”

他们向海滩走去。老渔民多明各还在那儿，躺在船上平静地睡着。他和他们一样，头脑里插着一根电极，他也保证过在他有生之年或死去之时都保守秘密。

摇控着的神秘死亡将会随时袭击他们的头脑。就这样保持着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秘密，飞碟的秘密。

戴夫斯和洛丽手携着手向大海走去，海水舔着他们的脚，打湿他们的衣服，但他们继续往前走。

他们又回到了人间，又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结伴而归，将永远结合在一起。

对瑟勒娜……只是一个回忆，消失在太空中的，遥远的，天涯处的回忆，仅仅是简单的回忆而已。

霜 与 火

—

漫漫长夜中，西姆出世了，躺在山洞冰凉的石头上，嗷嗷大哭，浑身血液奔流，脉搏每分钟 1000 跳。他不停地长大。

妈妈用发烫的双手喂西姆吃东西。人生的梦魇开场了。一来到世间，他的眼睛就闪烁着警觉的光芒；而后再令人费解地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恐怖神色。西姆的喉咙让食物给噎住了，呛得哇哇大哭。他茫然四顾。

浓雾散开，山洞的外景展现。一个面如死灰的男人冉冉隐现。他疯狂，野蛮，面目狰狞。他老态龙钟，风吹日晒显得干瘪，像一块炙脆了的砖坯。他蜷缩在山洞深处的角落里，翻着白眼，双目斜视；倾听远处风声呼啸，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星球的夜空回荡。

妈妈喂西姆吃山谷里采来的青草、洞口敲下的冰珠和长在鹅卵石缝里的浆果。同时，她紧盯着那个男人，不时颤颤发抖。西姆吃，消化，再吃。他越长越大。

山洞角落里的那个人是西姆的父亲。他面如死灰，只有两只眼睛还闪耀着一丝生气。他下巴肌肉松弛，感觉迟钝；两手萎弱无力，握着一把原始的石刀。

西姆放眼望去，瞧见老年人都坐在一条甬道里，远离这个生意盎然的角落。此刻，他们正开始走向死亡。

山洞里弥漫着垂死挣扎的痛苦。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



人们牙齿凸出，瘦骨棱棱的面孔内部溃烂，就像蜡人一样融化了。这一分钟，他们的面孔还是生气勃勃，肤色光洁，呈现着壮年的丰采；下一分钟，就形容枯槁，萎缩得不成人样儿了。

西姆在妈妈的怀里辗转反侧。她抱住他，轻声哄着：“别闹！别闹！”同时，她紧张地睁大眼睛，看看是不是又惊动了她的丈夫。

随着一阵赤脚疾走的轻轻脚步声，父亲跑步横穿洞窟。妈妈一声尖叫。西姆感到妈妈的手一松，自己摔到了石头上。他打着滚，脆嫩的肺部一张一翕，尖声大叫。西姆的父亲拔出刀子，猛地朝西姆凑过脸来。他的脸皱缩得就像是一张蜘蛛网。在母腹中，西姆曾经做过许多噩梦。现在，好像就是其中的一场！在疾如电闪、短得不可思议的一刹那之间，一系列问题闪过西姆的脑海。刀子高举，西姆命在旦夕。然而，整个山洞里的人们（那些垂死、衰老、疯狂的人）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却在幼小的心灵里汹涌澎湃，激荡不已。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可能懂得这一切？一个初生的婴孩能够观察、思考、理解、阐述吗！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西姆身上，一切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到现在为止，他才活了一个小时；而且，一刹那之后，可能就要死去。

妈妈用力猛撞父亲的脊背，打落了他的刀子。他俩互不让步，恐怖的余波感染了西姆。“让我杀死他！”父亲高声大叫，气喘吁吁地说。“他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行，绝对不行！”妈妈寸步不让，用自己老弱的身体挡住大个子的父亲，抢夺着他的刀子。“他一定要活下去！他也许会有锦绣前程。也许，他会比咱们活得更长，变得年轻。”

父亲仰天倒在一张石头小床的边上；躺在地上，双眼直愣愣地闪闪发光。西姆看到石头小床里还躺着一个女孩子。她伸



出娇嫩的手寻找食物。她是西姆的姐姐达克。

妈妈从父亲手里夺下石刀，站起身来，理了理又灰又硬的散发，呜呜地哭了。“我要杀掉你！”她的嘴唇哆哆嗦嗦，瞪着躺在地上的丈夫说。“不许靠近我的孩子！”

老头子吐了口唾沫，疲乏而又酸楚；他瞧着躺在小床里的女孩儿，茫然若失地说：“对她来说，生命的八分之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喘了口气。“而她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突然，西姆眼睛里的妈妈好像变了样。她四肢扭曲，受着痛苦的煎熬；瘦得皮包骨头的脸上绽开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她痛苦地颤颤发抖，不得不坐到西姆的旁边，把刀子紧紧地贴在干瘪的胸前。她像甬道里的老人们一样，正在变老，走向死亡。

西姆不停地大哭大叫。他环视四周，到处都是恐怖。他本能地朝石床投去一瞥，姐弟俩心心相印，就像有谁的手指轻轻地搔弄着他们的心房。西姆与达克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学习。

父亲的眼睛发绿，叹了口气，合上眼皮。“喂西姆吃东西吧！”他身心憔悴地说。“快点儿，喂，天快亮了。今天，是咱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喂西姆吃东西，让他长大吧！”

西姆默不作声，消除了恐惧。一幅幅画面在眼前浮动。

这是太阳边上的一个星球。夜晚寒流摧毁万物，白天烈日炙死一切。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狂暴世界。人们生活在峭壁巉岩里面，躲避无法形容的严冰和烈日。只有黎明和黄昏，才有空气芬芳，花朵怒放。山洞里的人们带着孩子出来，走进岩石高低不平的荒芜的山谷。清晨，冰块消融，化为小溪和河流；傍晚，白天的烈焰熄灭，温度冷却。短暂的黄昏，气温宜人。人们走出山洞，自由自在地生活、奔跑、玩耍、恋爱。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欢蹦乱跳，奔向生活。一刹那之间，万木生长。鸟儿犹如出膛的子弹，展翅飞翔，掠过长空。小动物在岩石丛中，拔腿狂奔。万物都抓住这短暂的间隙，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

这是一个令人忍无可忍的星球，西姆出生几小时之后，就懂得了这一点。“家族的记忆”在他的心灵里开花结果。他将在这山洞里度过一生，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外出。他将呆在这条通风透气的石头甬道里，不停地与别人交谈，永远也不睡觉。思索，思索，仰躺在地面上做梦，但是这一切都是幻觉。

他只能活整整八个昼夜！

这个念头震撼人的心灵！八天，短短的八天！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可思议！但现实就是如此。甚至西姆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一个遥远、奇特、野蛮的声音，就向他传授了关于“家族”的知识。这个声音告诉他：你正在飞快地结胎成形，马上就要出生。

诞生快得像钢刀的利刃；孩提好似白驹过隙；青春就像电光石火；壮年犹如南柯一梦；中年时代无异是荒诞的神话；风烛残年不可抗拒，转瞬即至；死亡临头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归宿。

八天之后，父亲现在的那副模样就是他的榜样；半瞎地站着，死到临头，干瘪枯槁，无可奈何地瞪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天一天就相当于全部生命的八分之一！他必须抓紧分分秒秒，尽情寻欢。他必须从父母的大脑里汲取知识。

因为几个小时之内，父母就会死去。

世界是如此不公平，那么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吗？难道西姆在娘胎里没有做过长寿的梦吗？难道他没有梦

见过绿草如茵的山谷（而不是那种遍地乱石的山谷）和气候宜人的乐土吗？不！一切都梦见过了，并且，只要他梦寐以求，这一切一定能够实现！他怎样才能找到长寿的秘诀？到哪里去寻找？短暂即逝的八天之内，他又将如何去完成人生巨大而沉重的使命？

人类是怎样陷入今天这个困境的？

像是有谁按了一下电钮，西姆看见一幅画面——几颗“金属种子”从遥远的绿色世界里飞来，它们在烈焰中挣扎着划过长空，坠落到这个寂寞荒凉的星球上。男人和妇女从四分五裂的“金属种子”里跌跌撞撞地爬了出来。

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候？很久，很久！大概 30 年以前吧！“金属种子”失事之后，幸存的人们躲到悬崖巉岩之下，逃避烈日的烘烤。火焰、冰川和洪水把硕大的“金属种子”的残骸消灭殆尽。就像钢铁在洪炉中熔炼，人们脱胎换骨，被打造成另外一副模式。太阳能以辐射渗透人的全身；他们的脉搏越跳越快，先是一分钟两百次，然后五百次，最后一千次！皮肤增厚，血液变质，一转眼工夫人就变老了。孩子们在山洞里出生，长大，长大，飞快地长大！世界的全部生活都乱了套。不幸坠落到这里的人们只能活一个星期，就要死去；然后，撒下他们的孩子再去重蹈覆辙。

西姆想：原来，这就叫做生活！现在他不是用语言在思维，因为他还不懂得语言。他只晓得画面；画面反映了“家族的记忆”。他的意识活动是心灵感应术；它能够穿透肉体、岩石和金属。人们在种族繁衍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心灵感应术和“家族的记忆”。这是得天独厚的资质，恐怖四伏中的唯一希望！西姆在想：难道我真的是人类的第五千个没有出息的子孙吗？我该怎么办才能救出自己，而不在八天之内死去？到底有

没有生路呢？

他双目圆睁，又一画面映入眼帘——

峭壁林立的山谷外面，有座低矮的山丘，一粒完好无损的“金属种子”躺在山顶上。这艘被遗弃的飞船外形完整，未受创伤。它是所有失事的飞船中唯一依然完整可用的一艘，但是它太遥远了。船内空无一人，没法帮助他们。远方山上的这艘飞船，寄托着西姆长大以后面临的使命。那是逃离这个可怕星球的唯一希望！

他的心收紧了。

巉岩的深处，荒凉的山洞边缘，有一小群科学家在工作。当这些人老谋深算、明察万物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他们也梦想逃走，梦想长寿，梦想绿草如茵的山谷与温和宜人的气候。他们也睁大眼睛，翘首盼望遥远山顶上的那艘飞船。飞船的金属十分坚固，既没有生锈，也没有老化。

悬崖下的人们呻吟了。

父亲扬起皱缩干瘪的脸，面无人色。

“天快亮了。”他说。

二

早晨的热量，舒展了花岗岩石冻僵的肌肉筋骨，现在已经到了冰融雪崩的时候。

甬道里传来赤脚跑步的回声。大人和小孩儿推推搡搡，注视着破晓的山谷，如饥似渴，急不可耐。西姆听到远处岩石隆隆崩落，继而传来尖叫，接着又是沉默。山谷里冰雪崩落。

百万年来迟迟未掉落过的岩石终于大块大块地跌落下来。过去，它们一小块一小块地崛起于山峦之间；今天，又散落成



上千块碎石和摩擦发热的小石弹，重新铺回到谷底。

每天早上都不止一人横遭石雨之灾。

山洞里的人们不怕雪崩。雪崩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兴奋的色彩。其实，即使没有雪崩，他的生命就已经够短促、够不值钱，够危险的了。

西姆发现自己被父亲捆了起来，沿着甬道被蛮不讲理地拖出一千多码，来到洞口日光照耀的地方。父亲的眼睛里闪耀着疯狂的光焰，西姆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危险，但却动弹不得。妈妈抱着达克，急急忙忙地追赶父亲。“等一等，小心！”她冲着父亲大叫。

西姆感到父亲蹲伏在地上，侧耳在听着什么。

悬崖顶上的冰雪颤颤抖动。

“啊，来了！”父亲在下面大叫一声，跳了出去。

雪崩凌空落下，犹如泰山压顶。

巨石、尘土、杂物从天而降，西姆眼花缭乱，心里怕极了。妈妈一声尖叫。西姆感到好像有谁猛地推了他一下。

父亲抢上一步，把他推出山洞。西姆的背后雪崩如雷。妈妈抱着达克退后一步，洞口被两块重达一百磅的砾石和一大堆碎石堵住了。

雷鸣般的雪崩过去了，化为涓涓泥沙的细流。父亲忍不住哈哈大笑：“胜利了！成功了！这是上帝安排的命运！”他瞧着悬崖峭壁上噼噼啪啪落下的碎石，轻蔑地哼了一声。

妈妈抱着达克从巨石的夹缝中拼命地钻了出来。她骂父亲：“笨蛋！你差点儿送了西姆的命！”

“也许，我已经把他送上西天了。”父亲回答说。

西姆没有在听他们的谈话，他呆呆地瞧着堆在隔壁一条甬道口凌乱的残石。血，从一块高高翘起的巨大砾石的底下，像

小溪一样流出来，染红了大地。除了血，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是谁死于非命。

达克光着身子，迈开两条灵巧柔软的小腿朝前跑去。

谷地里的空气就像浓厚的醇酒，荡漾在悬崖壁立的群山之间。天空蓝得出奇，令人不安。它既不是白天大气燃烧时的苍白色调，也不是夜晚空气膨胀、群星乱飞那种艳丽而又惨淡的深浅不一的青紫光。

这儿，像是一个潮汐的渊藪。变幻无常、狂暴猛烈的温波，犹如海潮，时涨时落。此刻，这个渊藪里气候阴凉，波澜不惊，风平浪静。

西姆听到一声远方传来的欢笑。怎么回事儿？在当儿，谁还有这份儿闲工夫去笑！也许，再过一会儿，西姆就能理解这笑声的原因了。

黎明陡然降落，整个山谷一下子红光笼罩，令人眼花缭乱。万木苏醒，遍地破土而出。举目望去，花儿朵朵盛开。浅绿色的青草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冒出尖儿来。几秒钟之后，成熟的浆果在树梢上晃荡。这是一场转瞬即逝、机会难得的果子丰收。父亲把西姆交给妈妈，自己腰里绑上一只毛皮口袋，去采集果品。各种浆果五色缤纷，绯红，纯蓝，鹅黄。妈妈使劲拔着湿嫩的青草，给西姆尝新。

西姆的感官逐步敏锐了起来。他如饥似渴地接受知识，填补空白。他懂得了爱情、婚姻、习俗、愤怒、遗憾、热情、自私、哀愁和狡诈、真情与假意。每一个概念都帮助他形成另一个概念。绿色植被的景象就像一架自转旋翼飞机，在他的脑海里急速飞旋。这个世界缺乏时间来解释一切，心灵只能从自身寻求解释和平衡。几餐饭的时间，他就懂得了宇宙、能量和运动。他的内心是一个独立王国，无所不知，完美无缺。他就像

是飞鸟第一次展翅出巢，冲向云天。遗传因子和心灵感应哺育了这儿的每一个人，也武装了西姆。他感到自己神通广大，十分兴奋。

爸爸妈妈带着西姆和达克一块儿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瞧着鸟儿在悬崖的石壁间来回跳跃，像是一块块飞旋的鹅卵石。突然，父亲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你还记得吗？”

记得什么？西姆躺在摇篮里想：他们只活了七天；七天之内的事情，难道不需要动脑筋去回忆吗？

“那不是发生在三天以前吗？”妈妈浑身发抖，闭上眼睛回忆地说。“那太不公道的了！简直不能令人相信！”她双手蒙住面孔，咬紧干枯的嘴唇，呜呜啜泣。风儿抚弄着她灰白的头发。她说：“一个钟头以前，你放声大哭，现在可该轮到我了。”

“一个小时，就等于半世人生。”

“来吧！”她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让咱们来瞧瞧周围的一切，最后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要不了几分钟，太阳就要出来了。”父亲说。“咱们得马上回去！”

“再等一分钟吧！就一分钟！”妈妈恳求着。

“太阳会烤死咱们的！”

“那就让它烤死我好啦！”

“你是在赌气！这不过是气话！”

“什么气话不气话，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妈妈又哭又叫。

太阳很快地升起，山谷里绿色的植物化为灰烬。悬崖外面刮来的风，吹枯了万物。远方，太阳的毒焰直射峭壁巉岩，巨

大的岩石的内部都给炙酥了。刚才雪崩没有坍下来的巨石，此刻像降雨一样，漫天而下。

“达克！”父亲叫她。达克应了一声，沿着烘热的谷地，一蹦一跳跑了过来。她的一头黑发就像是面旗帜，迎风飘扬。她双手捧着浆果，跑到父母身边。

太阳在地平线上镶了一条火红的花边。空气一阵骚动，似乎遇到了危机，发出滋滋的声音。

人们大声狂呼，狼狈逃窜。他们抱起孩子，背上沉甸甸的浆果和青草，奔向深不见底的山洞里。一转眼工夫，山谷里就空无一人了。只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孩，远远地朝山洞奔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才跑到半路，热浪就已经越过了峭壁巉岩，席卷了山谷。

花朵烧成了影子，青草像响尾蛇一样缩进了岩石缝中。热风突如其来，吹散花种，落进石缝和溪谷中。今天黄昏，花儿将再度开放，接着是传种，然后又死亡。

父亲瞧着那个独自在谷地里狂奔的孩子。这时候，他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早已经安全地躲进了山洞。

“他逃不回来了。”父亲说。“喂，别再看着他了！那幅情景是惨不忍睹的。”

他们都转过了脸儿，唯独西姆没动。远方金属的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视线模糊，心头狂跳。远方低山的顶上有一颗“金属种子”在阳光下反射出闪闪的光波！这就是他在娘胎里曾经梦寐以求的“宇宙金属种子”！一颗完好无缺的“金属种子”搁浅在山顶上！那儿，孕育着他的前程，寄托着求生的希望！几天之后，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就要到那里去！

太阳像熔化的岩浆，泻入山谷。



飞跑的小孩一声惨叫。太阳在燃烧。惨叫停止了。

妈妈顿显老态，痛苦地走下甬道，躺下，又站起来伸手掰断昨晚冻成的最后两根冰柱。她递给父亲一根，自己留下另一根。“让咱们为你，也为孩子们，干这最后的一杯！”

“为你！”他点点头。“也为孩子们！”他们俩举起冰柱。体温把冰柱化成水滴，流入他们干渴的喉咙。

三

太阳似乎终日不断地朝山谷里喷射火焰，熊熊燃烧。西姆自己看不见这一切；但是父母脑海里的记忆犹新的画面，强有力地证实了太阳火焰的存在。日光如水银泻地，烤炙着山洞，哧哧有声。太阳射进洞来，但永远照不到洞底。阳光照亮山洞，把洞壁烤得暖洋洋的。

西姆心里拼命祈祷，向画面恳求，想使自己的父母保持年轻。但是，眼前的父母还是越变越老，变得和木乃伊差不多。父母变得衰老，接近死亡。“过不了多久，我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的。”西姆心里想。

西姆渐渐长大。他感觉到自己体内消化和排泄器官的蠕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不断地狼吞虎咽。他开始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画面和周围变化着的万物了。比如说“爱”这个词儿吧，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轻微的呼吸，清晨芬芳的空气，心房的颤动，妈妈皱缩的脸上慈祥的目光和搂住他的双臂——他看见了这一切，然后从妈妈皱缩的面孔的背后寻求答案，就得出了“爱”这个词。他清了清嗓子，刚想要说话，生活却又匆匆地推他前进，忘记了自己要说的话。



他感到自己的指甲在增长，细胞在裂变；头发越来越浓密，骨架和肌肉越长越粗壮，白蜡一样软绵绵的脑沟在加深。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脑子像冰块似的清澈无瑕，没打上任何烙印；然而过了一会儿，就像被一块飞石击中一样，千百条思想和发现的裂缝绽满了他的脑海。

达克与温室里其他的孩子们一道奔出奔进，没完没了地大吃特吃。妈妈朝她俯下身来，颤颤发抖。她吃不下东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太阳落山了。”父亲最后说。

白天过去了，暮色苍茫，风声呼啸。

妈妈硬撑着站起来。“我想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只看一眼就行了……”她浑身哆嗦，瞪大已经瞎了的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

父亲靠墙躺下，双目紧闭。

“我站不起来了。”他虚弱无力，轻轻地说。“我不行了。”

“达克！”妈妈声嘶力竭地喊。达克闻声跑了过来。“来！”妈妈把西姆的小手交给达克。“达克！搀住他，喂他东西，照顾好他。”她伸手最后一次抚爱地摸了摸西姆。

达克拉住西姆，一句话也说不出，淡绿晶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

“好了，去吧！”妈妈说。“带他出去，去领略美妙的黄昏，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吧！去找东西吃，去玩耍吧！”

达克头也没回，走开了。西姆拼命挣脱姐姐的怀抱，睁大眼睛越过她的肩头朝后望去。他痛不欲生，不肯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大叫一声，不知不觉地喊出了有生以来的头一句话：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身体变得僵硬了。“这孩子会讲话



了！”妈妈说。

“是啊！”父亲说。“你听见了他说的什么吗？”

“听到了。”妈妈轻轻地回答。

妈妈虚弱无力，一摆一摆地慢慢爬着穿过山洞，躺到了丈夫的身边。这是西姆最后一次看见的父母还活着，会走动。

四

黑夜，黎明。第二天开始了。

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被抬进了出殡的行列。尸体很多。送殡的人排成长队，朝山顶走去。

达克走在出殡的行列中，手里挽着西姆。天亮之前一个小时，西姆刚刚学会走路。

站在山顶上，西姆又看到了远方的“金属种子”。谁也不瞧飞船一眼，也没有人谈起它。怎么回事儿？难道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吗？它只是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人们为什么不朝它奔去？为什么不向它顶礼膜拜？为什么不想办法钻进船舱，驶入宇宙？

悼词致完了。尸体堆在地上。几分钟之后，太阳就要焚化他们。

出殡的行列转过方向，飞奔下山。人们在芬芳的空气中奔跑、玩耍、欢笑，急不可耐地享受那转瞬即逝的自由自在的时光。

达克和西姆在岩石堆里找东西吃，像两只小鸟吱吱喳喳地讲个不停，交流着关于生活的知识。今天，对西姆来说，是生命的第二天；对达克来说，是第三天。生活节奏一如既往，就好像水银泻地，驱使他们迅速成长。



生活的另外一面开阔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五个小伙子粗壮的手里握着棱石和石刀冲下峭壁，大声吼叫着朝远处一列低矮黝黑的悬崖冲去。

“——打仗罗！”

“战争！”——这个念头萦回在西姆的脑际，使他震动，受到刺激。在那些黝黑的悬崖巉岩里，住着另外一群人。小伙子们冲到那里去械斗，去杀人。

为啥要这样？即使没有战争和杀戮，生命已经够短促了！

他听到远方传来搏斗的声音，心都凉了。“为什么？达克！这到底为了什么？！”

达克也不知道。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懂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吃东西，维持生命。达克看上去像一只蜥蜴，老是咂着红红的舌头吃东西，又老是吃不饱。

面色苍白的孩子们跑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其中有个男孩儿，长得活像一只金丝雀。他急步跳上岩石把西姆撞到一边，夺下西姆正想吃的那颗甘美非凡的红浆果。这颗浆果是西姆从一块岩石下面采到的。

西姆还来不及抬腿，那个男孩儿已经三下五除二把浆果吞下肚去。西姆扑上去，一脚没站稳，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打滚，滑稽可笑地扭作一团。达克大声尖叫，用力把他俩扯开。

西姆身上流血了，他的身体好像分成了几部份。西姆感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份似乎像上帝一样，开口说话：“这是不对的！小孩子不应该这样！抢东西是不对的！”

达克把那个捣蛋的小男孩儿推开。“走开！”她叫着。“坏蛋，你叫什么名字？！”

“契恩！”男孩儿哈哈大笑。“契恩！契恩！契恩！”

西姆瞪着契恩，天真无邪的小脸蛋上也腾起了一股杀气。



他气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契恩是他的冤家对头。如今他的敌人不仅仅是自然，而且是人。他已经领略了雪崩、烈日、严寒和短促的生活的滋味：不过，这些由地心吸力和日光射线引起的反常情形，只是无生命的自然现象。而现在，从这个呱呱乱叫的契恩身上，他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仇敌。

契恩急忙逃窜，跑出一段路之后，又停下来转身嘲笑西姆：“明天等我长大了，就要杀掉你！”

他绕过一块大岩石，消失不见了。

很多孩子围住西姆，哈哈傻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又怎么可能形成敌友呢？人们既无暇交友，也没空结仇。难道不是这样吗？

达克看出西姆的心思，把他拉走了。他们一起找东西吃。突然，达克凑着西姆的耳朵轻轻地说：“抢夺食物结下冤仇，互赠草叶交成朋友。思想和观点不同，也会结下仇人。五分钟还不到，你就结下了一个死敌。生命短促，仇人也就势必会很快结成！”她放声大笑，笑声中带有一种奇怪的冷嘲。达克很早熟悉。她的嘲讽带有一副成人腔。“你必须为了生存而战。别人（那批迷信的人）会千方百计杀掉你！有一种荒谬的偏见：谁杀了别人，他就能分享死者的生命，延长自己一天的寿命。你懂了吗？只要人们还在信奉这种迷信，你的生命就不会有安全。”

西姆并没有在听她唠叨，他瞧着周围的一群女孩子。明天，她们将会长高，更加温柔；后天，她们体格定形，发育成熟；大后天，就要找男孩子结婚。西姆突然看见一个小姑娘从人群中间冲出来，她的头发闪耀着紫罗兰色的光泽。

她擦着西姆，飞快地跑过。他俩的身体接触了一下。她的眼睛像两颗光芒四射的银币，注视着西姆。他猛地意识到自己

找到了朋友、情人和妻子。七天之后，他俩将并肩躺在山顶上的尸堆中，任凭太阳烧烤，直到骨肉分离，一同化为灰烬。就这么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

“你叫什么名字？”西姆在背后大声问，

“我叫莱特。”她一面笑，一面回答。

“我叫西姆。”他大声地喊，迷迷糊糊，神魂颠倒。

“西姆！”她重复了一遍，明眸一闪。“我记住了！”

达克用手肘捣了捣神思恍惚的西姆的肚子说：“吃东西吧！不然，你就不会长大成人，也不会赢得她。”

突然，契恩又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从他们的身边跑过。

“莱特！”他存心一路恶作剧地踏地舞步，一面学嘴学舌。

“莱特！我也要记住你这个名字！”

达克身体苗条，亭亭玉立，把黑亮像乌檀木似的头发往后一甩，悲哀地说：“小西姆，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前途；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武装起来为莱特去厮杀了！噢，快！太阳升起来了！”

他们跑回洞去。

五

四分之一的生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童年已经结束，现在他是少年了！黄昏的山谷，急雨瓢泼。西姆眼睁睁地瞧着一条条新涨成的小河横切山谷，绕过“金属种子”搁浅的那个山头，朝外流去。他积累知识，以备未来之需。每个晚上，山谷里都会涨出一条新的小河和一道水流新切割的河床。

“山谷的外面是什么地方？”西姆想知道个究竟。

“从来没有人走出过山谷。”达克告诉他。“有人曾经想



穿过山谷到达平原；但他们不是让冰雪冻死，就是给太阳烧死，没有一个幸免。清晨和黄昏十分短暂，各只有一个小时。人们最多朝外面跑半个小时，就必须返回，否则就会死于非命；因此，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也就局限于这半小时路程的范围。”

“这么说，从来也没有人到达过那颗‘金属种子’吗？”

“科学家。”达克话里带刺地说。“他们在做着尝试。这伙笨蛋！他们不知进退，不肯罢手，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的。‘金属种子’太遥远了。”

科学家！这个词儿使西姆浑身一震。他出生前后曾经看见过这幅画面，不提倒差点儿忘了哩！他急不可耐地问：“科学家们在哪儿？”

达克朝他瞥了一眼说：“我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他们会把你当作试验品弄死的。我不希望你与他们为伍。好好过日子吧！别为山上的那颗该死的‘金属种子’送掉性命。”

“我去问别的人，我要找到那些科学家。”

“没有人会告诉你！人们痛恨科学家。你只得独自去找他们。即使给你找到了又怎么样呢？你能够拯救我们大家吗？嗯，能够吗？你这个傻小子！”她面露愠色。她的一半儿生命已经过完了。

“咱们不能光空谈、吃饭，坐着等死！”他跳了起来。

“去找他们吧！”她刻薄地反唇相讥。“他们会使你忘记一切。忘记，忘记一切！”她愤愤然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忘记你的生命在几天之内就要结束！”

西姆跑步穿过甬道，到处寻找。他不时仅凭着似是而非的猜测，摸索通往科学家们居住的地方的道路。他只要一问起科学家们在哪儿，周围的人们就怒火上升，惊慌和不满像潮水般倾泻出来。他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可怖的世界，归根到底，是由

于科学家的过错。西姆在连珠炮式的谩骂攻击之下，望而却步。

他悄悄地到山洞的中厅，坐在孩子们中间，倾听成年人的谈话。这就是谈话和传播知识的时光。尽管他急躁难挨，恐怕耽误时间；尽管生命悄悄溜走，死亡的迫近疾如流星——他还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知识来武装，而今天晚上就是一所学校。但是，他仍然禁不住坐立不安，神思恍惚——整个生命只剩下五天时间了！

契恩坐在西姆的对面。他的两片嘴唇薄薄的，傲气十足。

莱特出现在他们两人中间。几小时不见，她长高了。变得更加温柔可爱，步态也稳重了。她那紫罗兰色的头发更加耀眼。莱特理也不理契恩，径直坐到西姆身边。嫣然一笑。契恩面色尴尬，停下来不吃东西了。

人们开始谈话，声音充满洞穴。人们讲话的速度快得像脉搏——每分钟就要吐出一两千个字。西姆学习着，脑子渐渐充实了。他虽然睁大着眼睛，却堕入一场幻梦。胎儿时期的幻像又在他的面前时隐时现；山洞里人们的谈话声忽而清晰，忽而模糊。梦幻和现实，共同编织成一幅知识的壮锦。

他梦见一片牧场，绿草如茵，没有乱七八糟的砾石。黎明时分草儿悠然随风起伏，既没有严霜酷寒的侵袭，也闻不到烤焦的岩石或者被焚毁的东西的怪味儿。他信步穿过一片青绿的牧场。前方，那颗“金属种子”驶入太空。那儿的气候温和宜人。万物都在放慢节奏，放慢，再放慢。

鸟儿在大树林中欢跃。这些大树可以活一百天，二百年，五千年！万物各得其所。旭日东升之际，飞鸟不再张惶失措，扑拍着翅膀乱飞；阳光射来，树木也不再朝后枯萎倒下，惊恐万状了。

梦中：人类心脏的节奏缓慢平稳，不再疯狂地乱跳；他们



徐徐漫步，极少狂奔。青草安然无恙，不再被大火烧个精光。人们谈起明天，总是意味着生活；而不是一谈起明天，就等于死亡。一切都是如此的亲切真实！以致当有人突然握住他的手的时候，他反倒误以为那是做梦哩！

莱特握住了西姆的手。“你在做梦吗？”她问。

“嗯。”

“万物都是平衡的。咱们的心灵需要维持平衡。生活中充满了丑恶和不公平，咱们需要追求美好，来自我安慰。”

他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猛击石板地。“我恨这一切，那是不公平的！我憧憬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个失去了的世界！为什么咱们要有知觉？！为什么咱们不能懵懵懂懂地去死，而非要看到这种畸形的世界？”他嘴巴半张，肌肉绷紧，气喘吁吁。

“万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莱特说。“咱们也有人生的目标。它推动咱们去工作、去筹划、去探索前进的道路。”

他的眼睛像是两颗火热的绿宝石。“我慢慢地爬上了一座绿草茂密的山峰，爬得很缓慢。”他说。

“就是一个小时以前，我爬过的那座山峰吗？”莱特问。

“也许是吧！至少是相差不远的。幻梦总归比现实更加美好！”他眨了眨睫毛，眯起了眼睛。“我观察着人们，他们并不在吃东西。”

“也不谈话吗？”

“对了，也不谈话。咱们一天到晚地吃，没完没了地谈；而梦里的人们却有时候闭上眼睛，摊开四肢，一动也不动。”

莱特盯住他的面孔，仔细端详。突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沉入了遐想：她的面孔变老发黑，爬满了老年的皱纹；双鬓的白发像雪花一样随风飘落，两只眼睛像是一线微光照耀的暗淡的硬币；牙齿脱落，嘴唇瘪了进去；手腕枯萎，纤

纤十指像一根根发黑的芦柴，朝下垂着。西姆凝望着她，只见她的美貌正在渐渐消蚀。他直愣愣地看着她，内心充满了恐怖。忽然，他幻见自己的手也枯缩了。他一下子感到窒息，禁不住大叫一声。

“西姆，你怎么啦？！”

他的唾液干枯了，只吐出几个字来：

“只有五天……”

“科学家们……”

西姆抬起头来。谁在说话？昏暗中，一个高个说话：

“……科学家把咱们带到这个星球。到现在为止，他们浪费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和无穷无尽的时间，但却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算了，饶了他们吧！但是，别再为科学而献身了！请记住，你只能生活这么一次！”

那些受人嫌恶的科学家到底住在哪里？经过一番学习和交谈，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去寻找他们。至少，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自由，为那颗“金属种子”而奋斗！

“西姆，你上哪儿去？”

说时迟，那时快，西姆已经走了。他奔跑的回声在光滑的石板地上消失了。

看来，他又虚度了半个晚上的光阴。有一伙儿发疯的年轻人，不断地对他发起进攻；他屡次落入死的深渊。他们想杀死他，延长自己的生命。他们迷信的胡言乱语在他的耳边回荡；他们拼命乱抓，使他遍体鳞伤。

然而，他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

悬崖底下的矿脉中有一处玄武岩小山洞，六个人聚集在那里。他们的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些西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器械。它们发出悦耳的乐音。

科学家们成群地工作。老人干重要的活，青年人学习、提问。他们膝下有三个小孩儿，是未来的接班人。每八天就要换一批新的科学家来研究各种问题。他们的科研成果是远远不敷用度的，刚刚达到创造力旺盛的黄金时代，死亡就随之来临了。一个人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在他的整个生活中大概只占十二个小时。人的四分之三的生命用于学习；接着，经历一个短暂的创造时期；然后就老态龙钟，神经错乱；最后，离开人世。

西姆走进山洞，人们回转身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帮手，难道这是真的吗？”年纪最大的科学家说。

“我可不信。”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说。“把他赶走！他也许是来寻衅开仗的。”

“不，慢着！”老科学家不同意，拖着赤脚一步一步朝西姆走来。“进来，小伙子。进来吧！”他那对眼睛是灰色的，迟钝，友好，充满平静。这对眼睛与上面山洞里急如星火的人们的眼睛截然不同。“你想干什么？！”

西姆话到嘴边，又犹豫不决，低下头去避开老人平静温和的目光。“我想活下去。”他喃喃自语。

老人轻声笑了。他拍了拍西姆的肩膀。“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你有毛病吗？”他疑问地看着西姆故作严肃地说：“你为什么不去玩耍，不找时间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明天晚上，你就要进入成年；一不小心，你就会葬送青春。难道你不懂得这一点吗？”他不再往下说了。

西姆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双方都带有质询的含意。西姆眨了眨眼睛，瞧着桌上的那堆器械。“我能留在这儿，参加你们的工作吗？”他问。



“当然可以！”老人大叫一声，话音斩钉截铁。“你真是一个奇迹！一千天以来，大伙儿没有一个人肯志愿上这儿来！我们只好培养自己的后代当科学家，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团体。数数吧，六个！六个！我们只有六个人，加上三个孩子！我们一筹莫展！”老人猛地一拍石板地。“我们请人们帮忙，人们却回答说：‘去找别人吧！我们没有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西姆怯生生地说。

“因为他们是自私的。他们想活得长一些。哼，他们认为科学不能延长人的寿命！科学也许可以延长他们子孙的寿命；但是他们舍不得爱情，舍不得短暂的青春，舍不得一个个黎明和黄昏的美妙时光！”

西姆斜靠在旁边，诚恳地说：“我什么都懂了！”

“真地懂了吗？”老人茫然凝视着他，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叹口气儿说：“对，当然，你会懂的。我不敢期望别人也能懂得这一点。我不敢对任何别人寄予期望！你确实是个凤毛麟角的人物。”

其余的人围住他们俩。

“我叫迪恩克。明天晚上我将要死去，由科特来接替我的职位；后天晚上，科特的职位又将由别的人来接替；然后，就轮到你了——如果你相信科学，为我们工作的话。噢，等一等！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只要你愿意，还是回到你玩耍的伙伴中去吧。你有情人吗？回到她身边去吧！生命是短促的。你为什么要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呢？！你应该有一个青年要求生活的权利！只要你愿意现在就走吧！因为，留在这儿，你就会失去一切；只有工作，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当然，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不是吗？”



西姆瞧了一眼山洞里的甬道。远处风声呼啸，饭菜的香味飘来；赤脚的跑步声夹着年轻的欢笑声，越来越使人心驰神往。西姆慢慢地摇了一下头，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决定留在这儿。”他说。

六

三个日夜过去了，现在是第四天的晚上。西姆卷入了科学家的生活。他学习关于远方山顶的“金属种子”的学问。人们告诉他“金属种子”应该叫做“飞船”。他们还告诉他：当初，飞船坠毁了，劫后余生的人们躲藏到悬崖之下，安心立命。人们迅速变老，相互争斗，只想活得长一些，却把科学知识忘记得一干二净。对每个人来说，只有“现在”才是高于一切的；在这样的野蛮文明的统治之下，科技知识是不会有立足之地的！

昨天是微不足道的，但明天正在注视着人们的脸庞哩！日光的射线使人们陡然苍老，同时却也带来了一种印象和观念混合的心灵感应术。这种心灵感应，刚生下来的儿童就能接受。

“家族的记忆”本能地发展起来，保存了上一代的记忆。

“咱们为什么不能爬上山顶，走到飞船跟前去？”

“它是遥不可及的！咱们得防备太阳把咱们烤死。”迪恩克解释说。

“你们尝试采用过防热措施吗？”

“当然试过。从油膏和止痛膏到石头的衣服和鸟儿的翅膀，都尝试过了。最近，又试用了天然的金属，不过都不能解决问题。再过一万余代以后，也许他们能够造出一种内部可以灌冷水的金属衣服来保护自己，向飞船进军。然而，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方向盲目。今天早晨，我刚刚壮年，着手工作；明

天，我就得把一切都搁在一边，走向死亡。任何人的一日之功都是微不足道的。要是我们有一万名科学家，问题也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将设法登上飞船。”

“这么干，你会送命的。”老科学家说。西姆话音刚落，全洞一片沉默。人们盯住他看，都说：“你真是个自私的小子！”

“自私！”西姆大叫一声，愤愤不平。

老人伸手朝空中一挥。“我倒喜欢他的这种自私。你想长寿，要努力接近飞船，为此不惜赴汤蹈火。但是，我告诉你吧：那是劳而无功的！当然，如果你打定了主意，我也不便阻拦。我们中间有的人为了多活几天，去为别人厮杀；至少，你也逃不脱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死亡。”

“厮杀？”西姆问。“这儿怎么会有厮杀？”

他不禁浑身一阵痉挛。

“明天，我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教你明白了。”迪恩克说。

“现在，听我的话！”

一个夜晚，又过去了。

七

早晨。莱特又哭又喊跑下台阶，冲进山洞，扑到西姆的怀里。她又变了，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美丽。

她抱着他，浑身发抖，说：“西姆，他们正在追踪你！”

有人打着赤脚，奔下台阶，冲进洞来。契恩站在那儿，龇牙咧嘴地笑了。他也长高了，手里捏着棱角锐利的石头。“啊，西姆，你原来在这儿？！”

“滚开！”莱特狂怒地大叫一声，朝契恩冲去。



“我会滚的，但是得先让我们把西姆带走！！”契恩嘻皮笑脸地向她保证，说完又转过来对西姆微微一笑。“只要我们带走了他，他就得和我们一起战斗。”

迪恩克拖着脚步走上前来，眼睛焦急地一眨一眨，伸出干瘪得像鸟爪一样的手朝空中乱挥。“走开！”他尖叫一声，十分恼怒。“这小子现在是个科学家了，他和我们在一起工作。”

契恩收起了笑容。“我们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我们要去和住在最远的山洞里的人们打一仗。”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咄咄逼人。“毫无疑问，你是会跟我们走的。西姆，对吗？”

“别去，别听他的！”莱特一把抓住西姆的胳膊。

西姆拍了拍她的肩膀，转向契恩：“咱们为啥要去打他们？”

“谁跟我们去打仗，他就可以多活三天！”

“多活三天？”

契恩肯定地点点头。“如果打赢了，我们就能活十一天，而不是八天！对方居住的悬崖的山洞里有一种矿物质，能够抵消日光的放射线，考虑考虑吧！三天！三天欢乐的漫长时光！你到底跟我们一起去看吗？”

迪恩克插话了：“你走你的！西姆得留下，他是我的学生。”

契恩轻蔑地哼了一声：“去等死吧，老家伙。今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就变成一堆烧焦的骨灰啦！你算个什么东西？居然敢指挥我们！我们是青年，我们要长寿。”

十一天，十一天！西姆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词儿。现在，他懂得了人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要是能几乎延长一半寿命，谁还会不愿意去打仗呢？能够多活这么长的时间！对了，真的，为什么不去打仗呢？！

“延长三天寿命！”迪恩克刺耳地说。“如果你赢得了这三天时间，当然不错；但要是你在战斗中送了命呢？如果，如

果输了，你们怎么办？事实上，你们向来都是输的，从来没有打赢过！”

“但是这次，”契恩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是会赢的！”

西姆犹疑不决：“咱们都是人类的后裔，为什么就不能一起住到那座神奇的悬崖之下，共同生活呢？”

契恩哈哈大笑，掂了掂手里的那块棱角锐利的石块。“他们自以为比我们优越。人们一旦地位优越，总是目空一切。再说，那座悬崖的山洞很小，只能容纳三百来个人。”

额外的三天寿命！

“我跟你走！”西姆对契恩说，他决心已下。

“好极了！”契恩听到这句话喜出望外，十分高兴。

迪恩克长叹一声。

西姆转过身来对迪恩克和莱特说：“如果打赢了，我离开飞船的距离就近了半英里：此外，又争取到了额外的三天，来试图接近飞船。看来，去打仗是我的唯一选择。”

迪恩克难过地点点头。“这确是唯一的选择。我信任你。去吧！”

“后会有期。”西姆说。

老科学家看上去像是一副吃惊的样子，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是自我解嘲：“对了——我还能再见到你吗？不！我们永别了！”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契恩·西姆和莱特一道走出山洞，其余的人也跟了出去。所有的孩子都飞快地长大，变成战士。契恩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居心叵测的光芒。

莱特紧跟着西姆，为他寻找石块作武器。尽管他苦苦恳求，她说什么也不肯回去。太阳还没有升出地平线，他们跑步穿过了山谷。



“莱特，我请求你回去！”

“回去等着契恩转回来吗？”她说。“他希望你死掉，娶我做妻子。”她把头发一甩，抗议说。她的一头天蓝色的卷发，闪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美。“但是，我要跟着你，同生共死。”

西姆脸色一沉。他身材颀长，发育成熟了；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似乎变小了。小孩子们边寻食，边聚集在一块儿狂欢大叫。他瞧着他们，心里有一种无名的奇怪。四天之前。难道自己也跟他们一样吗？奇怪！他感到自己好像已经活了几十天一样，无数事件和思想涌入脑海，展现出一幅深邃遥远、五色缤纷的世界的图画。简直不敢想象，短暂的生命居然会如此绚丽多彩！

打仗的人们三三两两，朝前奔去。西姆望着远处那座平地矗起的不大的悬崖。它是暗黑色的。他心中暗想：这已经是我生命的第四天了，却连一步也没有走近飞船。这时候，他听到身旁的莱特的轻轻脚步声，莱特为他背武器，采浆果；而他甚至还没有找到时间好好与她亲热过哩！

半生或者甚至是四分之三的生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除非他能打赢！打不赢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他毫不费力地一脚高一脚低朝前狂奔。现在正是青春觉醒的时期。西姆一边跑，一边吃，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转过脸来瞧着莱特，恍惚而陶醉。莱特也连送秋波，频传柔情。西姆想：今天，我们正好青春烂漫；此刻，我们不是正在浪费青春吗？我为了一个虚幻的梦境，牺牲了一切；这难道不是个傻瓜吗？

他听到远处传来笑声。小时候，他曾经问过“人为什么要笑”，现在他可早就懂得了。人们爬上巨石，采摘碧绿的青



草，品尝晨雪化成的浓烈佳酿，或者咂着舌头吮啄岩石间的浆果——这种时刻，他们就会发出与众不同的由衷笑声。

他们逼近了敌人居住的那座悬崖。

他瞧着莱特。她亭亭玉立，身姿婀娜，细嫩的脖子上可以看到胀起的血管里血液的搏动……

莱特猛地转过头来。“快看前面！”她大叫一声。“看看前面是谁来了！”

他意识到他们是在拼命狂奔，沿途轻易地抛掷着宝贵的青春，义无反顾。

“前方是一片乱石头，我看不见别的。”他边跑边说。

“瞧瞧有没有异乎寻常的石头？”

“我只看见石块……”西姆的手被莱特握住了。他的声音变得低柔，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往下沉，万物像是一团舒适的和风，吹来美妙的梦境。“我看见一个浓荫遍地，气候温凉的山谷，里面浆果肥满，一颗颗赛似珍珠。你只要抛上一块石头，它们就会像是一阵红雨，纷纷落下。青草长得又嫩又肥……”

“我怎么没看见？！”她转过头去，加快步伐。

她脖子上长着柔软得像地衣一样的绒毛，银光闪闪，光洁得就像背阳的鹅卵石。只要吹一口气，它们就会抖动。他欣赏着这些绒毛，又看了看自己。他的手上青筋暴露，青春的力量已经开始衰退；双手捏紧，正在走向死亡。

莱特递上东西给他吃。

“我不饿。”他说。

“吃吧，你得填饱肚子。”她毫不客气地命令。“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打仗。”

“上帝啊！”他极度痛苦，大声吼叫。“谁喜欢战争啊！”



前方，石块像冰雹一般飞将下来，只听见“砰”地一声，有个人被砸得脑浆迸裂，倒在地上。战斗打响了。

莱特把石块传给西姆，作为武器。他俩立即冲进战场。

敌人的悬崖上，各种各样砾石像山崩一样滚滚而下。

这时，他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人，杀死别人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以便取得一个立足之地和足够的时间，伺机登上飞船。他左手握一张石盾，遮挡飞来的砾石“流弹”，一面东躲西闪，找机会抓起石头回敬敌人。周围砾石如雨，噼里啪啦响成一片。莱特跟着西姆一起朝前冲去，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两个战士在他俩的前面倒下死去了，死者的胸口皮开肉绽，露出骨头，血如泉涌。

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西姆猛地意识到自己拿生命来开这场玩笑是多么的愚蠢。我们决不可能攻下这座悬崖。矢石如雨，就像一堵不透风的墙，把他们挡在外面。有十几个人被砸得脑壳碎裂，还有七八个人手臂折断。突然飞来两块花岗石，砸中一个战士的大腿，一大块肉顿时撕掉。他痛得尖声大叫，大家跌作一团，一个个绊倒在地。

西姆脸上肌肉绷紧，开始后悔前来打仗。他东窜西跳，抬起眼睛在悬崖的周围寻找栖身之所。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躲起来，活下去。他明白自己必须干到底，但是勇气和信心却逐渐地离开了他。

莱特尖叫一声，西姆的心猛地一收，惊慌失措。他一眼看见莱特的手腕受伤了。伤口骇人地翻开，鲜血渗出指缝，往外直流。她把手夹在胳膊窝里，稍微减轻一点儿疼痛。西姆怒火中烧，按捺不住，猛地冲上前去，举起石头，一块块扔去，弹无虚发。他眼看一个敌人中弹倒下，从山洞的高处滚到低处。西姆大声吼叫，喉咙生疼，肺部一起一伏；他疾步飞奔，只觉



得两腿生风，大地在脚下飞旋。

一块流石猛然砸中西姆的头部。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连连倒退。他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沙泥。宇宙似乎融化了，化成了一座紫晶色的转轮。他躺在地上，心里明白：自己的末日已经临头了。周围的人们苦战方酣。西姆迷迷糊糊地感到莱特朝他俯下身来，用冰凉的手抚摸着 he 发烫的前额。她奋力想把他拖出战场，然而 he 躺着不动，长叹一声，叫她一个人逃命。

“别打了！”有人大叫一声。整个战场似乎一下子静了下来。“撤退！”又是这个声音，疾速下了命令。西姆侧身躺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转过身来，往回飞跑，急急似漏网之鱼。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了！西姆注视着同伴们肌肉绷紧的背影。他们飞快地甩开双腿，一起一落往回狂奔。战场上弃尸遍地，伤兵们大叫救命。然而，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营救他们了。酷热的空气刺痛着人们的两肺，他们拼命朝山洞跑去，不然就会被太阳烧成灰烬。

太阳！

西姆看见另外有个人朝 he 奔来。那是契恩。莱特帮助西姆站起来，一面轻声鼓励他：“你能走吗？”

他呻吟一声：“我想可以吧！”

“那么，走吧。”她说。“先慢慢走，再逐步加快。咱们能够走回去，一定能够走回去。”

西姆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这时候，契恩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契恩眼射凶光，表情反常。他出其不意猛然把莱特推到一边，抓起一块石头朝西姆的脚踝上用力一击，顿时掀去一大块肉。他干完了，闷声不响。

契恩后退一步，还是一句话不讲；龇牙咧嘴，眼露凶光，活像晚上从深山里钻出来的一头野兽。他的胸脯一起一伏，瞧



瞧瞧西姆的伤口，又瞧瞧莱特，再回过头来瞧瞧西姆的伤口。他松了一口气，说：“这一来，他可永远也回不了家了。”说罢，朝西姆点点头。“我们只好把他撇在这儿了吧，莱特！”

莱特像一头发怒的猫扑向契恩，盯住他的双眼：然后咬紧牙关，龇牙咧嘴地发出一声尖叫。她伸手朝契恩的手臂、头颈上乱抓，抓出道道血印。契恩骂了句脏话，跳将开来，她举起一块石头朝他扔去。契恩叫了一声，又跳开几码远，躲开了石块。“傻瓜！笨蛋！”他轻蔑地看莱特一眼，叫着：“跟着走！要不了几分钟，西姆就得见阎王了。走吧！”

莱特转过身来，脊背对着契恩说：“除非你肯背我，我才走。”

契恩脸色一变，眼睛里兴奋的光焰熄灭了。“时间来不及了。背了你，咱们两个都会死掉。”

莱特彻底看透了他，说：“就算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你背我走吧！”

契恩恐惧地看了一眼太阳，二话不说，一溜烟似地逃走了。他的脚步远去，渐渐消失。“但愿他摔断脖子！”莱特愤怒地注视着契恩的背影，轻轻地说。契恩正沿着深谷的边缘飞跑。她转向西姆：“你能走吗？”

西姆受伤的脚踝极为疼痛，整条腿都抬不起来了。他点点头，自我解嘲地：“不消两个小时，咱们就能走回山洞啦！我倒有个主意。莱特，你背我走。怎么样？”他露出一丝打趣的苦笑。

她挽住他的臂膀。“无论如何，咱们还是得走。走吧！”

“不！”他说。“咱们呆在这儿。”

“为什么？”

“这儿就是咱们的家。走也是一死，还不如死在这儿。”



咱们还有多少时间？”

他们俩同时抬头望着太阳，计算时间。“还有几分钟。”她回答，声音呆滞平板。她把他挽得紧紧的。

阳光洒向大地，把悬崖壁上黑色的巉岩染成了深沉的棕紫色。

他是多么愚蠢啊！真应该留在迪恩克身边工作、沉思和幻想。

他站在悬崖脚边，敌人的山洞下面。他鼓起腮帮，大声挑战：“谁敢来与我对打！”

一片沉默，只有峭壁传来嗡嗡的回声。空气变得热乎乎的。

“别白费力气了。”莱特劝他说。“他们根本不会理你。”

“你们没有听见我的话吗？！”他又喊了起来。西姆那条受伤的腿痛得直拌，只好用那条没受伤的腿来支撑全身。他挥了挥拳头：“派个有种的来吧！我不会转身逃回家去的！我要打个漂亮仗！派一个下来，为你们全洞的光荣而战！我一定能够杀死他！”

没有回音，比刚才更加寂静。一股热浪汹涌扑来，席卷大地，旋又退去。

“毫无疑问，哈哈！”西姆双手反背，光着身子，张开嘴巴，抬起头来，嘲弄敌人说：“毫无疑问，你们当中想必一定能找出一个不怕跛子的人来吧！？”又是一片沉默。“难道连一个人也找不到吗？！”还是一片沉默。“那么，是我错了。我太抬举你们了。我将站在这儿，直到太阳炙干皮肉，烤碎筋骨。我要痛骂你们这群懦夫！懦夫，你们真是无愧于这个称号！”

有人答腔了。



“我可不允许别人叫我懦夫！”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西姆探过身去，连腿的伤痛也忘记得一干二净。

悬崖第三层上的一个山洞口，出现了一个男人。

“下来！”西姆催他。“下来，胖小子，来杀死我吧！”

那人怒容满面，瞪了西姆一两秒钟。他手无寸铁，慢慢地走下山径。顿时，悬崖上每一个沿口都挤满了看热闹的脑袋。他们是这幕活剧的观众。

那人走向西姆。“咱们将恪守决斗的规则。你懂得这些规则吗？”

“我将边打边学。”西姆回答。

这话使那人笑逐颜开。他气势汹汹地瞧着西姆，但是不带恶意。“我就告诉你这一点：”他慷慨大度，毫不保守地说。“如果你死了，我会给你的未婚妻找一个地方住。让她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你是个好小伙子。”

西姆很快地点了点头。“我准备好了。”他说。

“规则很简单。我们用石头作武器，不用拳头打。岩石和太阳总会叫咱们中间的一个离开人世的。现在，就开始吗——”

八

地平线上，太阳微微露了露脸。“我的名字叫 W。”西姆的对手自我介绍，同时漫不经心地拾来一把石块和卵石，掂了掂份量。西姆也拾起一把石头，照葫芦画瓢。他已经好多分钟没有吃东西了，感到很饿。在这个星球上，饥饿是人类的灾星；他们的肚子老是饥肠辘辘，永远需要没完没了的食物。他的血液无力地流动着；血管发热、舒张，带来阵阵刺痛。他的胸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起一伏。



“打呀！”悬崖上三百个观众一起大吼。“快打呀！”男人、妇人和小孩列成一排，站在悬崖的岩石上，骚动喧嚷。“快打，快打呀！”

像是受了人们的召唤，太阳跃出了地平线。两个敌手像被一块扁平滚烫、哧哧作响的石块砸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连连摇晃。热焰逼人，他们赤裸的大腿和上身顿时渗出汗珠。他们的脸和手都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

W 瞧了太阳一眼，换了换身体的重心，好像不忙于开战。然而，他招呼也不打，悄悄地用拇指和食指猛然把一块卵石弹了出来，打中了西姆的面颊。西姆摇摇晃晃，朝后退去，受伤的腿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胸口也感到一阵连锁的痛楚。

W 悄悄地几步滑过来，他的魔术师一般的手里又发出几把看上去不能伤人的小石子。它们吱吱地擦过天空，每一块都命中了目标，打中了西姆的神经中枢。有一块击中胃部，十来个小时里吃的东西差点儿全部吐出来；第二块打中额头；第三块打中脖子。西姆跌倒在滚烫的沙地上，双膝扑地一声跪倒在坚硬的地上。他面无人色，双眼发直，眼皮直眨，热泪盈眶。然而，就在倒下之前的一刹那，他猛力甩出一把石子。

石块呼呼作响，擦过大气；只有其中的一块击中了 W，但是这块石头打中了眉心。W 一声惨叫，立刻双手捧住那只受伤的眼睛。

西姆想悲叹，又想苦笑，但是忍住了。真是出乎意外的转败为胜！对方的眼睛！那会使他赢得时间。“啊！上帝！”他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时间就是一切！”他顿觉胃里作呕，喘不过气来。“上帝，再给我一点儿时间吧！只要一点儿就够了！”

W 睁着一只眼睛痛苦地摇摇晃晃抓起石块，朝西姆扔去。



西姆打了个滚，躲开飞来的石块。这回 W 的命中率可不高了；石头全部飞到了一边去。即使有几块打着西姆。也只是强弩之末，失去了份量。

西姆用力半抬起身来，瞧了一眼莱特。莱特也正在瞧着他，嘴里咕咕哝哝为他祝福，给他勇气。西姆汗流浹背，像是刚刚淋了一场雨。

太阳已经跳出了地平线。可以闻到一股热气。石块晶晶反光，就像是一面面镜子。沙粒沸腾翻滚，一幅幅幻影浮动，遍布山谷。W 不再是一个，他分身为十二个幻象，笔直地站着，准备再一次投掷石块。白昼的威胁来了。十二个形象各不相同的斗士闪闪发光，又像一面面鸣响的铜锣在西姆的眼前跳跃。

西姆气喘吁吁，心情绝望。他张开鼻孔呼吸，感到空气仿佛在燃烧；他嘴唇干裂，吸进的不是氧气，而是火焰；肺里像无数的火把在燃烧。他显得非常枯槁衰弱，毛孔里渗出的汗珠，立刻又被蒸发。他愈感体力不支，幻觉中看到自己变得跟死去的父亲一模一样——老迈，瘦小，萎缩！沙地在哪里？他还能动吗？啊！整个世界在他脚下旋转，移动！现在，他站起来了。

悬崖上传来一阵模模糊糊的声音。悬崖上观众们的脸被太阳烤得通红。他们张大嘴巴，略带嘲弄，为 W 打气：“站起来，W！节省你的力气！直起身子来！出一身汗！”他们催促 W，W 站了起来，轻轻地慢慢摇晃。天边射来一道灿烂炽热的阳光，掩映着他摇来晃去的身影。“W，别动！节省你的力气，鼓起你的勇气！”

“考验！考验！”悬崖上的人们乱叫。“啊，太阳的考验！”

这是最艰苦的战斗。西姆满怀痛苦，斜了一眼自己出生的那座悬崖，它已经在幻觉中变了形。他似乎看见了爸爸和妈

妈。父亲面容颓丧，绿色的眼珠闪烁发光。妈妈的头发像一团灰色的烟云在滚烫的热风中飘荡。他得站起来去找他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尽尽儿子的孝心。

西姆听见莱特在后面呜呜啜泣，她已经倒在沙地上了。她的肉体在沙地上滚动，发出一种“哧哧”声。他不敢转身。一转身，他也许就会支持不住，猛然倒下，永远堕入黑暗和痛苦之中。

他双膝一软，心想：如果倒下去，我就会躺在这儿直到化为灰烬。W在哪里？离开他几码远的前方，W浑身是汗，弯着腰灵巧地朝前走着，似乎有谁用一把能砸毁一切的锤子不断地往他的脊背上敲打。

“倒下去，W，倒下去！”西姆暗中祈祷。“倒下，倒下去！你倒下了，我就可以走到你前面去！”

但是，W并没有倒下。他的左手一半松开，一块块卵石滑落到滚烫的沙地上。他的嘴唇龟裂，唾液干枯，两眼通红。但是，他没有倒下，求生的欲望给他以支持的力量；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吊住他的身体，不让他倒下。

西姆单膝跪倒了。

“啊，好啊！”悬崖上传来熟悉的喊声。他们等着看他死去，西姆抬起头来，机械地报以一种精神病人式的微笑，就好像他是一个扮演白痴的演员。“不行，不能就这样完了！”他晕头转向，但还是坚持着站了起来。他疼痛过了头，感到浑身麻木。嗖嗖声、吱吱声、嗡嗡声，充斥大地。一股热浪像是舞台的帷幕，无声无息，从天而降。万籁俱寂，只有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营营声。西姆的眼前出现了50个W的幻像——他浑身是汗，眼睛肿大，面颊下陷，嘴唇枯皱，就像是风干的果皮。然而，吊住他的那根线还是没有断。



“现在，”西姆烘干的舌头舔了舔发光的牙齿，呆呆地说：“我要倒下，躺着做梦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种慢悠悠的沉思的喜悦。他什么都准备好了。他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他抬起头，想看看是不是还有观众在瞧着他。

他们全都走了。

除了一两名勇敢分子，太阳把所有的人都赶回了山洞。他哈哈大笑，像个醉汉；瞧着汗水从干枯的手上一滴一滴落到沙地上，立刻被酷热蒸发了。

W 倒下了。

那根吊住的线断了。他俯身倒下，嘴巴里喷出一口鲜血，神经错乱，眼睛翻白。

W 倒下了，他的 50 个幻像也随之消失了。

风声如歌如诉，吹遍山谷。西姆瞧见一个蓝色的湖泊，湖旁有条淡蓝色的小河流，来供给水源。河边是几幢低矮的白色的房子，人们进进出出。房子周围绿树参天，幻觉中河旁的大树比七个人还高。

“现在，”西姆对自己说。“我可以心甘情愿地倒下死去了。死——在——这——个——湖——泊——里。”

突然，有一双手猛地在空中抱住了他，西姆不由得浑身一震。那双手把他高高地举到干燥的空中，像是挥动一只闪亮的火把。

“死是多么奇怪啊！”他想。一片黑暗遮住了他的双眼。

有人朝西姆的脸上泼凉水，他苏醒了过来。

他恐怖地睁开眼睛。他的头枕在莱特的大腿上，她正往他的嘴巴里喂食物。他感到极度饥饿和疲劳，但是恐惧驱散了饥饿和疲劳。他竭力探起身来，看见前面是一座陌生山洞的轮廓。

“今天是几号？”他问。

“安静些，别说话。今天就是你打仗的同一天。”她说。

“同一天？！”

她滑稽地点了点头。“你没有死。这是W的山洞。咱们现在住到了黑色悬崖的下面，可以多活三天。你这下满意了吗？躺下吧！”

“W死了吗？”他气喘吁吁地躺下了，心脏扑扑地跳动。他慢慢地松了一口气。“我赢了，我赢了！”他喘息着。

“W死了，咱们也差点儿完蛋。他们及时把咱们抬进了山洞。”

他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咱们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咱们必须恢复体力。我的腿……他瞧着自己的腿，又试了试。他腿上裹着一团黄色的草，已经不再作痛了。同时。他心跳加快，恢复正常。裹着绷带的伤口也不再化脓了。他想：黄昏之前，我必须变得身强力壮！必须这样！

他站起身来，一拐一拐绕洞而行，活像一头隐入囚笼的野兽。他感觉到莱特在看着他。他不敢和她的目光相遇。最后，他艰难地转过身来。

她柔声插话问：“你不是想登上那艘飞船？今天晚上就出发吗？太阳落山就走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回答：“对了！”

“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走吗？”

“不！”

“那么，我跟你一起去。”

“那可不行！”

“如果我跟不上趟，也不要你管！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



他俩对视良久。他疲倦地耸了耸肩。

“好。”他终于同意了。“既然我没办法阻止你，那咱就一块儿去吧！”

九

他们守候在新的山洞洞口。太阳落山了，岩石冷却，人可以行走了。远山顶上，飞船闪闪发光。现在是时候了。他们应该跃出洞口，奔向飞船了。

天色欲雨。西姆回忆起一个个大雨飘泼的夜晚——他眼看着雨水涨成小溪，小溪汇成河流，河流切割谷地。河流的方向是有规律变换的：今天流向北方，明天流向东北，后天就会流向西方。洪水不断切割山谷。地震和雪崩填满了旧河床，第二天洪水又把谷地重新切成一块一块。河流？河的流向？这个问题在西姆的脑海里久久徘徊。也许，有可能……好吧，他准备拭目以待。

西姆意识到了自己的脉搏在减缓。在新的悬崖之下，万物的生活节奏都减慢了。这是矿物质的神通，阻止了太阳射线的渗透。生活仍然节奏飞快，但是毕竟比以前要慢得多了。

“跑吧！西姆！”莱特叫着说。

他们俩冒着不是烧死就是冻死的危险，飞跑出洞，奔向远方的飞船。飞船，在召唤！

他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跑的像现在这么快，脚步“得得”地踏在椭圆形的巨大卵石上，踩得震天响。他们跑下谷底，缘山脊而上，又继续沿谷地前进。他们尽自己的肺活量，拼命呼吸。那座黑色的悬崖逐渐看不见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光跑步，不吃东西。他们在山洞里预



先已经撑饱了肚子。现在，跑就是一切。他们双腿起落，两臂摆动，肌肉颤抖。野外温度下降，空气温馨宜人。

“他们在瞧着咱们吗？”

西姆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但他还是听见了莱特上气不接下气的问话。

是谁在瞧着他们？西姆心里当然明白——那是悬崖上的人们。古往今来，多久才能看到这么一场与时间争长短的竞赛？一千天，一万年？多久才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试图飞奔越出深谷，穿过凉爽的平原？情侣们会不会停止欢笑，注视这一对像小不点儿似的男女青年奔赴命运？大嚼新鲜浆果的孩子们会不会停止玩耍，瞧着他们反抗时间，向前狂奔？迪恩克是不是还活着？他会不会蹙紧双眉，闭上眼睛，软弱无力，声调粗鲁地朝他们呼唤？向他们摆手？人们会不会骂他们是傻瓜白痴？一片谩骂声中，会不会有人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成功地到达那艘飞船？

西姆飞快地瞥了一眼天空。夜幕将临，暮色渐深，乌云从天外飞来。在他们前方约两百码的地方，一道闪电划过山谷，照亮远山，一股臭氧的味道弥漫长空。

“还有一半路程。”西姆气喘吁吁。他瞧见莱特侧过头去，瞧着她生活过的地方，流露出无限的向往。“现在是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返回还来得及，错过了机会，那……”

雷鸣响彻群山。风暴刮起来了，愈来愈大，愈来愈猛，天空像是裂开了一条又深又宽的裂缝。雨点夹着闪电，打在莱特白嫩的肌肤上。刹那间，她的头发全给雨淋湿了，闪闪发亮。

“现在已经太晚了！”她一声大喊，盖过了“得得”的跑步声。“咱们只好一心前进了。”

确实，太晚了！西姆估摸着距离，心里明白：现在，再也



不可能退回去了！

他脚伤作痛，只好放慢脚步。风刮得很紧，吹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风是从背后的悬崖那里吹来的，反而能对他们的前进助一臂之力。他希望这是个好兆头，但事实不然！

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显示了他在时间的估计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时间越来越少，而离开飞船却还有一大段不可逾越的距离。西姆跑步的速度越来越慢，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他心里暗暗恨自己，痛苦的热泪夺眶而出。

他知道莱特也有同感，不过她还是跑得飞快，几乎脚不着地，就像一只白鸟。他听到她呼呼喘气，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刀在刀鞘中呼啸作响。

天，已经半黑了。初升的明星透过厚厚的云层，闪烁夜空。闪电一耀，照亮了面前的小路；一场迅猛异常的暴风雨夹着雷电，倾盆而下。

他们脚下打滑，踏在溜滑的鹅卵石上继续前进。莱特摔了一交，她爬起来，愤怒地咒骂着。她摔伤了，浑身都是泥浆。倾盆大雨把她淋得浑身湿透。

大雨飘泼，声如雷震。雨迷住了西姆的双眼，沿着他的脊背淌下流成一条条小河。西姆难过得直想哭。

莱特又跌倒了，再又爬起来。她胸脯一起一伏，拼命喘气。

他搀扶着她说：“跑吧，莱特，咱们一起跑吧！”

“西姆，离开我，奔你的前程吧！”雨水灌满了她的嘴巴，到处都是雨水。“别管我了，跑吧！”

他浑身冰凉地站着，四肢无力，精神萎顿；希望的火焰闪烁了几下，终于熄灭了。冷雨倾盆，笼罩一切。世界是一片黑暗和绝望。



“咱们一道前进吧！”他说。“走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他们像幼儿学步，朝前走了50码。前面有个深谷，涨满了大水。水势汹涌，声如雷震，朝地平线滚滚冲去。

西姆拖着莱特拼命朝前走；突然，他大叫一声：“一条新的河道！”他手指前方，“河流每天切割出一条新的河道。莱特，快看！”他朝着洪水俯下身去。

他抱住她，跳入水中。

他俩挣扎着浮出水面，像两片小木片在洪水中随波逐流。水灌满了他们的嘴巴和耳朵。西姆死命抓住莱特的手指，河水冲得他俩站不住脚，连连翻滚。河的两岸，急速倒退。西姆看见高空闪耀着星光，一股新的求生欲望又强烈地在他的心里萌发了。不错，他们本人确实是再也跑不动了，但是洪水会把他们送到前方。

激流把他们冲向一堆瞭岩。他们的身体撞击着岩石，双肩像裂开了一样，腿也擦伤了。这条新形成的小河卷带着他们前进。“瞧，这儿！”西姆大叫起来，声音盖过了接二连三的雷电声。他欣喜若狂，把稳方向，朝深谷的对岸游去。飞船就停靠在眼前的那座山峰上，他们必须及时登岸，可不能擦着山脊被洪水带走。激流滚滚向前，他们拼命挣扎，翻到了岸边。西姆一跃而起，抱住一块突出的岩石，伸出双腿，挡住莱特；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们刚刚爬上岸，突然大雨骤收，风暴停止，乌云散开，天空澄清。万籁俱寂中，风声像是什么人在絮絮耳语。

“飞船！”莱特躺在地上叫着说。“西姆，飞船！这就是那座山峰，那艘飞船！”

这时候，寒流袭来了。那是致人死命的寒流。

他俩硬撑着，摇摇晃晃地爬上山去。寒冷像一种化学气体



透过肌肤，进入血液。他们冻僵了。

飞船就在他们前面，刚刚受过大雨的冲刷，闪闪发光。那是一场梦吧？西姆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真地到了飞船的前面！距离它，只有两百码！不，一百七十码！

地上开始结冰。他们连连滑跤，背后的那条河流冻成了一条暗白色的冰龙。天外几滴残雨飞来，硬得像小石块儿。

西姆刚走到飞船的舱前，又跌倒了。他真地摸到了它！摸到了飞船！他听见莱特声音嘶哑，呜呜哭泣。这就是那艘飞船！古往今来，有谁曾经来到过它的身边？今天，他和莱特实现了这个伟大的创举！

这时候，他的脉管也变得冰凉，凉得就跟空气一模一样。

飞船的舱门在哪里？

他们飞奔，搏击洪水，差点淹死；他们流汗，诅咒，拼命干；他们到了山上，爬到了飞船前面，摸着了它的外壳，他们高兴得狂呼大叫——然而，到头来，他们居然找不到舱门，不能进去！

他竭力控制自己。“绕着船体摸摸看，慢慢地仔细摸索。”他告诫自己。“不过，也不能太慢了！”他的手摸着冰凉的船壳，一点儿一点儿摸过去，手上出的汗几乎都冻成了冰块。莱特也从船的另一头一点儿一点儿摸过来，寒冷像一只拳头，把他俩捏在掌心。现在，这只拳头开始收紧了。

舱门！

金属，冷冰冰，永远不朽的金属！密封的船体上有一条小小的缝！他不顾一切，猛力推门。他感到肠胃结冰，手指麻木，眼睛也一半儿被冻住了。他猛撞，他大叫，他摸索着那扇金属的门。“开门！开门！”他努力摸索着，突然听见“咔嚓”一声，有什么东西被他撞开了……

只听见金属脱开橡皮垫时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空气密封门“呀”地一声被轻轻推开，面前是一片漆黑。

西姆瞧见莱特冲进房门，倒进一间发亮的小卧舱里；他拖着脚步，跟着她茫然走了进去。

那扇封了铅的密封门，在他们的背后自动关上了。

他突然感到一口气也透不过来，心脏跳动急剧减慢，几乎停止不动了。

现在，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被禁闭了。他跪倒在地，简直要闷死了。

他希望能从中得到拯救的那艘飞船现在正在减慢他的脉搏，破坏他的思维，致他于死命。一股对死亡的恐惧，朦朦胧胧地袭上西姆的心头。他心里明白，自己死到临头了！

一片黑暗。

在思索和挣扎中，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时光在流逝。他竭力想使自己的眼睛能够重见光明，心跳重新加快；但是，他血管里的血液流得很慢。他听到自己的心脏跳一下，停一会儿；再跳一下，又停一会儿；再跳一下，又停一会儿，然后再跳一下……心脏像是被麻痹了，每跳一下就有一次间隔。

他全身麻木，手、脚、指头都不能动。他想抬一抬睫毛，也好像重如千钧。他甚至没有力气转过脸来，看一眼躺在身边的莱特。

传来她有节奏的呼吸。那声音，像一只受伤的鸟儿，拍打着它干燥的翅膀。她躺得非常近，他几乎能感觉到她的体温；然而，咫尺天涯，她又好像躺在遥远的地方。

“我的全身越来越凉。”他想，“这就叫死亡吗——减速的心脏，发凉的躯体，缓慢的血液，迷惘的思想？”

他又眼盯住飞船的舱顶，来回扫视那些由复杂的机器和软

管组成的控制系统。关于飞船的知识——飞船的作用和它的原理——一点儿一点儿渗进西姆的脑海。他瞧着这一切，疲乏涌上了心头。一切都慢了下来，慢了下来……

舱里有架机器，上面装着一只白光闪闪的刻度盘。

它是派什么用处的？

他苦苦思索，就像是人在水下挣扎一样。

人类曾使用过这个刻度盘。人们需要它，曾经触摸过它。人类安装了这个刻度盘，修理过它。建造、安装、修理、接触和使用之前，人类就在它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这块刻度盘上有制造的数据，用途的介绍。它的形态就好像是梦中曾见过一样，告诉了西姆它的作用。只要时间充裕，把它上下左右看个遍，西姆就能弄懂一切。他忽然开了窍，仔细抚摸机器的各个部份，进行分析。

这个刻度盘是计算时间的！

刻度上标着几百万个小时！

真是不可思议！西姆眼睛睁得大大的，布满血丝，闪闪发光。人类哪里会用得着这么一台仪器呢？

西姆血液奔流，眼皮乱跳。他闭上眼睛。

恐惧占据了他的身心。一天过去了，“我躺在这儿，”他想。“一动也不能动，生命却悄悄地溜走了，青年时代马上就要结束。还要过多久，我才能自由行动？”

透过飞船的舷窗，他看见黑夜过去，白昼来临；白天过去，又是黑夜。天空中，星星在冷冰冰地闪烁跳跃。

“我将在这里躺上四五天，萎缩衰老。”他想。“在这艘飞船里，我一动都动不了。要是现在我在家里，呆在悬崖瞭岩之中，享受短暂生命的欢乐时光，那该有多好啊！到这儿来，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至少失去了一个个美妙的黎明和黄昏。尽

管莱特就躺在我的旁边，我却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亲近她了！”

他神志恍惚，心旌飘摇。他的思想在金属的飞船里乱撞，他从船体的结合部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他听见船壳夜里缩小，白天胀大，发出嘎嘎的声音。

黎明！

啊，又是一个黎明！

“今天，我已经完全长大成了人。”他想到这一点，咬紧牙关，命令自己：“我一定要站起来，我一定要动弹一下！我一定得享受享受生活的欢乐！”

但是，他还是动不了。他感到血液从一个心室流到另一个心室，慵倦地流动着，流遍他那麻木的躯体；他的肺部一起一伏，纯净了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飞船渐渐暖和了。不晓得哪一台机器发出“咔嚓”一声响，气温又自动地下降了。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弥漫了全舱。

夜幕降临，接着又迎来了黎明。

他躺着眼睁睁地又看着四天的生命溜走了。

他并不想挣扎，那绝对无济于事，生命，快要完了。

现在，他再也不想回过头去了。他不想看到莱特的面孔变得和他那受尽折磨的母亲一样——眼毛成了灰色的尘土，眼睛像是压扁的黄沙色的金属，两颊好比腐烂的石块。他不想看见她的脖子成了烤焦的黄草绳，纤手化作火上缭绕的轻烟，胸脯好像枯焦的果皮，头发犹如带茬的潮湿的灰草！

他自己变得怎么样了？看上去像个什么样儿？下巴凹下，眼窝深陷，额头遍布深深的皱纹——是不是这么一副模样呢？

西姆的体力开始恢复。他的心跳很慢，慢得简直不可思议，每分钟才一百来跳。西姆自己也感到好笑。他浑身凉嗖嗖的，思想活跃，舒服极了。



他把脑袋歪向一边，一眼瞥见莱特，不由得两眼发直，大吃一惊。他发出一声狂欢式的大叫！

她年轻貌美，不减当年！

她也在瞧着他，但是浑身无力，说不出话来。莱特的眼睛像两颗银白的纪念章，脖子柔软得像孩子的手臂，头发像一团蓝色的火焰。她的身子充满活力，头发闪闪发光。

四天过去了，她依然年轻……不，应该说：比他们登上飞船的时候还要更加年轻。她青春常在，风华正茂！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咱们到底在这儿呆了几天？！”

她谨慎地回答：“我不清楚。”

“咱们还是那么年轻！”

“那是飞船救了咱们。它的金属外壳挡住了太阳，隔离了太阳的催人变老的射线。它保护了咱们。”

她把眼睛移开，若有所思：“如果咱们呆在这儿……”

“咱们将永远年轻，青春常在！”

“六天？十四天？二十天？”

“也许，还要更长！”

莱特躺在那儿，一声不响；过了好长一会儿，她说：“西姆！”

“怎么？”

“咱们留在这儿吧！再也不要回去了！一回去，你很清楚将会有什么样的祸事临头……”

“清楚？那倒不一定。”

“咱们立刻又要变老了，不对吗？”

他避开她的目光，瞪着天花板，瞧着时钟正在转动的指针。

“你说得对，咱们会变老。”



“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咱们只要一走下飞船，马上就会受不了！”

“也许会吧！”

又是沉默。他试着活动四肢，舒展筋骨。他饿极了。

“人们正在翘首盼望，等待咱们回去！”他说。

“咱们认识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她说。这句话使西姆深受刺激，差点儿透不过气来。莱特又说：“或者几小时之内就会死去。咱们知道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西姆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幅画面，只见达克弯腰曲背，老态龙钟。西姆摇了摇头，像是要驱散这幅令人不快的幻像。“他们也许是已经死了。”他说。“但是，还有别的人才刚刚生下来哩！”

“可是，咱们连认也不认识他们！”

“尽管不认识，但他们总还是我们人类的后裔吧？”他说。

“如果咱们不去帮助他们；他们活上八天或者十二天之后，就都要死去。”

“你管不了这么多！西姆，咱们是年轻的；只要咱们自己永远年轻，别的管他呢！”

他不想再听她说下去了。呆在飞船里，永远年轻——那个念头实在太诱人了：“我已经比别的人活得长多了。”他说。

“我需要工人，需要他们来修理好这艘飞船。现在，咱们去寻找食物吧！看看这艘飞船是不是能够启动。我一个人恐怕没法使它启动。它太庞大了，我需要有人帮助。”

“但是，回去就意味着重新跑那么长的一段路。”

“这我明白。”他虚弱地站起身来。“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回去！”

“你用什么办法把人们带到这儿来呢？”



“咱们可以利用那条河流。”

“要是河流改变了方向呢？”

“我可以等待，一直等到它流向这里为止，莱特，我不得不回山洞去！迪恩克的儿子正在引颈盼望，盼我归去；我的姐姐，你的弟弟，都老了，就要死去。他们也在等待，希望能和咱们作最后的诀别……”

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莱特动了动身子，拖着脚步走过来了，她把头贴在西姆的胸前闭上眼睛，抚摸着他的胳膊说：“原谅我吧，我错了。你是应该回去，我太自私了。”

我笨拙地摸了摸她的面颊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也是人，咱们之间还谈什么原谅不原谅呢？！”

他们找到了吃的东西，从飞船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飞船里空无一人。只是在控制室里，他们找到了仅有的一具尸体。这人一定是机长。当其他人跳上“宇宙救生飞艇”驶入太空逃命的时候，机长单枪匹马驾驶着飞船迫降着陆。迫降的时候飞船的航空器撞坏了；飞船落到了一个山头上，与其它坠毁的飞船残骸遥遥相对。然而，飞船留在山头上，免遭了洪水之灾；人类对它可望而不可及。它像一只鸡蛋一样完整，但是寂然没有一点儿声响。那艘飞船就这样躺了不知道几千个日日夜夜！要是那个机长当时没有死去，西姆和莱特的祖先的生活就会大为改观。西姆浮想联翩，仿佛真地听到了遥远的战云震荡。这场仗是怎么打起来的？谁打赢了？还是两败俱伤？谁也不管那些战士了！哪一方是正义的？谁又是敌人？西姆所属的一方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西姆观察着飞船，心情十分急迫。他对飞船的性能一无所知；但是当走到舱门前面，摆弄了那些机器一番之后，他开始懂得了其中的奥秘。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缺船员”了。一个

人是没有办法使整个飞船启动的。他伸出手去搁在一台形似猪嘴的圆桶状的机器上面。突然，他的手猛地缩了回来，就像是给火烫着了似的。

“ 莱特！”

“ 那是怎么回事？”

他又用手碰了碰那台机器，兴高采烈地摸来摸去。他的手剧烈地颤抖，嘴巴一张一闭，眼泪夺眶而出。他瞧着机器，抚爱地摸着；然后又瞧了瞧莱特。

“ 有了这台机器……” 他大喜过望，简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似的轻声说。“ 有了，有了这台机器，我就可以……”

“ 可以怎么样，西姆？”

那台机器里有个开头像杯子一样的玩意儿，里面有一根杠杆。西姆把手伸进那只杯子。他们从舱顶望出去，可以看见远方的悬崖瞭岩连绵不断。“ 咱们刚才还在发愁，恐怕河水不流过这座山岭，对吗？” 他一面问，一面压制不住狂喜的心情。

“ 是的，西姆，不过……”

“ 河水一定会流到这儿来。今天晚上，我肯定可以回来！我将把五百人统统带来。因为用这台机器，我可以在谷地劈出一条河床，一直通到咱们住的悬崖前面。然后，黄昏水涨的时候，河水就会把我和别的人一道飞快地送回来！” 他抚摸着机器圆形的外壳。“ 刚才，我伸手一摸的时候，灵感顿时降临。我一下子就了解了它的功能和用途，你瞧。你瞧！” 他放低了那根杠杆。

一道白光射出飞船，尖啸一声，划破长空。

西姆在地上一点一点割出一道河床，毫厘不差，通往归途。傍晚只要暴风雨一来，河床里马上会灌满洪水。这时候，夜晚将尽，白天就要来临，日光开始向黑夜发动蚕食进攻。



西姆决定一个人回去，莱特呆在飞船里，以防备意外的情况发生。乍一看来。西姆是不可能跑回去的。早晨，没有河水来缩短他的旅程，送他到目的地。他不得不凭借短暂的黎明跑步穿过整个山谷。这样的话，他就决不可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因为太阳在半路就会把它烧成灰烬。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破晓以前出发！”

“这样一来，你又被冻死了。西姆！”

“瞧！”他调整了一下机器。这台机器已经帮助西姆在谷地里划出了一条新的河床。他抬起机器光滑的枪口，按了一下杠杆，又把它放了下来，一团烈火朝悬崖的方向射去，西姆的手指揪住一排控制按钮，使火焰的喷射保持三英里的距离。一切干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瞧着莱特。“可是，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莱特说。

他推开密封门。“现在离黎明还有半个小时，外面严寒刺骨，但是，如果紧靠着这束光平行跑步的话，我就能从中获得热量，保住性命了！”

“不过，那似乎并不很保险。”莱特反对说。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保险’两个字！”他朝前走了几步。“我在黎明前半小时起跑，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到达悬崖了。”

“然而，要是你在跑的时候，机器突然坏了呢？那怎么办？”

“咱们最好还是别去转这种不吉利的念头吧！”他说。

一眨眼功夫，他走了出去，他拖着脚步，胸口像是给谁踢了一脚。他的心脏几乎要炸开来了，周围的世界又一次迫使他进入了快节奏的生活。他感到脉搏加快，血液奔流。

夜，寒冷死寂。飞船射出来的热光划过谷地，营营作响，

十分暖和，实实在在。西姆紧靠这束白光，朝前跑去。要是在奔跑中，他一脚踏空，那就会……

“我会回来的！”他大声地对莱特叫着。

西姆沿着热光，跑着前去。

清晨，山洞里的人们看见一个长长的橙黄色人影，伴随着一道奇异的白光，凌空而来。人们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惊恐万状，呻吟啜泣。

终于，西姆到达了他度过童年时代的那座悬崖，只看见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这些都是陌生人，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时，他猛地意识到了想在这儿遇到熟人的念头，本身就是多么的荒诞可笑！有个老头儿站在悬崖上盯住他审视。“你是什么人？”老头儿大声地问。“你是从敌人的悬崖那里来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西姆，老西姆的儿子！”

“西姆！”

悬崖上有个老太婆尖叫一声，一跛一跛地从石头路上跑下来。“西姆，西姆，真是你吗？！”

西姆瞧着她，十分困惑。“我可不认识你呀！”他咕哝着说。

“西姆，你真认不出我了吗？啊，西姆！我是达克呀！”

“啊，达克！”

他感到一阵心悸。她扑到他的怀里。这个浑身发抖、老态龙钟、眼睛半瞎的老太婆，原来就是他的姐姐！

悬崖上又出现了另一张面孔。它冷酷而又狰狞。这个人瞪着西姆，大声狂叫。“把他赶出去！”老头儿大叫一声。“他是从敌人的悬崖里来的。他住在那儿，居然还是那么年轻！投过敌的人，决不能让他再回到咱们中间。你这个叛变的畜生！”



说罢，他扔了一块大石头下来。

西姆拉着达克，跳到一边。

人群骚动。他们举起拳头，奔向西姆，群情汹汹。“杀死他，杀死他！”老人咆哮。西姆弄不明白，这人究竟是谁？

“站住！”西姆对大家举起双手。“我是从船上来的！”

“飞船？”大伙儿一听，放慢了脚步。达克紧紧地依偎着西姆，抬头望着他那张年轻光洁的面孔，也不禁迷惘不解。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老头儿哇哇乱叫，又举起另一块岩石。

“我可以让你们多活十天，二十天，三十天！”

“三十天？”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那是怎么回事儿？”

“跟着我回到飞船里去。进入飞船，咱们就可以永远活下去！”

老头儿高高举起一大块岩石，正要砸下来。突然，他一口气接不上来，猝然中风倒下了。他和石块一起滚下来，滚到西姆的脚边，死去了。

西姆俯身仔细观察那具尸体。老头儿的眼神凶蛮，死气沉沉；嘴唇松弛，挂着一丝讥讽的笑容；身体皮开肉绽，一动不动。

“啊，这是契恩！”

入夜，两百来个人开始向飞船进军。洪水流进了新划成的河道，途中大约近百个人不是淹死就是在严寒中掉队失踪了；但是，剩下的人们都跟着西姆跨过了重重艰险，到达了飞船。

莱特正在翘首以待，她立刻大开舱门。

几个星期过去了。悬崖下，又是几代人死去了。飞船里，科学家和人却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熟悉了飞船的功能，研究了它的零件。

最后一天，二十多个操作人员各就各位，开始启动飞船。一场命运攸关的宇航，即将开始。

西姆的手指放到了控制电钮上。

莱特走过来，坐到他身旁的地上。她把头枕在他的膝盖上，眼睛眨了眨，神思恍惚。“我刚刚做了一场梦。”她凝视着远方说。“梦见我自己呆在一个寒热两极分化的星球上，在一座悬崖的山洞里生活。那里，人们迅速衰老；从出生到死亡，不超过八天。”

“多么荒诞不经的一场噩梦啊！”西姆说。“人类决不能在这种梦魇中生活下去！现在，你已经醒来了。”

他轻轻一按电钮。飞船启动，驶入太空。

西姆的话是对的。

噩梦终于结束了。

时间机器

—

时间旅行家（因为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正在对我们讲解一件玄妙的事情。他眨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的双眼，本来是苍白色的面容焕发着红光。炉火熊熊，银百合花灯盘中白热的灯光发出柔和的光辉，照着我们酒杯里泛起又消失了的泡沫。我们的坐椅是他特制的，它们好像在拥抱我们，爱抚我们，而不是仅仅让我们坐在上面。在一种宴会舒适的气氛里，思想不求精确，从容地奔流着。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讲述，用纤细的食指指出一些要点。我们懒散地坐在那里，赞美他对这新的奇谈怪论（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热忱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

“你们必须仔细地听我讲。我将不得不批驳一两个几乎已被公认的看法。例如学校里教给你们的几何学，就是以一种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

“想让我们从这儿开始，题目不是太大了吗？”长着红头发、爱好辩论的菲里贝说。

“我不要求你们相信任何无稽之谈。你们很快就会完全同意我的话。你们当然知道，一条数学上的线——一条厚度为零的线，实际是不存在的。人家那样教过你们吧？同样也没有一个数学上的平面。这些都是抽象的东西。”

“完全不错，”心理学家说。

“同样，仅有长度、宽度和厚度，一个立方体实际上也不



能存在。”

“这我不同意，”菲里贝说。“一个立方体当然可能存在。一切实际的东西……”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但是等一等。一个刹那间立方体能够存在吗？”

“不懂你的意思，”菲里贝说。

“一个完全不占任何时间的立方体能够实际存在吗！”

菲里贝思考着。“很清楚，”时间旅行家接着说，“任何实际存在的物体总是占有‘四’个方向：长度、宽度、厚度，以及——久度。但是由于肉体的天生弱点——这我一会儿再讲——我们往往忽视这个事实。实际上有四维空间，其中三者我们称为‘空间’的三个面，而第四是‘时间’。可是有一种倾向，要把前三者和第四者画一条实际并不存在的界线。因为恰巧我们的知觉，以我们生命的开始直到结束，是沿着第四者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地移动的。”

“那，”一个神情激动地凑着灯重新点燃雪茄烟的年轻人的说，“那……确实是很清楚的。”

“唔，这一点被如此普遍地忽视，真是非常奇怪的，”时间旅行家兴致更浓一点，接下去说。“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第四维空间’，尽管有些人谈到‘第四维空间’时并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这个，这只是另一种对‘时间’的看法。除了我们的知觉沿着它移动以外，‘时间’和三维‘空间’的任何一维并没有区别。但是有些糊涂人把这个意思弄反了。你们都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第四维空间’说的话吗？”

“我没听说过，”市长说。

“不是这样。‘空间’，按照我们教学家的说法，有三维，人家可以叫它‘长度’、‘宽度’、‘厚度’，而且可以用三个平



面来显示，每个平面都和另一平面成直角。但是有些爱动脑筋的人总是在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不能再有一维和其他三者成直角？——甚至还想尝试建立‘四维空间’几何学。仅仅在大约一个月以前，纽昆教授还在纽约教学学会讲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在一个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现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同样他们以为用三维的模型可以表现一个四维的立体——如果他们能掌握透视角度的话，——懂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市长喃喃自语。他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中，嘴唇好像在重复着神秘的词句似地动着。“是的，我想我现在明白了。”过一会他说。脸上有一瞬间露出喜色。

“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也曾有一段时间搞这种‘四维空间’的几何学。我得到的结果有些是希奇的。例如说，这里有张一个人8岁时的像，还有一张17岁的，一张23岁的，等等。显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四维空间’的存在用‘三维空间’表现出来的片断，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科学家们”时间旅行家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对他的话都相当理解以后接着说，“深知‘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儿有一张通俗的科学图片，一张气象记录。我手指头跟着划下去的这条线显示气压表的移动。昨天是这么高，昨夜降下来了，今天早上又升上去，这样缓慢上升到了这里。肯定水银没有在通常所承认的三维空间上追踪这条线？但是它的确追踪过这样一条线，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条线是沿着‘时间度’的。”

“但是，”医生说，眼睛紧紧盯着火中的一块煤，“如果‘时间’只是第四维的‘空间’，它为什么被认为、而且一直

被认为是什么别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时间’中自由活动，像我们能在‘空间’等其他三维中那样？”

时间旅行家微微一笑。“你那么确信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活动吗？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中能自由活动，我们可以随意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人们经常是这样做的。可是，向上向下怎么样呢？地心引力把我们限制住了。”

“不太确切，”医生说。“有气球呢。”

“但是有气球之前，除去一阵阵的跳跃和地面的高低不平之外，人是没有垂直活动的自由的。”

“他们仍然可以略微上下移动，”医生说。

“向下比向上要容易，容易得多。”

“而你在‘时间’中完全不能活动，你不能离开现在的时间。”

“亲爱的先生，正是这儿你搞错了。正是这儿所有的人都搞错了。我们总是在离开现在的时间。我们的精神存在是非物质的，没有任何维的。它沿着‘时间度’以均衡的速度从摇篮通向坟墓。就像我们从地面以上 50 英里的高度开始存在，然后走了下来一样。”

“但是主要的困难在这儿，”心理学家插上一句。“你能够在‘空间’的各个方向活动，但是你不能在‘时间’中活动。”

“那正是我的伟大发现的萌芽。但是你说我们不能在时间中活动是不对的。例如我非常鲜明生动地回想着某件事，那我就回到它发生的时刻，就像你们说的，我心不在焉了，我跳回一会儿。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向后退回去停留一段时间，就像一个野蛮人或者一个动物不能停留在离地面五六尺的高度一样。但是文明人比野蛮人在这方面要好些。他可以在气球里抗拒地



心引力向上去，为什么他不该希望最后他可能沿着‘时间度’停止或者加速前进，甚至转个弯走向别的方向呢？”

“哦，这，”菲里贝开始说，“是完全——”

“为什么不行？”时间旅行家说。

“它是不合情理的。”菲里贝说。

“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菲里贝说，“但是你绝不会使我相信。”

“可能不会，”时间旅行家说。“但是现在你开始看到我研究‘四维空间’几何学的目的了。好久以前我就大概知道一种机器——”

“在‘时间’中旅行的！”很年轻的人叫了起来。

“它将毫不在乎地在‘时间’和‘空间’的任何方向旅行，完全由驾驶员决定。”

菲里贝付之一笑。

“但是我有实验的证明，”时间旅行家说。

“它对历史学家将是方便极了，”心理学家提示说。“譬如说，他可以旅行回去，核实一下流传下来的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载。”

“你不以为你会引起注意吗？”医务工作者说。“我们的祖先是大大容忍年代错乱的。”

“人家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口中学习希腊语了，”很年轻的人说。

“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在二年级考试中给你不及格。德国的学者们已经把希腊文改进了那么多了。”

“还有未来呢？”很年青的人说。“想想看！人家可以用全部的钱来投资，放在那儿生利，而尽快赶向前去！”

“去发现一个社会，”我说，“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

义基础上面的社会！”

“放在一切狂妄放肆的理论里！”心理学家开始说。

“是的，原来我也是这样看，所以我从来没有谈起过，直到——”

“实验的证明！”我喊道。“你准备证明这个？”

“实验！”菲里贝叫道，他有点头脑发沉了。

“无论如何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尽管这全是胡扯，你知道。”

时间旅行家向我们大家微微笑着。接着，还带着一丝笑意，双手深深插在裤袋里，慢慢走出房间，我们听到他趿拉着鞋走过长长的通道到实验室里去了。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我不明白他有什么？”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花招，”医生说。菲里贝要想对我们讲他在伯斯仑看到的一个魔术师，但他还没来得及讲完开头，时间旅行家已经回来，菲里贝的故事就吹了。

时间旅行家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架子，比一个小钟大不了多少，做得非常精致。里面有象牙，还有某种晶莹澄澈的物质。现在我必须说清楚点，因为以下的话都是绝对不可理解的，除非我们接受他的解释。屋里凌乱地摆着几张八角形的小桌子，他挪过一张放到炉子前面，有两条桌腿在炉边地毯上。他把机器放到这张桌上，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桌上另外只有一盏带着小小灯罩的灯，明亮的灯光完全照在这模型上。周围还有十几支蜡烛，两支插在炉台的铜烛台上，其余的插在贴墙的烛台上。整个房间里灯火辉煌。我坐在挨着炉子的低低的单人沙发上，而且把它向前挪，几乎正在时间旅行家和炉子的中间。菲里贝坐在他的背后，从他的肩上向前张望。医生和市长从右方侧面注视着，心理学家从左面望着。很

年轻的人站在心理学家的背后。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在我看来，任何鬼把戏，不论构思多么巧，手法我么灵活，要想在这样情况下骗过我们，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时间旅行家看看我们，又看看机器。“嗨？”心理学家说。

“这个小东西，”时间旅行家说，他的双肘落在桌子上，两手一起按在机器上面，“只是个模型。这是我设计的一架在时间中旅行的机器。你们会注意到它看起来特别歪斜，这根棒有一种奇异的闪烁发光的外观，仿佛它有点儿假似的。他用手手指指着那个零件。“还有，这儿是一个白色的杠杆，这儿又是一个。”

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机器里窥视。“做得很漂亮，”他说。

“做它花了两年的时间，”时间旅行家回答他。然后，当我们全都像医生那样看了一番后，他说：“现在我想让你们全都清楚地了解，这根杠杆一经按下去，就把机器送进了未来，这另外一根控制着相反的方向。这个鞍子代表时间旅行家的坐位。我准备马上就按下这根杠杆，机器就要走开了。它将要消逝在未来里，无影无踪。好好看看它。也看看桌子，放心，绝对没有什么鬼。我不想糟蹋掉这个模型，还让人家说我是个走江湖的骗子。”

大约停了有一分钟。心理学家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但是又改变了主意。这时时间旅行家把手指伸向杠杆。“不，”他突然说。“借您的手用用。”他转向心理学家，把他的手拉在自己的手里，要他把食指伸出来。因此把时间旅行机送上它那无尽无休的航程的，正是心理学家自己。我们全看见杠杆转动了。我绝对相信没有任何花招。起了一阵风，灯焰跳动一下。炉台上一支蜡烛熄灭了，小小的机器突然打转，看不清楚了，



大约一秒钟光景，看起来就像个鬼影，像个隐约闪光的黄铜和象牙的旋涡。它走了，消逝了。除了那盏灯，桌子上面一无所有。

人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菲里贝说他见鬼了。

心理学家从昏呆中醒了过来，突然向桌子底下看。时间旅行家对他这样动作，开心地哈哈大笑。“嗨？”他说，还记住心理学家原来的调子。然后他站起来，到炉台上的烟丝缸前，背对着我们，开始装他的烟斗。

我们彼此望着发愣。“注意，”医生说，“你这一切都是当真吗？你真相信这架机器跑到时间里面去了吗？”

“当然，”时间旅行家说，弯下身子凑着火点了一根纸捻子。然后转过身来，点燃了烟斗，望着心理学家的脸。（心理学家为了表示镇静自若，抽起一支雪茄，可是没切去烟头就想点它。）“不仅如此，我还有一架即将完成的大机器在那里”——他指着实验室——“当它组装好以后，我想自个儿去旅行一次。”

“你是说那架机器已经旅行到未来去了吗？”菲里贝说。

“到未来或者过去，——我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边。”

停了一会，心理学家突然灵机一动。“它要是到哪儿去了的话，一定是已经到了过去了。”他说。

“为什么？”时间旅行家说。

“因为我假定它没有在空间里移动，如果它旅行到未来去，它会一直还在这儿，因为它一定会经过这个时间。”

“但是，”我说，“如果它旅行到过去的话，我们刚进屋时应该看到它，还有上星期四我们在这儿时；还有再上个星期四；如此等等！”

“严重的反对意见，”市长表示一种公正的神气，对时间

旅行家说。

“完全不是，”时间旅行家说，又对心理学家说，“你想想，你能解释这个。这是在阈限以下的表象，冲淡了的表象，你明白。”

“当然，”心理学家说，让我们安心。“这在心理学上是很简单的。我应该想到它，这十分清楚，而且对这个奇谈怪论愉快地帮了忙。就像我们看不清砂轮飞转和子弹在空中飞行一样，我们无法看到这架旅行机。也无法欣赏它。如果他在时间中旅行要比我们快五十倍乃至一百倍，我们经过一秒钟时它就经过了一分钟。因此，它造成的印象当然只有它在通常情况下的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是十分清楚的。”他把手伸过机器原来所在的空间。“你明白吗？”他笑着说。

我们坐在那儿瞪眼望着那张空桌子有一分钟光景。然后，时间旅行家问我们对这一切是怎样想的。

“今天晚上它似乎言之成理，”医生说；“但是等明天再说。等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

“你们愿意看看时间旅行机的实物吗？”时间旅行家问。说着，手里拿着灯，领着我们穿过通风的长廊，走到他的实验室。我清楚地记得那摇摇晃晃的灯光，他那奇异的、宽阔的头印在墙上的轮廓，影子的舞动；记得我们跟着他，给他弄糊涂了，可是并不相信他；记得我们在那实验室里看到了曾在我们眼前消逝了的那架小机器的放大版。有些部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的，有些一定是用水晶石锉成或锯成的。它大体上已经完成，但是还有几根没完成的水晶的曲棒，放在工作台上的几张图纸旁。我拿起一根仔细瞅瞅。它似乎是云母石的。

“注意，”医生说，“你是完全当真吗？还是只是个玩笑——象去年圣诞节你让我们看的那个鬼似的。”

“我准备坐到那架机器上，”时间旅行家说，手中的灯举得高高地，“到时间中探险。这是明明白白的吧？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我们谁也不太清楚该怎样看待这件事。

我越过医生的肩膀看到菲里贝的眼，他在严肃地向我使眼色。

二

当时我们对时间旅行机都不大相信。事实是，时间旅行家属于那种过分聪明得使人难以相信的人：你决不会感到你完全了解他；你总要怀疑有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某种潜伏的才智隐藏在他的坦白的后面。要是菲里贝拿出模型来给我们看，并且也用时间旅行家这番话对我们解释，我们的怀疑就会轻得多。因为我们会看得出他的动机。一个宰猪的屠夫都能了解菲里贝。但是时间旅行家的特点还不仅是有点想入非非，我们不能信任他。对于一个没有他那样聪明的人，有些事做出来就可以名声大噪，可是这些事一经他的手，仿佛就是鬼花招。事情干得太容易，这就是错误。严肃的人们严肃地看待他时，对他的行为举止绝不会十分相信，他们似乎觉得，把他们善于判断的名声交付给他，就同用脆薄易碎的精美磁器给幼儿园当摆设一样。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一个星期四这段期间，我们谁也没有谈论多少关于时间旅行机这回事。尽管它潜在的可能性的奇妙给我们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忘不了它似乎言之成理，就是说它实际上疑点极多，有可能造成年代颠倒和一片混乱。就我自己来说，我特别挂念着那个模型的玩意儿。我记得星期五在林尼安遇到医生时，曾同他讨论过。他说他曾在



杜平根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并且相当强调蜡烛的熄灭。但是究竟这把戏是怎么耍的，他也说不清楚。

星期四我又到里士满去——我想我是时间旅行家座上的一位常客。因为到得晚，已经有四五个人聚集在他的会客室里。医生站在壁炉前面，一手拿着一张纸，一手拿着他的表。我向周围望，想找到时间旅行家，而——“已经7点半了，”医生说，“我想咱们还是先开饭吧。”

“——在哪儿？”我说，提起主人的名字。

“你刚来吗？这件事相当怪。他不可避免地耽搁住了。他留下这张条子请我在7点钟时带领大家吃晚饭，如果他回不来的话。他说他回来时再向大家解释。”

“没能好好吃这顿晚饭似乎怪可惜的，”一位著名日报的编辑说。这时医生按铃招呼开饭。

除去医生和我，心理学家是唯一曾参加上次晚餐的人。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编辑布兰克，一位不知名的记者，还有位留须的、安静腼腆的人，我不认识他，根据我观察所及，他那天晚上始终不曾开口。餐桌上，大家对时间旅行家的缺席猜测了一番，而且我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时间旅行。编辑希望我们对他讲解一下。心理学家自告奋勇把上星期四我们看到的那“天才的奇谈怪论和鬼把戏”做了一番呆板的描述。他正在讲解时，通向走廊的门不声不响地慢慢地开了。我正对着门，第一个看到。“好哇！”我说。“终于回来了！”门开大了一点，时间旅行家已站在我们面前了。我惊叫一声。医生是第二个看到他的，他叫道，“天哪！先生，怎么了？”于是全桌的人都转身向着门口。

他一副令人吃惊的狼狈相。外衣沾满灰尘，袖子涂上了绿颜色，头发乱蓬蓬的，而且我觉得它更显得斑白了——不是由

于尘土就是颜色确实褪了些。脸色苍白得很难看；下巴上有一条暗红色的伤痕——没完全愈合的刀伤；似乎由于吃了很大的苦头，他的面容憔悴而枯槁。他在门口犹豫了片刻，好像是光线刺了他的眼似的。然后他走进房间。他走路一瘸一拐，就像我看到过的长途跋涉走坏了脚的人一样。我们默默地注视他，等着他说话。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痛苦地走到桌子前面，朝着酒瓶做了个手势。编辑满斟了一杯香槟酒，送到他的面前。他一饮而尽，似乎这对他很有好处：因为他向全桌的人望了一眼，脸上仿佛又掠过他从前的笑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先生？”医生说。时间旅行家好像没听到。“别让我打扰你们，”他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什么。”他停下来，伸出酒杯再要一杯酒，又一饮而尽。“好的，”他说。他的眼睛明亮了一点，两颊开始有点血色。他冲我们的脸上望了望，有一种迟钝的表示赞许的神情。然后，在这温暖舒适的会客室里兜着圈子。接着他又说话了，在说话时仍旧好像在摸索着一样。“我要去洗洗，换换衣裳，然后我再下来解释这些事情。……替我把那羊肉留下一点。我想吃点肉，想得要命。”

他望着编辑，这是个稀客，他向编辑问候。编辑提了个问题。“一会儿告诉你，”时间旅行家说，“我是——可笑！但是马上就好了。”

他放下杯子，走向通楼梯的门口。我又注意到他的跛脚和他软塌塌的脚步声，我原地站起来，在他走出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脚。他脚上只有一双破烂的、血迹斑斑的短袜。门在他的背后关上了。我有点想跟着他，但一想起他多么讨厌人家干涉他的私生活，就作罢了。可能一会儿我心不在焉。然后我听到，“著名科学家的惊人之举，”编辑在按照他的习惯考虑着

大标题，这使我的注意又回到明亮的餐桌上来。

“这是什么把戏？”记者说。“他是去赶集做买卖去了吗？我不明白。”我碰到心理学家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到时间学家的目光，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到时间旅行家痛苦地瘸着走上楼。我想别人都没注意到他的跛脚。

首先从这种惊愕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是医生，他按铃——因为时间旅行家憎恶让仆人在餐桌旁侍候——要一盘热菜。编辑看到菜来以后，哼了一声，就挥动刀叉，那个沉默的人也照样办理。晚餐继续下去。有一会谈话是连声感叹的，有时带着惊讶，然后编辑的好奇心炽热起来。“我们的朋友是横渡海峡去找点钱补充他不太丰裕的收入呢？还是他有他的尼布甲尼撒的遭遇？”他问道。“我确信这是时间旅行机的事，”我说，于是接着心理学家刚才的叙述，我也讲起上星期四的聚会。新客人们坦率地表示不相信。编辑提出反对。“时间旅行是什么？一个人总不会由于在奇谈怪论里打滚弄得满身尘土吧？”然后，他心中涌上一个念头，要来一张漫画。“未来”的人们连牙刷都没有吗？记者也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同编辑一道轻率地嘲笑这一切。他们都是新式的新闻工作者——高高兴兴，什么也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我们‘后天特派通信员’报道，”记者说着——更恰当地说是嚷着——这时时间旅行家回来了。他穿着平常的晚服，除去憔悴的面容以外，刚才使我吃惊的那些变化都已经不留痕迹了。

“喂，”编辑兴高采烈地说，“这班人在这儿说你旅行到下周去了！给我们讲小洛兹柏立的情况好吗？你认为他的运气怎样？”

时间旅行家一言不发地走到留给他的坐位上，按照他的老

样子沉静地微笑着。“我的羊肉在哪里？刀叉起肉吃是多美啊！”

“故事！”编辑叫道。

“该死的故事！”时间旅行家说。“我想吃点东西。我的血管里没得到点蛋白胨时，我是什么话也不想讲的。谢谢。来点盐。”

“一句话，”我说，“你是做了次时间旅行吗？”

“是的，”时间旅行家说，嘴里塞得满满的，点着头。

“我愿意出一先令一行买下一字不漏的记录，”编辑说。时间旅行家把酒杯推到沉默的人面前，用指甲叮叮当地敲着。沉默的人本来在呆呆地望着他的脸，这时吃了一惊，赶紧替他斟上一杯。以后，餐桌上的气氛是不大舒服的。就我来说，有些问题不断突然涌到我的唇边。我敢说别人也都一样。记者想缓和紧张空气，讲了一个黑梯·泡特的故事。时间旅行家专心致志地吃着晚饭，表现出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的好胃口。医生抽着烟，眯着眼睛望着时间旅行家。沉默的人似乎比平常更呆笨了，由于不知所措，一个劲儿有规律地饮着香槟酒。时间旅行家终于推开了他的盘子，看看我们大家。“我想我该道歉，”他说。“我实在饿极了。我度过一段极其惊人的时光。”他伸手要了一支雪茄，切去烟头。“请到吸烟室来吧。故事太长了，不能在这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讲。”他顺手按了按铃，引导我们大家走进隔壁房间。

“你已经把旅行机的事告诉给布兰克、达什和乔斯了吗？”他向后靠在小沙发上对我说，说出了三位新客人的名字。

“但是那不过是一种奇谈怪论，”编辑说。

“我今晚不能辩论。我可以把故事讲给你们听，但是我不想辩论。我愿意，”他接着说，“告诉你们我遭遇的一切，如



果你们想听的话，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打断我。我想讲出这个故事，非常想。它的大部分听起来好像是谎话，就算是吧！然而它完全是真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四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实验室里，从那以后……我度过了八天的时间，……这八天是从没有人曾经度过的！我几乎累死了。但是，在我把这件事讲给你们听之前，我不想睡觉，讲了以后我就要睡了。但是不要打断！同意吗？”

“同意，”编辑说。我们也一齐跟着说，“同意。”于是时间旅行家讲了我下面所写的故事。开始，他向后靠在椅上，象一个疲倦的人，后来他活跃起来。在把这些记录下来时，我特别感到笔墨——主要是我的学识不足——难以表达它的特质。我设想你们会聚精会神地阅读；但是你们无法看到讲述者在小灯照耀下那白皙、诚恳的面容，也听不到他声音的抑扬顿挫。你们无法知道他的言辞怎样宛转曲折地表达他的故事！我们多数听众都坐在黑影里，因为吸烟室的蜡烛没有点燃，只有记者的脸和沉默的人的小腿和脚被灯光照着。开始我们还不时地互相望望，过一会儿我们就不这样了，只是望着时间旅行家的脸。

三

“我在上星期四对你们中间有几位讲到时间旅行机的原理，并且让你们看到它还在车间里没有完工的实物。现在它就在那里，的确，有点行路磨损；一根象牙棒裂了，一根铜栏杆弯了；但是其他部分都是完好的。我原来指望在星期五完成它，但是星期五那天，当组装快要完成时，我发现有一根镍棒整整短了一英寸。我必须重制一根。因此这架机器直到今天早上才

完工。我最后把它检查了一下，拧拧所有的螺丝，给石英杆上再加上一滴油，然后我就坐到鞍垫上。我想大概一个拿手枪对准脑壳准备自杀的人准会同我当时一样，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只手拿着起动机杆，另一只手拿着制动杆。按一下起动机杆，几乎马上就按下制动杆。我好像天旋地转，有一种在梦魇中跌下来似的的感觉；周围一看，实验室还和原来一样。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有一会儿以为我的理智骗了我。然后我注意到钟。不久前它大约指着十点过一分，现在它已经将近三点半了！

“我吸一口气，咬紧了牙，双手抓住起动机杆，‘砰’的一声就出发了。实验室变得雾气腾腾，黑了下來。瓦切特夫人进来了。她显然没看到我，向花园门走去了。我以为她走这段路要用一分多钟，但是当时我看她好像火箭似地穿过这个房间。我把起动机杆压到最高档。夜幕降临，就像灯熄了似的，转眼之间，明天又来到了。实验室变得暗淡下来，一片朦胧。它愈来愈暗淡了。明天夜晚又是一片昏黑，然后又是白天，黑夜，白天，越来越快。我的耳朵里充满了乱糟糟的嘈杂声，一种奇异的、说不出的混乱落在我的心上。

“我恐怕我没法表达出时间旅行中那种奇异的感觉。那是极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同在急降铁路上的感觉完全一样——一种无可奈何的直冲下去的动作。我有预感到马上就要被撞得粉碎的恐惧。由于我加快了速度，黑夜紧跟着白天，就好像黑翅膀在扇动。实验室的模糊的影象，我似乎很快就看不到了。我看到太阳迅速地跳过天空，每分钟都在跳着，一分钟就标志着一天。我假定实验室已经被毁，我已经来到旷野。我仿佛看到过脚手架，但是我已走得太快，弄不清楚任何移动的东西了。最慢的蜗牛，也从我身边一下子冲过去。那种由于晦明交替而

连续的眨眼，使我的眼睛难受极了。在断断续续的黑暗中，我看到月亮穿梭似的来往，从缺到圆，有时也看那乍明乍灭的满天星斗。再过一会，当我继续前进时，速度更加快了，昼夜的跳动变成了一片灰白色；天空呈现奇异的深蓝色，一种仿佛刚刚破晓时那种辉煌的透明的颜色。跳动的太阳变成太空中的一条火，一道辉煌的拱门；月亮成了一条比较暗淡的波动的带子；我完全看不到星星，只能不时从蓝天上看到一道闪烁着的光环。

“景色笼罩在朦胧的云雾中。我还是在这所房子座落的坡上，山肩灰白而模糊，耸立在我的顶上。我看到树木生长变化仿佛蒸汽喷涌似的，一会儿枯黄，一会儿青翠。它们长出来，繁茂起来，凋零了，枯死了。高大的建筑物建立起来，隐约可见，非常漂亮。可是又像梦境一样消失了。整个地球的表面似乎都变了——在我的眼前溶化着，流动着。在记录我的速度的仪表盘上，小针越转越快。马上我就看到太阳的带子上下晃动，从冬至到夏至，夏至到冬至，只要一秒钟，也许更少一点。因此，我的步伐也就是一分钟等于一年多。这样，一分钟一份钟地，白雪闪过大地，消逝了，接着是明媚的、短暂的春天。

“起动时那种不快的感觉，现在不那么厉害了，终于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喜悦。我确实感觉到，机器有一种笨拙的摇晃，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的心灵太混乱了，不可能注意它，所以带着一种越来越厉害的疯狂，我一直向未来冲去。开始我简直想不到停下来，除去这些新的感觉以外，几乎什么也想不到。但是我心头马上又涌上种种新鲜的印象——一种好奇心和由此而来的一种恐惧——它们终于完全控制了我。我想，如果我靠近看看那在我眼前飞快闪过的模糊而难以捉摸的世界，将会看到人类有了怎样奇妙的发展，在我们初步文明的基础上

有了怎样惊人的进步。我看到身边升起高大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比我们当代任何楼房都更为庞大坚实，可是看起来就像是海市蜃楼的幻影。我看到山坡上一片更加郁郁葱葱的绿色，并且一直如此，没有冬季来隔断它。即使受我混乱的感觉遮挡着，大地看起来，也非常美好。我因此又打定主意停下来。

“特别危险的是，在我或者机器所落到的空间里，可能已经有了什么东西。当我高速穿过时间行进时，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我变得稀薄了，——像水蒸汽一样滑过纵横交错的各种物质。但是要停下来，可能就把我轧在当路的什么东西里面，挤成碎粉。可能使我的原子和障碍物的原子接触如此密切，以致引起一切深刻的化学变化——可能是大规模的爆炸，把我自己和我的机器炸出一切度的空间，炸到不可知中去。在我制造机器时，我就曾再在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兴致勃勃地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危险——一种人们不能不冒的危险。现在危险已经临头，无可避免，我再没有那种兴致勃勃的心情了。事实是，一切光怪陆离的事物，令人难受的机器轰鸣和颠簸，特别是长时间的跌落的感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我的神经完全摧毁了。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停下来，而在一阵赌气中，我又决定立刻停住。我象一个没有耐心的傻瓜，用力一拉制动杆，机器仿佛失去控制，团团地转个不停，把我从空中头朝前直摔下来。

“我耳边响起一声霹雳。可能我昏迷了一会。无情的冰雹在我的周围嘶吼着。我坐在翻倒了的机器前一片柔软的草地上。一切似乎还都是灰白色，但是马上我就意识到耳朵里嘈杂的声音消失了。我看看周围我好像落在花园中的一块小草坪上，四周有山杜鹃的丛林围着。我注意到，在冰雹的打击下，姹紫嫣红的花朵纷纷落下。在机器的上空有一小块乌云，悬挂着飞舞

跳动的冰雹，并且像一股烟似地从地上扫过去。转眼之间我周身都湿透了。‘对一个跋涉了无数年代来看你们的人，’我说，‘真是很好的接待。’

“我马上想到让浑身湿透可太傻了。我站起来四处一瞧，一座显然是用白石雕成的巨像，矗立在山杜鹃丛外，透过雾蒙蒙的暴雨隐约可见。但是世界上别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

“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雹柱比较稀疏一点时，白色的巨像看得清楚些了。它是很大的，因为一棵白桦树刚刚挨到它的肩。它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形状有点像长着双翼的斯芬克斯，不过翅膀不是垂直插在两旁，而是伸展着，仿佛是在翱翔。据我看，底座是青铜的，满覆着铜绿。巨像的脸恰巧正对着我，无光的眼睛仿佛在注视着我；它的嘴唇边有一丝笑影。它已经饱受风霜的侵蚀，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病态感。我在一小段空间中——半分钟，也许半点钟，站在那儿看它。冰雹时疏时密，石像仿佛也在前进或后退。终于我的眼睛离开它一会，看雹幕已经稀疏，天空逐渐晴朗，似乎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又仰望那蹲踞的白色巨像，突然想到我这次旅行真是十足的卤莽。雹幕完全消逝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人间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万一残忍又成为通常的情感？要是在这段期间人类已经失掉它的人性，变成某种非人的东西，没有同情心，而且特别凶猛？我可能看上去像某种古老世界的野兽，只是对于公共的爱好来说是更可怕更讨嫌的——一条该被无情地宰杀的肮脏的畜生。

“我已经看到了其他巨大的形体——有着复杂胸墙和长长圆柱的高楼大厦，连同密布着灌木林的山坡透过稀疏的风雨向我靠拢。一种难堪的恐惧支配着我。我发狂似地转向时间旅行机，努力想把它修复。我这样干的时候，阳光透过雷雨射到我

的身上。灰蒙蒙的暴雨已被扫开，象魔鬼的披风似地消失了。在我的头顶上，夏季蔚蓝色的天空中飘过几丝彩云，一会儿又无踪无影。我周围的高大建筑清晰地耸立着，反射着雨后的阳光，在一带没有溶化的白色冰雹中显得特别突出。我感觉自己无遮无掩地处身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也许就像一只晴空的小鸟知道鹰隼正在头上张着翅膀就要扑下来时一样。我的恐惧变成了疯狂。我歇了口气，咬紧牙，连手带脚，重新用力抓住机器。由于我拼命挣动，它起动了，翻了个身。它把我的下巴猛击一下。我站在那儿，一只手在鞍子上，另一只在起动杆上，气喘吁吁地，准备再登上机器。

“但是在准备好匆忙撤退时，我的勇气恢复过来了。我更加好奇地而且比较大胆地看看这个遥远未来的世界。近处一座房屋的高墙上开着个圆门，我看见圆门里有一群人形，穿着柔软华丽的袍子。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他们的面孔正朝着我。

“然后我听见越来越远的人声。穿过白色斯芬克斯旁边的丛林，可以看到奔跑着的人们的头和肩膀过来了。其中有一个出现在一条小路上，小路笔直通向我和旅行机所在的小草坪。他是个小家伙——可能有4英尺高——穿着紫袍子，腰间束着一条皮带。脚上穿着凉鞋还是半高腰靴——我无法分辨清楚；他的腿，一直到膝盖全是光着的，头上也没有带帽子。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天气是多么温暖。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文雅的人物，但是纤弱得难以形容，这使我吃惊。他红润的面孔使我想到肺病患者那种更漂亮的颜色——那种我们经常听到的病态美。一看到他，我突然恢复了信心。我把手从机器上放开了。”

四

“过一会儿我就和这个未来世界中脆弱的小东西面对面了。他一直向我走来，冲着我笑。他的神态中毫无恐惧之色，这马上使我惊讶。然后他转身向他后面的两个，用一种奇异的、非常流利悦耳的语言和他们讲话。

“又有几个走过来了，一会儿有一小群大约八九个这样精美的生物围着我。他们当中有一个向我打招呼。十分奇怪，我想到我的声音对于他们是太粗太重了。因此我摇摇头，指指我的耳朵，又把头摇一摇。他向前走一步，犹豫了一下，然后碰碰我的手。接着我感觉到别的柔软的小爪子伸到我的背上和肩上。他们想要证实我是真实的。他们这样做丝毫不让人吃惊。的确，这些漂亮的小人儿身上有些特点，能使人产生信心——一种优美的文雅，某种孩子似的无忧无虑。而且他们是那样柔弱，我想我可以像玩九柱戏那样把他们一下子扔倒十几个。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粉红的小手去摸时间旅行机时，我做了个突然的动作警告他们。幸好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我那时想到了一种我一直忘记了危险，于是伸手从机器栏杆里边把起动杆拧下来，装进我的口袋里。然后再转过身来，设法和他们交谈。

“那时，我可更近地观察他们的容貌了。从他们德累斯顿细磁式的美貌上，我又看到一些特点。他们的头发都是鬈曲的，齐着颈项和双颊，脸上一点毛发的影子都没有。他们的耳朵小得出奇。他们的小口双唇猩红，并且相当地薄。下巴尖尖的。眼睛大而温柔。可能出于我的私心——我当时就想到他们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有意思。

“他们没有来和我谈话，只是站在我的周围微笑着，彼此



轻轻地嘀嘀咕咕。我开始同他们交谈。我指指时间旅行机，又指指我自己。接着，想了想怎样来表示时间，我指了指太阳。马上一个穿着紫白格子衣裳的特别漂亮的小东西，顺着我的手势，然后模仿一声打雷的声音。这使我吃了一惊。

“我有半晌说不出话来，尽管他那姿势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突然我的心头涌起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是傻子吗？你们可能很难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我的。你们看，我一直预料着公元80.2万多年的人们会在知识、艺术、一切方面难以置信地超过我们。突然，他们中有一个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明他的智力水平和我们的5岁儿童一样——问我是不是在雷雨中从太阳上下来的！我原来从他们的衣裳，他们柔弱轻巧的四肢和瘦弱的面孔，就对他们有些看法，这一下全清楚了。我感到一阵失望。片刻之间，我觉得我白花功夫制造了时间旅行机。”

“我点点头，指着太阳，逼真地模仿了一声霹雳，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一齐后退一步光景，向我鞠躬。然后有一个笑着走到我跟前，拿着一串我从来没见过的美丽的鲜花，系到我的脖子周围。这个主意受到悠扬的喝彩。于是，他们马上全都来往奔跑，寻找花朵，笑着把花抛到我的身上，直到我几乎被花窒息了。你们从没看到过那种花人，是难以想象无数年代的文化创造出来了何等精美奇妙的花朵的。后来有人提议该把他们的玩物放到最近的楼房里展览，于是他们领我经过白色大理石的斯芬克斯旁边——它似乎一直在微笑地望着我惊愕的神色——向一座庞大的用回纹装饰的灰色石头建筑物走去。当我跟着他们走时，我又想起了我对一个深沉的、智慧的后代所具有的信念，不由得高兴起来。

“建筑物的入口很大，整个体积庞大无比。我主要注意的自然是那些越来越多的小人儿和在我面前张着大嘴的那些阴森



莫测的大门。越过他们的头所看到的世界，给我总的印象是一片错综复杂的、长满了美丽的灌木和花草的荒野，一个久已无人管理，可是没有杂草的花园。我看到许多奇异的白花，长长的花穗能开出直径 1 英尺左右的花。它们散在各处，仿佛是在五光十色的灌木中间野生着。但是，我已经说过，我当时还没有仔细看清楚。时间旅行机还是放在草坪上的山杜鹃丛中，没人管它。

“门口顶上的圆拱，雕刻着华丽的花纹。我当然不曾仔细观察那些雕刻，不过我仿佛觉得当我通过时曾看到一些花纹，它们使人想到古代腓尼基人的装饰。使我惊异的是，它们都已久经风雨的剥蚀，残破不堪。有几个穿着更漂亮的人在门口迎接我，于是我们就进去了。我，穿着黯淡的 19 世纪服装，看上去十分古里古怪，佩着鲜花的花环，被一大群穿着鲜明的、颜色柔和的袍子、手足洁白的人们簇拥着，只听到周围一片悦耳的笑声和笑语。

“穿过宽大的门道，我们走进了与之大小相称的大厅，四壁裱糊着棕色墙纸。屋顶遮在阴影里，窗户上有的配着花玻璃，有的却没有，透进有限的光线。地板是用某种非常坚硬的白色金属的巨块铺筑的，而不是木板或石片。这些巨块都已年深月久，经过多少代人来往践踏，以致在主要的通道上都磨成了深沟。横列在道旁的有无数张光滑石板做成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堆堆水果。有些我认得出是特别硕大的覆盆子和柑桔，但是它们大多数是不认识的。

“这些桌子中间散乱地放着许多坐垫，引导我的人们坐到上面去，同时比着手势让我也坐下。丝毫没有什么仪式，他们就开始用手拿果子吃，把果皮果渣顺手扔在桌子旁边的圆洞洞里。我满心情愿地照样行动，因为我又渴又饿。我一边吃一边

悠闲地打量着这个大厅。

“可能最使我吃惊的就是它那凋敝的样子。花玻璃的窗户都是一式的几何图形，很多地方已经破碎了。挂在下方的窗帘也积满了厚厚的尘土。我还注意到，我旁边一张大理石桌子有一角已经残破了。尽管如此，给人整个的印象还是十分富丽堂皇的。在大厅里就餐的可能有 200 来人。他们大多数尽量靠近我身边坐着，很有兴味地注视着我，他们的小眼睛在他们吃着的水果上方闪烁着。他们穿的都是柔软的、然而结实的丝料子。

“顺便说一下，水果是他们的全部饮食。这些多少万年以后的人们都是严格的吃素的。当我在他们那里时，尽管馋着想吃肉，也只能素食。的确，后来我发现，马、牛、羊、狗，都已经和鱼龙一样绝种了。但是，那些水果是非常让人喜爱的，其中有一种特别好，是一种有三角形硬壳的粉质的东西，当我在那里时似乎一直都是旺季，我就拿它当主要食品。最初，我对这些奇异的水果，以及那些奇妙的花，都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后来我开始领悟到了它们的重要。

“可是，我现在正在向你们讲述，我在遥远的未来吃水果宴的事。当我肚子稍为饱一点时，我就下决心要努力学习我这班新人们的语言。显然，这是下一件该办的事。水果似乎是便于引起话头的东西，我拿起了一个，发出一连串疑问的声音和手势。要想让他们懂得我的意思是相当困难的。我的尝试开始只能引起一种惊异的目光或者一阵狂笑。但是不久，一个长着漂亮头发的小家伙似乎领会了我的意图，重复着一个名字。他们必须用一大串话来互相交谈或者商量事情。当我开始尝试模仿他们那种细声细气的语言时，引起一阵大笑。然而，我感到自己像老师同孩子们一起似的，坚持下去，以上我就学会了至少有 20 个名词；接着我又学会了指示代词，甚至还有‘吃’

这个动词。但是这件事进展缓慢，小人儿们不久就厌倦了，想躲开我的询问。所以，我只好让他们在兴趣时一点一点地教我。不久我就发现，我每次只能学非常少的一点，因为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们更懒、更容易疲倦的人。

“不久我就发现我的小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可能像孩子似地热情地叫喊着向我跑过来，但是，同孩子一样，他们很快又会停止研究我，游荡着找别的玩具去。宴会和初次交谈结束以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最早包围我的人都已经走了。我那么快就不注意这些小人儿，也到阳光灿烂的大地上。我不断地又碰到这些未来世界的人们，他们往往跟着我走上一小段路，边说边笑议论着我，然后向我微笑或者友好地打个手势，就听我自便了。

“当我从大厅走出来时，大地上已是宁静的黄昏，夕阳散发着温暖的余晖。开始，一切都是乱纷纷的，一切都同我所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连花也不一样。我刚离开的大厅是坐落在一道宽广的河谷斜坡上，可是泰晤士河或许已经从现在的位置移动了一英里。我决定爬到大约一英里半以外的一座小山顶上，从那儿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看一看我们这个星球在公元80.2701万年的模样。我应该说明，这正是的旅行机小小的仪表盘上所标明的年代。

“我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着一切可能说明那种辉煌业绩何以趋于毁灭的迹象。因为在我所看到的世界中，它确实是趋于毁灭的。譬如，在我刚走上山不远的路上，就有一大堆花岗石，用铝块围着，形成一座由危墙和废墟构成的迷宫。在迷宫里有一丛丛非常美丽的宝塔形的植物——可能是荨麻之类，但是叶子成为奇妙的棕黄色，而且不带刺。它显然是某一巨型建筑的遗址，是为何而建的我就无法判断了。就在这儿，以后我

将遇到一次非常奇异的经历，这儿只初步透露一下，以后我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更奇异的发现。

“我在一块平坡上歇了一会，突然想到一个念头，我向周围一望，发现看不到任何小房子。显然，单间房屋，甚至于院落，都已经不存在了。草木丛中到处散布着宫殿式的建筑，可是作为我们英国风景特色的平房和村舍，都看不到了。

“‘共产主义’，我自言自语。

“接着我就又想起一件事。我看看那跟着我的五六个人。然后，突然我看出他们全都穿着同一式样的服装，有着同样柔软光滑的面容，同样浑圆的少女似的肢体。我以前意没注意到这点，这也许令人觉得奇怪。但是一切都是那么奇怪。现在我对这个事实完全看清楚了。在衣着方面，在目前区分两性的肌肤、举止各方面，这些未来的人们都彼此相似。而且在我看来，孩子只是他们父母的缩影。我由此判断那个时代的儿童都是特别早熟的，至少在体格方面是如此。后来我为这个想法找到了充分的证明。

“由于这些人生活得那样安逸，我感到这种男女差别的减少毕竟是值得向往的。因为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柔弱、家庭制度、职业分工，都仅仅是体力时代斗争的需要。在人口已经平衡而且蕃茂的地方，生育过多不是国家的幸福而是它的损害。在很少见到暴力、后代已经安全的地方，有效的家庭就很少必要，实际上就没有必要，适应儿童需要的两性划分也就消失了。这种情形在我们当代已经初见端倪，它在这未来的时代里就会完全实现。我必须提醒你们，这只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我才知道它同事实是相去多么远啊。

当我正在沉思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建筑物，好像是圆顶屋下面的一口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稍微想了一

下，居然还有井存在，真是怪事。然后，又回到我原先的思路。向山顶上去没有什么大建筑了。由于我步行的能力显然非常了不起，很快我就开始单独走了。带着一种自由和冒险的奇异感觉，我一口气奔上了峰顶。

“我在那里找到一个坐椅，这是用一种我不认识的黄色金属制的，有些地方已经被一种粉红色的锈所腐蚀，并且一半覆盖着潮湿的绿苔。椅子的扶手雕铸成格里芬头形。我在上面坐下来，环视那长长的白昼日落时分我们古老世界的壮观景色。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可爱最美好的景色之一。太阳已经落山，西天燃烧着金色的晚霞，点缀着几片紫色和绯红色的云彩。下面是泰晤士河的河谷，河水仿佛是一条闪光的钢带。我已经讲到过零星散步在草莽中的巨大宫殿，有的已成废墟，有的还有人居住。各处都有白色或者银色的巨像，矗立在地球上荒芜了的花园里。到处还可以看到圆顶屋或者方尖塔的垂线。没有篱笆，没有产权的标志，没有农业的痕迹，整个地球已经变成一个花园。

“这样观察着，我开始对我所看到的事物做出解释。按照那天黄昏时的想法，我的解释大致如下（后来我发现我只对了一半——或者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

“在我看来，我已经碰上了人类衰退的时期。红色的夕阳使我想到人类的末日。到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我们目前所努力的社会事业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可是再想一想，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力量是由患难产生的，安适是对柔弱的鼓励。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作——使生活越来越安适的真正的文明化的过程——已经一直向前推进，登峰造极。人类联合起来征服自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认为只是梦想的事物已经成为周密的计划，并且实现了。而结果，就是我看到的一

切！

“归根到底，今天的卫生工作和农业都还在初级阶段。当代的科学只征服了人类疾病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坚定不移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的农业、畜牧业只在某些地方除掉了一种杂草，或者培养出二三十种优良的品种，却让大多数植物自生自灭。我们通过选种逐步改进我们所喜爱的植物和动物——它们是多么少啊！有时是一种新的更好的桃子，有时是一种无核的葡萄，有时是一种更大更香的花，有时培育出一种更方便合用的牲口。我们逐步地改进它们，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模糊的、试探性的，我们的知识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我们笨拙的手里，大自然是羞怯的，缓慢的。有一天这一切将会组织得比较好些，而且越来越好。尽管有些旋涡，这总是主流的趋势。整个世界将是智慧的，有知识的，并且是合作的。征服自然的进程会越来越快。最后，我们将聪明而细心地按照人类的需要来重新调整动植物的布局。

“这种调整，我说，一定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在我的旅行机穿过的这段时间距离中彻底完成了。天空里没有蚊子，地面上没有莠草和菌类。到处都是水果和鲜美的香花；艳丽的蝴蝶往来飞舞。医药预防的理想已经实现。疾病已经根除。我住在那儿时没看到任何传染病的痕迹。我以后还得告诉你们，就连腐烂和枯朽的过程也受到这些变化的深刻影响。

“社会的胜利也实现了。我看到人类住在华丽的房子里，穿得很漂亮。我还没有看到他们从事劳动。没有任何斗争的痕迹，不管是社会斗争还是经济斗争。商店、广告、贸易，一切构成我们这个世界实体的商业都不见了。在那金色的黄昏，我想到了社会天堂，这是很自然的。我估计曾经碰到过人口增加的困难，而现在，人口已经停止增加了。



“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适应这种变化。除非生物科学完全谬误。人类智慧和力量从何而来呢？困苦和自由。这是使活泼、强壮、敏锐的生存下去，而弱者被排挤掉的条件，是鼓励能干的人们忠诚地联合起来，鼓励自我克制、忍耐和果断的条件。家庭制度和由此而来的情感，猛烈的嫉妒，对后代的慈爱，做父母的痴心，全都是因为幼儿随时可能遇到危险而成为合理，受到支持。现在，这种紧急的危险在哪儿呢？已经有一种反对男女间的嫉妒，反对强烈的母爱，反对各种热情的感情正在产生，而且将要增长。这些都已成为不必要的东西，它们使我们不舒服，是野蛮的遗迹，同文明的快活的生活是不合拍的。

“我想到这些人身体的瘦小、智力的贫乏，还有那些庞大丰富的遗址，它使我更加相信人类已经完全征服了自然，因为战斗以后接着迎来了安静。人类曾经是强壮有力、聪明智慧的，曾经用了大量的精力改变他们生活的条件。现在改变了的条件又发生了反应。

“在完全平安舒适的新条件下，对于我们来说，本来是长处的无穷无尽的精力，就变成了弱点。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欲望和倾向，对于生存曾经是必要的，而现在经常成为失败的原因。例如体力的勇悍，爱好打仗，对于文明人来说都已经没有多少好处——可能还是麻烦。而在体力平衡和安全的状态中，智力和体力都已成为多余。据我判断，已经有无数年代没有战争的危险或单独的暴行，没有野兽的威胁，没有需要身体抵抗力的疾病，没有劳动的需要。在这种生活中，我们称为弱者的现在已具有和强者同样的条件，确实不再是弱者了。实际上他们条件更好一些，因为强者将为精力过剩无处发泄而烦恼。我所看到的那些建筑物的精美，无疑是人类在同他们的生

活条件达成完全和谐灾害前精力最后的高涨——打开最后的太平局面的那次胜利的光辉。这些精力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精力在安适中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它通向艺术和情欲，然后是厌倦和毁灭。

“就连这种艺术的冲动最后也将消逝——在我所看到的‘时间’里几乎已经消逝了。用鲜花打扮自己，在阳光下唱歌跳舞。艺术精神只留下了这点点，再没有别的了。就连这也要退化成为一种心满意足的安坐不动。我们是在痛苦和贫困的磨石上把自己磨得锋利的，而在我看来，这里那可恨的磨石终于粉碎了！”

“夜色愈来愈浓，我站在那里，以为用这样简单的解释，我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的问题了——掌握了这些有趣的人的整个秘密了。可能他们节制生育的办法太成功了，他们的人口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愈来愈少。这可以说明那些废墟的由来。我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和大多数错误的理论一样！”

五

“当我站在那儿沉思着人类这个太完全的胜利时，一轮黄色的快到阴历十五的圆月，从东北方一片银色的流光中升起。明亮的小人形在下面停止走动了，一只猫头鹰无声地飞过去。我受到夜寒的侵袭，打了一个寒颤。我决定下去找个睡觉的地方。

“我寻找那座我所认识的大厦。我的眼光扫过去，看到那铜座上白色斯芬克斯的雕像。月光愈来愈亮，巨像也就愈来愈清楚。我可以看到它前面的银色的桦树。那丛山杜鹃在淡白的

月光下是一片黑色。我也看到那小小的草坪。我再向那草坪望去，一个奇怪的意念仿佛泼了我一头凉水。‘不’，我坚定地对自己说，‘那不是那个草坪’。

“但是它的确是那草坪。因为斯芬克斯那班痕点点的白色面孔正朝着它。你们能够想象当我确信这点以后我的感觉吗？你们是无法想象的。时间旅行机不见了！”

“仿佛脸上挨了一鞭，我马上想到可能失去我自己的时代，孤零零地留在这陌生的新世界上。只要这样一想，就带来肉体上的感觉。我可以感到它在抓住我喉咙，窒住我的呼吸。过一会儿，我又感到一阵恐惧，连跑带蹦地大步奔下山坡。有一次，我栽了个跟头，划破了脸，我顾不上止血，马上跳起来朝前跑，一道热流顺着我的脸和下巴淌下来。我跑的时候一直对自己说：‘他们把它移动了一下，推到路旁丛林下面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全力奔跑。整个这段时间，带着那种有时随着极端恐惧而来的确信，我明白这样让自己宽心是愚蠢的，我直觉地了解旅行机已被挪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呼吸都感到痛苦。我想，我从山顶跑到那小草坪上，整个两英里的距离，可能只用了十分钟。而且我不是青年人。我一边跑，一边大声骂自己太傻，竟然放心把机器留在那里，这样又耗费了好多气力。我大声叫唤，可是没有人答应。似乎没有任何生物在那月光下的世界上活动。

“跑到草地时，我最害怕的事证实了。没有一点那件东西的影子。面对着黑色灌木丛中的那片空地，我浑身发冷，几乎要昏倒了。我愤怒地绕着林莽丛奔跑，好像那机器可能藏在某个角落。然后，我突然停下来，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我的头顶上矗立着斯芬克斯，它高踞在铜座上，在初升的月光下又白又亮，斑斑点点。它似乎在嘲笑我的沮丧。

“要不是我确实了解那班小人儿的体力和智力不足的话，我也许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认为是他们替我把机器收藏到什么棚子里去了。我担心的就是：由于某种以前没想到过的力量出来插手，我的机器才不见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断言，除非在别的时代里产生过完全同样的复制品，旅行机是不会在时间中移动的。操纵杆的联结——它的方法我以后告诉你们——可以防止当操纵杆取下以后有人摆弄机器使它在时间中移动。它只是在空间里被挪动了，藏起来了。但是，它在哪儿呢？”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有点发狂了。我记得我在斯芬克斯周围月光下的林莽丛里跑进跑出，惊起了一种白色的动物，在朦胧的月色中，我认为它是一只小鹿。我还记得，那天深夜，我握起拳头打那些林丛，直到我手上的关节都被断枝划伤了，流着血。然后，心中充满痛苦，我啜泣着，说着疯话，走向那石头建的大厦。大厅黑暗、沉寂，一片荒凉。我在不平的地板上滑倒了，摔在一张孔雀石的桌子上，几乎折断了我的胫骨。我点着一根火柴继续向前走，经过那些落满灰尘的帘幕，这些帘幕我已经谈到过了。”

“我发现还有一个大厅，铺着垫子，上面大约有 20 来个小人儿睡着。我确信他们对我重新出现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我突然从静寂的黑暗中出来，带着难以理解的声音和火柴进射的亮光。他们已经忘掉火柴了。‘我的时间旅行机在哪里？’我像一个发脾气的孩子似地咆哮着，抓着他们，把他们一起摇晃起来。他们一定感到很稀奇。有些人大笑，大多数人看起来是吓坏了。当我看到他们围着我站着时，我意识到想让他们恢复恐惧的感觉，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所能做的最蠢的事情。因为，从他们白天的行为看来，我认为恐惧一定已经被他们忘记了。”

“突然我扔掉火柴，打倒一个挡住我的去路的人，又冲过

那大餐厅，走到外面的月光下。我听到恐怖的叫喊和他们的小脚到处乱跑、跌跌撞撞的声音。月亮在天空中逐渐升高，后来我做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我想使我恼火的是我的损失太出乎意料了。我感觉到和我同类的联系令人绝望地被切断了——在未知的世界成了陌生的动物。我一定是来回走着，说着昏话，叫唤着上帝和命运。我记得在度过那失望的长夜以后，感到可怕的疲倦；记得在各个不可能的地点搜寻；记得在月光下的废墟中摸索，在黑影中碰到过奇异的生物；最后，记得躺在斯芬克斯附近的地面上，极端可怜地痛哭着。我只沉浸在愁苦中。后来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一对麻雀在草坪上围着我跳着，伸手就可以碰到。

“我在早晨的新鲜空气中坐起来，试着回忆我是怎样到达那里的，为什么我有那么深的冷落和失望的感觉。后来我就一切都清楚了。在明明白白头脑清醒的大白天，我比较能够正视现实。我明白了夜来那种疯狂行为的愚蠢，能够对自己讲道理了。‘设想最坏的情况吗？’我说。‘设想旅行机完全丢失了——也许毁坏了？我应该冷静，耐心，学会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清楚了解使我蒙受损失的方法，以及怎样得到材料和工具。那么，我也许最后可以再做一架。’这将是唯一的希望，也许是可怜的希望，但是总比失望好。而且，它毕竟是美丽而且引人入胜的世界。

“也许旅行机只是被人家挪开了。那我还是必须冷静和耐心，找到收藏它的的地方，用武力或者计谋把它夺回来。因此我爬了起来，向四面看看，想找个能洗澡的地方。我感到疲倦，僵硬，风尘仆仆。早晨的新鲜空气使我也想同样清爽一点。我已经把感情全部发泄了。确实，当我开始办事的时候，我对自己夜来过分的激动都有点莫名其妙。我仔细考察了一下

那小草坪四周的地形。我向好些过路的小人儿尽可能地提了一些问题，但徒然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都不懂我的手势，有些人只是呆呆的，有些人以为是个笑话，向我哈哈大笑。我想，不伸出手去打他们漂亮的笑脸，真是世界上最难的事。这虽是个愚蠢的冲动，但是从恐惧和盲目的愤怒中产生的魔鬼不易控制，总想利用我烦恼时活动一下。草坪使我更好地考虑问题。我发现上面开了一道沟，大约正在斯芬克斯底和我刚来到时同翻了的旅行机挣扎的脚印中间。周围还有一些别的移动的痕迹，有些奇怪的狭窄的脚印，就像我所能想象的树懒的脚印一样。这引起我对底座更密切的注意。我想我已经说过，它是青铜制成的。它不是一个整块，而是每边都深嵌着精工雕刻的花板。我走过去敲敲它们，发现底座是空的。仔细考察那些花板，我发现它们同框架不是联成一体的。没有把柄或者钥匙孔，但是，如果那些花板像我想的那样是门的话，很可能是从里面开的。有一点在我心中是完全清楚了。用不着费多大脑筋就能推断出，我的时间旅行机就在底座里面。但是，它怎样进去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看到有两个穿着橙色衣服的人的头，正穿过丛林，从繁花满枝的苹果树下向我走来。我转身向他们微笑，招呼他们到我跟前。他们来了，于是我指着铜座，设法表达我要打开它的愿望。但是他们一看到我对铜座做出的姿势，他们的行为就非常奇怪。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对你们说明他们的表情。假如你向一个心灵纤细的妇女做一个粗鲁的手势，——那就是她可能的表情。他们走开去，仿佛受了最大可能的侮辱。我又对一个穿白衣的美貌的小家伙试一试，结果也是一样。不知怎的，他的态度使我自己感到羞愧。但是，你们知道，我需要时间旅行机，所以我又试了一次。当他和别人一样走开的时候，我的



坏脾气又上来了。我三步两步追上了他，揪住他颈部袍子宽大的地方，把他拖向斯芬克斯。当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恐怖和憎恶，我一下子又把他放走了。

“但是我还不甘心认输。我挥起拳头对着青铜板砰砰敲打。我想我听到里面有东西在动——更明确地说，我听到仿佛有吃吃的笑声——但是我一定听错了。当时，我从河里拣起一块大鹅卵石，拿来捶它，把铜板上的一道蟠纹都砸平了才罢手。铜绿像雪片似的落了一地。左右 1 英里远的纤弱的小人儿们一定都听到我气冲冲的阵阵捶击声。但是毫无结果。我看到他们一群人坐在山坡上，鬼鬼祟祟地望着我。最后，我又热又累，坐了下来，观察这个地方。但是我呆不住，不能长时间观察。我太像个西方人，不适合担任长时间的守夜。我可以搞一个问题搞上几年，但是让我无所作为地等上 24 个小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过了一会我爬起来，开始漫无目的地穿过丛林再向山上走去。‘耐心，’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想再得到旅行机，你必须不去管那斯芬克斯。他们不想要它，你会在能够索取它的时候把它弄回来的。坐在这群无名的东西中间，面对这样的难题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那是孤僻狂的做法。正视这个世界，学它的方式，注意它，当心别对它的意义做出太匆忙的猜想，最后你会对这一切找到线索。’当时，我突然想到这种情况是挺可笑的：想到我用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和劳动，为了要来到这未来的时代，现在又那么急切地想离开它。我亲自设置了人所设计过的最复杂最无望的圈套。虽然我身受其害，我还不能不这样做。我哈哈大笑起来。

“穿过那庞大的宫殿时，那些小人儿似乎都在回避着我。这可能是我的幻觉，也可能与我捶击铜门有关。但是我相当确

切地感到他们的回避。我小心地不显出任何介意，同时控制着不去追他们。过了一两天，一切又复原了。我尽力争取在语言方面有所进步。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到各处去探险。也许我错过了某些深奥之点，也许是他们的语言太简单了——几乎全是由具体的名词和动词构成的。似乎没有几个——即使有的话——抽象名词，也很少用形象化的语言。他们的句子通常都很简单，只有两个词，我只能表达或者懂得最简单的意思。我决心把我对时间旅行机的想念，以及斯芬克下面的铜门的秘密，都放到记忆的角落里，到我日益增加的知识能够自然地把它们引回来时再说。可是已有某种感情，你们可以理解到，把我限定在我到达的地点方圆几英里范围之内了。

“就我的眼界所及，整个世界显得都和泰晤士河谷一样丰饶。我从登上去过的每座山上都看到同样多的华丽大厦，材料和形式千变万化；同样的常青灌木丛；同样的开满鲜花的树木和高大的羊齿。有的地方波光如银，河彼岸的起伏的青色山峦，和肃默的长天连到一起。一种奇特的现象马上引起我的注意，有某些圆形的井，其中有几个似乎非常之深。有一个就在我第一次上山去的路旁。同其他的一样，它用青铜围起来，做得很别致，用一座小小的圆顶屋防御雨水。在这些井旁坐下来，我向那漆黑的直筒子里窥视，看不到任何水光，点起火柴也没有任何返光。但是在所有这些井里，我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啦哒！啪哒！啦哒！’好像大机器的节奏。我还从火柴的闪光发现，一股持续不断的气流顺着井筒送下去。不仅如此，我向井口里扔进一张纸条，它不是慢慢地飘下去，而是一下子被吸进去，看不见了。

“再过些时候，我把这些井同散布在山坡上的一些高塔联系起来，因为高塔的上空常有气流晃动，就像人们在热天烈日

烤透的沙滩上看到的那样。综合起来看，它强烈地暗示着有一个广泛的地下通风系统，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还很难想象。开始，我倾向于认为它与这些人的卫生设备有关。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是它完全错了。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在那个真实的未来世界里时，我对排水沟、钟、通信方式以及类似的工具了解得很少。在我所读过的一些关于乌托邦和未来世界的幻想中有大量关于建筑、社会组织等等的记述。但是当整个世界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的想象中时，这些细节都是不难掌握的。而对于一个真正的旅行家来说，当他置身在我在这里发现的这些现实中时，它们就完全不易把握了。请想象一下，一个刚刚从中非洲出来的黑人，回去将要怎样对他的老乡讲伦敦的故事！他对铁路公司、社会运动、电话电报的线路、转运公司、邮政汇兑等等能知道什么？可是，至少我们还是十分愿意对他那从没出过远门的朋友理解多少，相信多少？再想想我们时代的黑人和白人差距是多么小，我自己同这些黄金时代的人们差距是多么大！我感到有许多没看到的东西，它们使我得到舒适。但是，除去对自动化组织有一般的印象以外，恐怕我很难让你们明白这种差异。

“例如拿墓葬来说，我看不到任何火葬场或者任何令人想到坟墓的东西。但是我想可能在我未曾走到过的地方有公墓或者火葬场。这又是一个我有意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在这点上，我的好奇心最初完全被挫败了。这件事让我莫名其妙，它使我又注意到另一件事，那更让我百思莫解：在这些人当中完全没有老弱病残的。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对自己最初所想的自动化文明和一个退化的人类这种理论就不再满意了。可是我想不出别的。让我说说我的困难。我所探险过的几座大宫殿只是居住的地方、



餐厅和卧室。我找不到任何机器、任何种类的工具。然而，这里的人们穿着悦目的纺织品，它们必须不断地更新。他们的凉鞋，虽然没加装饰，确是相当复杂的金属制品。这些东西总得用某种方法做出来。而那些小人儿丝毫也没有创造倾向的迹象。他们中间没有商店，没有车间，也没有进口货物的标志。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优雅的游戏，在河中游泳，半开玩笑式的谈情说爱，吃水果和睡觉。我无法了解这一切是怎么维持下去的。

“再说到时间旅行机吧，我不知是什么，可是总有种东西把它弄进白色斯芬克斯的空底座里面。为什么？宰了我，我也无法想象出来。还有那些没有水的井，那些冒烟的柱子。我感到茫无头绪。我感到——怎么说呢？假定你找到一块碑刻，其中有些地方是优美的普通英语，却掺杂着许多你完全不懂的词句甚至字母？哦，这就是在我访问的第三天，公元 80.2701 万年的世界所给我的印象。

“那天我还结交了一个朋友——勉强称得上朋友。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看着几个小人儿在浅水流漂下去。水流相当湍急，但是对于一个中等水平的游泳者来说也不算什么。所以，当我告诉你们这些小家伙没有一个敢去营救那就要在眼前淹死的、呼声微弱的小东西时，你们就可以想到他们是多么无能。我看到这种情况，马上脱掉衣裳，从下游一个地方蹚进水里，抓住那可怜的小家伙，把她拖到岸上，脱离了危险。稍稍按摩一会她的肢体以后，她苏醒了。在我离开她之前，我满意地看到她已完全恢复了。我已经对她的同类做了很低的评价，不指望她会有什么感激之情。可是在这点上我错了。

“这件事是上午发生的。下午当我漫游回来时，看到我的小妇人，我相信她就是那个人。她用喜悦的欢呼迎接我，献给

我一个大花环——显然是特地为我制作的。这个小东西引起我的幻想。很可能我是感到太孤独了。不管怎样，我竭力表示欣赏这件礼物。我们不久就一起坐在一个石砌的凉亭里，彼此交谈，主要是微笑着。这个小家伙的友好态度给我的感受恰如一个小孩儿所给我的一样。我们互相传递鲜花。她吻我的手，我也吻了她的。然后我试着谈话，知道她的名字叫偎依娜。我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可是不知怎地感到很恰当。那就是历时一周的奇异友谊有开始，至于结局——我会告诉你们的！

“她完全像个孩子，想要一直跟着我，跟着我到任何地方去。我下一次外出漫游时，我打算故意让她走累了，最后丢下了她。她筋疲力竭，相当凄楚地在我身后呼唤着。但是我必须弄清楚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对自己说，我到这未来世界来，不是为了搞一次小小的风流事件的。可是当我丢下她时，她的痛苦非常厉害，她在分手时的叮咛嘱咐有时是发狂似的。总的说来，我想她的忠诚给我带来的麻烦不下于带来的安慰。然而，不知怎的，她毕竟是个很大的安慰。我以为她所以依恋着我，仅仅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直到后来很晚，我才清楚地知道我丢下她给她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同样直到后来很晚，我才清楚地知道她对我有怎样的价值。因为，就是由于表现喜爱我，以她那纤弱的无意义的方式表现对我的关切，这个活的小玩偶不久就使我感到，回到白色斯芬斯附近就像回家一样。而我每次翻过山头时，我就要想看到那那雪白和金黄的小小的倩影。

“我也是从她那里，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摆脱恐惧。白天，她是完全无所畏惧的，而且她对我有极为奇特的信心，因为有一次，在我犯糊涂的时候，曾经对她做出恐吓的鬼脸，而她只是哈哈一笑。但是她害怕黑暗，害怕影子，害怕黑的东

西。黑暗对于她是一件可怕的东西。那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它使我思考并且观察。后来，我发现好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人儿们天黑以后就聚集到大房子里，成群地住到一起。不带火光就走进他们当中，一定会在他们中引起恐惧的骚乱。我从没有发现在天黑以后他们还有人在室外，或者单独一个人住在室内。可是我还是那么一个傻瓜，没有从这种恐惧中吸取教训，而且不顾偎依娜的痛苦，坚持不和那些酣睡的人群睡在一起。

“这使她很苦恼，但到底她对我的爱情占了上风，在我们相识期间有五个夜晚，包括最后一夜，她都枕着我的臂膀跟着我睡。我尽顾说她，忘记说我自己的事了。谅必是在救她的前一天夜晚，我在黎明时分被惊醒了。我本来烦躁不安，做了个恶梦，梦见我淹没到水里，海葵用它们柔软的触须摸我的脸。我一下子惊醒了，仿佛有一种奇异的幻觉，觉得某种灰色的动物刚刚冲出房间。我想再睡一觉，但是我感到烦躁、不舒服。那时正是朦胧的破晓时刻，天色灰白，万物刚从黑暗中慢慢显露出来，一切都是没有颜色、轮廓分明的，而又不真实的。我起来走到下面的大厅里，再出去到宫殿前的石径上。我想我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去看看日出。

“月亮正在落下去，行将消逝的月光和灰白的曙色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片惨淡的朦胧。灌木丛还是漆黑的，地面是暗淡的灰色，天空是无色的，阴暗的。向山上仰望，我想我可能见鬼了。前后有三次，当我注视着山坡时，我看到白色的形体。有两次我想是看到了一个全白色的、猴子似的东西相当快地跑上山去。有一次在废墟附近，我看到他们一串三个，抬着一个黑色的躯体。他们走得很匆忙。我没看到他们的下落，似乎他们消失在灌木丛里了。你们必须了解，曙色还是朦胧的。我感



到有点寒气袭人，那种你们可能知道的捉摸不定的清晨的感觉。我怀疑我的眼睛。

“东方的天空渐渐明朗，白昼已经来临，它的鲜艳的色彩又回复到了这个世界上。我敏捷地细看了一下景色。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白色形体的痕迹，它们只是在昏暗中出现的动物。‘它们一定是鬼，’我说，‘我奇怪它们是哪个时代的。’因为这时我想起了格兰特·阿伦的一种理论，它使我很感兴趣。他说，如果每一代人死了，留下了鬼魂，最后世界就要被他们塞满了。按照这个理论，他们在80万年以后就会多得数不清了。一次看到四个并不算什么希奇。这是这全笑话并不解决问题。整个上午我都在想着这些形体，直到救俚依娜时才不再去想它们。我模模糊糊地把它们和我在第一次狂热地搜寻时间旅行机时所惊起的白色动物联系起来。俚依娜令人愉快地顶替了它们。然而，它们很快就又更为要命地占据了我的心灵。

“我想，我已经说过黄金时代的气候比我们的时代热得多。但是我不能说出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太阳更热一点，或者是地球离太阳更近了。通常都认为将来太阳一定要不断冷下去。但是对小达尔文的那些假设不太熟悉的人们，忘记了星球最后还是 要一个一个地落回母体里去。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太阳就因为补充了能量而大放光芒。很可能有某个里圈的行星已经遭受这种命运。不管什么理由，事实是太阳比我们所知道的要热得多。

“哦，一个很热的上午——可能是我到达的第四天，当我在我食宿所在的大房子附近那庞大的遗址中寻找荫凉躲避炎热和强烈的阳光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在那些大堆乱石中攀越时，我发现一道狭窄的长廊，末端和两边的窗户都被坍下的石块堵塞住了。和外面的强光相对比，开始我感到它是幽暗莫

测的。我摸索着走了进去。因为从亮变暗，我眼前仿佛有许多彩色光点在游动着。突然，我像着魔似地停住脚步。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望着我，通过外面日光的反射，这双眼睛在炯炯发光。

“一种稀有的、本能的、对野兽的恐惧，突然向我袭来。我握紧双手，坚定地望着那发光的眼球。我不敢转身。后来，我想起人类似乎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绝对安全的状态。我又记起了那种对于黑暗的奇怪的恐怖。我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住恐惧以后，向前走了一步，开口说了话。我承认我的声音是粗暴的，任性的。我伸出我的手，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马上那双眼睛向旁边转过去，有个白色的东西从我身旁跑过。我转过身来，心要跳到喉咙。只见一个古怪的猴子似的小东西，怪模怪样地低着头，跑着穿过我身后阳光照亮的空间。它撞到一块花岗石上，向旁边晃了一下，转眼间就藏到另一堆乱石的黑影里了。

“我对它的印象当然是不完全的。但是，我知道它是单调的白色，有一双奇异的灰色的大眼；还知道它头上有淡黄色的头发，一直披到脊背上。但是，如我所说的，它跑得太快，我不可能看清楚它。我甚至不能说出它是四条腿跑呢，还是仅仅上肢垂得很低。稍停一会以后，我追踪它到第二堆乱石中。开始，我找不到它。但是，在幽深的暗处过了一会以后，我碰到我已经讲过的那种井似的圆口，被一根倒下的石柱半封着。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东西可能钻进井筒里去了吗？我划了一根火柴，向下面望去，看到一个白色的小东西活动着，它一面后退，一面用它那明亮的大眼盯着我。它使我战栗。它是那样酷似一个人形的蜘蛛！它是从井壁爬下去的。现在我第一次看到有许多金属的脚手蹬形成通向井底的一种梯子。接着火柴烧了我的手指，从我的手中落下去，它熄灭了。我再点着一根时，



那个小鬼不见。

“我不知道我坐在那里向井底张望了多少时候。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能够使自己相信看到的東西是人。但是，逐渐地，我看到了真实的情况：‘人’不是只留下一种，而是分化成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上层世界’的我的文雅的孩子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唯一的后代，刚从我面前闪过的这个猥琐的夜游的白色东西，也是所有时代的后裔。

“我想到那些冒烟的柱子和我的地下通风设备的理论。我开始猜到它们真正的意义。我奇怪，这个莱摩在我设想的完全平衡的机构中干些什么呢？它同那些漂亮的‘上层世界的人们’那种懒散的宁静如何联系呢？在井底到底藏着些什么呢？我坐在井边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必须下去才能使我的疑难得到解答。而我又极端害怕到下面去！正在犹豫的时候，两个‘上层世界’的漂亮人儿正在调情，跑了过来，从阳光下跑进阴影里。男的追逐女的，一边跑一边向她扔花朵。

“他们看见了我似乎很苦恼，当时我正用手臂靠着倒下来的石柱，向井里张望。显然他们认为这样注视地洞是不好的姿态，因为当我指着这个洞，想用他们的语言提出问题时，他们显得更加苦恼，转身走开。但是他们对火柴很感兴趣，我划了几根让他们高兴。我再尝试问问井的事，又失败了。因此我很快就离开他们，想回到偎依娜那里，看她能告诉我什么。但是我的思想已经变了，我的猜测和印象都渐渐转入新的路子。现在，关于井的意义，关于通风塔，关于鬼的秘密，我都有了线索，更不必说关于青铜大门含义的暗示，关于时间旅行机的命运了。对于解决使我困惑的经济问题，我也得到了模模糊糊的提示。



“这是我的新看法。显然，这第二种‘人’是地下的。特别有三种情况，使我想到了他们之所以很少到地面上来，是因为他们长期地下生活习惯的结果。首先，那种变成白色的外表，通常主要生活在黑暗中的动物多数都是这样——美国肯塔基州山洞里的白鱼就是一例。其次，那双能够反光的大眼睛，也是夜游动物的共同点——看看猫头鹰和猫吧。最后，在阳光中那种明显的昏乱，那样匆忙地、跌跌撞撞、笨拙不灵地向黑影中逃窜，还有在光线中头的特殊姿态——全都肯定视网膜特别敏感这种理论。

“那么，在我的脚下，土地一定已经被大规模地挖了隧道，这些隧道就是新种族的住所。山坡上那些通风塔和井——实际上除河谷沿岸外到处都有——说明它的分布是多么普遍。那么，我们假定，为白天人种的舒适所必需的这样的工作，是在这个人的地下世界完成的，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这个观念是如此地言之成理，我马上就接受了它。我接着想人类是怎样出现这种分裂的。我敢说你们将预期我的理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而就我自己来说，我很快感到它远不符合事实。

“开始，从我们当代的问题出发，我以为事情十分清楚，就是现在仅仅是社会上暂时的劳资差别，经过逐渐扩大，就成为整个情况的关键。你们无疑会认为这是十足的怪事，完全不能置信——可是就在目前也有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对于文明生活中不太需要美观的部分，就有一种利用地下空间的趋势。例如，在伦敦有地下铁道、新的电气铁路、地下公路、地下工场车间和地下饭店，它们正在成倍地增加。我想，这种趋势显然已经发展到工业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是说，它已经愈来愈深地进入越来越大的地下工厂，在其中度过的时间不断增加，直到，最后——！即使在今天，伦敦东端的工人

不是生活在一种人工环境里，实际上同天然的地面已经断绝关系了吗？

“再说，有钱人那种唯我独尊的倾向——无疑是由于他们的教育不断进步，他们同穷人大老粗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已经按照他们的利益，使得相当大部分的地面封闭起来。例如伦敦周围美丽的乡村可能有一半不让人随便进去。这种扩大着的鸿沟——它是由于高等教育时间长、费用大，以及富人方面对文雅习惯的要求和适应这种习惯的大量设备——使得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交流，那种在目前延迟人类沿着社会阶层分裂下去的通婚，越来越少。所以，在地面上最后只能看到富有的人，追求享乐、舒适、美丽；在地下则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那些工人们就逐渐去适应他们的劳动条件。他们住到那里，毫无疑问，一定还要为他们地洞的通风付租钱，而且付得不在少数。如果他们不肯付的话，他们就会挨饿，或者被欠租逼死。他们当中那些又穷苦又敢反抗的人就死掉了。到头来，局势固定下来，幸存的人们对于他们地下生活的条件完全适应，按照他们的方式同地面上的人们一样快乐。在我看来，优雅的美和苍白的惨象都是自然的结果。

“我所梦想的人类伟大的胜利，在我的心中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它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在道德教育或者通力合作上取得了胜利。与此相反，我看到一个真正的贵族阶级，用完善的科学武装起来，把现代的工业制度推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它的胜利不仅是对自然的胜利，而是对自然和人类同胞的胜利。我必须提醒你们，这是我当时的理论。在乌托邦书籍的模式中，我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我的解释可能是极端错误的，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最能言之成理的说法。可是，假定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最后达到的平衡了的文明一定也早已过了它的全盛时期，

现在已经大大地没落了。上层世界的人们，过分的安全使得他们逐渐退化——在身材、气力、智慧各方面都萎缩了。这点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地下的人们成了什么样子，我还猜想不出，但是从我所看到的‘莫洛克’——顺便提一下，这就是那些生物的名字——来说，我可以想象到人类的变化比我所知道的那美丽的种族‘埃洛依’还要深奥得多。

“接着引起了一些麻烦的问题。为什么‘莫洛克’把我的时间旅行机取走了？因为我确信取走机器的就是他们。再有，如果埃洛依是主人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把旅行机归还给我？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黑暗？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继续向偎依娜询问‘地下世界’的事，但我又感到失望。起初，她不愿意理解我的问题，后来又拒绝回答我。她浑身发抖，似乎这个题目是难以忍受的。当我强迫她回答，而且也还有点粗暴的时候，她流泪了。这是我在黄金时代里除去我自己的以外所看到的仅有的眼泪。我一看到它，就马上不再用‘莫洛克’去麻烦她，只想到怎样从她的眼里除去这些人性遗留的痕迹。她很快就破涕为笑，而且拍着手，这时我严肃地点起了一根火柴。”

六

“过了两天以后，我才顺着新发现的线索，走上了显然是正确的途径，你们对此也许感到奇怪。我感到特别怕接近那些苍白的躯体。它们正像虫子那种灰白的颜色，像博物馆里保存在酒精里的标本。碰到它们时，感到齷齪冰冷。我的退缩也许大半是由于对埃洛依们的同情的影响，对他们憎恶莫洛克的情感，我现在也开始赞同了。

“第二天夜里我没有睡好，可能我的健康有点不正常。我

满怀着困惑和疑虑。有一两次，我说不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感到十分恐惧。我记得有一次悄悄地爬进了那些小人儿在月光中熟睡的大厅——那晚偎依娜和他们在一起——看到他们使我感到安心。就在那时我也想到，再过几天，月亮过了下弦，夜晚就更黑了，那时地下这班讨厌的动物，这些白色的莱摩，这些新的害虫，将要更常出现了。同时，在这两天中，我又有一种逃避不容推卸的义务的人那种不安之感。我肯定只有勇敢地揭穿地下的秘密才能够收回时间旅行机。但是我却不敢面对这个秘密。我只要有同伴就好了，那就不同了。我是孤单得可怕，就连要爬进黑暗的井下也使我害怕。我不知道你们能否理解我的感受，但是我从没有感到我的背后是十分安全的。

“可能就是这种不安，这种惶惶之感，使我离开探险的行动越来越远。我向西南方向现在称为康沃德的高地走去，在19世纪班斯塔德的方向，我远远看到一座绿色的大建筑，同我以前所看到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比我所知道最大的宫殿或遗址还要大，它的正面有一种东方色彩——它的表面有某种中国磁器那样青绿的、灰绿的颜色和光泽。外观的差异说明用途的不同。我有心前去探索，但是天色已晚。我是绕了一个大圈走累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地点的。所以我决定留到明天再说，就回去接受偎依娜的欢迎和温存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清楚地察觉到我对绿磁宫殿的好奇心是在欺骗自己。为了又逃避一天我所害怕的行动，决心不再浪费时间，到井下去。于是，我一大清早就向花岗石和铝的废墟附近一口井走去。

“小偎依娜跟着我跑。她在我身旁手舞足蹈，一直到了井边。但是当她们看见我俯身井口向下张望时，显得特别不安。‘再见，小偎依娜，’我说，同时吻了她一下。接着，放下了她，我开始翻过井栏，摸索攀缘的钩子。我也得承认，这是相当匆

忙的，因为我怕丧失了勇气！开始她很惊异地望着我，后来发出一声极为凄楚的狂叫，向我跑过来，开始用她的小手拉我。她的反对反而促使我前进。我可能有点粗鲁地把她摔开。转眼间，我就下到井的入口处了。我看到她那从井栏上向下望时痛苦的面孔，向她微笑，让她放心。然后我不得不向下看着那些不稳的钩子。

“我必须爬下大约有两百码深的井筒。要爬下去得靠井壁凸起的金属棒，它们本来是为了适合比我小得多、轻得多的动物用的，所以我向下爬时很快就受拘束，累坏了。还不止累坏了！有一根棒突然被我的体重压弯了，几乎把我扔到下面的黑暗中去。我一只手吊着呆了一会儿。从此以后我再不敢休息了。尽管我的手臂和脊背很快就酸痛难忍，我还是用尽可能快的动作爬下那陡峭的井壁。我向上看时，看到那井口，仿佛一个蓝色的小盘子，上面可以看到一颗星，小偎依娜的头则显得像一个圆形的黑影。下面机器‘砰訇’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逼人。除去上面那个小圆盘以外，一切都是漆黑的。当我再抬头望时，已经看不到偎依娜了。

“我感到一阵不安的痛苦。我想到试着再爬上去，丢开地下世界不管了。但是就在我心中这样想时，我还是继续下降。我终于看到在我的右方1英尺光景，井壁上有一个狭小的洞口，这使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把身子晃悠进去，发现它是一条狭窄的水平隧道的洞口，我可以在里面躺下来休息。这可不是休息得太早了。我的胳膊疼痛，背部肌肉因过分活动而麻痹，由于下降时长时间的恐怖而浑身发抖。除此以外，无边的黑暗使我的眼睛非常难受。空气中充满了向井底抽送空气的机器的轰隆声。

“我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一只柔软的手碰到我的脸，



把我惊醒了。我从黑暗中跳起来，抓住我的火柴，匆忙划着了一根，我看到三个和我在地面上遗址中看到的类似的动物，在火光中匆忙地后退。生活在照我看来幽深莫测的黑暗中，他们的眼睛是不正常地大而敏感，就像深渊中鱼的瞳仁一样，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射着光。我毫不怀疑他们能够在毫无光线的幽暗中看到我，而且除了光以外，他们对我似乎毫不畏惧。但是只要我一划着火柴想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飞逃，消失在黑暗的地沟里、隧道里，在那儿他们的眼睛以极其奇怪的方式向我瞪着。

“我试着向他们招呼，但是他们的语言显然同地面上人们的语言不同，因此我只能白费力气。而且就在那时，我仍然有逃避探险的想法。但是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顺着隧道摸索前进，发现机器的响声更大了。不久，墙壁从我身边闪开，我来到一个巨大的空间。再划一根火柴，可看出我走进了一个圆顶的大洞，它延伸到完全的黑暗中，超出我的火光范围之外。我的视野所及，只有点燃一根火柴时人所能看到的那么大小。

“我的记忆必然是模糊的。仿佛大机器似的那种庞然大物突兀在朦胧中，投下古怪的黑影，暗淡的鬼一般的‘莫洛克’躲在这些黑影里逃避火光。还得提一提，那地方又挤又闷，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新流出来的血腥味。在中央通道向前不远的地方，有一张白色金属的小桌子，上面好像放着饭菜。无论如何，莫洛克是吃肉的！我记得就在那时，我奇怪有什么大动物还残存下来，能提供我看到的那一大块红色的带骨肉。那儿全是模模糊糊的：浓的气味，莫名其妙的庞然大物，潜伏在黑影里猥琐的人形，只等到黑暗时再度扑到我的身上！后来火柴烧尽了，烧尽了，烧痛了我的手，落到地上，一个小红点在黑

暗中蠕动着。

“后来我想到，对于干这种事情，我是何等装备不足啊。当我开动时间旅行机时，我是荒唐地假定未来的人类一定在各方面都比我们自己无比地先进。我来时没带武器，没带医药，也没带烟——有时我想抽烟想得要命——甚至连火柴也带得不够。我要是想到带柯达照相机多好啊！我可以用一秒钟就把地下世界的一瞥拍摄下来，然后再在空闲时研究它。但是当时的事实是，我站在那儿，只带着大自然赋予我的武器和能力——手、脚、牙齿，还有四根余剩下来给我应用的安全火柴。

“在黑暗里所有这些机器中间，我害怕向前走。只是靠了火柴最后一瞬的余光才发现我的火柴剩得不多。直到那时我才想到需要节约它们。在吓唬那些地面上的人们时，我已经浪费了差不多半盒，他们认为火是新奇的东西。现在，如我所说，我只剩下四根了。当我在黑暗中站着的时候，有一只手碰到了我的手，细长的手指来摸我的脸，我感到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我想象我听到周围一群那些可怕的小东西的呼吸。我感觉到我手中的火柴盒被轻轻打开了，另一些手从我身后拉我的衣裳。这些无形的东西在研究我，给我一种难以描述的不快之感。我在黑暗中突然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毫无所知。我用足气力对他们大吼一声，他们吓跑了。后来我又感到他们向我逼近。他们更大胆地抓住我，互相噉噉噉地发着怪声。我剧烈地战抖着，又大吼一声——不是十分调和的。这一次他们没有惊慌得那么厉害了。当他们再向我扑来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喧笑声。我得承认我被吓坏了。我决定再划一根火柴，在它的火光掩护下逃走。我这样做了，而且从口袋里找出一张纸片续着火，我成功地退到狭窄的隧道里。但是我刚进去，火光就熄灭了。在一片漆黑中，我可以听到那些

莫洛克匆忙地追赶我，就像树叶中沙沙的风声和哗啦啦的雨声。

“一会儿，我就被几只手抓住了。毫无问题，他们是要想把我拖回去。我又划着一根火柴，拿它在他们照晕了的脸上摇晃。你们很难想象他们看起来是多么不像人样，让人恶心——那些苍白的没有下巴的脸和没有眼睑的灰红色的大眼睛！它们在盲目地、惊惶失措地盯着。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没有停下来看，我要向后退。当我第二根火柴熄灭时，我又点起第三根。等它快要烧尽时，我已经退到隧道口，进入井筒。我在边上躺下来，因为下面的大型气泵的震动使我眩晕。后来我向旁边摸索着凸起的钩子，这时，我的脚被人从后面拖住，被猛烈地向后拖。我点起了最后一根火柴……不料它一下子熄灭了。但是现在我的手已经抓住了攀缘的铁条，猛地一踢，我就挣脱了莫洛克，很快爬上井筒。他们留在那里仰头向我瞪眼张望。只有一个小东西跟着我爬了一段，几乎把我的皮靴弄去作为战利品。

“我感觉那次向上爬仿佛没有个尽头似的。在最后二三十英尺的地方，一阵要命的恶心突然向我袭来。要让我松手真是困难极了。最后几码，我为了不致晕倒而拚命挣扎。有好几次，我的头觉得天旋地转。感到真要跌落下去了。然而，不知怎地终于翻上了井口，摇摇晃晃地走出遗址，走进刺眼的阳光里。我扑倒在地上。连泥土闻起来也是清新甜美的。当时，我回忆起了吻我的手和耳朵的偎依娜，记起了其他埃洛依的声音。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七

“现在，我似乎确实比以前处境更恶劣了。在此以前，除



去我在夜间为失去时间旅行机感到痛苦以外，我还一直怀着有最后逃脱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由于这些新的发现而动摇了。以前我只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小人儿们的孩子气的单纯所耽误了，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耽误了，那些力量我只要知道就能克服。但是莫洛克们令人厌恶的特质中有一种完全新的因素——一种非人性的不怀好意的东西。我本能地憎恶他们。以前，我的感受正如一个掉进地坑里的人所能感受到的那样：我只关心这个地坑，想怎样能够出去。现在我却像一只野善掉进陷阱里那样，感到敌人就要来摆布它了。

“我所害怕的敌人，可能使你们惊讶。这敌人就是新月的黑暗。俚依娜用了一些最初无法理解的暗示使我明白了关于‘黑夜’的事。现在要猜测将要来临的黑夜意味着什么，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月亮已过了下弦，每天晚上黑暗的时间更长了。至少我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上层世界的小人们害怕黑暗的理由了。我隐约地猜测莫洛克在新月下可能干出什么罪恶勾当。现在我十分相信我的第二次假设又完全错了。‘上层世界’的人们可能一度是得天独厚的贵族，莫洛克是他们机械的奴仆，但这早已成为过去了。人类演化所产生的两个种族正在滑向、或者已经达到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埃洛依，就像卡洛维朝的国王们一样，已经退化成为美丽的废品。他们仍被容许占有地球，是因为在地下过了无数代的莫洛克已经对阳光灿烂的地面感到不能忍受了。而且我推想，莫洛克替他们做衣裳，供应他们习惯的需要，可能是由于过去服役的习惯还残留着。他们这样做就像马站在那儿用蹄子踢，或者像人喜爱杀死动物作为消遣一样，因为往古的已成过去的需要还在生理机能上留下烙印。但是，很清楚，过去的秩序已经有一部分颠倒过来了。娇贵阶层的涅墨西期很快地溜过来了。多少年以前，千

万代以前，人把他的同胞推出安逸和阳光。现在他的同胞回来了——变了！埃洛依已经开始重新学习一堂旧课。他们又重新熟悉了‘恐惧’。突然，我想起了我在地下所看到的肉。我怎么浮上我的心头似乎很奇怪：不是由我自己的思路引导起来的，而是几乎像一个外界的问题一样闯进来的。我试着回忆那肉的形状。我模糊地觉得是个熟悉的东西，但是我当时说不出它是什么。

“不论那些小人儿在神秘的恐惧面前多么束手无策，我还是不一样的。我来自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成熟的高峰，‘恐惧’不会把我们吓瘫，神秘已经失去了它的可怖。不过，我无论如何还是要进行自卫的。于是，我毫不迟延地决定制造武器和搞一个可以睡觉的僻静的处所。用这个掩蔽部做基地，我或稍有自信地面对这个奇怪的世界。在我认识到我一夜一夜地躺在那儿暴露在什么样的生物面前时，我已经失去那种自信了。我感到只有等到我的床铺确实没有受他们侵袭之虞的时候，我才能再睡觉。想到他们一定已经怎样算计我，我不禁害怕得发抖。

“下午，我沿着泰晤士河谷闲逛，但是找不到任何在我看来是绝对安全的地方。所有的建筑和树木，莫洛克似乎都不难达到，因为从他们的井可以判断，他们是多么灵巧的攀登好手。后来我想起了绿磁宫殿高高的小尖塔和它磨得闪闪发光的墙壁。傍晚，我把偎依娜像孩子似的扛在肩上，向西南方的山上走去。我原来估计这段路大约有七八英里，但是它一定约有18英里。我初次看到这个地方，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当时距离被虚假地缩短了。另外，我一只鞋子的后跟松了，一根钉子穿透了鞋底——那是一双我在室内穿的舒适的旧鞋——所以我成了跛子。我看到宫殿时已经日落以后好长时间了，在灰黄的天空中映出它黑色的轮廓。



“我开始把偎依娜背起来时，她非常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她要我放下她，在我身旁一起跑，有时向两旁冲去，摘些鲜花插在我的衣服口袋上。偎依娜总是对我的衣袋想不通，她终于断定它们是一种装饰用的特种花瓶，至少她是那样利用的，这提醒了我！在我换上衣时我发现……”

时间旅行家停下来，把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两朵很大的有点像锦葵那样枯萎了的白花，默默地放在小桌上。然后他继续讲下去：

“大地上渐渐夜静了。我们翻过了通向威姆布尔敦的山脊。这时偎依娜疲倦了，想回到灰色的石头房子里去。但是我指着远处绿磁宫殿的小尖塔给她看，设法让她了解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可以使她避免‘恐惧’的地方。你们知道黄昏前突然降临到万物上的那一阵大静止吗？树上连一丝风也没有。我总认为，在那夜静中有一种希望的气息。天空是明净、旷远的，除去遥远的地平线上一抹落日的余晖以外一无所有。哦，那天晚上，这种希望带上了我的恐惧的色彩。在静寂的黑暗中我的感觉似乎异常地敏锐起来。真想不到我甚至能感到脚下的土地是空虚的，的确，几乎能透过它看到莫洛克在他们的蚁山上熙熙攘攘，等待着黑暗。在激动中，我幻想着他们将认为我侵入他们的洞穴是正式宣战。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时间旅行机呢？”

“我们悄悄地走着。天已经完全黑了。远方的净蓝已经消失，星星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地面昏暗，树木都成了黑色。偎依娜感到更加恐惧和疲倦。我把她抱起来，同她说话，抚慰着她。后来，黑暗更浓的时候，她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闭上双眼，把脸紧贴在我的肩膀上。这样，我们走下一个山坡，进入山谷。在黑暗中我差点儿走进一条小河里。我蹚过小河，走上

山谷的那一边，经过许多住房，经过一个无头的农牧神的石像——或者这一类的某种神像。这儿还有些刺槐。我一直还没见到过莫洛克的影子，但是天还刚黑不久，晚月上升以前还有好几个小时的黑暗呢！

“从前面的山顶上，我看到一大片黑魆魆的密林。它使我犹豫起来。不管向左向右，我都看不到它的尽头。因为累了——特别是我的脚非常疼痛——我停住脚步，把偎依娜从我的肩上小心地放下来，在草地上坐下。我再看不到绿磁宫殿了。我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察看那浓密的树林，想象里面可能藏着什么。在那密密的枝桠下面，可能连星光都看不到。即使那里没有别的潜伏着的危险——那种危险是我不愿意去多想的——也会有那些绊人的树根和容易撞上的树干。经过一天的激动，我也很乏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碰它，而在这空旷的山上过夜。

“我高兴地看到，偎依娜已经睡得很熟了。我把她小心地裹在我的茄克里，坐在她的身旁等待月出。山坡岑寂而荒凉，但是从林中暗处不时发出生物骚动的声音。星星在天顶闪耀着，因为那天夜里是晴朗的。闪烁的星光使我感到某种友谊的安慰。然而所有熟悉的星座在天空里都已找不到了。经过那种上百代人也难觉察的缓慢的移动，已经把它们重新排列，成为无法认识的新的组合。但是我看银河还是同过去一样，是一条星尘构成的破烂的飘带。南方（据我判断）有一颗很亮的红星，我不认识它，它比我们绿色的天狼星还要亮。在这些闪烁的光点中，一个明亮的行星亲切、坚定地照耀着，仿佛是一个老朋友的面容。

“望着这些星星，突然使我自己的烦恼和尘世生活的纷纭都变得渺小了。我想到它们远不可测的距离，想到它们从不可

知的过去到不可知的将来的缓慢而不可避免的运动趋势。我想到地球极点所画的岁差大圆圈。在我所越过的这段全部时间里，它才悄悄地转了40次。就在这几十周里，一切活动、一切传统、复杂的机构、一切国家、语言、文学、愿望，就连像我所了解的那样关于人的记忆，都已经一扫而空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已经忘掉他们崇高的祖先的纤弱的生物，以及我所恐惧的白色的东西。我又想到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巨大的恐惧，我突然战栗地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我所看到的肉可能是什么东西。这真是太可怕了！我看看在我身旁坐着的偎依娜，在星光下，她的白色面孔就像星星一样。我于是排除了这个想法。

“整个漫长的夜间，我尽力不去想到莫洛克。为了消磨时光，我努力幻想从星空的新的混乱中找出旧时星座的痕迹。天空一直很明净，只偶尔有点流云。我无疑打了几次瞌睡。后来，当我继续守夜时，东方的天空渐渐露出微光，好像是一种无色火焰的反射，晚月上来了，瘦削，憔悴，苍白。晨光在后面紧跟上来，追上了它，掩盖了它。它开始是苍白的，然后变成淡红而且温暖。莫洛克没有来到我们附近。的确，那天晚上我在山上也没见到一个。重新开始的白天给了我信心，我几乎以为我的恐惧是毫无道理的。我站了起来，发现我鞋后跟松了的那只脚已肿到踝骨，脚底疼得难受。我又坐下来，把鞋子脱下扔掉了。

“我把偎依娜叫醒了，我们下山走进树林里。现在它不再黑暗、森严，而是青翠宜人。我们找了一些水果当作早餐。不久，我们就碰到一些秀丽的小家伙，在阳光下笑着，舞着，仿佛自然界根本没有什么黑夜这种东西似的。那时，我又想起我所看到过的肉来。我现在确信它是什么东西了，衷心地怜悯这人类洪流的最后的涓涓弱水。显然，在人类长期退化过程中的

某个时期，莫洛克的食物告竭了。可能他们靠吃老鼠或诸如此类的小动物为生。就是现在，人对食物也不像过去那么挑选，那么精细——与任何猴子都差得多。他对于人肉的偏见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本能。所以，这些人类的非人的子孙——！我试着用科学的精神来看这件事。归根到底，他们比起三四千年以前我们吃人的祖先来，是更没有人性、距离更远的。而且，可能使这种状态成为痛苦的那种智力也已经消失了。我何必自找麻烦呢？这些埃洛依不过是养肥了的牲畜，蚂蚁似的莫洛克把他们保存起来，当作食物——可能是特意饲养的。而偎依娜还在我身旁跳舞呢！

“后来，我为了使自己摆脱恐怖的侵袭，试图把这件事看作对人类自私的严厉惩罚。人常满足于依赖他的同胞的劳动来过安逸欢乐的生活，把‘需要’当作他的标榜和借口，而期限到了的时候，‘需要’就来报应他了。我甚至想对这种可怜的没落贵族表示卡莱尔式的蔑视。但是这种思想状态是不可能的。不论他们智力退化得多么厉害，埃洛依还是保存着大量的人形，不能不引起我的同情，或许还使我分担着他们的退化和他们的恐惧。

“当时我对于应该采取的路线只有非常模糊的想法。我首先要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要尽量设法替自己制造出金属的或石头的武器。那种需要是迫切的。其次，我希望得到生火的东西，以便我手中掌握一支火把作武器，因为我知道对付莫洛克没有别的东西比它更有效了。然后，我想设法打开白色斯芬克斯下面的铜门。我想得到一个破门槌。我相信如果我能够走进这些门里，前面有一支火炬举在手里，我就能够发现时间旅行机，并从这里逃走。我想莫洛克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把它移到远处。偎依娜，我决定把她一起带到我这个时代来。我一边

心里盘算着这些计划，一边向想象中选定作为我们住所的房子走去。”

八

“大约中午时刻，我们走到绿磁宫殿附近。我看到它一片荒凉，正在沦为废墟。它的窗户上只有破碎的玻璃痕迹，大片的碧绿贴面已经从锈蚀的金属框架上剥落下来。它耸立在一个芳草如茵的高丘上。当我进去之前，我向东北方向望去，惊异地发现一个大三角湾，或者简直是个港口，我判断当初汪兹渥斯和拔特西一定就在那儿。那时我想到——不过我没有那样一直想下去——海里的生物可能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

“经过考察以后，证明宫殿的材料确实是磁的，在它的表面上我看到一些不认识的文字。我还糊里糊涂地认为偎依娜可能帮助我解释它，但是我只能发现在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写字这回事。我想，我总以为她比她实际的情况更富于人性，或许是因为她的感情是那么有人情味的缘故。

“两扇大门敞开着，而且已经破了。我们看到里面不是通常的大厅，而是一个长廊，光线从两旁的许多窗户射进来，照得通亮。一眼看去，我就想到它是个博物院。花砖地面上积了厚厚的尘土，陈列着的大量各色物品也同样被灰尘封盖着。当时，我看到在大厅的中心，奇怪而瘦骨嶙峋地立着一具显然是巨大骨架的下半部。从它的斜足上，我认出它是某种大懒兽之类的已经绝灭的动物。头和上部骨骼都躺在旁边厚厚的尘土里，而且在屋顶往下漏雨的地方，它已经被冲蚀磨损了。走廊的尽头，放着一具雷龙的庞大骨架。我认为这是一个博物院的假设



完全证实了。我向旁边走去，看见有斜坡形陈列架之类的东西，把上面的灰尘清除以后，我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所熟识的旧式玻璃柜。它们一定是密封的，从其中有些保存的东西相当完好就可以断定这一点。

“显然我们是处身在某个后来的南肯辛顿的遗址！这里显然是古生物部。它一定曾经陈列过许多非常璀璨的化石。不过那曾经一度被推迟，而且由于灭绝了细菌和微生物，被削弱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可避免的溃灭进程，已经又对这些宝物起作用了，尽管这种进程是极端缓慢的。到处可找到这种小人儿的踪迹，他们把罕见的化石打碎了，或者穿起来放到乐器上；有些地方的玻璃柜被整个移动了——据我判断是莫洛克干的。那里非常寂静。我们的脚步在厚厚的尘土上一点也不响。俾依娜原来拿一个海胆在一块玻璃柜的斜面上滚着，当我向周围注视时，她很快就过来了，悄悄地拉住我的手，站在我的身旁。

“开始，我对这古老的智慧时代的纪念碑感到十分惊异，以致我没想到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就连我念念不忘的时间旅行机也暂时丢在一边了。

“从占地的面积判断，这个绿磁宫殿远不止是一个古生物馆，它可能是历史陈列馆，甚至可能是个图书馆！对于我来说，至少是在我目前的状况，这些要比这正在毁败的古地质陈列品有趣得多。再向前走，我发现一个短的画廊，它和第一个画廊交叉。这里似乎全都陈列着矿物。看到一块硫黄，使我想到了火药。但是，我找不到硝酸钾，的确，任何一种硝酸盐也没有。毫无疑问，它们在千万年以前就潮解了。可是硫黄一直在我的心中结记着，引起我一连串的想法。至于画廊里其他的陈列品，尽管总的说来，它们是我所见到的东西中保存得最好的，我却不感兴趣，我不是矿物学家。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破

败不堪的通道，它同我以前走进的大厅是平行的。显然，这部分是自然史陈列馆，但是一切都早已面目全非了。几个皱缩发黑的动物标本的残迹，装过酒精的罐子里一些枯干的遗体，已经死去的植物的棕黄色粉末，这就是这里的一切。我很为遗憾，因为我非常乐于探溯人类征服生物界精心调整所达到的成就。后来我又来到一个面积特别庞大的陈列馆，但是光线特别不好，它的地板从我进去的那一端稍稍向下倾斜。每隔一段有个白球挂在天花板上——许多白球已经破碎不堪——它们说明这个地方原先是人工照明的。这里我比较感到有用武之地，因为在我的两旁立着巨大的机器，已经全都锈蚀得很厉害，有许多已经坏了，但是有些还相当完整。你们知道我是爱好机械的，我很想在这儿多停留一会，特别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耐人寻味的，我对它们的用途只能作极为隐约的猜测。我想，如果我能够把这些疑问搞清楚了，我就可以掌握一定的力量，可以用来对付莫洛克。

“突然，俚依娜走过来紧靠着我的身旁。她来得如此突然，使我吃一惊。要没有她，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地板是倾斜的。我走进的这一端高出地面相当多，光线从稀疏的狭长窗户射进来。当你向下走一大段时，外边的地面逐渐高起来遮住窗户，后来每个窗户前形成一个伦敦旧式房子前面那种‘低洼庭院’似的井坑，只在顶上有一线日光。我慢慢向前走，琢磨着那些机器，因为过于专心，就没注意到光线逐渐减少，直到俚依娜害怕起来，才引起我的注意。那时我看到画廓终于能向一片漆黑的地方。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向周围望时，看到尘土不那么多了，而且它的表面不那么平坦了。在通向暗处的远方，它似乎有许多狭小的脚印在上面。看到它使我意识到莫洛克有可能立刻出现。我感到我对机器所作的学术研究浪费了

时间。想到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我还没有武器，没有掩蔽部，没有生火的工具。接着，在画廊远处漆黑的地方，我听到一种奇异的‘拍达拍达’的脚步声和我在井下听到过的同样古怪的吵闹声。

“我拉住偎依娜的手。然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我离开她，转身走向一架机器。机器上面翘着一根铁杆，这和铁路信号所里那种差不多。我爬上机器的底座，把铁杆抓在手里，使出全身的力量把它压向一边。突然，孤零零地留在走道中央的偎依娜啜泣起来。我对铁杆的力量估计得很正确，扭上片刻以后，它就断了。我拿着铁棍回到她的身边。这根铁棍，我认为，可以绰绰有余地对付可能遇到的任何莫洛克的头颅，而且我非常渴望杀死一个莫洛克之类。想要杀死自己的后代，你们可能认为这太不人道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知怎的不可能想到人道。只因为我不愿离开偎依娜，又认为如果我去满足杀生的欲望，我的时间旅行机可能受损失，我才没有沿着画廊冲向前去杀死我听到的那些野兽。

“哦，我一只手拿着铁棍，一只手牵着偎依娜，走出那个陈列馆，进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馆。一眼看去，它使我想到一个挂着许多破旗的军队教堂。那挂在两边的棕黄色的、炭化了的破布，我马上就认为是书籍的痕迹。它们早已成为碎片，一切印刷的痕迹都没有了。但是这里那里还能看到弯卷的纸版和松开的金属扣子，充分可以说问题。如果我是个文人，我也许可以借此大讲一番野心终归成为虚妄的道理。但是我不是文人，因此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一大摊幽黯的烂纸，说明了劳力极大的浪费。我承认当时我主要想到《哲学学报》和我的17篇光学论文。

“后来我们走上一道宽阔的楼梯，来到一个当初可能是应

用化学馆的地方。这里我很希望能有一些有用的发现。除去一端屋顶坍塌的地方以外，这个馆保存得很好。我急切地走一个完整的箱子。终于在一个真正密封的箱子里，找到了一盒火柴。我急切地试试它们，完全是好的，它们甚至还不潮。我转向俚依娜，用她的语言对她叫道：‘跳舞吧！’因为现在对付我们畏惧的那些可怕的东西，确实有了武器了。因此，在那废弃的博物院里，在又厚又软的尘土地毯上，我郑重地表演了一种综合舞蹈，使俚依娜大喜若狂。我极其快活地哼着‘忠诚的国土’的调子，一部分是连裙舞（尽我燕尾服允许的范围内），还有一部分是独创的。因为你们知道，我生来是善于发明创造的。

“现在我还想，这盒火柴能够逃脱无数年代时间的侵蚀，真是最奇怪，而对我来说也是最幸运的事情。然而，十分奇怪，我还找到一种更不可想象的物质，那是樟脑。我是在一个密封的广口瓶子里找到它的，我想它可能碰巧，真是封得严严的。起初，我以为它是石蜡，就把玻璃打碎了。但是樟脑的气味是不会错的。在万物溃灭的时候，这个易挥发的物质侥幸保存下来，或许经过了几千世纪了。它使我想到：我曾经看到过的一幅乌贼墨汁的画，那墨汁是在箭石的化石里的，它一定是在几百万年前就死亡并成为化石了。我正想把樟脑扔掉，但是又想起它是易燃的，能燃起十分明亮的火焰——事实上是一支极好的蜡烛——，我就把它放在衣袋里。可是我没有找到爆炸品，也没找到任何打破铜门的工具。到目前为止，我的铁撬杠还是我碰到的最有用的东西。尽管如此，我十分得意地离开了这个陈列馆。

“我不能把那个漫长下午的整个故事讲给你们听。要顺着原来的次序回忆我的探访需要很强的记忆力。我记得有一个长

廓，陈列着锈蚀了的武器。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多么犹豫不决，是要撬杠还是拿一把小斧或者大刀？可是我不能兼而有之，而铁杠可能对打开铜门更有用些。有许多枪、炮和手枪。大多数都成了一堆锈铁，但也有许多是新的金属制的，还相当完好。可是，原来可能有的子弹或火药都已经成为灰土了。我看到有一个角落已经粉碎、烧焦，我想也许是由于陈列品爆炸所致。另一处陈列着一大批偶像——波利尼西亚的、墨西哥的、希腊的、腓尼基的，我想世界各国的都有。在这儿，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支配下，我在特别让我喜欢的一具南美洲的蜡石鬼怪的鼻子上写下了我的名字。

“天色已晚，我的兴趣淡漠了。我穿过一个馆又一个馆，尘土堆积，寂静无声，常常是破败不堪的。陈列品有时仅仅是一堆堆的锈铁和褐煤，有时比较鲜明一点。我突然发现我走到一个锡矿的模型附近，而且极其偶然地发现，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有两筒甘油炸药！我大叫一声‘优利加’，高兴地打破了箱子。接着我起了疑心，犹豫了一下。然后找一个偏旁的小馆，做了个试验。我等了五分，十分，十五分钟，始终没有爆炸，我从没有象这么失望过。它们当然是废品，从它们所在的地方我应该猜得出来。我现在确信，如果它们不是如此，我可能就任性地冲出去，炸掉斯芬克斯和铜门（如事实证明），也炸掉我找到时间旅行机的机会，使一切同归于尽。

“我想是在那以后，我们来到磁宫里的小院子。那儿铺着草坪，有三棵果树。我们就在那儿休息，吃饭。日落时分，我开始考虑我们所处的境况。夜不知不觉地来了，而我的藏身之处还没有找到。但是它现在也不怎么使我焦急了。我现在有了一样东西，它也许是防御莫洛克的最好的武器——我有了火柴！如果需要火炬的话，我的口袋里还有樟脑。在我看

来，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露天过夜，并用火来保护。明天早晨就可以得到时间旅行机。对于那件事，尽管目前我还只有一根铁棒，但是现在我的知识增长了，我对那些铜门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了。在此以前，我不想去打开它，主要因为门那边是神秘莫测的。我从没有觉得铜门是非常坚牢的，我希望我的铁棒完全能胜任这件工作。”

九

“我们走出宫时，太阳还有一部分在地平线上。我决定第二天一清早就到白色斯芬克斯那里，并且打算在天黑以前穿过上次旅行中拦阻了我的丛林。我的计划是尽量走得远些，然后生起火，让火光保护我们睡觉。因此，我们走在路上时，我就把看到的枯枝干草收集起来，不久我就抱了一大捆这些乱东西。有了这种负担，我们走得就比预计的要慢，而且偎依娜也疲倦了。我也因为缺乏睡眠感到难受，因此我们到达树林时天已完全黑了。偎依娜害怕面前的黑暗，想在林边灌木丛生的小山上停下来，但一种确实可以对我示警大祸临头的特殊感觉，促使我向前走。我已经两天一夜没睡觉了，情绪有些急躁。我感到睡意袭来，莫洛克也跟着来了。

“我们正在犹豫，在我们背后乌黑的灌木丛里，在它们的黑色的衬托下，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三个蹲伏着的人影。我们周围都是灌木丛和长长的草莽，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叫我感到很不安全。我估计，要穿过树林，只有不到1英里的路程。如果我们能够穿得过去，走到光秃秃的山坡上，我以为那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远为安全的休息地点。我想有火柴和樟脑，可以设法照亮我们穿过树林的道路。不过如果我举着火



柴，显然就必须丢掉手里的柴火，于是我勉强地放下了它。接着，我又想到我可以把它点着，吓唬我们的朋友。以后我发现这个行动极端愚蠢，但是当时我还以为它是掩护我们撤退的妙策呢。

“我不知道你们可曾想到过，在没有人的地方，在温和的气候里，火焰是何等稀罕的东西。太阳的热很难引起火来，即使有露珠聚光，也不会像热带地方那样有时能够引火。闪电可能摧毁树木使它成为黑炭，可是很少引起熊熊大火。腐烂的植物可能由于发酵冒烟，但是也很少迸发火焰。在这退化的年代，生火的艺术也在世界上被遗忘了。我的木柴堆伸出红红的火舌，对偎依娜来说完全是新的、希奇的东西。

“她想向它跑去，同它玩耍。我相信如果不制止她，她可能就自投到火里去。但是我抓住了她，不顾她的挣扎，鲁莽地把她推到我前面的树林。火光替我们照亮了一小段路。停一会儿我回去看去，透过林立的树干，看到火已从我的柴堆蔓延到附近的灌木丛，并且在草上形成一道爬上山去的火弧。我对它放声大笑，又转身向前面黑暗的树林中走去。天色很黑，偎依娜痉挛地挨着我，但是我的眼睛已经渐渐习惯于黑暗，光线还足够让我避开树干。头顶上简直是一片漆黑，只是这里或那里有一线遥远的蓝天透过枝叶的间隙向下对着我们。我没有点着火柴，因为两只手都不空，左臂抱着我的小家伙，右手拿着铁棒。

“有一段路上我没听到什么，只听到脚下树枝的劈拍声、空中微风轻轻的沙沙声，以及我自己的呼吸和耳中血管的跳动的声音。后来我似乎知道周围有拍哒拍哒的脚步声。我横下心向前走。脚步声愈来愈清晰，接着我听到我在‘地下世界’所听到过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显然有好几个莫洛克，而且他们就

要把我围拢了。的确，一会儿我就觉得有人拖我的外衣，后来我觉得胳膊上有点什么东西。偎依娜颤抖得厉害，她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时该点火柴了。但要拿火柴就得把她放下，我放下了她。当我摸摸口袋时，黑暗中我膝盖周围开始了一场斗争，她的一方是无声无息的，莫洛克们发出那同样的奇怪的咕咕声。柔软的小手也在我的外衣上和背后蠕动，甚至碰到我的脖子。接着火柴划着了，嘶嘶地响着。我举着它晃，看到向树间逃去的莫洛克白色的背影。我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樟脑，准备在火柴快要熄灭时马上点起它。然后我看看偎依娜。她躺着，抓住我的脚，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突然一惊，俯身看她。她似乎没有呼吸了。我点起一块樟脑，扔在地上，当它分裂燃烧，把莫洛克们和黑影都驱退了的时候，我跪下把她举起来。后面树林里似乎充满着一大群人的骚动和喃喃低语音。

“她似乎昏厥了。我小心地把她放在肩上，起来继续向前走。后来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在摆弄火柴和偎依娜时，我转身了好几次，现在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路上的方向。我不知道，我可能又回头面向绿磁宫殿了。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必须迅速考虑该做什么。我决定生起火来，就地宿营。我把依旧一动不动的偎依娜放下来，让她躺在泥草地上。当第一块樟脑要烧完时，我开始收集树枝树叶。我周围的黑暗中，到处都有莫洛克的眼睛，象红宝石一样闪耀着。

“樟脑的火光跳动着，熄灭了。我又点起一根火柴。我划火柴时，已经接近偎依娜的两个白色形体匆忙逃走了。有一个被火光刺得盲目地跑，以致一直冲到我的跟前，我可以感觉出他的骨头被我一拳打碎了。他惊惶失措地嗥叫了一声，踉跄了几步，倒了下去。我点起另一块樟脑，继续去集拢我的篝火。



一会儿，我注意到我头上有些叶丛是多么干燥，因为从我乘时间旅行机到这里已有一个星期，从来没下过雨。因此，我不用在树间东跑西颠地寻找枯枝，开始跳上去扯下一些枝条。很快我就冒着呛人的烟，用绿枝条和干枝生起一堆火，这样可以节约我的樟脑。然后我转向铁棒旁躺着偎依娜的地方。我尽量设法使她苏醒，但她躺在那儿和死人一样，我甚至不能弄清楚她是否还有呼吸。

“接着，火里的烟向我袭来，它使我突然感到昏昏沉沉。不仅如此，樟脑的蒸汽还在空气中。我的火有一小时左右不需要添。劳累以后，我感到十分疲倦，于是坐了下来。树林里也充满了无法理解的喃喃的催人欲睡的声音。我好像刚刚打个盹，就睁开了眼睛。但是一片黑暗，莫洛克已经抓住了我。甩开他们紧紧抓住我的手指，我赶紧从口袋里摸我的火柴盒——它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又抓住我，把我围起来。我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睡了，火熄了，死亡的痛苦控制了我的心。森林似乎充满了木头燃烧的气息。我的脖子、头发、臂膀都被抓住了，我被拽倒了。在黑暗中感到那些柔软的动物堆在我的身上，真是难以形容的可怕。我觉得我是落进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大蜘蛛网里。我被压倒了，垮下来了。我觉得小牙齿咬我的脖子。我翻了个身。这时，我的手碰到了铁棒，它给了我力量。我挣扎起来，把那些人形的耗子摆脱掉，突然举起铁棒，向我认为他们脸孔所在的地方挥去。我可以感到在我的打击下血肉横飞的情景，我暂时自由了。

“我体会到那种常常随着苦战而来的奇异的喜悦。我知道我同偎依娜都失败了，但是我决心让莫洛克为他们的肉食付出代价。我背靠着树站着，向前面挥舞着铁棒。整个树林充满着他们的骚动和呼声。一分钟过去了。他们的声音似乎由于激动

而音调更高了，他们的动作也更快了。但是没有一个到我跟前来。我站在那里向黑暗中凝望。后来突然有了希望。如果莫洛克害怕了那将如何呢？紧跟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黑暗似乎变得亮了起来。我开始模模糊糊地看到周围的莫洛克——有三个撞到我的脚上——接着我带着不无疑虑的惊奇辨认出别的都在逃跑。他们似乎是一条无尽的长流，从我身后向前面的树林穿过去。他们的脊背似乎不再是白色，而是淡红色的。当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时，看到一个红色的小火花，穿过从枝桠间透过来的一线星光向前移动，接着就无影无踪了。那时我才明白燃烧着的树木的气息、现在变成一阵吼叫的那催人欲睡的喃喃低语、红色的亮光和莫洛克的奔逃。

“我从树的后面走了出来，回头望去，透过附近黑柱似的树木，看到正在燃烧的树林的火焰。这是我第一次点起的火跟着我来了。我借着火光寻找偎依娜，但是她不见了。我背后的嘶嘶声和克喳克喳的声音，每棵鲜树着火时爆炸的轰响，这些都不容我多想了。我把铁棒抓在手里，顺着莫洛克的方向跑去。那是一场紧张的赛跑。有一次在我跑着时，火焰从我的右方爬得那么快，我被包抄了，不得不向左边打出一条路。我终于跑了出来，来到一块小空地上。这时一个莫洛克盲目向我冲来，越过了我，一直冲进了火里！”

“接着就看到那未来时代里所看到的我认为最古怪、最可怕的事情。在火光照耀下，这块空地明如白昼。中央是一个山包或者坟冢，周围是烧焦了的山楂树丛。树丛外是燃烧着的森林的另一翼，黄色的火舌已经从它里面跳动蔓延，一道火的篱笆把空地围了起来。山坡上有三四十个莫洛克，被光和热弄得眼花缭乱，疯狂地互相到处乱撞，乱成一团。起初我没看出他们的盲目，当他们走近我时，由于一阵恐惧，用铁棒向他们愤

怒地打去，杀死一个，打伤了好几个。但是，当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在红色天空映衬着的山楂树下摸索的姿势，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我肯定他们在火光中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极为悲惨，就不再打他们了。

“可是常有一个向我直冲过来，产生一种令人战栗的恐怖，使我赶快躲开他。有一次火势差不多要熄灭了，我怕这些坏东西可能马上看出我来。我甚至想在他们发现我之前开始战斗，杀掉他们几个。但是火又重新亮起来，我也就住手了。我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躲着他们，遍山寻找着偎依娜的踪迹。但是，偎依娜不见了。

“最后我在小山顶上坐下来，注视着这群奇怪的令人难以相信的瞎东西，他们在强烈的火光下往来摸索，彼此发出希奇古怪的喧嚣声。上升的烟柱蜿蜒横过天空。通过红色的天幕上偶尔留下的罅隙，闪烁着一些小星，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世界。两三个莫洛克撞到我身上，我挥拳把他们赶跑，同时我自己也在发抖。

“那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认为是一场恶梦。我咬自己，放声狂叫，想弄醒自己。我用手捶地，起来又坐下，来回走动，又重新坐下来。然后我揉起眼睛来，呼唤上帝让我醒过来。有三次我看到莫洛克痛苦地倒下去，冲进火焰里，但是火的红光渐渐消退，黑烟滚滚，树干黑白间杂，这些模糊的动物愈来愈少，在这一切的上空，终于露出了白昼的光辉。

“我再搜寻偎依娜的踪迹，但是一点也没有。显然，他们把她可怜的小尸骸留在树林里了。我无法描述，它逃脱了似乎已经注定了的可怕的命运，使我多么宽慰。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几乎又想屠杀我周围那班束手待毙的坏东西，但是我克制住了。我已经说过，那个山包，仿佛是树林中的一个岛。我现

在可以从它的顶上透过烟雾认出绿磁宫殿了，从那儿我可以找出我去白色斯芬克斯的。因此，当天色更加明朗的时候，我丢下这些残存的该死的鬼魂，他们还在来回奔走，呼号哀泣。我在脚下绑了一些草，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穿过冒烟的灰烬，穿行在那些内部还跳动着火焰的黑色树干中间，向藏着时间旅行机的地方走去。我走得很慢，因为我几乎精疲力竭，而且是跛脚的，同时我为小偎依娜的惨死感到极深的哀痛。这似乎是一场天大的灾难。现在，在这间熟悉的老屋里，它似乎不大像实际的丧失，而更像梦里的悲哀。但是那天早晨，它使我又极端孤独——孤独得可怕。我开始想到我的这所房子、这个炉火，想到你们中的几个，随着这些想法引起一种成为痛苦的渴望。

“但是，当我在早晨明亮的天空下走过冒着烟的灰烬时，我有一个发现，我的裤子口袋里还有一些零散的火柴。火柴盒在丢失之前一定是已经漏了。”

十

“大约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我来到那黄色金属的坐椅上，在我刚到的那天晚上，曾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我想到我那天晚上，曾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我想到我那天晚上匆忙的结论，不禁对我的信心发出苦笑。这里还是那美丽的景色，那葱郁的绿荫，那辉煌的宫殿和巨大的遗址，那在肥沃的两岸中间奔流的银色长河。美丽的人们，他们绚丽的袍子在树间来回闪动。有些人正在我拯救偎依娜的地点游泳，这使我突然感到一阵刺心的剧痛。通向地下世界的井道上面的圆顶屋，好像这风景上的污点。我现在懂得这上层世界人们的美丽所掩盖着的一



切。他们的白天是非常快活的，同田野中牲口的白天一样地快活。他们也同牲口一样，不知道有敌人，没有任何应急的准备。他们的结局也是同样的。

“我伤心地想人类智慧的梦幻是多么短促。它自杀了。它不停地追求舒适与安逸，追求一个以安全和永恒为口号的平衡的社会，它实现了它的希望——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从前，生命和财产一定几乎到过绝对安全，富人的财富和舒适、劳工的生活和工作，都得到了保证。在个完善的世界，无疑没有失业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接着来的是极大的平静。

“我们忽视了一条自然规律，广博的才能是应付变化、危险和困境的一种补偿。一个同环境完全合拍的动物，是一套完善的机械。只有在习惯和本能都成为无用的时候，自然才求助于智力。没有变化，没有变化的需要，也就没有智力。只有必须应付千难万险的动物才能有智力。

“因此，如我所看到的，上层世界的人趋向纤弱的美丽，下层世界趋向单纯的机械工业。但是，那种完善的状态即使就机械的完善来说，也缺乏一种东西——绝对的永恒。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人们的吃饭问题，不管它是怎样解决的，显然逐渐脱节了。被挡驾了好几千年的‘贫困老嬷嬷’又回来了，而且先回到下面。地下的人们和机器打交道，不管那些机器多么完备，在习惯之外还需要一些思想，因此他们可能比上层世界的人保存了更多的主动性，如果其他一切人性都比上层世界的人更少的话。当他们找不到别的肉时，他们就转向过去老习惯一直禁止的东西。这就是我上次在 80.2701 万年的世界所看到的。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同凡人的智慧所能想出的一样。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我如实地告诉了你们。

“经过几天的疲劳、激动和恐怖，尽管我很悲哀，但这个坐位、恬静的景色和温暖的阳光还是非常令人适意的。我十分疲倦，困乏，思考不久就打起瞌睡来了。我抓住这个机会，领会自己的暗示，伸开四肢躺在草坪上，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大觉。

“我醒来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现在再不用怕打盹时被莫洛克捉住了。我伸了个懒腰，走下山来，朝白色斯芬克斯走去。我一只手拿着撬棒，另一只手玩弄着我口袋里的火柴。

“这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当我走近斯芬克斯的底座时，发现铜门开着，它们滑到槽里去了。

“因此我在它们面前突然停住脚步，犹豫着是否走进去。

“里面是一个小房间。时间旅行机就在里面一个角落的高处。我口袋里有小操纵杆。因此，在我做了攻打白色斯芬克斯的一切精心准备之后，这里乖乖地投降了。我扔掉我的铁棒，没用上它真有点可惜。

“当我俯身向门口看时，头脑中突然闪出一种想法。至少有一次，我领教过莫洛克们的鬼花招。我抑制住想要发笑的强烈愿望，跨过青铜门框，走到时间旅行机上。我惊异地看到它已经被仔细地擦过，上了油。因此我一直怀疑，莫洛克在隐隐约约想要弄清楚它的用途时甚至把它拆卸过一部分。

“当我站在那儿检查这机器，并且以能摸到它为乐的时候，我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铜门忽然滑下来，‘咣啷’一声落在门框上。我在黑暗中——落进了牢笼。莫洛克是这样想的。对此我高兴地扑嗤一笑。

“我已经可以听到他们向我走来时叽叽咕咕的笑声。我十分镇静地准备划火柴。我只要把操纵杆安上就可像鬼一样离开了。但是我忽视了一件小事。火柴是那种只能在火柴盒上划着



的可恶的货色。

“你们可以想象到，我的镇静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那些小畜牲已经逼近我。有一个碰到了我。我用操纵杆在黑暗中横扫他们，同时开始爬上机器上的鞍座。当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接着又是一只。不过我只要挣开他们牢牢的手指，不让他们抢走操纵杆，同时摸到螺栓，把操纵杆装上去就行了。的确，他们差一点就抢走了一根。当它从我手里滑脱的时候，我不得不在黑暗中用去顶撞来夺回它——我可以听到莫洛克头颅骨的响声。这次最后的混战，我想，比森林中的战斗更紧张些。

“终于把操纵杆安上，并且拉动了。攀扯着我的那些手脱开了。立刻我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我发现自己又处在我已经描绘过的那样灰白的光和喧嚣中了。”

十一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时间旅行中所遇到的那种恶心和混乱的滋味。这一次我还没有在鞍座上坐好，而是横坐着的，很不稳当。有说不清楚的一段时间，机器在摇晃着，摆动着。我贴紧机器，我完全不管是怎样走的。当我定神再看一下表盘时，看到我到达的地方，大吃一惊。一个表记录日子，另一个记录千日，另一个是百万日，另一个是十亿日。这次我没有把操纵杆向回倒，而是拉它向前走，我也跟着前进。当我看这些指示器时，我发现千日的针飞快旋转，就像手表上的秒针一样——奔向未来。

“当我向前行驶时，万物的外表渐渐发生了奇异的变化。跳动的灰白色变得黑暗一些，后来，虽然我还是用惊人的速度



行驶，我又看到昼夜连续的眨眼，而且愈来愈清楚。这种眨眼通常是表示速度比较慢的。昼夜交替愈来愈慢，太阳通过天空的时间也愈来愈长，后来它们似乎要经过好几世纪。终于大地上停留着一种稳定的朦胧暮色，只有一颗慧星不时在黑暗的天空放光，带来一线光明。指示着太阳所在的光带早已不见了；因为太阳已经不再落下——它只在西方升高降低，而且变得更大更红。月亮的踪影完全消失。星的旋转愈来愈慢，已经变成光点的蠕动。终于，在我停车之前不久，殷红巨大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停住不动，像一个庞大的穹拱发着暗淡的光热，还一阵阵地暂时熄灭。有一次，它有一阵比较明亮，但是很快就回复到它的愁眉苦脸的赤热状态。从它这种升降的缓慢，我看出潮汐引力的工作停止了。地球现在只用它的一面朝向太阳，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月亮只有一面朝向地球一样。我开始非常小心地掉转方向，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倒栽的降落。旋转的针愈走愈慢，后来千日针似乎不动了，计日的针在它的盘子上也不再是一片迷雾了。我放得更慢了，那荒凉的海滩模糊的轮廓渐渐显露出来了。

“我轻轻地停住，坐在旅行机上举目四望。天不再是蓝色的，东北方像墨一样黑，苍白的星星从黑暗中明亮而稳定地闪耀着。头顶上是一种深印度红的颜色，没有星星。东南方更亮一些，成为耀眼的猩红色，那儿在地平线上躺着太阳巨大的躯壳，颜色正红，一动不动。我周围的岩石是刺眼的淡红色；我最初所能看到的生命的痕迹，只是那些深绿色的植物，它们覆盖了每个向东南方凸起的尖角。这和人们看到的森林里的青苔或岩洞里的苔癣一样浓绿，这些植物总是生长在阳光永远不足的地方。

“旅行机停在一个海滩斜坡上。大海向西南伸展，直到清

晰明亮的地平线与苍白的天空相接的地方。没有波涛，也没有细浪，因为连一点儿风丝也没有。只有轻微的油样的浪头起落，显示永恒的大海还在活动着。在有时被海水冲开的边缘上是一层厚厚的盐霜，在灰暗的天空下呈桃红色。我的头脑感到一种压力，我注意到自己呼吸非常急促。这种感觉使我回想起唯一的一次爬山运动的经验，由此可以断定空气一定比我们今天要稀薄得多。

“离荒凉的斜坡很远的上方，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看到一个像大白蝴蝶似的东西斜飞冲上天空，盘旋着消失在远处小山包的那边。它的叫声是那么阴郁，使我打了个寒颤，更紧地坐在我的机器上。我再向周围望去，看到我原先认为是一堆淡红色岩石的东西就在近旁，正在慢慢地向我移动。然后我看出这东西实际上是个巨蟹之类的怪物。你们能够想象一只蟹有那边那张桌子一样大小吗？它的许多条腿缓慢地不稳地移动着；它的大螯摇晃着；它的长触须像赶车人的鞭子一样，摇摆着，摸索着；它的凸起的眼睛在它金属似的前额两边向你发光；它的脊背皱起来，点缀着难看的瘤，散布着淡绿色的瘢痕。我可以看见它移动时，它的复杂的嘴里许多触须颤动着，摸索着。

“当我注视着这可气的怪物向我爬来时，我觉得颊上有点痒，似乎有一只苍蝇落在那儿。我用手把它拂掉，但是它马上又回来了，而且几乎紧跟着又有一个落在我的耳朵上，我向它打去，捉住某种线似的东西。它迅速地从我手中拉出去。我转过身来，吃惊地恶心了一下，看到我抓住了正在我背后的另一只大蟹的触须。它邪恶的眼睛在茎轴上滴溜溜地转动着，它的嘴馋涎欲滴，难看的大螯上涂着粘粘的藻类，正在向我落下来。我马上抓住操纵杆，把我自己同这些怪物的距离拉开了一个月。但是我还在同一海滩上，而且我一停下来就清楚地看见

了它们。在昏暗的光线里，似乎有几十只大蟹在深绿的叶片中间爬来爬去。

“我无法表达笼罩世界的那种可憎的荒凉之感。红色的东方天空，北方的黑暗，咸的死海，这些肮脏的缓缓移动的怪物爬在多石的海滩上，清一色的地衣植物的难看的绿色，伤人肺脏的稀薄的空气，全都有助于造成这可怕的效果。我移动了100年——还有这同样的红太阳——更大一点，更暗一点，同样濒于死亡的大海，同样砭人肌骨的空气，同样一群土壤里的甲壳动物，在绿草和赤石中间爬进爬出。而在西方的天空，我看到一弯灰白色的弧线，仿佛是巨大的新月。

“这样我继续向前走，每隔1000多年光景我就停一下，被地球命运的奥秘吸引着，带着奇怪的兴味看着西天的太阳越来越大，越来越暗，古老地球的生命渐渐消逝了。3000多万年以后，那巨大的赤热的太阳穹窿，终于把暗淡下去的天空遮住将近十分之一。那时我又停了一下，横行的群蟹已经不见了。除去灰绿色的地衣、地线之外，红色的海滩上似乎没有生命。一会儿它满布着白色斑点。奇寒彻骨，稀疏的雪花一阵阵旋转着飞落下来。东北方黑暗的天空下，星光映着雪光，我还可以看到白里透着粉红色的峰峦绵延起伏。海边结着冰，冰块向外漂流着，但是浩瀚的咸的海洋还没有冻结，在永恒的夕阳照耀下一片殷红。

“我向四面张望，看看是否还有动物生命的痕迹留下来。某种无名的恐惧使我一直留在机器坐鞍上。但是我看到海陆空都没有东西活动。只有岩石上绿色的粘液说明生命还没有绝灭。海里出现了一道浅浅的沙洲，海滩上的海水退下去了。我仿佛看到一个黑的东西在沙洲上扑动，但是当我看它时它又不动了，我认为我看花了眼，黑的东西不过是块岩石。天空的群星十分

明亮，我觉得它们似乎很少眨眼。

“突然，我注意到西方太阳的圆形轮廓已起了变化，在弧形上出现一个凹部，一个小湾。我看到它大起来。有一会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天渐渐黑下来，接着我意识到日食开始了。不是月亮就是水星掠过太阳的表面。开始，我自然认为是月亮，但是，有很多迹象使我倾向于相信所看到的实际是一颗内圈的行星经过离地球很近的地点。

“黑暗迅速扩大。冷风开始从东方送来一阵阵凉爽，急雨似的雪花在空中更密了一些。除去这些没有生命的声音以外，世界一片岑寂。岑寂？它的静止的程度是难以形容的。一切人的声音、羊叫、鸟鸣、虫吟，作为我们生命背景的一切扰攘——一切都完了。黑暗更浓的时候，呼呼打转的雪花更密了，在我的眼前飞舞着，空气也更加寒冷了。微风变成了哀号的寒风。我看到日食中心的黑影向我横扫过来。再过一会儿，只能看到灰白的星星了。其他一切都在黑暗中。天空是一片漆黑。

“这场大黑暗的恐怖袭击着我。彻骨的寒冷，呼吸时感到的痛苦，都使我难以忍受。我颤抖着，恶心得要命。后来，太阳的边缘又出现在天空中，象一张赤热的弓。我走下机器，让自己休整一下。我感到晕眩，不敢面向归途的旅程。当我站在那儿又恶心又心烦意乱的时候，又看到海滩上那活动的东西——它是活动的东西，现在肯定没错了——后面是一片红色的海水。它是个圆东西，可能有足球那么大小，也许更大一点，拖着一些触手。在血红的滚滚波涛映衬下。它似乎是黑色的，而且一阵阵地蹦跳着。接着我感到发晕。但是我十分害怕在那遥远而可怖的昏暗中孤独无助地倒下来，这种恐惧使我获得力量，我又重新爬上了机器的座鞍。”



十二

“这样我就回来了。我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机器上失去了知觉。昼夜连续的眨眼又恢复了，太阳又成了金黄色，天空是蔚蓝色的。我呼吸得比较畅快了。大陆的轮廓起伏不定，或隐或现。表盘上的指针向回飞转。终于我瞧见了房屋的模糊的影子，表明是到了人类的没落时期。这些也在变化、消逝，别的景色又来了。不久，百万日表盘指在零点，我放慢了速度。我开始认出我们自己小巧的、熟悉的建筑物。千日针回到它的出发点，昼夜交替愈来愈慢了。然后我的周围又是这熟悉的实验室的墙壁。于是我十分轻柔地把机器放慢下来。

“我看到一件小事，我认为是很奇怪的。我想已经对你们讲过，当我动身时，速度开足以前，瓦切特夫人走过这个房间，在我看来她走得像火箭一样。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经过她穿过房间的那一瞬间。但是现在她的每个动作似乎都恰恰是她以前动作的逆转。下面一端的门打开了，她悄悄地溜上来进了实验室，脊背向前，从她原先进来的门后消逝了。就在那之前，我仿佛看见希利叶（Hillyer）一下，但是他像闪电似地过去了。

“然后我停住机器，又在我周围看到我原来熟悉的实验室，我的工具，我的设备，同我离开它们时一模一样。我摇摇晃晃地走下机器，坐到长凳上。有一阵我战抖得厉害。后来镇静了一些。在我周围又是我的工作室了，和它原来的样子完全一样。我是在那儿睡着了，整个的事情只是南柯一梦。

“然而，不完全如此。机器是从实验室的东南角出发的。它重新停落下来是在西北角上，在你们看到的靠着墙的地方。它向你们说明了从我的小草坪到白色斯芬克斯底座的精确距离，



莫洛克把我的机器就是挪到那底座里面的。

“我的脑筋有一阵完全停滞了。不久，我站起来，一瘸一拐地穿过走道到这里来，因为我的脚跟还疼，而且感到脏得要命。我在门边桌子上看到《蓓尔美尔报》，发现日期确实是今天，再看看钟表，看到是将近8点钟。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和杯盘的声响。我犹豫着——我感到那么难受、虚弱。后来我嗅到美好的肉味，打开了通向你们这里的门。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了。我洗过了，吃过了，现在给你们讲述这个故事。”

“我知道，”停了一会以后，他说，“这一切对你们来说都是绝对不能相信的；但是对于我，唯一不能相信的事，是今天晚上我又在这里，在熟悉的老房子里，端详着你们亲切的面容，告诉你们这一切奇遇。”他望着医生。“不，我不能指望你们相信它。把它当作谎话——或者是当作预言，说我是在工作室里作梦。认为我是在沉思着我们人类的命运，最后编出了这部小说。把我对它真实性的肯定只当作为了引人入胜的一种手法。作为一个故事来说，你们以为怎样呢？”

他拿起烟斗，开始按照他的老习惯，在炉栅的横栏杆上磕。暂时的一阵沉默。接着椅子开始响动，鞋子在地毯上擦着。我把眼光从时间旅行家脸上移开，看看四周的听众。他们都在黑暗处，他们的前面浮动着一一些色点。医生似乎在专心琢磨着我们的主人。编辑紧紧盯着他雪茄烟头——这是第六支了。记者摸索着他的表。根据我的记忆，别的人都是一动也没动。

编辑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你不是个小说家多可惜啊！”他说，把手搭在时间旅行家的肩膀上。

“你不相信它？”

“哦——”

“我想你不相信。”



时间旅行家转向我们。“火柴在哪里？”他说。他点起一支，含着烟斗，一边喷着烟一边说：“老实对你们讲……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然而……”

他的眼睛带着默默的疑问望着小桌上枯萎的白花。然后他翻过那只拿着烟斗的手，我看他在望着他关节上还未完全愈合的伤痕。

医生站起来，到灯前研究那白花。“雌蕊很奇怪，”他说。心理学家向前探身去看，伸出手来要拿一朵。

“真该死，已经12点3刻了，”记者说，“我们怎么回家呢？”

“车站上有的是出租马车，”心理学家说。

“这是个古怪的东西，”医生说；“但是，我当然不知道这些花是属于什么目、什么科的。能把它们给我吗？”

时间旅行家犹豫着。然后突然说，“当然不能。”

“你实际是在哪儿得到它们的？”医生说。

时间旅行家把手放在头上。他说话时好像是个努力要把握住那稍纵即逝的思想的人。“它们是我到时间中旅行的时候，偎依娜放到我的口袋里的人。”他巡视着房间。“我敢打赌，全都要完了。这个房间和你们以及这日常生活的气氛，使我的记忆无法忍受。我制造过一架时间旅行机，或者时间旅行机的模型吗？还是一切仅仅是一场梦呢？人家说人生如梦，有时是一场非常可怜的梦——但是我忍受不了另一场不合适的梦啦。那是疯狂。这场梦从何而来呢？我一定要看看那架机器。是不是真有一架！”

他迅速地抓起桅灯，提着它，放出耀眼的红光，出门来到走廊上。我们跟着他，在摇曳的灯光里，确实有那架机器，矮墩墩的，歪歪斜斜。挺难看，是用黄铜、乌木、象牙和半透明

的光闪闪的石英做成的。摸着挺坚实——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栏杆——象牙上有些棕色斑点和泥污，下半部有些草和青苔，有一根栏杆弯曲了。

时间旅行家把灯放在板凳上，抚摸着坏了的栏杆。“现在好了，”他说。“我对你们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把你们带到这儿来挨冻，我很抱歉。”他拿起灯，我们一声不吭地回到吸烟室。

他陪我们走进门厅，帮助编辑穿上外衣。医生打量着他的脸，有点迟疑地告诉他，他过分劳累了，他听了哈哈大笑。我记得他站在敞开的门道上，大声道着晚安。

我同编辑坐一辆出租马车。他以为这个故事是个“漂亮的谎话”。至于我呢，我却无法得出结论。故事是那么荒诞不经，难以相信，说得却那么确凿有据，清清楚楚。那天夜里，我躺了大半夜不能成寐，老想着这件事。我决定第二天再去看看时间旅行家。人家告诉我他在实验室里，由于我是常来常往，我就直接去看他。可是实验室是空的。我注视一下时间旅行机，伸出手摸摸它的操纵杆。这一下，那似乎结结实实、矮墩墩的家伙摇动起来，像迎风的树枝一样。它的不稳定使我大吃一惊，我奇怪地联想到我的童年，那时人家总是不许我乱碰乱动。我穿过走廊退了回来。时间旅行家在吸烟室里碰风了我。他正从房子里出来，一只膀子下面挂着小照相机，另一只带着背包。他看见我时大笑起来，把一只胳膊伸出来让我握。“我忙极了，”他说，“忙着那边那个东西。”

“但是它不是骗人吧？”我说。“你真是穿过时间去旅行吗？”

“确实我是去了的。”他坦率地观察着我的眼睛。他犹豫着。他的眼睛在房子里东张西望。“我只要半个小时，”他

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太好了。这里有几本杂志。如果你能等到吃中饭，这次我将向你彻底证明旅行的事，有实物和一切。你能原谅我暂时离开你吗？”

我还不理解他话里的完全含意，但表示同意。他点了点头，就向走廊另一头继续走去。我听到实验室的门砰地关上。便在椅子上坐下来，拿起一张日报。在午饭前他打算做什么呢？接着。突然一张广告提醒我，我曾答应出版商理查逊在两点见面。我看看表，刚刚可以赶上赴约。我起来通过走道去告诉时间旅行家。

当我抓住门的把手时，我听到一声惊叫，奇怪地嘎然而止，还有一声“卡哒”，一声“轰隆”。我打开门时，一阵旋风向扑过来，从室内传来碎玻璃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时间旅行家不在那儿。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一个模糊的幽灵似的人形，坐在黄铜和黑色的一堆旋转的东西上——那人形是那么透明，在它身后的工作台以及上面的画片都完全可以看得分明。但是我拭目细看时，幽灵已经不见了，时间旅行机也没有了。除去一阵搅起来的灰尘正在落下以外，实验室的那一端空空如也。一片阳光显然是刚刚进来。

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异。我知道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时还弄不明白这件怪事是什么。我在那里目瞪口呆的时候，通向花园的门打开了，男仆走了进来。

我们彼此望着。后来我想起了主意。“——先生是不是从那条路出去的？”

“不是，先生。没有人从这条路出来。我原来指望在这里看到的。”

于是我懂得了。只好让理查逊失望了，我继续呆在那儿，等候时间旅行家：等候第二个，可能是更奇怪的故事以及他可



能随身带来的标本和照片。但是现在我开始害怕起来了，我必须等上一辈子了。时间旅行家已失踪3年。如众所周知的，他一直没有回来。

尾 声

人们只能惊奇，别无选择。他还会回来吗？可能他开回到过去，落在旧石器时代满身是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中间了；或者落在白垩纪的深渊里；或者在奇形怪状的蜥蜴类、在侏罗纪巨大的两栖类动物中间？他现在甚至可能——如果我可以用这种词句的话——遨游在某个蛇颈龙出没着的鲐状珊瑚礁上，或者在三迭纪寂寞的盐海之滨？或者他向前去，进入一个较近的时代，那里人还是人，但是解答了我们今天的一些疑团，解决了今天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进入人类的成年时期：因为我个人认为，近代这些薄弱的试验、零碎的理论 and 重重的矛盾，肯定不是人类的高峰！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知道他——因为在制造时间旅行机之前，我们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他对于人类进步的看法是不乐观的，日积月累的文明在他眼里都是愚蠢的堆积，结果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倒塌下来，最终毁灭它的创造者。如果那确是如此，我们还只好活下去，仿佛它并非如此。但是对于我来说，未来仍然是漆黑的、空洞的——是一个巨大的无知，偶然有几处地方被他故事的记忆照亮。而且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这里还有两朵奇异的白花——现在已经皱了，蔫黄、干瘪、松脆了——证明当心灵和力量都已消逝的时候，感激和相互的温存还留在人类的心里。

噪 声 级

马丁·纳格尔博士在国家研究局的外间接待室里，仔细观察天花板上的油漆。十分钟后，他已完全弄清天花板上的油漆开始于哪一个角落和它的涂抹方向，以及涂漆大约花了多长时间。

他根据刷过的痕迹和脱落在油漆里的刷毛，确信这是一座新建筑，且是新涂的油漆。他略带几分凄苦地想道，总的看来，这些油漆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情的概貌。

他又察看起小地毯来。地毯的重量标准本来应该再高一些。毫无疑问，制毯商是按“次货也别扔，总能卖给公家”的原则行事的。

他看看表，观察这个接待室用了二十五分钟时间，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于是，他拎起公文包和大衣，向门口走去。

他险些与一个穿灰衣服的人撞个满怀，向后一退，高兴地认出了来人。

“伯克！”

肯尼思·伯克利博士的脸上光彩焕发，他握住马丁·纳格尔空着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呆在这接待室里做什么呢，马待？”

“我应邀来与那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军官开个会，可是穿蓝衣服的小子们不让我进去。我正要回加利福尼亚去，真没想到



在这里能遇见你。你在做什么，伯克？”

“我在国家研究局，也是来开会的。他们派我出来找你，别的人都到齐了。”

“我从这里看出了这个阵容，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戴克斯特拉、哈佛大学的阿林斯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梅隆，真是人材济济，各有高能。”

“一点不错。他们都在焦急地等着你！快走吧，我们以后再谈。”

马特突然伸出拇指，朝与接待室相通的办公室指一指，说：“那些家伙们对我是否值得依赖，我会不会把事情泄露给我的同事，似乎还大有疑义。我不能再等了，可能需要六个星期时间才能弄清我的情况。我原以为一切都已审查完毕，但显然并非如此。请代向诸君问候，并告知凯斯，我对至今还没获准参予保密工程一事，甚感遗憾。我想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且慢——这样做就太不值得了。”伯克说，“我们必须有你参加。请坐下，我五分钟就把这件事查清！”

马特重新坐下来。他从未参予过任何保密工程，对同事们调查经历，稽考旧事，总是使他生厌。他知道，伯克现在也不会有希望的。他曾看到过不止一个好人，只要他的不光彩的往事一经揭露，一年就会有六个月的时间无所事事。

联邦调查局里间办公室里，特工人员的声音越来越高，变得清晰可闻。马特断断续续地听到伯克男中音的嗓门吼道：“简直是笑话……高级知名物理学家……电场……必须得有这个人——”

闯进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后，还要通过军事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办公室这两关。这是他们给这次会议设置的稀奇古怪的三重障碍。他一走进来，就进一步看清了这些神志狂乱的官僚



们还在竭力严守已经大白于天下的自然界的秘密，不禁暗自一笑。

不一会儿，伯克大踏步走了出来，脸涨得通红，满面怒容。“你就呆在这儿，马特。”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去把凯斯找来处理此事，看看除了看门的，究竟谁还有权利进入这个地方！”

“算了，伯克，我不在乎。你不该以此打扰凯斯——”

“我马上就回来，这太过分啦！”

马特感到有些鲁莽。虽然，没能通过安全官员的检查并不是他的过错，但这次爽约仍使他依稀有一种内疚之感。

几分钟后，伯克回来了。随他一齐来的，有两个身着军服的人，一个是陆军准将，一个是海军上校，与他们同来的还有国家研究局局长凯斯博士。马特只是慕名认识他，的确是一代名流。凯斯带着坦率友好的微笑走过来，把手伸给了他。

“纳格尔博士，有此耽搁，很是抱歉，没想到你会被阻拦在安全检查处。我早就向会议发过指示，对每个被邀请的人都要进行适当的审查，不知怎么搞的，把你的手续给漏掉了。但我相信，我们能马上做出令人满意的紧急处置。我先同那些先生们协商一下，你能否在此等一等——”

他们关上里间办公室的门，马特情不自禁地竖起耳朵，谛听着透出来的低沉的说话声。他听到一个安全官员的只言片语：“……是你自己要求进行三重安全过筛的……”

另一句是凯斯说的：“……一个可能给我们揭示此事之谜的人……”

马特来时就很勉强，他的妻子表示反对，两个孩子则恸哭不止，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根本就过不上暑假了。

他想要是当初认真考虑他们的反对意见就好了。一个人一



旦卷入如此保密的事件，需要通过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三个关口，那么，他就会失去自由。凯斯在电磁辐射方面造诣极深，大有建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种与他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呢，他感到迷惑不解。

还使他感到纳闷的是，肯尼思·伯克利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呢，这与他那一行毫不相干。伯克是研究学习机能和实验训练程序的心理学家。

在马特看来，他们俩在保密审查问题上徒费口舌，似乎都是在浪费时间。

正在考虑中的这个问题，可能有它的重要性，但并未格外引起他的兴味。一个人在夏季的朗朗晴空下，独坐在山间小溪旁，如果他情愿思索的话，他面前一定摆着最费踌躇的自然界的难题。在大门紧闭的实验室里，那些秘而不宣的问题，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门终于开了，马特站了起来。凯斯博士领着人们鱼贯而出。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比他们进去时要紧张一些，但凯斯却抓住了马特的胳膊。

“好啦，你的审查手续已全部办完，你出来时就能把证件办妥发给你。马上开会去吧，已经使他们久等了。”

马特一迈进会议室，就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但见会议室里，有与他的工作范围密切相关的各位同行，身穿光彩夺目的盛装；还有各军种人员，身着金光闪闪的军服。他很快认出了几个陆军中将、海军中将和至少一个参谋长联席会的成员。

伯克把他引到前排的一个座位上。使这些人等候多时，尽管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他还是倍感内疚。

在会议室的前面，一张银幕展开挂在墙上。一部十六毫米放映机架在会议室的后面，在远处一侧的桌子上，一块油布盖



着某种参差错落的东西。

凯斯走到会议室的前面，略微清清嗓子，说：

“我们将不拘形式，省却介绍诸位先生的礼俗。你们许多人或在职业上或在私人间已经相识。我还相信，将要参予这项工程的所有的人，都已认识许多小时了。

“我们要着手研究的这份材料的高度机密性，安全官员的三重检查已向你们强调说明了，他们已允许你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假如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这种极端的考虑强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一定会认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值得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的。”

与会者中的军人仍然静坐不动，但马丁·纳格尔觉察到，在他的科学界的同中却有一种不安的骚动。对于军人们装腔作势地要保守像海滩上的贝壳一样的所谓自然界的秘密，他们人人都感到有点不自在。

但凯斯并非军人，马特感觉到，当此事的重要意义为大家所认识时，连他自己的肌肉也绷得更紧了。

“十天前，”凯斯慢条斯理地说，“一个青年人来找我们，就算是个发明家吧，他声称有一项非凡的革命性的发明。

“此人名叫利昂·邓宁，自诩才能出众，并显然希望人们一见到他就有同样的看法。这一特点，使他的言行令人相当不快，除了局长，他不愿与任何人交谈。他是如此之讨厌，因此就成了一个问题，是见他呢，还是把警察叫来。

“他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他大言不惭，委实令人吃惊，声称他解决了制造反重力机器的问题。”

马丁·纳格尔感到心突然往下一沉——并情不自禁地要笑出声来。他取消了孩子们的暑假，就是为的这个呀！要回去，



或许还为时不晚——

他扫视了一下各位同事。戴克斯特拉弯着身子，手拂拭前额，以掩饰挂在嘴角上的冷笑。李和诺克斯则无所顾忌，相顾微微一笑，表示遗憾。马特注意到，伯克利几乎是唯一既没有动也没有笑的科学家。当然罗，伯克是心理学家嘛。

“我看得出，你们有些人感到滑稽。”凯斯继而接着说，“我也感到滑稽。我曾想过，对这个闯进我的办公室的讨厌的狂人，用什么办法来摆脱他最好呢。然而，又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是听他讲下去，直至他的可笑的大话不攻自破呢，还是把他赶出去。我听他讲了。

“我曾设法逗引他开口，讲出他的装置借以工作的原理，但他拒不详谈。他坚持只有表演过他的装置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讨论。

“那周的星期六下午闲暇无事，我就同意去观看他的表演。邓宁还坚持要邀请一些军界人士，并准备好摄影和录音设备。既然已经走到这种地步，我索性再同意他的要求，就请来了军界的一些先生们，这些人今天下午正同我们坐在一起。

“他不想对外宣扬，所以我们约定在多佛俱乐部的一家私人机场相见。正好在一星期前的今天，他进行了表演。

“一个小型装置用带子系在他的肩上。我帮他吧装置固定好。这东西可能有三十五至四十磅重，没有螺旋桨或喷气发动机之类的可见推进装置，亦无外部电源与之相联接。一看到这玩艺儿，我就感到邀请军界宾客来观看这种无益的表演，极为荒唐可笑。

“我们站在他的周围，围成一个直径约十英尺的圆圈。装置扣牢后，他似乎是歉意地向我们一笑，便按动皮带上的开关。



“他立刻径直凌空升起，平稳地加速爬高。我们散开观看他的飞升。他升到五百英尺左右的空中时，陡然停位，静止地悬挂片刻。然后，他就降回到地面，落在圆圈的中央。”

凯斯停顿了一下。“看得出，你们表情不一，反应各异。我冒昧猜想，你们有些人大概认为我们看过表演的人，要么是受了幻觉的欺骗，要么就是十足的谎言家。后来我才看到，幸亏邓宁当时坚持要给表演拍摄电影。这些影片要请你们审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请——”

他向助手打个手势。窗帘放下了，架在后面的放映机呼呼地转动起来。马特发觉自己身体在向前倾，手抓着椅子的写字扶手。他暗自思忖，他竟会如此，甚至不敢相信自己！

银幕上出现一群人，围成圆圈，邓宁站在中央，看上去年当二十八、九。马特一眼就能看出，凯斯所描述的那个人——傲慢、年轻而愚蠢，自命不凡，断定别人会全然相信这个大骗局。这种人，马特相当熟悉，在全国各学校的高等理工班里，都偶有所见。

他看着人群从邓宁的四周移开，银幕上出现这个被称为发明家的人的特写镜头，他背着怪诞的装置站着，笨手笨脚地摸索一会儿皮带上的按钮开关，便突然从地面升起。

马特凝神观看，画面突然抖动起来，显然由于放映员为了看得更全些，退到后面去了。马特密切地注视着，看是否有从装置里发出散射物的任何迹象。可是，他又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寻找这种皮西未免有点傻气，当然不会有什么喷气装置是用这种方法工作的。

难道这就是反重力？——马特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和寒心交织在一起慢慢地向他的脊背袭来。

银幕上的动作停止了，邓宁慢慢地降落下来，再次落在圆



圈中间。

银幕黑了下來，会议室里的灯一闪又亮了。马特吓了一跳，仿佛是从催眠术中惊醒过来。

“我们到此停了下来。”凯斯说，“邓宁谈起来更加滔滔不绝，在一定程度上讲了他的机器的基本原理，为此，我们就用他坚持要带来的录音机给他录了音。

“不幸的是，由于噪声大，声音失真，录音质量很差，有点晦涩难懂。但是，一会儿还是要给你们放一放。

“在讨论之后，他同意再做一次表演，让人们看看一个附加部件——水平飞行控制装置，现在就放这部分电影。”

他按了一下灯光按钮，电影又开演了。这一次，人围成的圆圈有一处开口，邓宁沿着一条急剧上升的孤形线腾空而起，稳住了身体。与参照物相比较，他的飞行高度大约与旁边的飞机库顶相差无几。他徐徐飘移了一百英尺左右，便开始加快速度。马特感到事情全然荒谬，忍不住要笑起来。这真象巴克·罗杰斯在全力进攻时那样滑稽可笑。

突然，银幕上亮光一闪，一道白光唰的一声从邓宁背上的装置里迸射而出。在这可怕的一刹那，他似乎是悬吊在空中，拼命地做痛苦的挣扎，然后就象一块坠落的石头一样，跌落下来。

摄影机曾在一刹那把他丢失了，但很快又把他的身体撞击在地面上的全部情景摄入了镜头。在跌落时，他翻转了一下，坠地后装置压在他的身体下面。他一反跳，滚了一小段距离，便躺着不动了。

凯斯走向灯光开关，并示意拉开窗帘。有人站起来拉开了窗帘，其他人谁也没有动一动。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沉寂，仿佛时间也停止了。



“先生们，电影放完了。”凯斯以平静的声调说，“你们一定会明白，今天为何把诸位召集到这里来。邓宁获得了——反重力，我们是绝对相信这一点的。可是，邓宁却死了。”

他把远处墙边桌子上的油布掀起一角，说：“这里是装置的残存部分，可供诸位检验。但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烤焦的沾满血污的残骸，它将在诸位的监督下，进行仔细的拍照和分解。”

他放下盖布，重新回到讲台中央。“当时，我们立即带着国家研究局的调查小组，在军界安全人员的协助下，去到邓宁的住处。

“邓宁的相当明显的狂妄想象，是在毫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实现的。他一定时刻担忧，唯恐他的成果为别人窃走。对于一个业余工作者来说，他的实验室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收入有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他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藏书室，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其所藏之书不仅涉及各门科学，而且几乎包括各个玄妙难测的领域。这也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调查了他的学历，他至少进过四所学校，似乎很难在一所学校里坚持到底。他所学的课程如同他的藏书室一样五花八门，有电工学、比较宗教学、高级天文学、拉丁语、群论、一般语义学以及高级比较解剖学。

“我们千方百计与他的二十多个老师和同学取得了联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妄想狂。他离群索居，没有任何亲朋密友，如果说他把他的理论透露给了什么人，我们就无从可知了。

“所以，我们所掌握的能反映反重力机器的第一个发明者之情况的唯一记录，就是这盘质量低劣的磁带了。”



他又向后面的操作手点点头，操作手便打开了录音机，声音经过会议室前面桌子上的播音器转播出来。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嘶嘶吼叫的嘈杂声，这是飞机起飞时的声响——机场上司空见惯的噪音。在这种喧闹声中，夹杂着死者的声音，一种声嘶力竭的微弱的声音，在嘈杂声中带有屈尊俯就和憎恶厌烦的音调。

马特竖起耳朵听着，想弄懂这种嘈杂声的含义。他的眼睛碰到了伯克的目光，流露出从乱糟糟的声响中一无所获的失望表情。凯斯向操作手做个手势。

“先生们，我看得出你们听得不耐烦了。在会上放个录音，或许并不想达到什么目的，但将给你们每人发一盘磁带，使你们在独处于自己的实验室时，有机会设法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值得你们进行研究，因为据我们所知，它包含着我们所占有的唯一线索。”

马特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凯斯博士，你和看过表演的其他人，都听了最初的讨论，难道不能给我们讲些磁带上没有的东西吗？”

凯斯颇为凄苦地微微一笑。“纳格尔博士，但愿如此。但不幸的是，当时邓宁所做的解释，语义之不清，似乎与磁带上的机械噪音同样严重。然而，尽我们记忆之所及，对文字抄本做了补充，会发给你们的。

“文字抄本上的东西，是由语言学专家解析了磁带之后拼凑而成的。观看表演者的补充，放在括弧内。这些补充，只是在所有的观看者各自表示同意之后才增添进来的，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都知道，当然还有问题，但是，坠毁的情景似乎暂时控制了所有与会者的情绪。都语塞不能回答了。



凯斯向前迈了一步。“我在想，你们当中是否有人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否有人还不了解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确保这一秘密？”

“我们知道，在目前的科学领域内，存在着克服重力所必需的知识——使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星际，如果我们愿意去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若能办得到，某个年轻的俄国人也能办得到，所以，我们必须复制邓宁的那个装置。

“国家研究局的全部设备，都可任你们支配使用，当然也准许进入邓宁的实验室和藏书室观看他的机器的残存部分。你们每个人，都是从我们可邀请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因为相信你们具有完成这项任务的某些特殊条件。你们不会使人失望的。

“先生们，今晚还要会晤。我相信你们已经理解，保证这项工程绝对安全的重要性。”

二

很久之后，马丁·纳格尔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离开会议室时，一定是处于半麻木状态。他感到头脑恍惚，很不舒服，仿佛是被拳击手打了几拳。

他和肯尼思·伯克利一同走出来，不时地稍事停步，彬彬有礼地问候与他阔别已久的物理界的同行们。他行色匆匆，想要尽快离开，摆脱头脑中不愉快的感觉。

在国家研究局的大楼前，他停住了脚步，双手插在衣兜里，凝视着城市中灰蒙蒙的建筑物。他一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人径直升向空中——按一定角度飞升滑翔——像铅锤一样跌落下来。



他忽然意识到还未曾去验看过油布盖着的仪器的残存部分，他猛然转向伯克利。

“研究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反映——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吧，伯克？”

他的同伴点点头。“凯斯需要调查邓宁的经历，就把我叫来了。我想恐怕还要呆下去。”

“你认为是不可能的，对吗？”马特说，“完完全全不可能！在我们的基础科学中，没有什么可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更不用说做复制品了。”

“不可能？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换档，倒车，无人知道倒退多远——在学习上倒退二十年——在科学上倒退五百年？我们在何处脱离了正轨？为什么偏让邓宁这种疯疯癫癫的人碰巧弄对了？”

“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伯克若有所思地说，“他谈及了占星卜算、神秘玄想、魔法腾空，在磁带上有着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魔法腾空的。这离开反重力的概念还不算远，是吗？”

马特粗声粗气地说：“若说他的首次成功飞行是乘扫帚柄进行的，我丝毫也不感到意外。”

“喔，可是扫帚柄以及魔毯之类的东西，都大有学问呢，会使你冥想它是如何起动的。”

受惊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晚上开过会之后，马特回到了旅馆，会议的时间差不多都用来验看残骸了。

如凯斯所说的，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目光一盯住使不可能的迷梦得以实现的那种东西的残存部分，就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马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极想伸手摸摸那堆东西，用纯意志的力量把它变成原来的装置，好象相信其可能，

就能使其成为可能似的。

他想，这件事难道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吗？邓宁相信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然而，在科学界享有盛名的人则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马特在旅馆的房间里，坐在床沿上，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目光越过黑夜中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有些事物，你不得不承认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基础不仅要建立在可能的概念之上，而且要建立在不可能的概念之上。

永恒运动。

点金术士的迷梦——不管怎样，点金术士曾这样梦想过。

反重力——

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些事情是办不到的。你不得为自己规定一些界限，不得不使你的工作受到一些绝然不可能的事情的限制，否则，你就会为探索无形的奥秘，或希求在砖墙上画门可行而徒费毕生精力。

或者，梦想制造一块魔毯。

他站起来，踱到窗前。一种隐隐约约的惶惑之感油然而起，整个下午都在使他惶惶不安，现在他确认了这种不安的来源。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划在哪里呢？界限是必定要划的，这一点他确信无疑。

以前曾划过一次界限，而且划得相当明确。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掩卷止步，那时，伟大的学究们认为科学已经囊括整个宇宙，所有未知的事物皆系绝然不可能者。

那时出现的，有镭、X射线管、相对论和宇宙射线。

界限消失了。现在的界限又在何处？几小时前，他尚可说能相当精确地划出界限，但今天晚上却无从知道了。

他上床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又爬起来，给肯尼思·伯克利



打电话，时钟所指已近午夜，但那又何妨呢。

“伯克，”他对着话筒说，“我是马特。我刚才一直在想，大家都要去看邓宁的实验室和藏书室。明天上午你能否安排我先去那里？就你我两个人，我想赶在别人的前面。”

“我想是可以设法安排的。”伯克说，“凯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愿望去工作，明天再详细告诉你。我尽早去找你。”

夜间下了一场雨，伯克驱车来找马特的，整个城市雾霭弥漫，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凯斯并不十分赞同这样做，”他们驱车离开旅馆时，伯克说，“这会使一些人发疯的。但是，坦率地说，我敢担保他确信你是全班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一个。”

马特咕哝着说：“我倒说最没希望，我不敢说我相信邓宁未曾有过严重的挫折。”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一定会成功的，但这要慢慢来，对你来说就更容易一些。你是这个小组里最年轻的人。凯斯认为，一些年事较高的人可能要竭尽全力证明邓宁绝不可能办到。你对此作何感想呢？你是否也打算这样做，还是想竭力查清邓宁曾经做过的事？”

“任何事情，象邓宁这样的怪人能做的，我纳格尔就能做双份——只要我纳格尔确信是邓宁做过的事。”

伯克把头向后一仰，大笑起来。“伙计，凯斯一定会对你格外垂青，他一直担心走遍全国也找不到一个真正想作一番尝试的能人呢。”

邓宁的住处在城里一个破烂不堪但曾一度时髦的地方，拥有这份庞大财产的房产主，支付不起维护费用，就把这地方卖给了有能力经营的人。



听说，这所房子实际上属邓宁的一个叔父所有，但至今也没找到他。

在前门口处站着—个值勤卫兵，伯克和马特出示证件时，卫兵点了点头。

“邓宁的实验室和车间在一层，”伯克说，“楼上是他的藏书室。仓库在三层楼上的—个卧室里，其余的房间都空着未用。看样子，膳食大都好象在后面的厨房做的，他留下了—个储存丰富的食品橱。你想从哪里看起？”

“走马观花，从实验室看起吧，我想看看它的布局。”

在入口处过道的右侧，伯克带他看了—个小而设备极好的化学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地方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却整齐洁净。工作台上摆着一套整合式分馏装置。

“搜遍整个地方，唯一的一篇文章几乎就是在—张小便笺上发现的，”伯克说，“潦草地做了些没有任何分子式或反应方程式的演算。”

马特咕哝了几声，就朝邻近的房间走去。这里是人们更加熟悉的电子实验员的—个摊子。然而，就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工作细心的人留下的明显痕迹。这里有精心装配的手提式线路板，试验导线用胶皮线或屏蔽线细心做成，采用夹子连接法，而屏弃了草率地剥掉护层并固定在终端上的惯用的长短不同的不同颜色连接线。

很大—排安装在支架和面板上的设备，还不能立即辨认出它的用途，看来这台装置的主人—心沉溺于实验，而对银行存款则毫不留心。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马特继续朝旁边的房间走去。那—是个机器间，与前面的房间—样装备良好，可充分发挥作用，主要设备是—台六英寸车床，—台大型冲压穿孔机和—台



轧机。

马特轻轻地吹着口哨，站在房间当中，回头看看他们来时的路径。

“这恰是我在中学当学生时，想象为天堂的那种地方。”他说。

“可是，这地方却属于象邓宁这样的人，嗯？”伯克冷漠地一笑。

马特猛然转过身来，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严肃。“伯克——不管邓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绝非笨蛋，也许是个妄想狂，但绝不是笨蛋，他能够有所作为。看看这个。”

他从附近的桌子上拿起一个形状古怪的构件，迎着光线举起来。它闪耀着米黄色的光泽，是一个装有高频波导管的镀银刀头。

“非常出色。”马特说，“在全国最多有三、四个大学办的工厂能制造那样的部件。我必须奋斗几个星期，才能使我们的机械师拿出那样复杂的东西，而且还远不符合要求。”

他轻轻地掂一掂波导管构件的分量，显然轻重适度，一摸就知道造得恰到好处。

伯克领头穿过走廊，给马特开了门。在这个房间里，靠墙放着微型数字计算机的操作台，墙的对面是模拟计算机。

“但你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伯克说，“最使你吃惊的东西还在楼上呢。”马特在爬楼梯时思忖着，重力是一种力，人们只能用力来克服力——至少在物理学上是这样。在政治领域和人类相互关系中，力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东西，但是如果邓宁已经克服了重力，那么，一定是用某种别的目前已知的——力。物理学至少意识到了存在的每一种力。或许除了难以捉摸的中微子暂时尚未探知外，再没有空白了。

邓宁的机器造得精巧，但只不过是尽人皆知的各种法则和力的巧妙运用而已，其间并无惊人之处，也没有什么巫术魔法。马特经过逐字的慢慢斟酌，做出这个判断后，感到轻松多了。他跟随着伯克走进了藏书室。

藏书室不止是一个房间，而是一套房间，经过翻修并安装了书架。这里无疑有几千卷书籍。

“这可能是你最感兴趣之处。”伯克跨步走进左边离他最近的房间。“A代表占星术。”他说着，用手指一指摆满书的架子。

马特浏览一下书名，有《新教徒占星术》、《占星术与命运之神》、《巴比伦之路》、《司命星之方位》。

他满怀希望地把后一卷书从书架上抽出，以为可能是一部天文学教科书，但不是，他迅速把它放回书架。

“也潜心读过。”伯克说，“我们查看了许多书，上面都有邓宁做的大量批注。这些眉批旁注，可能就是我们要研究他的思想的可能找到的真正线索。”

马特用力挥挥手，拒绝翻看这些封皮浅黑的书卷，然后把手深深插进衣兜里。“废话连篇！”他低声咕哝道，“诚然，这与凯斯谈的问题毫不相关，但一定是你感兴趣的问题。”

“一个家伙要同时既对楼下的东西抱有兴趣，又对这些胡说八道兴味盎然，需有两个互不相关的头脑才行。”

“可是，邓宁却只有一个脑袋。”伯克平静地说。“或许二者集中一身，这一点我们没看出来，而邓宁却看得清楚。”

马特噘起嘴，眼睛盯住心理学家。

“我说的是正经话。”伯克说，“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头脑，其次才是头脑所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邓宁只有一付头脑、而这个头脑却敢于探索反重力的问题，既能够对楼下



的实验室所代表的领域抱有兴趣，又可从这个藏书室的资料中有所领悟。

“实际上，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颅里，都只是单一的个体，任何一个人经过足够详尽的检查后，可以看出，不管他的行动多么飘忽不定，他都有着不平凡的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

“也许藏书室和实验室里的许多资料，邓宁发现是多余无用的，但我倒认为，邓宁的天才则显然见之于有能力从多余无用的东西中吸取恰当的资料，而不无条件地拒绝接受人类思想的‘整个领域’。”

马特宽洪大度地一笑，然后转过身去。他发现自己正好面对着一排摆满东印度哲学著作的书架，其中用六至八英尺的空间摆着魔法腾空方面的书籍。马特用手指戳了戳那些书名。

“不管什么，凡是那些家伙能凭念咒语的方法办到的，那么，我纳格尔就能靠 x 和 y ，靠使电子通过回路，加速地把它做好。”

“这正是凯斯所期望的，你多久才能拿出来呢？”

三

吃过午饭，他们返回国家研究局。马特分配到一间办公室，并拿到一盘邓宁的录音带。他按照凯斯的建议，把准备就绪的文本放在一旁，准备不带偏见地听听录音。

他打开录音机，再次听到嘟嘟作响的混乱不清的声音，不禁畏缩起来。他一只手操纵音量控制旋钮，用另一只手臂托着下颏，面对着喇叭，侧耳细听，竭力要透过噪音听出邓宁的依稀可闻的声音。



录音刚开始，他就听到“魔法腾空”一词重复了好几遍，又出现一个完整的短语：“由英人巫师首次成功地向西方世界表演过的‘魔法腾空’——”飞机的嗡嗡声淹没了其余部分。

马特把磁带倒回，重新听一遍那部分，每听到一次“魔法腾空”，他的脑海里就闪现出一个形象，一个污秽不堪、骨瘦嶙嶙的印度行者的形象，他裹着脏头巾，一只胳膊上搭着一卷绳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蛇的篮子。

但是，邓宁却创造了反重力。

他发现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马特心情烦躁，大吼一声，让磁带继续转动。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没有更多的玩艺儿。他竖起耳朵，听到了“地球效应”这个词组，一阵嘈杂声把这个词组与“太阳黑子的分布，至今天文学家未做出解释，受到了所有专家的有礼貌的蔑视——”一句割开。

这唤起了马特对往事的隐隐追思。为便于日后查对，他在信笺簿上草草地做了记录。

声音又嘶嘶呼呼地响了起来，似乎这个死去的人要通过这响声嘲弄他。他得出这样的印象，讲话所及大部分是关于“行星外形——”占星术的问题。他大声地哼哼几声，侧耳倾听相对连续可闻的话语：“通过行星以转象差形式进行的运动——通过几千年来观察到的磁场数据——地球上的磁暴是可以预言的，但不能用于人们业已接受的对其他现象的解释。”

若干分钟后，声音又明显地转向了比较宗教学。“伽里略和牛顿，”邓宁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超过了他们所意识到的程度。他们使宗教失去其神奇色彩，使物理学失去其想象力……但在印度，征服自然界的成就，比之在一系列的美国研究实验室里要多得多。”

这是能听清的最后一句。磁带嘶嘶作响起来，出现了飞机嗡嗡的连续不断的嘈杂声，录音又听不出所以然了。马特关掉了录音机。

原来如此，这就是第一个直接克服重力之人的思想和业绩！

他几乎是有气无力地拿起文本，扫视了一遍。文本上的东西倒是多一些，但是，原观看表演者根据记忆所补充的资料是如此之少，真是令人惊讶。马特设想，邓宁的话一定使那些军界和科学界的人物震惊异常，弄得个个晕头转向，得了半永久性健忘症，以致对他说的东西一概记不得了。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归纳他所听到的东西。看起来，邓宁的论点是，许多正确合理的数据被平庸无为的科学家排斥在标准理论之外了。这个死去的人曾相信，这类数据好多都可以在占星学、东印度的神秘玄想、太阳黑子的运动、巫师的魔法腾空以及层出不穷的其他异端邪说等各个领域中发现和得到解释。

那么，通过这一点进行合理推理的思路在哪里呢？他又闭上双目，竭力要摸索出一个起点。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随即有人说：“我能进来吗？纳格尔博士。”

来人是凯斯。马特站起来，让过一把椅子。“我刚刚研究完磁带和文本，可继续搞下去的东西微乎其微。”

“的确甚微。”凯斯说，“当你还是个年轻人，首次参加一种竞赛时，你有过这种感觉，你知道我指何而言。这种感觉产生在你的喉咙、胸腔和你的胃里，流经你的双腿，一直通向你的脚趾。

“这是你周身机体的感觉——一种没有获胜希望的感觉——或者说你要使出浑身解数而置别人能力于不顾的一种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特点点头。

“纳格尔博士，你对此事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马特轻松下来，半闭着眼睛向后靠去。他理解凯斯所言何意。自昨天下午以来，他产生过各种可能的心情，现在还保留着那一种心情呢？

“我可以办得到。”他平静地对凯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资料，但我不完全同情邓宁的方法。然而，我可以检查他占有的资料，并重新检查我占有的资料。我是可以办得到的。”

“很好！”凯斯站起来，“这就是我此来的目的，你的回答正是我期待着要听到的。可以预期，虽然我感到你的同行们会与你合作，但你的态度并不就是他们的态度，而且他们有些人还未开始就打退堂鼓了，因为他们将认为并将坚持认为，此事根本不屑一顾。”

肯尼思·伯克利博士一直对人体结构感到迷惑不解。还在他非常年轻时就感到纳闷，为什么他的一些伙伴信奉神仙，而另一些则不然。他也曾思索过，为什么一些人相信月亮是由绿色的奶酪做成，另一些人也同样相信未必如此。

他越来越强烈地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确切地认识一种事物的，长期的思索探索，把他引入目前的境地，成为国家研究局心理学界的一员。

他能有幸在凯斯的领导下研究这个问题，心里由衷地感激。凯斯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更加重视下面事实的重要性，即，一个人，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科学家，在科学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性。观察者不能截然脱离开被观察的事物，每一个科学定理和法则，无论它的提出多么谨慎，其求证多么客观，都难免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它。

邓宁的发现及其死，把物理学家们置于一种微妙处境，研



究他们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反应，使伯克利兴致盎然。

马丁·纳格尔的反应，基本如伯克利所料。他们在学校求学时，就彼此熟知，后来，由于专业不同而分道扬镳了。

这一天，伯克利始终带领着其余的科学家，走遍了整个住处。他们许多人提出要求，要象马特那样独自行动，其他人则三、四人为一组进行参观。到日终时，除了威尔逊·戴克斯特拉教授，所有的人都参观完了这个地方。

在第一天，戴克斯特拉闭门研究磁带和文本，一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去参观邓宁的住处。

伯克到旅馆去拜访他。他让这位心理学家等了十五分钟，才终于通过旋转门走了出来。

戴克斯特拉年近七旬，身材矮小而丰满匀称，一副宽边眼镜使他面孔略显严肃。他那突出的下唇似乎是向人们表示，他总是存有戒心，仿佛他不相信世界真的是他看见的那样。但是伯克知道，他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在阐述爱恩斯坦关于重力的著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被邀参加这项工程的原因。

天空阴沉沉，预示着要下雨，戴克斯特拉走出旅馆时，胸前抱着一把黑色雨伞。伯克开着车门等候他。

“早安，戴克斯特拉博士。看来今天上午只有咱们俩人，其他人昨天就参观了邓宁的住处。”

戴克斯特拉咕哝着钻进汽车。“那正是我所盼望的。昨天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听完了那个可笑的磁带录音。”

伯克开动汽车，进入交通行驶线。他从开初就感到，没有戴克斯特拉，这项工程也照样顺利进行。

“你从录音里有所获益吗？”

“我尚未得出结论，伯克利博士。但是，如果得出结论，

我将不相信，年轻的邓宁会是你们一些人所认为的真正的天才。你是心理学家，肯定会懂得，怎样的头脑才能把互不联系、毫不相干的——且不说神秘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制造出这样一种混合物！”

“人类的头脑有许多奇异之处，我们还不甚了解。”伯克说，“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在天才终结，谬误开始之点。”

“物理学是稳步向上发展的！至于沿着哪条路去寻求进步，我们一清二楚，毫无疑问。”

伯克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一个把世界看得一清二楚的人，也许可能最终发现邓宁的奥秘原是完完全全明白畅晓的。他不能因争辩而丧失这种可能性。

他们停在邓宁居住过的宅第前。戴克斯特拉在汽车里观察一下住宅，咕哝着说：“正是想象中的那种地方。”

物理学家走进实验室时，很难猜测他的头脑在思考着什么。

在第一个房间里，他扫视了一下摆着试剂的架子，然后取下一打瓶子，仔细查看每个瓶子上的标签。他打开几个瓶盖，小心翼翼地嗅了嗅，之后，便略带鄙夷地把瓶子放回架子上。

他花了很长时间查看房间中央支离破碎的装置。他在残留的计算纸上用点子做些记号，从衣兜里抽出一个信封，草草地写下一些情况对比。

在电子室里，他回转身，看看走廊。“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两间这样的实验室呢？”

他的观察，比包括马丁·纳格尔在内的其他人都彻底得多。伯克设想，马特和其他许多人还要再来，但戴克斯特拉第一次就象精心梳头一样地一点不拉。

他在机器车间里用手摸摸这儿，捅捅那儿，喃喃自语着：“对一个喜欢修修补补的人来说，设备不错。”



然而，还是计算机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检查了仪器的安装调整和图表，打开桌子的每一个抽屉，翻弄里面散乱的纸张。

他转向伯克，满脸通红，说：“太荒唐了！这里肯定有图表、草稿纸，或说明邓宁做过计算的东西。这些仪器不是做摆设用的，显然都使用过。有人把计算材料从这个房间里弄走了！”

“这个房间同我们发现时一样。”伯克说，“我们并不比你更清楚。”

“我不相信。”戴克斯特拉直截了当地说。

物理学家对藏书室所持的态度，是伯克最大的兴趣之所在，他让戴克斯特拉随意翻看所收藏的稀奇古怪的卷册。

最初，戴克斯特拉的行动象一头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野兽，从摆着神话的书架前跑开，扫视一下占星学部分，又急忙离开去看信仰疗法的书籍，转一圈，就去浏览有关东印度哲学的资料。

“这是什么哪！”他声音嘶哑地吼叫道，“是开玩笑吗？”这个矮胖的身形，似乎由于发怒而明显地膨胀起来。

“下一个房间你可能最感兴趣。”伯克说。

戴克斯特拉几乎是跑进了隔壁的房间，好象在逃避与他面对面的鬼怪。他一看到这里的书目，就开始感到轻松，如释重负地吸了一口气，其声清晰可闻。他又来到朋友之中了。

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拿下一本翻看得稀烂的威尔著的《宇宙时代问题》，和一册再版的相对论论文集。

他低声说：“邓宁拥有这两间藏书室，并看得懂所藏的书，这是不可能的。”

“他懂得重力，并克服了重力。”伯克说，“而且，这里



就是他完成其业绩的地方。这是给你们看的最后线索了。”

戴克斯特拉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书架。“我不喜欢这些书。”他说完，回首张望另一个房间，仿佛那里充满了恐怖。

“有些差错。”他喃喃自语道，“反重力！有谁听说过这种东西？又是怎样从这样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呢？”

四

那天下午，他们再次举行会议，同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唯独戴克斯特拉对此事继续摆出一付战斗的架势，一点退让的表示出没有。

军界的全面合作，已得到三军代表的保证。调研中心将设
在国家研究局，然而，在需要的地方可设立研究分部。

谁也想象不出，讨论应当从何处下手。一上午，多数人都用来读相对论论文，或者望着各自办公室的天花板出神。他们同意，根据问题的要求，工作可松可紧，并决定在有人把某种工作计划制定出来之前，举行日讨论会，以尽力相互启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马特当选为讨论会主席，获得一点小小的荣誉。这倒使他忐忑不安起来，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年纪轻，专业资历浅。但是，他在电场方面的卓著成就，使他成为这项工程的可靠的协调人。

马特从邓宁的藏书室里的玄妙书卷中，挑选一本有代表性的样书，带回办公室。他静下心来，沉浸在占星术、唯灵论、玄学、宗教、太阳黑子资料和魔法腾空的气氛中。他没有特殊的目的，只是想使自己的思想介入邓宁工作的环境中。邓宁发现了目标、邓宁走过的道路必须找到，不管是在哪里开始的。



有些材料味同嚼蜡，好多则纯属妄想而已。可是，他坚持不懈地寻求探索，使他对一些材料发生了兴趣。

比如，关于伦敦附近林德城堡闹鬼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成功之作，互不联系的资料相互参照，彼此证实，相得益彰。关于魔法腾空的著作，则远远难以使人相信。这是洁身涤罪净化身心，世俗凡胎超尘出世等构成的大杂烩。

然而，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曾出现过魔法腾空，人们认为这些目击者不是不可信的。

可是，这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呢？根据邓宁的批注判断，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

马特沉思道，宗教里有奇迹。

反重力就是一种奇迹。

奇迹者，即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就是看见了，也不能为目击者所仿效。

在科学法则上，则不尽相同。科学法则，可以为有充足智力商数的任何人所应用。但奇迹的创造者，却不是诞生于实验室或学习厅堂。

奇迹的创造者自发地产生于深山或荒野，想把挖空心思的企图与真主平起平坐的初生之犊集于一堂。但是，他们永远也办不到，总是有所不及。创造奇迹的魔法似乎是不能传授的，它有其自身的神灵，或只不过是陈腐的骗术而已。在马特看来，没有折衷者。

反重力。

反重力是自然法则，还是奇迹呢？邓宁已经发现了把二者合而为一的桥梁吗？或者他就是奇迹的创造者，而其技术不可传授，但用气使劲一吹，就将自然出现吗？

马特砰地把书合上，推到桌子后边。他从抽屉里拽出一本

草稿纸，发疯似地用铅笔书写爱恩斯坦的基本方程式。

到第一周周末，无成绩可言。日讨论会是举行了，但除每个人重新学习相对论领域的奇异概念外，他们一无所获。

对马特来说也是如此。但凯斯似乎兴致颇高，伯克也提到过应该为他们的进展而庆贺，好象他们仅仅开开会并同意进行这项工程，就算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特暗想，或许他们真地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感到当讨论会主席，处于一种受困的境地。

在这样一个小组里必然要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基础科学从头讲授给他的同事们。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就变得加倍困难，因为毛遂自荐的教员就是戴克斯特拉教授。

他能教给他们很多很多，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第一个周末的星期六，他满脸带着异常得意洋洋的神色，大步跨到黑板前，开始疾书他那象鸡爪爬的字体，勉强可认。

“先生们，我已经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东西。”他说，“我能够向你们证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仪器，无不违背爱恩斯坦博士的等量公设，假若我们承认这种公设的正确性——当然如我们大家之所做——那么，你们将从第一个方程式里看到……”

马特目不转睛地从头到尾看完戴克斯特拉写得潦潦草草的方程式。他漫不经心地听他讲解，看上去倒还可以，听起来也满有道理，但必须对戴克斯特拉做点什么工作。

戴克斯特拉弄错了——即使他的方程式是正确的。马特思索着，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你简直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在凯斯曾谈论过的感觉之中，或在流经你的全身一直通到脚趾的感觉之中。他确实知道戴克斯特拉的感觉是什么。这触痛了他，就象一台开足马力的千吨冷冻机靠在他的身旁。戴克斯特拉认

为，他们对这项工程采取戏谑的态度是傻瓜蛋，而且他一直坚持这种看法，仅仅因为他认为让他们看看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他的神圣职责。

他强拽着全组人的脚步，但马特知道，其余的人都对他置之不理，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星期内，他们都承认了邓宁的成就，他认为这毕竟是某种收获。

在马特看来，黑板上的方程式都落入扑朔迷离的黄道十二宫之中了。戴克斯特拉发表完他的辩说之后，马特便站了起来。

“博士，由于你给我们提供了你的论点尽善尽美的论据，”他说，“并且由于我们都认识到了邓宁的成就之事实，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基本前提出了毛病。我倒想说，你为怀疑等量公设的正确性，提供了极妙的理由！”

戴克斯特拉呆住了片刻，仿佛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似的。他犹豫不决地回到座位上，好象在设法决定对这种陈词滥调是不予理睬，还是予以回敬。当他面对马特时，他的脸胀得通红，全身也好象鼓了起来。

“我亲爱的纳格尔博士，如果在这个会议室里还有人理解等量公设之确立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我建议他即刻辞退这项工程吧！”

马特控制住自己，只是咧嘴一笑，但他坚持他的说法。他别无企图，只是想刺一下戴克斯特拉而已，然而——

“认真地说，博士——我不妨把这一点当着诸位的面端出来：如果等量公设不是真实的，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和我一样，都为邓宁藏书室里的书卷所震惊，但我不禁要问：对于巫师能够从睡椅上毫无支撑地升起来这一成就，对于确信无疑充分证实的魔法腾空这一例证，等量公设的意义

何在呢？

“在东方文学作品里，为什么也充满了魔法腾空之说？我认为，邓宁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答案。如果等量公设与这些答案不符，那么，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检验一下这个公设。事实上，假如我们期望效法邓宁的工作，我们将必须检验我们所掌握的与重力有关的每条公设。”

戴克斯特拉教授放弃了他认为变得乱糟糟的辩论。他重新坐在座位上，自以为是地地看着黑板上的方程式。

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加州理工学院的又瘦又瘪的詹宁斯，站出来发言了。

“我完全同意纳格尔博士的意见。”他说，“在过去的一周，我遇到一些问题，我认为你们多数人也有这些问题，不论你们意识到没有。

“在四十岁之际，从事研究的普通物理学家似乎都具有直观能力，可以摒弃不符合他们认识到的法则的任何东西。

“之后，我们便成为部门的头头，而年轻人则加入进来，接受不适于我们一代的资料，发现被我们忽视了的东西。

“我们似乎需要建立某种思想之门，或者说思想闸门，如果你愿意的话，使自然界的大量资料流进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丰富，要把闸门的位置调到适当的高度，使闸门后面的东西不致僵化停滞。我们墨守青年时期就抱定的成规，突然间，成了受历史支配的人。

“我感到，以往一周的经验，在非常关键之处动摇了我的思想闸门。我再次感到有能力接受和铭记以往未曾遇到过的资料。我认为纳格尔博士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重新检验所掌握的关于重力的全部情况。如果东印度传说和唯灵论中的任一因素证明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即使我们吸取了这样的资料，我



认为也不致于使物理学从根本上被打破。

“我们无法回避有一个人解决了反重力这一事实。八天以前，我们之中谁也不会承认这种可能性，而今天，我们却肩负着及时前进并赶上去的责任。”

开过讨论会，马特感到疲劳厌倦。事件风波迭起，似乎他们每个人都多少地淹没在愤怒之中，一种是因长期误入歧途的自我怨恨，一种是因直截了当提出问题，但却受到自然界的这般捉弄而普遍产生的狂怒。

然而，反对马特的强烈建议的，也大有人在，桑德斯就曾说过：“……对等量公设不可能进行修正。任何证明这种公设要修正的数据，都自然而然地使掌握数据的人产生怀疑。”

讨论会一结束，马特就到办公室去找肯尼思·伯克利。

“噫！伯克。”他说。

“噯——进展如何？近几天，我一直想到你们那里看看。还未曾见到你们有人挪动贵步到机械车间去，我想你们仍然处于做计划的阶段。”

“我们还没有那一步呢。”马特低声说，“我有事同你商量，它比反重力还重要。咱们去钓几天鱼，你愿意吗？”

“钓鱼？我或许办得到。只工作不玩耍，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我不必提醒你需要尽快研究这项工程中的魔法腾空——”

“我要去钓鱼。”马特说，“你去不去？”

“我去。在富尔顿鱼市的一侧有条绝妙的鲑鱼溪，我可以在溪边租借一所小房。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我得租一些鱼具来。如果你知道有好的去处，我能在一小时内准备就绪，在路上租鱼具好了。”

“我也得检查一下我的鱼具，如果没被朱迪思扔掉的话，



自上次用过，已有三年未动了。大约有二百英里的路程，可在午夜时分赶到那里。”

马特和伯克进入大学三年后的一个夏天，曾在一起尽情地钓鱼取乐。那年大部分时间及整个夏天，他们都在研究宇宙间高深莫测的问题，而结论则迥然不同。

到那年夏末，马特心悦诚服地相信，生命按照客观世界是完全可以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做点善良而有益的事情，依其梦想来改造世界，那么，他必定是一个稳健而愉快的人。

伯克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深信人的生命包藏在人的薄薄的皮肤之中。现在，他们都做出很大让步，看法彼此接近多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驶时，马特想起了这一切，也唤起了伯克的回忆。

“世界若如大学三年级学生之所见，那么，我们的全部苦恼就都过去了。”伯克说，“在人的一生中，大概不会有思想绝对单纯的时刻。”

“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戴克斯特拉。他自大学三年级以来，从未改变过一次观点。他想证明邓宁并没有获得过反重力或者发狂。他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其他人呢？”

“这一周变化多端，他们都发生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事可干了。”

有人照管伯克借的东西，他们俩人到达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马特决心在这里时，把与国家研究局有关的一切事情都置之脑后，于是他坐下来写了封家信，这也可以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

早晨，他起身呼吸山间清新的空气，倾听屋旁松林间小鸟



闹人的欢唱，感到除了此刻所见所闻，真地把一切都忘记了。他在门外遇到伯克时，熏肉和鸡蛋的香味从厨房扑鼻而来。

“结识一个认识百万富翁的心理学家，真是件美事。如果招呼一声，能把早饭送到床上来吃吗？”

伯克笑起来。“那可办不到。待乔把你带到树林里，你就会知道有多少个煮蛋吃了。”

“可别带着他去。”马特说，“我喜欢尽量独来独往。”

“那当然啦，乔不会反对的。只有他知道钓鱼的好地方，虽然——”

“鱼无关紧要。”马特说。

森林里晨露如雨，潮湿异常，黎明前的寒冷笼罩着深谷。他们穿过山谷，向下朝河边走去。河水仍笼罩在山的阴影里，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几只小鸟还没离开那灰白的晨曦，朝上飞向粉红色的山顶。

马特立即意识到，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穿上长筒靴子，试一试租来的新玻璃钓竿的弹力。

“我的装束有点古旧，是不是？”他说，“我倒更喜欢古旧一点。”

“我还在用我自己的。”伯克说，“实际上，就是去年夏天我们在一起时用过的那根钓竿。”

他们哗哗地趟着水，不几步就走进一个平静的水潭。水潭不够宽，容不下两个人，所以马特就向上游蹚去。“一天，有个家伙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文章声称，在这样的河里捉鱼，每捉一条鱼的平均时间是二小时十九分钟。难道我们做的不比他说的好吗？”

“好象要好得多。如果今天钓不好，只有让乔给咱们做午饭了。”

他们的确干得很出色，到中午时，马特钓到的六条上好的鲑鱼，伯克则钓了七条。

“我要给那个研究钓鱼的人写封信，告诉他我们钓的鱼够你们一家吃一个星期了。”

吃过午饭，他们在河岸上背靠着一棵树坐下来，望着河水从眼前流去。

“你们对这项工程到底发难抨击没有？”伯克问道。

马特把上次讨论的情况告诉他。“戴克斯特拉或许完全正确，他的演释很说明问题。但是，我建议重新检验等量公设——至少检验其现状，也是严肃认真的。”

“你们走到我的前面了。”伯克说，“何为等量公设？”

“是爱因斯坦在第一批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记得是1907年的那一篇。他假设惯性效应与重力效应相等。

“也就是说，人在某一物体中，物体得到推力，达到恒定的加速度，他就会感到有无法与重力效应相区别的效应。他能够行走、活动，并且有体重，就像是处于具有地心引力的庞大物体上。

“相反，一个人置身于地球重力场中的一个自由降落的电梯内，就观察不到电梯内的重力效应。他可以站在天平，但称不出重量，液体也不会从杯里倒出来。据称，任何机构试验都不可能揭示出地球重力场的存在，这种地球重力场存在于这一重力场中自由移动的任何这种参考系统之内。我们早已接受了这种假想。

“接受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学上有充分可靠的理由。然而，从以往的经验看，在这种条件下探测重力场，我们还没有试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是愚蠢的。

“所以——戴克斯特拉做的颇为严谨的演释，是很有道理



的。象邓宁的这样的装置，将表明需要抛弃等量公设。很可能，这一公设是一种以不充足的资料为基础原无根无据的设想。假若如此，这倒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下一步怎么走，我就不得而知了。”

“重力可以认为是不同于数学符号的一种东西——或者说，可以通过观察一个降落的苹果而知吗？”

“不。实际上，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在我们的公式里，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未被识别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则见之于物体间的吸引力之中。”

“那么，一种流动的东西，象这条小溪，会怎么样呢？”

“也可能如此，但谁知道呢。”

河岸附近，河水在一些突出的岩石周围形成旋涡，伯克把一把漫不经心折断的小棍，抛到水里。小棍迅速飘流到一起，集聚在岩石旁的旋涡当中。

“可能是一种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假设，这些小棍在重力的作用下相互吸引，聚到了一起。”

“不是他们本身的吸引力。”马特若有所思地说，“是又推又拉的力量。重力——可能就是又推又拉。但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又是什么呢？邓宁那个家伙，他知道！”

吃过晚饭，夜幕低垂，马特怀着满意的心情坐在门口，依稀觉得在白天完成了一些事情，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是某些事情——

“你知道，”他突然说，“我们需要弄懂的，你们心理学家亦应该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思想从哪里来的。”

“拿第一个穴居人来说，他有两个大得足以恰好吻合在一起的脑细胞。他把火带进洞穴里，是哪里来的想法呢？我认为，这就是你和我很久以来就想解决的问题。思想来自哪里——是

人固有的，还是源于外部？”他把话停住，专心对付蚊子去了。

“说下去。”伯克说。

“再没什么可说了，我又在考虑重力呢。”

“你在考虑什么？”

“我在考虑如何获得一个关于重力的新思想。一个人编出一套新理论，制造出一个新装置，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好象逐渐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而放弃了我要抨击的那个问题。”

“那么，你在考虑什么呢？想要虚构一个新思想——”

“我此时此刻在想今天下午的事。流动的东西——但肯定是无法描述的东西——如宇宙时间。既然事情已公开化，不妨明说，我就从未赞同过等量公设。只是有一种感觉，搅得我的脑海不能平静。这一公设是错误的。

“我要尽力描述在幽暗的宇宙空间流动的东西，但不可能是有如江河的立体流体。”

他坐得更直了，把雪茄烟从嘴里慢慢地拿下来。“这不可能——但可能是一种流体——”他突然站起来，转身向房子走去。“喂，伯克，请原谅，我要去做些数学演算，你不会反对吧。”

伯克的雪茄烟头上，发出好长时间的闪光“不用管我。”心理学家说。

五

那天晚上，伯克不知道马特什么时候就寝的。早晨起来，他发现马特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兴致勃勃地伏案工作，似乎马特压根就没离开过，但他至少看出他换了衣服。



马特抬头看了看。“再给我半小时，鱼是可以等一等的，我得赶快回办公室去一趟。这里的事情我还要继续干的。”

伯克咧嘴一笑。“去吧，伙计。我去准备车，你说什么时候动身？”

到城里后，他没有去看望任何人，而径直到了办公室去了，继续进行前天晚上开始的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他最初的热忱渐渐衰落消沉下来。二、三天后他才能做好准备邀人检查。有一项演算前面的几页原来都有差错，他返离迷津，重新慢慢演算。

下午三点刚过，就有人敲门。他恼怒地抬头看看，来人是戴克斯特拉。

“纳格尔博士！你在呀，我真高兴。昨天我到处找你，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我去钓了一天鱼。有事吗？”

戴克斯特拉几乎带着狡黠的神色，坐到桌子一边的椅子上。马特皱皱眉头。

“我有事与你磋商，事关这项工程，极为重要。”戴克斯特拉说。他身体向前倾斜，脸上流露出信任的表情，宽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向外眯缝斜视。

“你发现没有，”他说，“这项工程整个是一个骗局？”

“骗局！你在说什么？”

“我仔细地查看了所谓的邓宁的住处，无一遗漏。在上次讨论中，我就曾向你们说明，等量公设否定了如邓宁所发明的任何这种装置的可能性。现在我敢向你担保，根本就无邓宁其人！我们上了这个大骗局的当了。”

他以获得最后胜利的神态，用手掌拍打着桌面，身子向后靠着。

“我不明白。”马特低声说。

“你会明白的。去看看那个实验室吧，前后不一，矛盾百出。检查一下架上的药剂吧，试问：用这种胡乱挑选的配剂，可望达到怎样的化学效果呢？电子部分与角落里的电视车间一样，都是大杂烩。房间里的计算机摆在那里，从来未使用过。至于那个藏书室——显然是个老学究的满满当当的耗子窝！”

“纳格尔博士，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们上了大骗局的当。反重力！你认为这里可曾有人想过能使我们相信吗？”

“我想知道的是，在国家急需我们每个人贡献聪明才智的时候，为什么把我们派来干这种徒劳无益的事呢？”

马特隐约感到胸口塞闷，一阵恶心。“我承认你的陈述有奇异之处。假如你说的那确凿无疑，那么，目击者的叙述又做何解释呢？”

“向壁虚构！”戴克斯特拉厉声高叫道。

“简直不敢想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虚伪的事情，真是遗憾，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事实上，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做了大量工作。

“此时此刻，我打算明确地说，等量公设是站不住脚的”。

戴克斯特拉站起来，满脸胀得通红。“纳格尔博士，你持有这种见解，我甚为遗憾。我始终相信，你是大有希望的年轻人。若揭穿这个使我们上当的可恶的骗局，你或许还有希望。日安！”

戴克斯特拉步履沉重地走出去时，马特连欠身相送都不愿表示一下。这次来访使他十分不快。尽管这些责难是荒谬的，但却动摇着他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他以前曾断言反重力纯属谬论，如果他不敢确信邓宁的装置表演恰如所述，那么，他目前对过去所有断言的信念就要受到威胁。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也参与了戴克斯特拉所说的这种毫无目的的愚蠢骗局！

他几乎依旧狂热地重新看起计算草稿来。快到大家都要离开的时候，他拿起话筒，给詹宁斯打电话。此人是个有才能的数学家，如果有谁能把这个题目解出来，那么就是他。解不出来的地方不多，马特尚可容忍，但他必得知道是否正走进死胡同。

“你能来一下吗？”他说，“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看。”

不一会儿，詹宁斯就来了。他一进门，就使马特觉得他象一个古时候的乡村传教士，由于对教徒们的罪孽抱有愤慨而满脸盛怒。

马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脱口问道：“今天下午你看到戴克斯特拉了吗？他到处乱跑，散布无稽之谈，说什么这项工程是个骗局。”

马特点点头。

“不知凯斯为什么把他这样一个老笨蛋弄来——戴克倒是个杰出人物，但却说话不留余地。我立刻打电话找凯斯。”

“我猜想，我们自然都有戴克斯特拉那样的怀疑，”马特说，“但不至于搞得象他那样过分。”

“我同几个人谈过，有些人弄得心烦意乱，我曾竭力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处境。你有什么收获吗？得到过答案之类的东西吗？”

马特把草稿纸抛到桌子的另一边。“等量公设过时了，这一点我相当肯定。我一直在计算围绕空间曲线的可能的运动范围，原来是个八面体的东西，但却讲得通。我希望你看一看。”

詹宁斯双眉一挑，说：“很好。当然，你要知道，要使我接受对等量公设的否定，是不容易的。这种公设问世已有四十

五年了。”

“可以寻找别的东西代替它嘛。”

“这东西你能再搞一份吗？”

马特耸耸双肩。“我能再搞一份。”

“我会好好保存的。”他把稿纸塞进上衣的帖身衣兜里。

“假设你的确要证实这样一种流体的可能性，对吗？那么，我们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些想法。”马特说，“昨天我曾观察过一个旋涡。看看一些小棍抛进旋涡后所出现的情景吧，小棍会聚到一起。这就是重力。”

詹宁斯皱皱双肩。“等一等，马特——”

马特大笑起来。“别误会，考虑一下这个流体，我不知道它可能具有什么特性，但必须在四维空间中出现。我们若能解出来，就能弄清这种流体通过物质产生旋流的公式。

“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旋流，便会有旋涡出现。这是不成熟的比拟，你还理解不了，需要进行计算。但是，我们或许能说明，旋流按一定方向行进，便引起旋流的物质间的空间位移减小。这能说通吗？”

詹宁斯一直静静地坐着，现在他微微一笑，把手指展开摊在桌面上。“可以说得通。八面体流体所形成的旋流一定相当复杂，但假设确实出现了，那么又怎样呢？”

“我们就造一个流线型装置，使之通过流体，旋流便不会出现了。”

詹宁斯坐在椅子上向后靠着，好象突然变跛了一样。“好家伙，你倒全部计算出来了！但且慢，这使重力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反重力呢？”

马特耸耸肩膀。“我们找到一种采用反向矢量的方法。”



“那样可以，伙计，那样可以。”

马特笑起来，同他一起走到门前。“是的，我知道这件事的意义，但是，你瞧——我绝非开玩笑。这个重力流体公式若能解得出来，其余的就好办了。”

詹宁斯面对着他，脸上的一点笑容完全消失了。他说：“马特，我不是在笑，不管怎么说，不是在笑你。如果我们对整个事情得到的答案是那个样子，就等于说，我们至今所假定的一切东西，完全阻塞了对这类事情的思路，致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自己成为小小的阻碍，甚至连谈论它也是困难的。”

一天以后，伯克登门拜访他。“嗨，马特，你怎么不即刻告诉我们关于戴克斯特拉的事？若不是詹宁斯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知道的可能就太晚了。”

“你是指何而言？”

“我们是指他关于此项工程是个大骗局的说法。我希望你没有为此事烦恼。”

“不十分烦恼。我们要把他踢出这个工程吗？”

“那是自然的。他正住疗养院呢。他思想僵化，不承认邓宁工作的真实性。他态度温和，却失去了理智。他几周内就会好起来，可以回去教书的。”

“听到这些，我甚为遗憾，我相信，我们差不多找到了他不敢正视的答案。”

那天，马特不耐烦地把他的论点在讨论会上公布于众了。这对于那些倾向于戴克斯特拉的人，有点难以接受，但是计算十分清楚，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几乎团结得象一个人，竭尽全力推导一个可转换为金属、电子和重力场的公式。

詹宁斯是一直坚持到底的人。三天后，他连门也没敲就闯进了马特的办公室，把几张纸啪地一声扔在桌子上。



“你是对的，马特。”他高声说道：“你的计算表明，在物质中有旋流存在。我们掌握了探究邓宁飞行带的方法。”

但事到临头时，马特却灰心丧气起来。整个小组举行了三十六小时的讨论会，使工作最终统一起来。结果是确认可以制造一个反重力机器，但其大小却相当于一百吨的回旋加速器。

马特把他们的进展情况告诉给凯斯。“这与邓宁的飞行带大不相同，”他说，“你若要我们压缩，我们就继续尽力压缩，或者拿出目前这种形式的实际可行的设计。”

凯斯把马特准备好的草图瞥了一眼。“这与我们所期待的不完全一致，但我认为最好把它造出来，此刻，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反重力机器在运行着，然后进行改进。车间可以随你们使用。需要多久？”

“这要看在人和机器两方面，你希望强调什么了。如果全体昼夜工作，我保证大约三个星期拿出模型。”

“一言为定。”凯斯说，“造吧。”

实际上，四个多星期以后，才在大型的机器车间里做出首次表演的安排。这个车间受到控制整个工程的重重安全措施的保护。

参加者有出席首次会议的人员，加上协助制造这个庞大装置的几个工人。

在过去的几周内，他们吃力地举行了闹哄哄的讨论会，现在的表演就显得简单，几乎是平淡无味了。马特走到在车间里高大的钢梁天花板下显得很小的配电盘前，打开电源总开关，然后慢慢调整一些度盘。

圆盘形的庞然大物在车间中央升起来了，几乎没有人察觉，一点也不摇晃，它没有明显可见的支撑，在离地面 5 英尺的空中徘徊盘旋。



圆盘直径三十英尺，厚三英尺。几根工字钢梁临时铺在地板上做为支撑，从水泥地板上的长长裂缝就可见此物之重了。

凯斯博士伸手摸了摸，又用尽全力去推它。

马特笑着摇摇头。“如果你推的时间够长并且用力，它会移动的，几乎具有小型战舰那样的惯性，虽然我曾说过，这与邓宁的飞行带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要继续试下去。”

“这是一件不朽之作，”凯斯说，“我向你们大家祝贺。”

正当他们在观看着，马特又按一下控制按键，那庞然大物徐徐落到工字钢梁支架上。他切断了电源。

“我希望你们此时都回到会议室去”凯斯说，“在那里，还有一些补充资料给你们看。”

一路上，马特与伯克并排走在一起。“现在怎么办？”他说，“他们要给我们戴上镀锡勋章吗？”

“比那要好。”伯克说，“你会看到的。”

他们又和几星期前的多事之日一样，坐在一起了。凯斯依旧在首席就坐。

“没必要对诸位任何人进行说明，这一成就对我们国家和全人类意味着什么。反重力将使全世界军事及民用运输发生革命性变化——有朝一日会把人送往星际。

“现在——有一个人我想介绍给你们。”

他向一侧跨了一步，朝他身后那个房间的门口发出召唤声，一个人应声走出来，凯斯便站在一旁。

听众中响起一阵吃惊的吁呼声，在他们面前站着的是利昂·邓宁。

他向大家幽默地微微一笑。“先生们，我知道你们认识我。我希望你们都不会对我抱有任何不快之感，或者认为我是那种人们所描述的令人厌恶的家伙。文本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所描

述的是一个使人不快的年轻的笨蛋。”

詹宁斯站了起来。“凯斯博士，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需要你做出解释！”

“詹宁斯博士，你们的确需要解释，你们也会听到解释的。”凯斯站在邓宁的地方，邓宁则坐在位子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朋友戴克斯特拉是正确的，在工程之初给你们的原始资料，都是虚构的。”

人群里立刻涌起一阵吃惊的喊叫和抗议的声浪。凯斯举起一只手，说：“请安静片刻，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过，最初的资料是虚构的，根本没有作为反重力装置发明家的利昂·邓宁。我们演了一出戏，虚构了一部电影，并不存在反重力。

“而今天，却真地存在着一种反重力机器。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考虑，在这件事情中虚构究竟在哪里。”他略停了片刻，盯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看了看，之后移步站在一旁。“我们的首席心理学家肯尼思·伯克利博士，将给我们讲完事情的全过程。

伯克站起来，慢慢走到前面，仿佛是勉强做不得不做的事。

“你们若有人发怒的话，”他说，“应该冲着我来。工程中的魔法腾空，是我建议的直接结果。

“但是，不要认为我是在道歉。我反对戴克斯特拉教授称之为‘虚构’或‘骗局’的说法。一种事情出现后，当我们谁也看不出其潜在的可能性时，怎么能说是一个骗局呢？”

“那为什么，伙计，为什么？”詹宁斯不耐烦地大声说道，“为什么搜罗关于占星卜算、魔法腾空和神秘玄想这类戏法骗局，胡说八道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明言这个工程？我们不是一帮中学生，别哄骗我们去做我们不想



做的事情！”

“那么，你对下面的问题如何作答？”伯克说，“凯斯博士发出一封信，邀请你参加一项制造反重力机器的工程，你会怎样答复呢？你们中有多少人会乐于安安稳稳地等在大学里？在大学里，离经叛道的人不允许象在政府机构里那样挥霍人民的钱财。

“谢天谢地，在此工程中只有一个戴克斯特拉。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的资料，他的目标是要证明反重力之不可能。如果不是我们的小小的假设激励你们，你们有多少人会树立同样的目标？

“戴克斯特拉不能合情合理地对待这些资料，其结果是他患了精神崩溃症，当然，这是前面一连串事件产生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你们当中能够接受我们提供的资料的那些人，则能抛弃对于反重力的偏见，得到你们认为不可能的东西。

“实质上，这是一项心理学工程，而不是物理学工程。除反重力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东西。我们可以预言，结果将是一样的。我观察过许多科学家在实验室和藏书室工作的情景，研究他们在工作之中奉行的在教育上先入为主的概念，着手解释一个问题之前，就已做出了可能或不可能的结论。在这样多的情况下，戴克斯特拉教授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对问题的兴趣只在于要证明结论之正确。

“在此项工程中拿你们做实验，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认为，我使你们学到了一种进行科学研空的方法，比你们以前所掌握的要强有力得多，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能够找到任何理解的答案。你们根本没有受骗，而是给你们表演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科学方法。

“如果你们能够解决并的确在几个星期内解决了以前视为



不可能的问题，试想你们自己要有多少个科研题目正等待着你们运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

会上还有很多发言，有些发言是极为混乱的。有几个人根本没理解伯克的解释。

马特暗想，即使是他，也需要很长时间，心情才能彻底平静下来。在他的胸中还有一丝难以压抑的怒气，但他对伯克炮制此项工程的圆滑手法，暗暗置之一笑。他敢打赌，这位心理学家曾因戴克斯特拉而有过棘手的时刻！

当他开始认识到伯克所做的解释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时，心中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他看到这种感觉也反映在其他一些人的脸上，流露出茫然若失、“为什么没人事先告诉我”的神色。

他们最后同意第二天再次会晤，研究讨论他们对已经出现的情况应采取的态度。

刚要让他们走，伯克就上前抱住了马特的胳膊。“我差点忘记了告诉你，今晚请你吃饭。”

“最好别再是个骗局。”马特说。

饭后，他们两人走出来，到了院子里，伯克煞费苦心要假守这个院子，使他在城里占有的这块地方俨然象一份财产，他们坐在花园里的一条长椅上，凝视着月亮从邻舍的电视天线背后徐徐升起。

“我想知道事情的余下部分。”马特说。

“什么余下部分？”

“别躲躲闪闪的，其他那些家伙上午就要让你讲出来，但我要先听为快。”

伯克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开始说起来。他点上烟斗，让他燃得旺一些。“你曾提到詹宁斯有过思想闸门之说，他的那些话差一点说中了。你和我在学校里试图探讨宇宙问题时，也几



乎抓住了要领。

“归结起来，就是你在山里问我的事情。何为思想过程？最初的思想源于何处？”

“想一想你在几天内推导出关于围绕空间曲率的重力流体的深奥的方程式，为什么你没在十年前做出来？为什么别人没有在很早以前做出来？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

“马特，我特别需要你参予此项工程，因为需要你在此事上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点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是物理学还是心理学，或者两者之间的怪诞的混合物。”

“不管怎样，我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懂得通讯理论，任何数据都可编成脉冲组成的密码，譬如，一幅复杂的照片由半明半暗的点子构成。把信息编码变成脉冲，可以有许多方法。密码可利用点——划，可利用脉冲间的时间间息，可利用脉冲振幅，有上千种单独因素和联合因素可以利用。但是，任何信息都可以表示为一种特殊的脉冲程序。”

“这种程序之一：‘宇宙间的每一物体都吸引另一物体’；之二：‘永生之奥秘在于——’；还有之三：‘重力本身是——作用之结果，而又可能因——而变得毫无意义’。”

“任何问题的任何答案，都可表示为一种特殊的脉冲程序，故而脉冲之间的关系便是数据的密码形式。”

“但是，从定义上来说，纯噪声是一种完全不规则的脉冲程序，包含着可能相互关联的各种频率的脉冲。”

“因此：任何有负载信息的信息都是分级噪声的一种特殊的子级。所以，纯噪声包括一切可能的消息和一切可能的信息。因而，纯噪声实际上是纯概率的另一种说法，是无所不包的。”

“这不只是繁琐逻辑的一种演练，而是要承认一切事物都



可以学会，一切事物都能够获得成功。”

马特微微活动一下，向月亮吹出一团浓厚的雪茄烟雾。“不要再说啦！”他大声说，“你的话没完没了，总得有个边际才行。”

“为什么？难道我关于噪声和信息的逻辑不对吗？”

“上帝，我不知道对不对，听起来倒也中听，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与人类头脑的作用和工程中的魔法腾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从结构观点上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就功能而言，似乎在人的头脑里必定有一种机构，这种机构不外乎是纯噪声发生器，一种不规则脉冲即各种频率的纯噪声产生器。”

“在别的什么地方，必须还有一个机构，用以滤除不规则噪声或控制其产生，以便使语义明确的声音得以通过。显然，滤波器能够处于任何一级，把我们确定为噪声的东西滤除掉。”

“这样，我们就经历了成长的粗略过程，上学，受教育，在噪声过滤器上刻下一条红线，除了外部自然界和我们本身的创造力所提供的少量数据外这种滤波器把一切都排除在外。”

“我们周围的事物一旦变得与情况不相适应，就被排除在外，创造性的想象力便减弱了。滤波器一经调整，就能自动进行这一工作。”

“还有你们这里的工程，”马特说，“关于巴比伦的神秘玄想、占星卜算的资料，以及那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的其余部分——”

“整个装置的噪声尽可能搞得大一些。”伯克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制造反重力，所以给你们描绘了一个制造过反重力的人，并尽量把它弄得嘈杂一些，以便使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噪声滤波器起不了多大作用。关于反重力问题，我给你讲了一



番各种频率的噪声，并讲了反重力已经实现这一必然的结论。”

“你们每个人最初都用你们的滤波器把反重力的想法排斥在外。简直是荒谬绝伦！探索这种东西是无益的，做点有益的事情吧。”

“所以，我向凯斯建议过，把你们这些有两付头脑的人召集在一起，用铁一般的事实向你们证明，这决非胡说八道，而是能够做到的，巴德。故此给你们听听各种频率的噪声，放松你们的滤波器，使你们通过自己头脑的思索来找到答案。”

“这起到了作用，并且总会起作用的。你们所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出端绪，清除头脑中的障碍，对你们一直想做的一些其他事情，调整好任意噪声滤波器——那么，就可找到你们想要研究的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

马特抬头看看月亮，月亮正把银色的光辉洒满夜空。

“是呀——天上有星星。”他说，“我总想把星星摘下来，现在我们获得了反重力——”

“所以，你可以飞向星际了——假如你愿意的话。”

马特摇摇头。“你和邓宁——起初我们获得了它，然后又失去了它。”

“你要使我们造出反重力来，这只是一个鬼把戏！肯定我们将看到行星，甚至可能在我们目前越出太阳系。但是，我将要呆在这里，与你一道工作。一、二个行星微不足道，或毕竟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能学会利用人类头脑中的最高噪声级，我们就将能够征服整个宇宙！”



隐身犯

我被认定有罪，接着宣布我被判处“隐身”一年，时间从公元 2104 年 5 月 11 日开始。然后他们把我带进法院下面一间黑暗的房间，并在我前额上打上标记。

两个市政当局雇用的壮汉专门做这件事。其中一个把我推在一张椅子上，另一个举起烙铁。

“一点也不痛的，”这个手掌像平板一样的粗汉说着就把烙铁推到我的额头上，一阵凉爽的感觉后就完事了。

“现在怎么办？”我问。

没有回答，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了房间。门开着。我可以离开，也可以呆在这里，我随我便。由于我额上的符号，没有人会和我说话，或者多看我一眼，我是不可见的。

你必须明白我的所谓不可见完全是比喻性的。我依然有着血肉之躯。人们可以看见我——可是他们不愿看见我。

一种荒唐的刑罚？只是，罪行也同样荒唐。我犯了所谓冷淡罪，拒绝将自己的烦恼说给别人听。我已经 4 次犯了这种罪，所以将受到一年的“隐身”处罚。

我现在是不可见的。

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的热情世界。

午后下过雨。街道上的雨水正在慢慢收干，空中花园弥漫着万物生长的气息。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在他们之间走着，可是他们根本不注意我。

与一个隐身犯说话将受到的处罚是隐身，一个月、一年或更长，取决于罪行的程度。我在想这个条例是否会被严格遵



守。

我很快就知道了。

我走进电梯，让自己被旋转着上升到空中花园。这是第11层，仙人掌园，那满是节瘤的奇特形状很合我的心境。我跨上平台，朝入口处柜台走去买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眼光呆滞的妇女。

我放下硬币。她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惊怕，但很快消失了。

“一张门票，”我说。

没有回答。人们在我身后排着队。我重复了我的话，妇女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接着就朝我左肩后方看去。一只手伸过来，一个硬币放在了柜台上。她收起硬币，把门票交给男子。他把票投进票箱就进去了。

“给我买一张票，”我让声音发得很清晰。

其他人把我挤开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我开始感觉到我的“隐身”的含意了。他们事实上像看不见我那样对待我。

不过也有聊以补偿的好处。我绕到柜台后面，没有付钱就拿了一张票。由于我是不可见的。别人不能阻止我。我把票塞进票箱，走进了花园。

可是仙人掌也让我厌倦了。我全身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不舒服感，我不想呆下去了。在出来时我的手指碰上了一颗刺，流出了血。至少这仙人掌还是承认我的存在。让我流了点血，仅此而已。

我的思绪很乱。我来到餐厅，在餐厅门口站了半个小时，一再地从侍者总管身边走过。他们显然以前已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了。我意识到，走到桌边坐下将是白等一场。没有侍者会过来为我服务。

我可以走进厨房。我可以高兴拿什么就拿什么。我可以破



坏餐厅的正常营业。不过我决定不这么干。社会有它的对付隐身犯人的办法。

我离开了餐厅。在附近一家自动餐馆吃了饭。接着坐一辆自动出租车回家了。机器，像仙人掌一样，对我这类人并无歧视。我感到它们将在一年里成为我仅有的伴侣。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的书籍在等我，可是我对它们没有兴趣。我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我那张小床上，养养体力，与折磨着我的奇怪的疲乏感斗争，思考着我的“隐身。”

这不会太苦，我对自己说。我一向没有太多地依赖过别人。我不就是因为对我的同胞冷淡而判刑的吗？那么现在我又需要他们什么呢？就让他们不理睬我吧！

这一定很悠闲。不管怎么说我有一年的时间不必去上班了。隐身犯无须去工作。我们又怎么能够工作呢？谁会去找一个不可见的医生看病，雇一个不可见的律师替他辩护，或者把文件交给一个不可见的秘书去办理呢？不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不过房东并不向隐身犯收取房租。隐身犯可以随便到哪里去，不必花钱。这一点我已经在空中花园体验过了。

我觉得隐身刑罚不过是一个社会大笑话。他们判我一年的时间来修身养性，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怕。

“隐身”后的第二天是进一步试验和发现的一天。我外出长时间地散步，小心谨慎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听说过男孩子们跑着故意将额上有隐身标记的人撞倒，而且以此为乐。同时，不会有人来帮你，他们也不会受到惩罚。我有被人捉弄的危险。

我在街上走动，看着人群纷纷避开我。我像显微镜用的切片切开细胞一样地通过人群。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到中午我看见了第一个隐身同胞。他是个结实而严肃的高个子中年人，



圆圆的额头上打上了那个耻辱的标记。他和我的眼光仅仅相遇了一刹那，就又继续往前走过去了。一个隐身犯同样不可见他的同类。

我只是感到有趣。我仍然在品尝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新奇感。轻慢和冷漠伤害不了我。现在还不会。

这天晚上我来到一家女浴室。我不怀好意地微微笑着，走上了台阶。门口的服务员向我投来惊讶一瞥——这对我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但不敢阻止我。

我走了进去。

强烈的肥皂气和汗臭扑面而来。我强忍着往里走。我经过衣帽间，衣服一排一排地挂着，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搜走这些衣服口袋里的每一块钱，不过我并未这样做。偷窃在变得太轻而易举时就失去了意义，况且那些发明隐身刑罚的聪明人当然不傻。

我往前走，走进了澡池子。

几百个女人在那里洗澡。发育成熟的大姑娘、疲乏的少妇、干瘪的老太婆。有一些脸红了起来，有几个在窃笑。更多的是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不过她们都很注意不对我的出现做出任何实质反应。浴室女管事站在那里，有人如果对隐身犯有什么不恰当举止的话，谁知道她会不会打报告呢？

我于是看她们洗澡，看着在水汽中闪动的裸体，我的感受颇有些矛盾，能够大摇大摆进入这隐密之所使我有种狡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有一种感觉慢慢在我头脑里滋生——是悲伤？厌倦？还是反感？羞愧？

我无法对此加以分析。这后一种感受像一只滑腻的手卡着我的喉咙。我赶紧离开了。肥皂水的气味在以后的几小时还一直刺激着我的鼻孔。那天晚上我一合眼就会看见浴室里的那一

幕。然而不久后我对这个刑罚的新奇感很快就消失了。

到第3个星期我病了。起初是发高烧，接着胃疼，呕吐，以及随后的种种症状。到了半夜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一阵阵的痉挛使我痛不欲生，当我勉强支撑着去厕所间时，看见镜子里我的脸都变形了。脸色发青，还渗着汗珠。在我苍白的额上，隐身徽记像灯塔一般显眼。

我在瓷砖地上躺了很久，浑身无力地吸收着它的清凉。我在想：如果是阑尾炎发作了怎么办呢？这个废弃的残留物，发了炎，马上要穿孔了？

我需要找医生。

电话机上盖满了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有把它拆掉。不过自从我被判隐身罪以后就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地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我的朋友们，或者说过去的朋友们，都远远地躲着我。

我抓起电话，拨动号码盘。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和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与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问，“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胃痛。可能是阑尾炎。”

“我们这就派一个——”他停下了。我犯了个错误，抬起了我那张痛苦的脸。医生看见了我额头上的标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屏幕闪了一下后变得漆黑一片，速度之快仿佛我是伸出了一只患麻风病的手要他吻。

“医生，”我呻吟着。

他走了。我双手捂着脸。这未免走得过头了。难道希波克



拉底誓言允许这样吗？一个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

希波克拉底并不知道什么隐身犯。医生是不能照顾不可见的人的。对整个社会而言我根本就不存在。医生总不能为不可见的人诊治疾病。

我只有忍着了。

这便是“隐身”的不利方面了。如果你乐意，你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进女浴室，可是当你在床上痛苦挣扎时同样没有人管你。此长彼消。如果你的阑尾破裂了，哈，这对于其他可能步你后尘的人不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吗！

我的阑尾没有破裂。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一个人一年不同人交谈可以活下来。他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可是没有自动医生。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不了了。一个监狱犯人生病时还能看医生。我的罪行还不足以去蹲监狱，可是我病了没有医生替我治疗。这不公平。我诅咒发明了“隐身”这种刑罚的恶魔。我每天孤独地迎来凄凉的黎明，像鲁宾逊·克鲁梭在他的荒岛上一样孤独，而这里却是有着 12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我怎样才能尽述这扑朔迷离的几个月来我情绪的变化和我的许多行为呢？

在许多次“隐身”是一种欢乐，一种享受，一种财富。在患妄想狂的时候，我对自己能够豁免于那些束缚普通人的条例之外而得意万分。

我偷窃。我到小商店去抢钱箱。店主吓得直打哆嗦，却不敢阻止我，害怕如果喊叫起来的话他本人也会判处隐身罪。不过，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对所有这类损失进行补偿的话，我也许不会如此开心了。



我乱走乱闯。浴室已经不再吸引我了。不过我闯进其他不能随意进入的场所。我到旅馆里去，在走廊上走动，任意打开房门。多数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里面有人。

我什么都能看到，像上帝那样。我已经是厚脸皮了，我对社会的蔑视更强烈了。

下雨的时候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对着四面八方高楼上隐约出现的面孔恶声叫骂：“谁稀罕你？”我咆哮道：“我不稀罕！谁要你这种东西？”

我嘲笑、做鬼脸，恶声叫骂。我想，这是孤独引起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走进剧院，在过道上手舞足蹈。没有人向我发出抱怨。我额上的显眼标记告诉他们要自我克制，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我时而疯狂时而高兴，时而在“可见的”乡巴佬中趾高气扬，昂首阔步。周围向我投来的每一束目光都带着鄙视。这是疯了——我供认不讳。一个人在被强制“隐身”几个月后的确很难平衡自己。

我能否把这称为妄想狂？恐怕还是称作狂郁症更确切。我昏昏沉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昨天我可以对周围“可见的”傻瓜不屑一顾，今天就会顾影自怜。我会在街上无休止地走动，穿过灯火闪耀的连拱廊，或是盯着公路上花花绿绿呼啸而过的车流。连要饭的都不来找我。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闪光的世纪里还有乞丐？我是直到被判“隐身”以后才知道的。因为自那以后我的长时间闲逛把我带到了贫民窟。在贫民区，这个社会的闪光的外表荡然无存，人们看见脸像枯柴梗一样的老人在地上拖来拖去，苦苦乞讨几个铜子。

没有人向我讨钱。有一次一个瞎子走过来。

“看在上帝份上，”他喘息地说，“帮助我从眼球库买一



对新眼球吧。”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冲着我说话。我把手伸进上衣摸钱，打算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以表感激。为什么不呢？我只需伸手钱就可以源源而来。可是没等我把钱掏出来，一个梦魇似的人瘸着腿拄着拐杖插进我们之间，我听见了这个人用耳语说的词“隐身”，两人就像受了惊的螃蟹一样逃之夭夭。我手里拿着钱，呆呆地站在原地。

连乞丐都不和我说话。魔鬼，发明了这种刑罚的魔鬼。

我的傲气消失了。我现在是孤独的。谁说我对人冷淡？我像海绵一样柔软驯服，可怜巴巴地希望别人能和我说话，笑一笑，握一下手。这是我“隐身”的第6个月。

我现在对“隐身”恨之切齿。它带来的满足是空虚的，而它带来的痛苦是忍无可忍的。我怀疑我能否活过这剩下的6个月。请相信我，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自杀的念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终于我干了一件大蠢事。在一次闲逛时我遇到了另一个隐身犯，这大概是6个月来我看到的第3个或第4个隐身犯，不会比这个数字更多了。如同以前的遭遇一样，我们的眼睛谨慎地相视了一下。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到了人行道上，从我身边走过，继续走他的路。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不超过40岁，长着蓬乱的头发和一张狭长、枯瘦的脸。他身上带着书生气。我奇怪他究竟干了什么也被判了隐身罪。我被一种愿望驱使着想要追上去问他，了解他的名字，和他说话，拥抱他。

这一切对人而言都是禁止的。没有人可以与一个隐身犯有任何的接触——甚至同为隐身犯。隐身犯之间尤其不能接触。社会无意让贱民之间形成一种秘密同盟。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还是转过身跟着他。

我跟他身后走了 3 个街区，与他保持 20 到 50 步的距离。机器人安全警察看来无处不在，它们的扫描器能迅速侦察到违法行为，所以我不敢妄动。接着他走进一条侧街，一条灰蒙蒙的肮脏巷子后以隐身犯所特有的慢悠悠的盲目的步态溜达起来。我从后面追上去。

“求求你，”我轻声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可以说话。我的名字是——”

他抽转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带着恐怖。他的脸色苍白，惊讶地对我直视片刻，然后急速起步像是要绕过我。

我拦住他。

“等一下，”我说。“别害怕。求求——”

他冲过我身边。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挣脱开了。

“就说一句，”我哀求道。

没有一句话。连一句嘶哑的“让我过去”都没有。他走过我旁边，跑向空旷的街道。他跑过拐角后，得得脚步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涌起一股极端的孤独感。

随之出现的是恐惧。他并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是我违反了。我求他和我谈话，这会使我受到惩罚，也许会延长我的隐身期。我焦虑地朝四周看，幸好周围看不见一个机器人安全警察。

剩下我一个人。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渐渐地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我为这个行动感到苦恼，但这次行动造成的感情创伤更使我欲哭无泪。以如此恐慌的方式和另一个隐身犯接触——公开承认我的孤独、我的需要——不。这意味着社会取胜了，我不能忍受。



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我乘上升降梯，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寻找了一会，不久发现了一株弯弯曲曲、华美绚丽的仙人掌。它有 8 英尺高，是一个长满刺的大怪物。我将它拧断，把它的角状枝叶搞成块块碎片，我的手也因为扎上了许许多多刺。人们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我将刺从手上拔去，手掌淌着血，再乘升降梯下去了，然后又陷入极孤独的隐身生活。

第 8 个月过去了，第 9 个月，第 10 个月。季节的变换差不多要完成一个轮回了。

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在我“隐身”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渐渐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我的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对自己的处境已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稀里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我强制自己看书，内容不加选择，今天读亚里斯多德的书，明天读圣经，后天又捧起一本力学教科书。我什么也记不住；在我翻过新的一页时，上一页的内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也不再有心情利用“隐身”的若干有利之处了。像观看淫秽场面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做坏事无须过多担心的特权感。我说“无须过多担心”是因为在通过《隐身法案》时并没有连带通过一项否定人性的法案：少数人宁愿冒“隐身”的危险来保护妻儿不受隐身犯的骚扰。没有人会听任隐身犯挖出他的眼球，没有人会容忍隐身犯闯进他的私宅。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有着一些对付这类侵犯作为而又不公然承认隐身犯的存在保障措施。

不过仍然有可能做许多坏事而安然无恙。我无意尝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在一本书里写道，“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对于隐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

味的。”事实确是如此。

令人厌烦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我再也不愿扳着指头算时间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已经满了。那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书，无聊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突然门铃响了起来。

整整一年它没有响过。我几乎忘记了这种声音的意义。

不过我开了门。他们，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除去了我额头上的徽记。它掉了下来摔得粉碎。

“你好，公民”，他们对我说。

我庄严地点点头。“你好。”

“2105年5月11日。你的刑期满了。你又回到了社会中。你已经偿清了债。”

“谢谢，是的。”

“和我们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这是传统。走吧。”

我跟他们走了。我的前额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裸露的感觉。我从镜子里看，有一处显得很苍白，那是曾经打上标记的地方。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吧，用合成威士忌招待我，不掺水，很凶。酒吧招待冲着微笑。隔座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明天在喷气式飞机赛中喜欢谁。“我不知道，”就这样告诉了他。

“你真的不知道？我支持凯尔索。4 1打赌。他有可怕的爆发力。”

“对不起，”我说。

“他离开过一阵。”陪同我的一个政府人员轻声对邻座说。这句委婉语的含意是清楚不过的。我的邻座看了一眼我的

前额，对那块白色疤痕会意地点点头。他也提出要为我买一杯酒。虽然我已经感受到了第一杯酒的效力，我仍然接受了。我又成为人类的一员了。我是“可见”的。

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绝他了。这有可能再次构成冷淡罪。我的第5次犯罪将意味着5年的“隐身”。我学会了谦卑。

当然，回到了可见状态包含了一个颇为尴尬的转变过程。要和老朋友们会面，要说许多无聊空洞的话，已经七零八落的关系要一个个去恢复。我在这个城市被“流放”了一年，恢复原状并不容易。

自然没有人提起我的“隐身”的那段时间。它被当作一种隐痛，最好都不要去提它。虚伪，我这样想，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无疑都避免伤害我的感情。一个人会和一个刚切除了癌肿瘤的人说：“听说你前不久差点没命”吗？一个人会对一个老父亲、一个摇摇晃晃前往安乐室的人说“哈，他是该入土了，对不对？”

不，当然不会这样说。

于是在我们的交往中存在着一个黑洞、一个真空，或者说一张空白页。它使得我和朋友们没有多少话可谈的，尤其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谈话的机锋。恢复过来绝非轻而易举。

不过我坚持着，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定罪以前那个高傲而清高的我了。我已经在最严厉的学校里学会了谦卑。

当然，我不时会看到街上走动着一个把隐身犯。要想避免遇到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对此已经有所训练，我很快地把视线移开，仿佛我的眼睛瞬间停留在某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上一样。

然而，到我恢复“可见”的第4个月，我的刑罚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也画上了一个句号。我已回到了原先工作的市政府

文件局，地点在城塔附近。我下了班正朝地铁走去，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求求你，”一个声音轻声说。“等一等。别害怕。”

我万分惊讶地抬起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陌生人从不主动与人搭腔。

我看见这个人的前额上有一个闪亮的“隐身”徽记。接着我认出他了——那个一年多前在一条冷僻街道上我曾主动与他搭腔的年轻人。他变得憔悴了；他的眼神是疯狂的，他的棕发上灰斑累累。当时他一定是刚开始服刑不久，而现在他的刑期想必就要到期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吓得发抖。这不是一条冷清的街道。这里是城里最热闹的广场。我将胳膊从他手上挣脱出来转过身去。

“别——不要走，”他叫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吗？你自己也这样过。”

我迈出一步后又站住了。我想起了我以前曾经怎样叫住他，怎样恳求他不要冷淡我。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悲惨的孤独。

我又跨了一步。

“胆小鬼！”他在我身后尖声喊叫。“和我说话！你敢吗？和我说话，胆小鬼！”

我受不了了。我动心了。我眼眶含着泪花，转身朝他走去，向他伸过去一只手。我抓住他的瘦弱的手腕。这一接触似乎使他激动万分，不知所措。接着我抱住他，试图把他身上的悲哀分一部分到我身上。

机器人安全警察走近并包围了我们。他被拉到一边，我被拘留了。他们会再次审判我——这一次不是为了冷淡罪，而是为了热情罪。或许他们会认为情有可原而释放我，或许不会。



我不在乎。如果他们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我要像戴荣誉勋章一样戴着我的隐身徽记。